武俠世界

胭脂劫（沈勝衣傳奇故事）

劍客義重，美人情濃。斷樹截路，奪棺留名，戰神拳，鬥仙劍，沈勝衣千里單騎，碎三箭，破巨斧，龍飛一劍九環飛，驚心動魄，鬼哭神號！



$2.50

944

◀編　後　話▶

本刊由今期起爲了適應一般讀者閱讀雅興起見，已增篇幅十六大頁，在我們日前會不斷接獲讀者們函電徇求「增加篇幅」建議下，本刊定當不會有負讀者所望，早已將一切最適合而令讀者至爲滿意的各地名家作品全數搜羅殆盡，今後按期盡量傾巢推出，保証滿意，敬希垂注。

***　　***　　***

今期選載的特別「巨型」小說是黃鷹君的沈勝衣故事集之「胭脂劫」。奇俠沈勝衣的塑像，早已深印讀者們腦海中，他做盡令你痛快淋漓的驚人大事，也務盡他忠肝義胆之大責，請看他今期在特稿「胭脂劫」的奇能吧！

***　　***　　***

高皐先生中篇奇情故事「臘鼓」今期推出，內容非常奇特，莫測高深，描述一個久居僻野患上癆疾的中年書生突與一位身世隱秘少女的邂逅，情節感人，但他們在克儉克勤的生活下過了短暫的甜蜜日子後，終於迫使他們又要……欲知爲何？請看故事中之發展好了。

***　　***　　***

下期的「大型」小說又是全港獨家專刊之鐵拐俠盜故事「孤島人魔」，這是馬雲最新撰著一部驚心動魄的作品，全部過程有令你不可思議的想像，下期刊出請勿錯過。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60.00
	一年港幣	$ 11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68.00
	一年港幣	$ 13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82.00
	一年港幣	$ 16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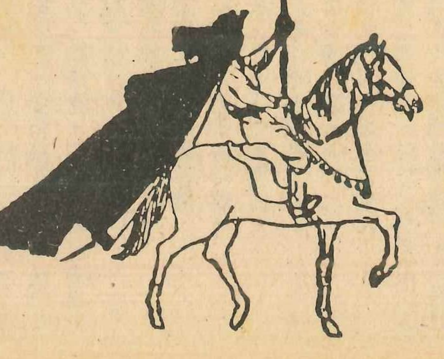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728　半年26期NT.$364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侠世界

第944期

1959年3月創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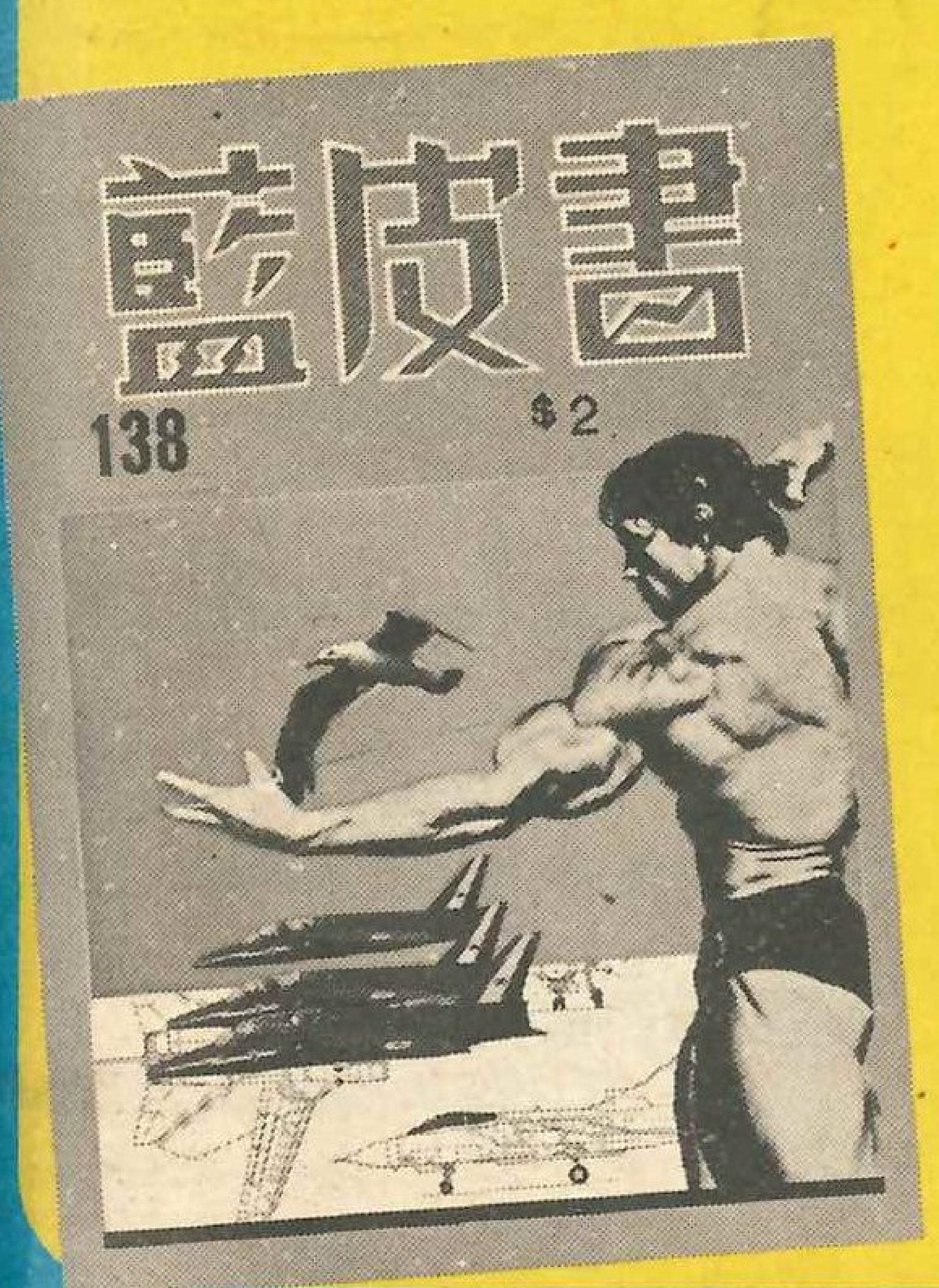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訂閱 藍皮書 特價優待証



姓名：

地址：

由第　期至第　期共　期

請塡寫特價優待証，連同滙票或劃綫支票，在八月卅一日（以郵戳爲憑）前，寄來香港郵箱1586號，可獲照舊價優待。

◀請沿此綫剪下▶

訂閱 武俠世界 特價優待証

姓名：

地址：

由第　期至第　期共　期



請塡寫特價優待証，連同滙票或劃綫支票，在八月卅一日（以郵戳爲憑）前，寄來香港郵箱1586號，可獲照舊價優待。

看一看 有你着數

可替你節省數十元

暢銷全球，最受歡迎的兩大雜誌**藍皮書**及**武俠世界**，每本定價港幣二元，已歷八年未改售價。在此悠長歲月中，物價飛漲以倍數計，印製成本亦相應提高，環球出版社爲彌補龐大開支，迫於短期內將售價略爲調整。但爲照顧讀者利益計，亦增加篇幅及精選內容，務使讀者得回代價。

藍皮書由八月份新１４３期起，每本售價調整爲港幣二元五毫，篇幅由原有之１１８頁，增加至１３６頁。

武俠世界由八月份第９４４期起，每本售價調整爲港幣二元五毫，篇幅由原有之９７頁，增加至１１３頁。

爲優待長期讀者起見，若在今年八月卅一日前訂閱藍皮書及武俠世界，仍照舊價。

	訂閱舊價		訂閱新價	
藍皮書	全年36期	半年18期	全年36期	半年18期
本港	HK$68.00	HK$35.00	HK$82.00	HK$42.00
澳門	HK$79.00	HK$40.00	HK$92.00	HK$47.00
外埠	HK$97.00	HK$49.00	HK$110.00	HK$56.00

武俠世界	全年52期	半年26期	全年52期	半年26期
本港	HK$97.00	HK$50.00	HK$118.00	HK$60.00
澳門、台灣	HK$114.00	HK$58.00	HK$134.00	HK$68.00
外埠	HK$140.00	HK$71.00	HK$160.00	HK$82.00

不要猶疑，請立即塡寫背後的特價優待証，寄來環球出版社，每年可以節省數十元！

沈勝衣傳奇故事之二十

黃鷹·文
盧令·圖

胭脂刦



殺手驚粉黛　俠客拯胭脂

輕寒似水，鐵雨如塵。

十里柳堤纖雨下彷彿就籠罩在烟霧中，無限詩情畫意。

正午。

柳堤上遊人絡繹不斷，大都是結伴前來，其中就只有一個人例外。

那個人而且還是一個女孩子。

她穿着一襲淡紅色的春衫，打着一頂淡紅色的雨傘，獨自徘徊綠柳之間。

綠柳紅衣，份外觸目。

她的身裁又是那麼窈窕，舉止又是那麼美妙，所以發現她的人都忍不住多看她幾眼，走過了亦不由自主回頭三再偷望。

事實她非獨身裁舉止動人，相貌也漂亮得很。

若不是她的腰佩長劍，只怕早已有人上前去兜搭。

佩劍雖然未必就懂得用劍，但是一個這樣美麗的女孩子胆敢佩劍獨自上路，便要認眞考慮了。

乞丐，出家人，單身的女子，豈非向來就被認爲江湖上最難惹的三種人?

這個女孩子也眞的懂得用劍。

她雖然名不經傳，父親龍飛却是江湖上七大劍客之一。

她就是龍飛的女兒胭脂。

× × ×

一劍雷霆，九寰電閃，除了劍之外，龍飛在暗器方面亦下過一番苦功，一劍九飛寰，十年前便已名震江湖。

所謂虎父無犬子，胭脂的一支劍自然亦是不簡單。

只可惜她天性好靜，武功始終練得不怎樣好。

龍飛並沒有怪責她，亦沒有勉强她。

因爲她就只得胭脂這一個女兒。

× ×

風吹柳舞。

胭脂拗下了一支柳條，目光不知何時已變得春雨一般淒迷，遙望着柳堤盡處，忽然漫聲輕唱道——

愁折長亭柳，情濃怕分手。
欲上雕鞍去，扯住羅衫袖。
問道歸期，端的是甚時候。
回言未卜，未卜奇和偶。
唱徹陽關，重斟別酒。
酒除非是解消愁。
只怕酒醉還醒，愁來又依舊——

歌詞是這樣淒涼。

胭脂也事實並非到這裏遊玩，是送行送到了這裏。

她喝過兩杯別酒。

也只是兩杯。

那兩杯別酒喝下，她的嬌靨已紅如胭脂，却是沒有醉。

現在胭脂之色經已褪盡。

人亦已不知何處。

她仍然在柳堤上徘徊。

人未醉，愁自然始終未去，現在更濃了。

她送的不是別人，就是沈勝衣——她父親龍飛的好朋友。

沈勝衣長胭脂不過七年，與胭脂的父親龍飛却稱兄道弟。

我們是生死之交。

所以胭脂一向都稱呼沈勝衣沈叔叔，近年來才改喚沈大哥。

無論她怎樣稱呼，沈勝衣都是那麼高興，也不覺得有什麼分別。

在胭脂，却大有分別。

只是她說不出來。

她也是一個害羞的女孩子。

這時候沈勝衣如果仍然在柳堤之上，聽到這歌聲，說不定就能够明白胭脂的心意。

沈勝衣一騎却早已去遠。

× × ×

柳條在胭脂的纖纖素手中輕輕搖曳，站在葉上的雨粉漸漸聚成了小小的水點。

由小而大，終於淚珠般由葉尖滴下。

滴在胭脂的手背上。

胭脂渾身一顫，目光一落。

一曲也正唱罷。

「好，唱得好!」一個聲音即時從後面傳來。

胭脂一驚回頭。

在她身後七尺，赫然就站着一個中年人。

這個中年人，身穿一襲鴉青兩上領長衫，上面酒痕斑駁，左右手各抓着一瓶酒，色迷迷的一雙眼睛盯穩了胭脂，一個人身子搖搖擺擺，彷彿已醉得站也站不穩的了。

他長得並不難看，可是胭脂一接觸他的目光，就不禁打了一個寒噤。

那種感覺就像是脖子上突然掉下了一條大毛蟲。

她下意識倒退一步。

青衣人却是一呆，連隨歎息道:「歌好人美，難得，難得。」

胭脂皺起了眉頭。

她已經看清楚，並不認識這個人。

青衣人脚步踉蹌，緩緩的繞着胭脂走一個圈，又說道:「我先前還以爲只是從後面看才動人，原來無論從什麼角度來看都是一樣。」

胭脂沒有動，只是奇怪的瞪着眼睛。

青衣人一收脚步，忽問道:「你眞的是到這裏送行?」

胭脂不覺點頭。

青衣人又問道:「那個小子是誰?」

胭脂道:「是誰又怎樣?」

青衣人雙拳一緊，噗噗的兩聲，握在掌中的酒瓶立時碎裂。

他的雙掌却一些事也沒有。

酒瓶墮地，一再碎裂，餘酒濺濕了老大的一大塊地面。

青衣人直似未覺，握拳道:「我替你抓他回來，狠狠的揍他一頓!」

胭脂奇怪道:「爲什麼?」

青衣人怪生氣的道:「扯住衫袖還是要離開，讓你孤零零的一個人留在這裏，難道不該揍?」

胭脂啞然失笑。

她的笑容更動人。

青衣人又是一呆，怒容倏散，裂嘴笑

道：「却也幸好他不在你身旁，否則柳提上這麼多女孩子，正所謂花多眼亂，只怕我未必留意到你。」

他繞着胭脂，又踱步打量起來。

胭脂這一次跟着轉動身子，她終於生出警戒之心。

青衣人打量了胭脂好幾遍，又收住脚步，道：「是了，你叫做什麼名字？」

胭脂剔眉道：「爲什麼要告訴你？」

青衣人笑道：「這樣我才好稱呼。」

胭脂道：「我可不想認識你。」

青衣人道：「你不想我想，想得要命。」忽然一步跨前。

胭脂急退一步。

青衣人接道：「眞的不肯告訴我你的名字？」

胭脂道：「當然是眞的。」

青衣人道：「那麼你是那個樓子的姑娘總可以告訴我的了。」

胭脂怒道：「你當我什麼人？」

青衣人笑道：「不成你還是一個良家婦女？」

胭脂「哼」一聲。

青衣人道：「這個更好，你父母住在那兒，我立即敎人去說親。」

胭脂道：「我那隻眼睛瞧上你了。」

青衣人道：「我瞧上你就成。」

胭脂道：「你當自己是什麼東西？」

「人！」青衣人傲然笑道：「一個有錢人！」

胭脂一皺鼻子，偏過頭去。

青衣人笑接道：「跟着我，一生受用不盡。」

胭脂上上下下的突然打量了青衣人兩遍，道：「你醉了。」

青衣人道：「我酒量天下無雙，千杯不醉。」

「又是醉話！」胭脂冷笑擧步。

青衣人一步橫移，攔住胭脂的去路。

胭脂急忙收住脚步，大聲道：「快讓開！」

青衣人搖頭，道：「我們還沒有說清楚。」

胭脂道：「已經够清楚的了。」

青衣人道：「你答應嫁給我。」

胭脂道：「沒有這種事。」

青衣人道：「我有什麼不好，既有錢，相貌也並不難看。」

胭脂道：「而且臉皮厚。」

青衣人道：「這等如挨得駡，未嘗不是一種優點。」

胭脂道：「討厭！」脚步向左移。

青衣人立即閃身擋在左面，道：「好，不嫁就不嫁，陪我玩三四天總是可以的吧。」

胭脂大聲道：「不可以！」

青衣人道：「那又不可以，這又不答應，怎樣才可以？才答應？」

胭脂不語，擧步右移。

青衣人往後攔住。

胭脂生氣道：「再這樣我要叫了。」

青衣人嘻皮笑臉地道：「你快說，你叫什麼？」

胭胭不其左右望了一眼。

柳提前後站滿了遊人，都是向他們這邊望來，表情不一，有些顯然一副瞧熱鬧的樣子，有些却已在磨拳擦掌，一接觸胭胭的目光，更就躍躍欲動。

青衣人也自望了一眼左右，大笑道：「無論你怎麼叫，他們也不敢干預的。」

話口未完，兩個青年已越衆而出，向他們走過來。

一高一矮，都是腰掛長刀，一臉正氣的少年。

高的一個還未走近，便自振吭高呼道：「這位姑娘，到底什麼事。」

胭脂尙未開口，青衣人就應道：「我們兩口子爭吵，與你們無關！」

兩個青年不由一怔。

「胡說，」脂胭立即叫了起來。「我根本就不認識你。」

矮的那個青年連隨擊掌道：「我早就說這厮不是好東西，分明在調戲這位姑娘，果然不出所料。」

青衣人霍地回頭，道：「你們又是什麼東西，胆敢說你家少爺的不是！」

矮的那個青年拍着胸膛道：「我叫做賈奉！」拇指斜一指高的那個，接道：「他就是我的結拜大哥韓方！」

「賈奉韓方？」青衣人瞇起眼睛，想想，目光陡盛。「莫非就是皖西雙義？」

賈奉道：「正是！」一面的得色。

青衣人忽然問道：「有個人叫做查璜，不知你們是否有印象？」

賈奉愕然道：「你認識我的師叔？」

青衣人笑着說道：「查璜就是你的師叔？」

「是又怎樣？」

「他現在如何？」

賈奉語氣一沉，道：「五月前已經去世。」

他立即問道：「閣下到底是什麼人，與我查師叔可是朋友？」

青衣人不答反問：「你那位查師叔怎樣去世的？是不是因病？」

賈奉搖頭道：「是被人暗殺。」

青衣人道：「一刀割斷咽喉？」

賈奉一怔道：「你怎麼知道？」

青衣人大笑道：「因爲刺殺他的人就是我！」

「是你？」

「是我！」

「果然？」

「絕無虛言！」

賈奉伸手拔刀。

韓方一旁急忙按住，道：「兄弟不要魯莽。」

賈奉道：「他豈非已經承認？」

韓方道：「這也得問清楚始末？」

「不錯不錯。」賈奉連連點頭，回問青衣人道：「我查師叔與你有何仇怨？」

青衣人道：「並無仇怨。」

賈奉道：「那麼你殺他……」

青衣人截道：「只爲了有人重金買他的人頭！」

賈奉厲聲道：「誰？」

青衣人道：「這個倒不清楚。」

賈奉怒道：「豈有此理！」

青衣人道：「我只管殺人，其他事情向不過問。」

韓方道：「那麼誰過問？」

「老大。」

「老大又是誰？」

「你何不先問我是誰？」

「你是誰？」

「我姓柳雙名孤月！」

「柳孤月？」賈奉面色猛一變。

韓方面色亦自一變，脫口道：「中州五絕？」

聽到這四個字，胭脂的面色也變了。

旁觀遊人同時紛紛轉身離開，大都變了面色。

「中州五絕」這四個字簡直就像是瘟疫一樣。

不知道有所謂中州五絕的人事實也不多。

× × ×

中州五絕是五個職業刺客。

「仙劍」杜飛雲，「魔刀」柳孤月，「鬼斧」白松風，「神拳」郭長溪，「暗器無敵」孫杏雨，各懷絕技，縱橫兩河十年，從未失手。

老五是杜飛雲，老大是孫杏雨。

五個人都有一個很動聽，很脫俗，很有書卷味的名字，外表也全都清清秀秀，就像是五個讀書人，出手却毒辣無比，非獨不像讀書人，連屠夫也不像。

十年來他們殺人如麻，江湖人固然聞名色變，一般人更加視如惡魔。

× × ×

柳孤月自報姓名之下，旁觀遊人其實便已經散掉一半的了。

柳孤月環顧大笑，道：「五絕之中，我排第四！」

韓方又是脫口一聲：「魔刀柳四？」

柳孤月道：「仙劍魔刀鬼斧神拳暗器無敵這句話你也知道麼？」

韓方冷笑。

賈奉握着刀柄之手又是一緊。

「且慢！」韓方仍然按着賈奉。

「還等什麼？」賈奉握刀右手的青筋經已蚯蚓般一條條凸起來。

韓方道：「你難道沒有發覺這個人喝過不少酒。」

賈奉向來粗心大意，韓方却是天生小心謹愼。

胭脂聽說不覺道：「這個人說不定喝醉酒胡言亂語。」

「住口！」柳孤月喝住了胭脂。「你家四爺千杯不醉！」

話口未完，又是一個酒呃。

賈奉瞪着柳孤月，道：「他若不是殺我查師叔之人，又怎會知道我查師叔乃被一刀割斷咽喉？」

韓方點頭道：「不錯。」

賈奉道：「他若是魔刀柳孤月，就絕對不會胡扯！」

韓方道：「這也是！」

賈奉接道：「他雖然喝了不少酒，看樣子尙未致於一塌胡塗。」

韓方只有點頭，就連胭脂也不能不承認賈奉說得有道理。

賈奉左手推開韓方，又道：「至於他是否眞的柳孤月，一試就知？」

韓方終於道：「好，就試他一試！」

柳孤月聽着撫掌大笑，道：「歡迎之極！」

他笑顧胭脂，道：「讓我先殺掉這兩個好管閒事的小子，才繼續談我們的事情，乖乖等在這裏，不要走開！」

賈奉冷笑道：「我倒要看你有多少本領。」

柳孤月道：「總之收拾你們兩人，綽綽有餘。」

他再顧胭脂，道：「看過我如何英雄，你就會發覺嫁給我也不算委屈的了。」

胭脂偏過半臉。

柳孤月「嘖嘖」兩聲，道：「你家四爺瞧上你，是你的福氣！」突然伸手摸向胭脂的秀髮。

胭脂一眼瞥見，急退兩步。

柳孤月格格笑道：「我就是讓你逃，你也逃不了。」

胭脂冷哼。

柳孤月一搓雙掌，又道：「即使逃得了今天，也逃不過明天，你家四爺瞧上眼的人，沒有得不到手的。」

胭脂心頭一凜。

魔刀柳孤月好酒若渴，好色如命，她早有耳聞。

她忽然希望這個人並非眞的柳孤月，忽然替皖西雙義担心起來。

賈奉這時候已經等得有些不耐，驀地大喝道：「拔你的魔刀！」

柳孤月回頭一笑，道：「還是你們先拔刀的好？」

賈奉韓方也不客氣，立即拔刀出鞘。

三尺長刀，閃亮奪目。

柳孤月淡瞟一眼，搖頭道：「都不是好刀！」

賈奉道：「你那把難道就是好刀？」

柳孤月道：「天下無雙？」

韓方冷笑道：「這就非要見識一下不可。」

柳孤月傲然一笑，手一分，敞開外罩的長衫。

在他的腰間，纏着一把狹長的黑鞘軟刀。

刀柄上嵌着七色的寶石。

柳孤月手往刀一搭，錚一聲，軟刀便有如靈蛇一樣出刀脫鞘。

刀鋒不怎樣閃亮，白濛濛的彷彿籠罩着一重霧氣。

皖西雙傑目光一落，突然一齊打了一個寒噤。

韓方頭聲道：「好重的殺氣！」

只有殺人如麻的刀鋒才能够散發出那麼重的殺氣！

刀鋒正中龍飛鳳舞的刻着三個字。

——柳孤月。

看到這三個字韓方的面色又是一變，側顧賈奉道：「這個人眞的是柳孤月！」

賈奉未答，柳孤月已搶先應道：「如假包換！」

韓方道：「好！」

柳孤月大笑道：「我看就非獨不好，而且大大不妙！」

韓方沉聲道：「是什麼大大不妙？」

柳孤月手一抖，手中刀颯的抖得直一直，道：「你們難道沒有聽過那句話？」

韓方道：「什麼話？」

柳孤月道：「魔刀如出鞘，不見血不收？」

賈奉道：「我們這兩把刀也是見血方

收?」

柳孤月道:「當眞?」

韓方道:「我正要問你方才說的可是當眞。」

柳孤月道:「怎麼你現在還懷疑,莫非要我割斷你的咽喉才能够令你相信?」

韓方搖頭,道:「我現在相信了。」

柳孤月道:「如此還不上來?」

賈奉立即握刀衝上,韓方亦長身標前,一面大喝道:「二弟攻他的下盤。」

他早已留意柳孤月有幾分醉意,脚步踉蹌,下盤不怎樣靈活。

這句話說完,他已經劈出二十八刀,刀刀劈向柳孤月握刀的右手。

賈奉對這個大哥亦言聽計從,刀攻到一半,立即就轉了攻向柳孤月的下盤。

他們兩人在刀上實在下過一番苦功,雙刀一展開,迅急而狠勁。

只可惜他們這一次遇上的是一個高手之中的高手。

柳孤月魔刀一抖,一道茫茫的刀光飛出,只一刀就封住韓方的刀勢,脚下却連退兩步才能够讓開賈奉的攻擊!

他的下盤顯然不怎樣靈活。

韓方賈奉一試果然是,攻勢又展開。

賈奉偏身連環十七刀,急削柳孤月雙脚,韓方欺步疾上,又是二十八刀搶攻柳孤月的上路!

柳孤月身形騰挪,上拒韓方,下閃賈奉。

他平生自負的酒量過人,這時候忽然發覺自己的酒量其實並不怎樣好。

因爲他已經開始有些眼花繚亂。

裂帛一聲,賈奉的第十七刀已削開他右腿的褲子。

刀未及肌肉,刀上的寒氣已尖針刺入柳孤月右腿的神經。

柳孤月混身一震,身形猛一挫,斜閃出半丈。

韓方賈奉兩把刀竟然追不上柳孤月的身形。

柳孤月身形只一頓又開展,連人帶刀飛斬了回去。

斬向韓方賈奉兩把刀。

這刹那之間,他周圍一丈之下落下的烟雨突然都向外飛散。

那把魔刀同時發出攝人心魄的「嗚」一聲。

胭脂一旁看在眼中,聽在耳裏,突然脫口一聲驚呼:「小心!」

語聲未落,她腰間長劍已出鞘,身形同時射出!

人劍化成一道飛虹,飛射柳孤月的後心。

韓方賈奉聽到胭脂那一聲「小心」之際,柳孤月的刀已斬至!

「嗆」一聲,韓方的刀首當其衝,迎刀斷成了兩截!

魔刀的去勢並未絕,再斬在賈奉那把刀之上。

「叮」的賈奉那把刀脫手飛出,整條右臂都震得痲木。

他驚呼未絕,魔刀已一挑,切入了他的咽喉。

一入即出,橫裏疾切下。

「刷」一聲,一條右臂迎刀斷下,落在柳堤上!

斷臂外還有一把斷刀。

刀仍然緊握在手中!

這是韓方的手臂。

韓方刀一斷,見對方刀勢未絕,就知道賈奉危險,立即撲前搶救,斷刀急削柳孤月的胸膛。

他的刀未到,柳孤月的魔刀已切斷賈奉的咽喉,回切向他的右臂。

刀落臂斷,韓方根本連閃避的念頭也還未生出來。

魔刀不愧是魔刀。

這份迅速簡直已超越人力的極限!

× × ×

韓方一聲慘呼,一個身子幾乎栽倒地上。

柳孤月的身子却向前一挺,幾乎同時發出了一聲慘呼!

一截閃亮的劍尖正從他的胸膛之上刺出!

是胭脂的劍!

柳孤月的魔刀斬下韓方右臂的同時,胭脂那支長劍亦刺入了柳孤月的後心!

一劍穿透柳孤月的胸膛。

慘叫聲一落,柳孤月的目光亦落在劍尖之上,陡地撕心裂肺的大喝一聲,道:「誰?」

胭脂不覺脫口道:「我!」

「大胆!」柳孤月反手就一刀。

刀光一閃,胭脂左手兩傘的傘柄一斷爲二!

兩傘嗤的飛入了半空,飛落在地上,滴溜溜的不停在打轉。

刀未到,胭脂已經棄劍倒飛了開去!

她的手若是仍然在劍柄上,現在斷的就不是傘柄,是她的頸子。

她一飛盈丈,手握着半截傘柄,呆站在那裏,一個身子不由簌簌的顫抖起來。

這是她第一次殺人。

× × ×

血飛激!

柳孤月疾轉半身,狠狠的瞪着胭脂,道:「是你?」

胭脂顫聲道:「是我。」

柳孤月道:「想不到妳的武功尤在那兩個小子之上。」

胭脂道:「我……」

柳孤月截道:「他們的刀若是有你的那麼快,我要殺他們又怎會這麼容易。」

胭脂道:「你……」

柳孤月又截口道:「我本該看出來才是。」

他歎了一口氣,接道:「這附近只有我們四人,我一心就只是對付他們兩把刀,若是我對你早有防範之心,你的劍縱然再快,亦休想刺中我的要害。」

胭脂不能不點頭。

柳孤月又歎了一口氣,道:「若不是你長得這麼美,若不是我喝了這麼多的酒,我又何致於瞧不出你身懷絕技?」

胭脂道:「方才你不是說過千杯不醉的麼?」

柳孤月苦笑道:「這是醉話。」

他現在顯然已完全清醒,一頓道:「大哥說得果然有道理,我終日耽迷酒色,難保有一日死在酒色之下。」

「就是這一日。」柳孤月以刀支地,勉力向胭脂跨前一步,嘶聲道:「你到底叫做甚麼名字?」

「胭脂。」

「胭脂——這個名字不錯,實在不錯。」柳孤月握刀五指根根發白,忽然道:「多謝。」

「多謝甚麼?」胭脂一呆!

「你總算肯告訴我你的名字。」柳孤月慘笑。「若是連死在甚麼人手中也不知,你如何死得瞑目。」

語聲由高而低,突然斷折,他身子一栽,終於連人帶刀倒仆在地上。

他果然瞑目。

胭脂看在眼內,一個身子不覺又再顫抖起來。

顫抖在迷濛春雨之中。

× × ×

雨粉逐漸沾濕了胭脂的衣衫!

韓方慢慢走到她的面前,她才如夢初覺。

「多謝姑娘救命之恩。」韓方連隨一揖。

胭脂急忙搖手道:「應該是我多謝你們的。」

韓方搖頭道:「若非姑娘那一劍,我現在亦已死在魔刀之下。」

胭脂道:「不是我,你們根本就不會打起來,那位賈俠士也不會死在柳孤月刀下。」

韓方又搖頭,道:「就不在今日,我們遲早也有一天拚上。」

胭脂道:「他不說,你們怎知道是他殺了查璜?」

韓方冷笑道:「天下間並沒有永久的秘密。」

胭脂目光一轉,說道:「你傷得怎樣了?」

韓方道:「只不過斷了一條右臂。」

胭脂道:「我身上有金創藥。」

韓方道:「不用了,我身上帶有,也已經紮好傷口。」

他的傷口果然已經用破布紮上,血仍不住外滲。

血腥味之外還有藥味。

他事實沒有說謊,柳孤月倒下之後,他已經開始包紮傷口。

方才他奮不顧身,現在却顯得如此惜身。

胭脂有些奇怪。

韓方連隨道:「現在我們應該離開了,姑娘那邊去?」

胭脂道:「你又那邊去?」

韓方道:「姑娘若是向東去,我便往西走。」

胭脂道:「現在你要人照顧,我們應該一起走才是。」

韓方道:「我自己可以照顧自己。」

胭脂道:「賈俠的屍體……」

韓方道:「我一個人搬得動,不用勞煩姑娘了。」

胭脂上上下下的打量了韓方幾遍,忽然道:「你堅持不要我帮忙到底是爲了甚麼?」

韓方道:「不爲了甚麼,只是姑娘的救命大恩我已經不知道如何報答,焉敢再勞煩?」

胭脂道:「你說謊。」

韓方道:「我……」

「我知道你在說謊,我看得出來。」

韓方搖頭。

胭脂沉聲道:「你若不給我一個明白,走到那裏我就跟到那裏。」

她說得很堅決。

韓方忽然歎了一口氣,道:「姑娘一定要我說?」

「一定要。」

韓方歎息道:「柳孤月是甚麼人,你知道的了?」

「他是中州五絕的老四。」

「中州五絕是甚麼人姑娘當然亦已清楚。」

「據說是五個職業刺客。」

「這是不是事實尚在其次,他們五人情同手足,却是千眞萬確。」

「那又怎樣?」

「他們五人無一不武功高强,所謂仙劍,魔刀,鬼斧,神拳、暗器無敵,若是聯手出擊,只怕無人能攖其鋒。」

胭脂頷首。

魔刀的厲害,她方才已經目睹。

一個已如此厲害,五個加起來那還得了?

韓方接道:「所以他們五人雖然無惡不作,一直都沒有人敢胆干預。」

胭脂道:「嗯。」

韓方道:「現在我們殺了柳孤月,其餘的四人,你以爲怎樣?」

胭脂沉吟道:「即使並不是眞的情同手足,爲了他們的聲威,他們一定追殺我的了。」

韓方道:「不是你,是我。」

胭脂道:「殺柳孤月的可是我啊!」

韓方道:「柳堤上現在只有我們兩人,知道這件事的也就只有你與我。」

胭脂道:「我可以澄清這件事。」

韓方道:「千萬不要這樣做。」

胭脂道:「爲甚麼?」

韓方道:「這一來他們是必全力追殺你。」

胭脂道:「寃有頭,債有主……」

韓方道:「殺了你之後,他們仍然會找我,姑娘這樣做,可以說毫無好處。」

他頓了一頓接道:「如此又何必自尋煩惱?」

胭脂道:「禍由我起,總不成由你單獨承担?」

韓方道:「我正好藉此報答姑娘救命大恩。」

胭脂道:「這叫我怎樣過意得去?」

韓方道:「有姑娘這句話,韓某人死亦無憾。」

胭脂不禁一聲歎息。

韓方却笑道:「姑娘也不必爲我担心,他們未必能够找到我。」

胭脂道:「你好像忘記了他們做的是甚麼工作?」

「沒有忘記。」

「他們既然是職業刺客,在找人方面,是必有他們的一套。」

「無論如何,死一個人總比死兩個人好。」

胭脂道：「難道除此之外就再無其他辦法？」

韓方苦笑道：「除非我們請到一些能够對付他們的好手幫忙。」

胭脂目光一閃，道：「這個容易。」

韓方搖頭道：「就是胆敢開罪他們的人只怕找一個也難。」

胭脂道：「最低限度有三個。」

韓方道：「哦？」

胭脂道：「你們皖西雙義與我。」

韓方苦笑！

胭脂道：「能够對付他們的好手，現在我最少就已經想到兩個人。」

韓方道：「是那兩個人。」

胭脂道：「一個是我爹爹。」

「令尊……」

「龍飛。」

韓方一怔，道：「怪不得姑娘的劍那麼迅速，那麼準確。」

胭脂搖頭道：「我爹爹的本領連五成我也學不到。」

她歎息接道：「一直以來，我都以為自己不會惹事，別人就不會找自己麻煩，練不練武功也沒有關係，誰知道並不是這樣，看來這一次回去，我眞的要下些苦功了。」

韓方道：「嗯。」

胭脂道：「現在我爹爹與三阿姨就在吳縣附近遊玩，你盡快去找他們。」

韓方道：「可是我……」

「地方那麼大，要找人無疑並不容易，何况你又不知道他們是甚麼樣子，不過——」胭脂道：「即使這十日之內你都找不到他們，可以到環翠山莊，十日後他們必會在環翠山莊等我。」

韓方沉吟着問道：「你那位三阿姨她……她……」

「叫做武三娘，武功也不錯。」

「你說的第二個人莫非就是她？」

「不是她。」

「那麼是……」

「是我爹爹——」話說到一半，胭脂忽然改口道：「是我的一個好朋友。」

「他的武功相信絕不在令尊之下。」

「武功高低，我並不清楚，但名氣方面，他却是在我爹爹之上。」

韓方思索着道：「令尊名震江湖，有誰還比他更有名。」

胭脂道：「沈勝衣。」

韓方一怔道：「你說的就是……就是沈勝衣？」

「正是。」

「他們兩人果眞聯手，中州五絕只怕未必能够應付得來。」

「現在你可以放心了。」

韓方一笑又道：「我不放心的只是姑娘，現在知道姑娘有他們兩位照顧，自然就放心。」

胭脂道：「一路上你得謹愼行藏。」

韓方道：「無論我能否將消息傳到，姑娘找到沈大俠之後，仍然要前往環翠山莊會合。」

胭脂一再叮囑道：「你千萬小心。」

「是福不是禍，是禍躱不過。」韓方仰天大笑道：「但求這五個惡魔授首，就是死我也瞑目的了。」

胭脂無言。

韓方大笑着過去拾起斷落在地上的右臂，再攔腰挾起賈奉的屍體，道：「姑娘那邊走？」

胭脂偏頭道：「走那邊。」連隨一聲「珍重」展開身形。

人如飛燕。

× × ×

三十里之外也有一條柳堤。

雨已竭，夜已深。

月明天似水。

兩個人漫步柳堤之上。

胭脂終於追到了沈勝衣。

柳風輕柔，星月交輝，如此良宵，而兩人却無意欣賞。

沈勝衣面色沉重，忽然吁了一口氣，道：「你殺了中州五絕的柳孤月。」

胭脂點頭道：「眞的是我殺的。」

沈勝衣道：「聽你那麼說，皖西雙傑絕不是柳孤月的對手，即使加上你，也不是。」

胭脂不能不點頭。

沈勝衣接口道：「你所以能够一劍刺殺柳孤月，完全是因為柳孤月喝了不少酒，反應沒有平時那麼靈敏，對你又沒有在意。」

胭脂道：「嗯。」

沈勝衣道：「如果他當時神智清醒，又或者已經留意上你，死的只怕就是你們三人的了。」

胭脂道：「只怕就是了。」

沈勝衣道：「我實在是替你揑一把冷汗。」

胭脂道：「現在我不是很好。」

沈勝衣笑道：「事情却不是現在就已了斷。」

「所以我立即追你回去。」胭脂手一牽沈勝衣的衣袖，道：「沈大哥，你不會不管的吧。」

「當然不會。」

「那麼，這件事就簡單的了。」

沈勝衣搖頭，忽然道：「你知否中州五絕是什麼人？」

胭脂道：「是五個職業殺手。」

「而且是一流的殺手。」沈勝衣又問道：「作為一流的殺手你又知否需要什麼條件？」

胭脂道：「武功高强，反應敏銳，心要狠，手要辣！」

沈勝衣補充說道：「而且還要消息靈通。」

胭脂道：「嗯。」

沈勝衣道：「要消息靈通，只憑他們五人，未必能够兼顧得到，以他們今日的身份，亦未必會肯親自去打聽消息，如果我的推測沒有錯誤，他們必然有一羣手下，專門替他奔走打聽。」

胭脂道：「那麼又怎樣？」

沈勝衣道：「在韓方找到你父親之前，也許便已被他們的手下發現行踪。」

一頓接道：「這樣的話，除非他們不採取行動，否則以韓方現在的情形，就不用他們出手，只是他們的手下已可以將韓方抓起來。」

胭脂點頭。

沈勝衣又道：「萬一他們不立刻採取行動，只是追踪韓方，又或者在韓方找到你父親的時候才被他們發覺，可就到你父親頭痛了。」

沈勝衣截道：「中州五絕無不武功高强，而且擅長暗殺，伏擊，即使明來，你父親縱然能够擊倒他們，也要付出相當的代價，何况他同時還要照顧你的三阿姨與韓方？」

胭脂担心的道：「這個怎好？」

沈勝衣道：「趕去與他們會合，我看未必來得及的了。」

胭脂道：「沈大哥，你想想辦法。」

沈勝衣沉吟了好一會，道：「目前我們惟有試試能否轉移他們的注意了。」

「這是說，要他們來找我們。」

「不是我們，是我。」

「那麼我……」

「你暫時躱起來，至於地方，我會給你安排的了。」

胭脂嘟嘟嘴說道：「又是因為我武功不好。」

沈勝衣柔聲道：「胭脂，你必須明白，他們能够縱橫兩河十年，必定有他們厲害的地方，就是我，也毫無把握同時應付他們四人。」

胭脂道：「他們如果找到你……」

沈勝衣道：「在我開始行動之前，我必會請朋友通知你父親盡快趕來，未與你父親會合我是不會與他們正面衝突的。」

「萬一……」

「只好拚個明白！」

「不是說，對他們毫無把握。」

「如果眞的打不過他們，我開溜就是了。」

胭脂哧噗笑道：「你也懂得開溜？」

沈勝衣點頭道：「而且溜得絕不比任何人慢。」

「可是你怎樣轉移他們的注意？」

「現在我已經想到了一個很好的辦法。」沈勝衣仰首望去，眼睛中突然射出了閃亮的光芒。

星月那剎那也彷彿為之失色。

× × ×

烟雨迷濛。

天氣與昨日並沒有多大分別，雨清晨開始落下，午後仍未竭。

烟雨下，城西郊就像是一幅米元章的山水畫。

這幅米畫中現在是奔馳着一輛四馬大馬車。

整個車廂都漆成黑色，簾子並沒有例外，甚至連那四匹馬，都無一不是黑色。

車把式身穿黑衣，身中那條鞭子的鞭桿竟然也是黑色。

車廂頂還插着兩支黑色的五角小旗，迎風「獵獵」飛舞。

路上的行人看見這輛馬匹都慌忙走避，他們雖然不知道這輛馬車屬於什麼人，但這輛馬車的外表顯然就已是死亡與邪惡的象徵。

行人中也有在江湖上行走的朋友，他們雖然不在乎那些，可是看見車廂頂插着的五支黑旗，亦連忙將路讓開。

惹得起中州五絕的人實在不多。

那五支黑旗也就是中州五絕的標識。

× × ×

出城三里是一片雜木林子，道路從林中穿過。

馬車才駛進林中，三十丈外路旁的一株樹立即「依呀」的倒下。

倒向對面，正好將路截斷。

馬車飛快，迅速駛至。

車把式無疑是一個好手，一眼瞥見，連忙將馬勒住。

馬車仍然衝前幾丈才停下來，跑離那株樹已不到三丈。

車廂兩邊的門戶幾乎同時打開，兩個黑衣中年漢子探首出來。

「幹什麼在這裏，將馬車停下？」

車把式吁了一口氣，道：「前面突然倒下一株樹，攔住了去路。」

「倒得這麼巧？」

「只怕是有人故意如此，將我們截下吧。」

「是那一個如此大胆，難道他看不出這是什麼人的馬車？」

說話間，那兩個黑衣人先後將頭縮回，車廂門戶旋即打開，相繼躍出四個黑衣中年人，方才探頭外望的那兩個亦在內。

與之同時，一個白衣人沿着那株斷樹緩步從林中走出來。

散髮披肩，白衣如雪。

——沈勝衣！

× × ×

樹林中那條路烟雨下彷彿就籠罩在淡薄中。

沈勝衣走到路心停下，一脚踩在那株樹幹上，冷然盯着從馬車下來，那四個黑衣人。

他左手反握着一支劍。

劍閃亮，他的眼瞳更閃亮！

那四個黑衣人一眼瞥見，左右湧上前，當先那個戟指沈勝衣，喝問道：「這株樹是你弄斷的？」

沈勝衣不假思索，點頭道：「是！」

「斷得倒巧！」

「我弄斷這株樹的目的，本來就是在攔住你們的去路？」沈勝衣左手一翻，「篤」一聲，將劍插在樹幹上。

「你吃了豹子肝，獅子肚，胆子包着身？」

「若是胆不大，焉敢如此做？」

「你可知道是什麼人的馬車？」

「中州五絕！」

「好啊，你這是存心生事來的了。」

「正是！」

沈勝衣直認不諱，那四個黑衣人反而躊躇起來，一人輕聲道：「這小子好像大有來歷。」

另一人應道：「否則他怎敢如此？」

「你猜他打的是什麼主意？」

「天曉得。」

「若是他動手，我們又如何？」

「自然揍他一個狠狠的，看他一副書獃子模樣，我們四個人不成還怕了他。」

「不錯，不錯！」

四個黑衣人交頭接耳，商量了一會，為首的那個回向沈勝衣，道：「中州五絕你小子又可知道是什麼人？」

沈勝衣淡然說道：「五個職業刺客而已。」

「你知道的可眞不少。」

「而且我還知道車廂內載的是什麼東西。」
「是什麼東西。」
「一副棺材!」
四個黑衣人一怔。
沈勝衣接道：「棺材裏裝的是誰我一樣知道!」
「你說，是誰!」
「柳孤月!」
四個黑衣人又是一怔，為首的那兩個脫口道：「你怎麼全知道?」
沈勝衣冷冷的道：「我重回柳堤之際，柳孤月的屍體已經被搬走，幾經打聽我才知道是你們的所為，知道你們一定會經過這裏。」
「所以你在這裏阻截我們。」
「一些不錯!」
「你這樣做又有什麼目的?」
「我殺柳孤月之時，我就忘記了一件事。」
這句話入耳，四個黑衣人全都變了面色，一人失聲道：「四爺是你殺死的?」
「你……好大的胆子!」
「廢話!」沈勝衣冷笑，「胆子不大，如何敢殺柳四?」
另一人立時瞪眼道：「朋友，眞的是你殺的才好承認!」
「要怎樣你才相信?」沈勝衣目光陡亮!
那個人不由自主倒退一步!
為首的那個連隨試探問道：「四爺什麼地方開罪你?」
沈勝衣道：「他沒有開罪我!」
「那麼……」

「你們莫非還未知道當時他調戲一個少女?」
四個黑衣人相望了一眼，為首的又道：「那個少女是你的什麼人?」
「什麼人也不是!」沈勝衣冷冷的一笑。「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句話你們相信也聽過。」
「然則你是一個俠客了?」四個黑衣人相顧冷笑，一人接說道：「你若是俠客，殺人後怎麼一走了之?」
沈勝衣道：「總得先安置好他們。」
「他們?皖西雙義的韓方與及那個少女?」
「你們的消息倒也靈通!」
「却不知道你這個俠客!」
「我就是為了這件事到來!」沈勝衣語聲一沉。「否則你們枉殺了別人，叫我如何過意得去。」
「況且還可以藉此揚名天下，這種好機會你當然不肯讓給皖西雙義的!」
沈勝衣冷笑，道：「柳孤月算是什麼東西!」
四個黑衣人露出了詫異的神色，他們實在奇怪眼前這個人到底是誰，竟然不將柳孤月放在眼內。
沈勝衣瞟了他們一眼，接問道：「聽說柳孤月有好幾個手下，平日專替他打聽消息，想必就是你們了?」
四個黑衣人不約而同點頭。
沈勝衣又問：「你們現在將棺材送去那裏?是不是暗器無敵孫杏雨那兒?」
「這個你……也知道?」
「孫杏雨乃是五絕的老大，而除了他之外，其餘四人無不行踪飄忽，你們不將棺材送到他那兒，又送到什麼地方?」
「你莫非想到那兒給與孫大爺一個交代?」
沈勝衣大笑，道：「孫杏雨必會走來找我，那用我奔波!」
「你到底是那一位?」
「正要讓你們知道!」沈勝衣突然拔出插在樹幹上的劍，舉步跨過樹幹。
四個黑衣人不禁向後倒退了一步!
沈勝衣脚步不停。
四個黑衣人一退再退，為首的那個突然大喝一聲：「站住!」
沈勝衣彷如沒有聽到。
為首那個黑衣人左右望了一眼，道：「我們四把刀不成就這樣給他唬住了?」
其餘三人不覺搖頭。
那個黑衣人接道：「瞧他這樣子若非醉酒，他又有皖西雙義一旁協助，憑他一個人，如何殺得了四爺?」
左右三人齊齊點頭。
「四對一我們總不成收拾不了這個小子。」
「收拾了他，孫大爺面前少不了我們好處。」
「却要活的!」
四個黑衣人倏的住口。
沈勝衣離他們已不足半丈。
嗆啷聲突起，四把刀一齊出鞘，四個黑衣人四面散開，將沈勝衣圍起來!
沈勝衣冷笑收步。
䏚哨的一下破空聲响，一條馬鞭猛若毒蛇一樣凌空飛來，捲向沈勝衣的脖子!

那個車把式竟然是第一個出手。
他顯然也是練家子，那條馬鞭使開來，聲勢也甚是嚇人。
可是沈勝衣右手一揚，便已將鞭梢抄住，再一拉，那個車把式鬆手不及，就連人帶鞭，從車座上掉下來!
四個黑衣人乘機發動，四把刀分從四個方向殺上!
沈勝衣看在眼內，鬆開握着馬鞭的右手，突然一聲暴喝。
喝聲有如中天陡裂，疾走雷霆，四個黑衣人不由都心頭一震，攻勢亦一凝。
沈勝衣也就在這時候出擊，頎長的身子呼的凌空橫飛，右掌斜切在一人握刀的手腕上，雙脚亦左右同時踢中了兩人的肩頭。
嗆啷的一刀落地，被掌切中手腕的那人呼痛倒退，被脚踢中肩頭的兩人却連人帶刀飛起來，摔出半丈!
沈勝衣左手劍亦同時刺出，叮一聲，震開了為首那人下劈的長刀，身形一落，劍再一展，劍光就抵住了那人的咽喉。
那人忙叫一聲：「手下留情!」面色慘變。
沈勝衣的劍並沒有刺進去，冷冷的一笑，道：「這一次饒你的命，只是這一次!」緩緩收劍。
那人混身都虛脫一樣，額頭上冒出了一顆顆豆大的冷汗，手中刀不覺墮地。
沈勝衣沒有再理會，大踏步向那輛馬車走去。
沒有人敢胆阻止。
那個車把式看見沈勝衣走近，更就連滾帶爬的慌忙躲開。
沈勝衣一直走到車廂後面那扇門戶之前，霍地出拳!
「轟」一聲木屑紛飛，那扇虛掩的門戶被他硬硬一拳擊碎!
車廂內放着一副棺材。
沈勝衣右掌一翻一插一托，將棺材從車廂內拖出。
四個黑衣人與那個車把式只看得瞠目結舌。
蓬一聲，棺材彈落地上。
沈勝衣一脚踩上棺蓋，左手劍一落，刷刷刷刷的在棺蓋上刻下了三個字。
就是「沈勝衣」這三個字。
那四個黑衣人看在眼內，才眞的慌起來，齊都面如土色。
他們雖然從來沒有見過沈勝衣，對於這個名字却並不陌生。
沈勝衣收劍轉身道：「告訴孫杏雨，人是我殺的，我亦知道他們一定不會罷休，在他們找我的同時，我也會找他們。」
說完這番話，沈勝衣才舉步離開。
從容離開。

× × ×

夜已深!
三更將至，孫家莊的廳堂仍然燈火通明，光如白晝。
柳孤月那副棺材就放在廳堂的正中，孫杏雨就面對着那副棺材，高坐在一扇山水屏風之前。
這中州五絕之首，比其他四絕更像一個讀書人，城府之深沉，手段之毒辣，亦是在其他四絕之上。
殺人在他可以說是一種樂趣，一種享受。
他曾經化了七天七夜來殺死一個人。
那個人嚥下最後一口氣的時候，身上已沒有一塊完整的皮膚，已簡直不像一個人!

劍急駭電奔　拳發流星馳

在孫杏雨的左方，坐着郭長溪。
「神拳」郭長溪。
他與孫杏雨是完全兩樣的一個人。
孫杏雨高逾七尺，身裁頎長結實，三牙掩口髯鬚，他却是四尺也不到，矮胖而臃腫，皮光肉滑，一根鬍子也沒有!
他穿着一襲錦衣，貼身之極，可以看得出，身上並沒有任何兵器!
他身上事實也從來不帶任何兵器!
因為他的一雙手就是兵器!
據說現在為止，還沒有人挨得住他的鐵拳開碑裂石的一拳。

× × ×

白松風坐在孫杏雨的右邊。
中州五絕之中就是他最不像讀書人。
讀書人絕不會終日拿着一柄大斧頭。
那柄大斧頭差不多有兩尺丁方寬闊，柄長半丈，粗如兒臂，竟然也是鐵打的。
沒有千斤之力，休想使得動它。
白松風却能將它舞得風雨不透。

× × ×

「仙劍」杜飛雲並沒有高坐在堂上。
他負手站在棺材之前。
五絕之中，年紀最輕的是他，出道最晚的也是他，但死在他劍下的人，却只在「鬼斧白松風之下。」
他也是五絕之中，除了孫杏雨，最像讀書人的一個。

× × ×

棺材送到來不久就被打開，現在仍然未闔上。
柳孤月的屍體畢露在燈光之下。
他含笑而逝，嘴角現在仍然掛着笑容，這時候看來自然說不出的詭異，臉色更有如死魚肉一樣!
棺蓋斜靠着桌子，放在棺材的旁邊，刻在上面「沈勝衣」三個字正對着四絕。
看見這三個字，四絕的心中就有氣。
縱橫兩河十年，從來沒有人敢胆正面冒犯他們，現在非獨有，非獨殺了柳孤月，而且攔途截車，留名棺蓋之上!
是可忍，孰不可忍!

× × ×

夜風誘窗，燈搖影動。
郭長溪突然怒吼揮拳。
「轟!」一聲，放在他身旁那張几子迎拳碎裂。
杜飛雲霍地回首，白松風微一欠身，孫杏雨却是完全不為所動。
這個若非聾子，神經必定堅靭如鋼絲，那份鎮定已到了所謂泰山崩於前而不變色的地步。
偌大的廳堂，就只有他們四人!
堂外却站着四個勁裝疾服的大漢，院中花樹間亦隱約有人影閃動。
這都是中州五絕的手下，他們都聽到那一聲巨响，但沒有理會!

今夜他們都有他們的職責，在未經許可之前，他們絕不敢擅離職守，更不敢踏進廳堂半步。

整個莊院在棺材運到之後不久，就開始全面戒備。

× × ×

郭長溪一拳碎几，怒氣仍未消，大吼道：「這個姓沈的小子，若是落在我手中，管叫他粉身碎骨。」

杜飛雲忽然道：「四哥未必是沈勝衣殺的。」

郭長溪道：「不是沈勝衣，誰能夠一劍將老四刺殺！」

白松風亦道：「老四那四個手下雖則武功有限，也不是不堪一擊之輩，可是那個人還是一招就將他們四人擊敗！」

一頓又道：「不錯，江湖上藏龍臥虎，未必沈勝衣才有這種本領，但，有這種本領的人，應該不會冒充別人的名字。」

杜飛雲道：「我沒有說那個人不是沈勝衣。」

白松風道：「既然如此，四弟又怎會不是他殺的？好像這種成名的英雄，難道還會佔別人的便宜。」

郭長溪接道：「除非棺蓋上刻的那三個字並非『沈勝衣』！」

他冷笑又道：「可是我看來看去，那分明就是『沈勝衣』三個字！」

杜飛雲手撫棺蓋，道：「字並沒有寫錯，我也沒有看錯。」

郭長溪道：「那麼你還說老四不是沈勝衣殺的？」

杜飛雲道：「當然有原因。」

郭長溪不耐煩的道：「快說分明。」

杜飛雲道：「二哥也聽到的了，根據我們的手下調查所得，四哥在調戲那個少女的時候，在場的就只有皖西雙義！」

郭長溪道：「他們動手的情形却沒有人看見，姓沈的那時候才經過才出現難道不可以。」

杜飛雲道：「可以當然可以，問題却又來了。」

郭長溪道：「還有什麼問題？」

杜飛雲道：「從四哥身上的傷口我們可以發現，四哥是被一支利劍從後心刺入，突透前胸而死亡。」

郭長溪道：「這又怎樣？」

杜飛雲道：「好像沈勝衣那種所謂英雄俠士怎會背後殺人？」

郭長溪沉默了下去。

白松風接口道：「當時也許情勢危急，皖西雙義生死間髮，爲了救人，迫使沈勝衣不能不往背後襲擊。」

杜飛雲不禁點頭，道：「如此也不無可能。」

孫杏雨即時雙手一分一按，道：「大家靜一靜，聽我幾句話。」

杜飛雲三人一齊轉過目光，望着孫杏雨。

對於這位大哥，他們一向都是既敬且畏。

孫杏雨半身微欠，道：「老五的懷疑，我也有同感，但無論殺老四的是否沈勝衣，我們都非要殺沈勝衣不可！」

杜飛雲道：「如果眞的不是他殺的，我們似乎沒有必要招惹他。」

孫杏雨道：「可惜他攔途截車，留名棺蓋這件事現在已經開始傳開去，除非我們兄弟從此退出江湖，否則就必須殺死沈勝衣。」

杜飛雲道：「這是面子問題。」

孫杏雨頷首道：「況且我們五人乃是結拜兄弟。」

杜飛雲道：「不錯不錯。」

「再說——」孫杏雨語聲一沉。「即使我們罷手，沈勝衣也不會罷手。」

杜飛雲詫異的道：「爲甚麼？」

孫杏雨道：「從他的行動看來，顯然深信我們四人必定會找他算賬的，所以我們就算不找他，他也會來找我們來一個了斷。」

杜飛雲說道：「那麼，老大的意思就是……」

「殺死他。」孫杏雨沉聲道：「只有殺死他才能夠徹底的解決問題。」

一頓又道：「正如他，要解除一切威脅，亦只有殺死我們這一個辦法。」

杜飛雲微喟道：「既然如此，我們只好與他決一死戰好了。」

孫杏雨忽然一笑，道：「五弟好像很怕這個人。」

杜飛雲道：「所謂人的名兒，樹的影兒，這個人在江湖上聲名這樣響亮，當然有他厲害的地方。」

孫杏雨道：「倒在這個人劍下的，事實亦不乏高手之中的高手。」

杜飛雲道：「這就是了，老大平日豈非時常說，能夠的話，最好就不要做沒有把握的事情。」

孫杏雨道：「現在這件事，都是無可避免。」

杜飛雲笑笑，道：「以老大推測，這一次我們有多少分勝算？」

孫杏雨斬釘截鐵的道：「若是以四敵一，一必敗，四必勝。」

郭長溪插口問道：「若以一對一又如何？」

孫杏雨沉吟道：「我們四人只怕無一是他敵手。」

孫杏雨道：「這幾年有甚麼人倒在他劍下，那些人的本領怎樣，多少你應該也有些印象。」

郭長溪說道：「我知道金絲燕，雪衣娘，擁劍公子他們都是倒在他劍下，但好像金絲燕這些人又豈能與我們兄弟相提並論。」

孫杏雨笑問道：「老二難道有把握一個人將沈勝衣搥殺拳下？」

郭長溪沒有作聲。

白松風接口道：「不過，沈勝衣可不是一個傻瓜，當然知道以一敵四，非死不可。」

孫杏雨道：「應該知道。」

白松風道：「如此又豈會給機會我們聯手來對付他？」

孫杏雨道：「他不給機會我們，我們給自己製造機會。」

郭長溪急問道：「如何製造？」

孫杏雨道：「我們先派人去探聽他的下落，然後一齊去找他，去殺他。」

郭長溪道：「現在他只怕已經來這裏找我們。」

孫杏雨兩眼望堂外，道：「縱使現在他已經來到了門外，也絕不敢踏進莊院半步。」

白松風道：「這裏到處機關埋伏，他進來就只有死路一條。」

孫杏雨笑道：「正如你所說，他並非一個傻瓜，所以他說儘管說，絕不會闖進來的。」

白松風道：「以我們那些手下的探聽本領要將他找出來，相信並不困難。」

孫杏雨沉吟着道：「儘管如此，我們也大意不得。」

他坐直身子，微喟接道：「這一戰，將會是我們四人有生以來最凶險的一戰，非獨鬥力，還要鬥智。」

杜飛雲倏然的問道：「我們那些手下找他不到呢。」

孫杏雨冷淡的道：「我另有安排。」

杜飛雲道：「願聞其詳。」

孫杏雨道：「在找沈勝衣的同時，我們還要派人出去找那個少女與韓方。」

杜飛雲道：「這兩人現在是必已被沈勝衣收藏起來。」

孫杏雨道：「只有這樣他才能夠消除後顧之憂。」

杜飛雲道：「所以要找到他們只怕比找到沈勝衣更加困難。」

孫杏雨道：「無論是否能夠找到他們，七日之後，如果我們找不到沈勝衣，我們就散播消息，說韓方已經落在我們的手上。」

杜飛雲道：「何不說那個少女也…」

孫杏雨道：「那個少女姓甚麼，名甚麼，我們可是不清楚。」

杜飛雲不由頷首，道：「沈勝衣得知韓方落在我們手中，難道就會來搶救？」

孫杏雨道：「若說人在這個莊院之內，他定必查明是否事實，絕不會貿然採取行動。」

「否則，他必會前去一看究竟。」

「此所謂藝高人胆大。」

「到時候，我們就在那附近等他。」

「只是在附近，如果韓方眞的在我們手中，也等他將人救出，才中途出擊。」

「如此，韓方便成爲他的累贅。」

孫杏雨陰然一笑，道：「我正是這個意思。」

杜飛雲道：「那是說，韓方便眞的落在我們的手上，我們也要暫時保留住他的性命了。」

孫杏雨道：「殺韓方容易，殺沈勝衣困難。」

杜飛雲頷首說道：「困難的應該先解決。」

孫杏雨道：「不過，眞個找住他的話，我們還是應該先問清楚一件事。」

杜飛雲道：「四哥眞正的死因？」

「正是。」孫杏雨又是一笑，這一次的笑容冰雪也似冷酷。

冷酷而無情。

× × ×

春寒料峭。

深夜。

韓方只知道現在已夜深，不知道現在是甚麼更點。

他現在正臥在一間山神廟的神枱之上、這間山神廟則遠在荒郊之中，距離最近的一個村落最少也有三里。

雖然是夜靜，三里外的更鼓聲絕對傳不到這裏。

韓方當然不在乎！

因爲他知道中州五絕的手下現在必然到處搜尋自己的下落，只有在這種地方，才能夠放心睡覺。

他到過吳縣。

龍飛武三娘經已離開。

他沿途追尋，一面向環翠山莊走去。

十日後，龍飛武三娘必會在環翠山莊等候龍飛胭脂，無論如何他都得將消息送到去！

因爲他知道中州五絕在搜查自己的下落，同時，也在搜查胭脂的下落。

雖然他絕不在乎自己，却關心胭脂的安危。

好像胭脂這樣可愛的少女，他實在不忍心讓她遭遇任何的傷害。

何況胭脂還救過他的性命。

× × ×

這間山神廟顯然已荒廢了不少時日，敗壞不堪。供奉的山神泥像只剩半截，無從分辨得出到底是何方神聖。

東面的牆壁倒塌了一大片，淒冷的月光斜從缺口處射進來，正射在韓方的臉龐上。

月光照耀下，韓方的臉龐更見蒼白。

× × ×

廟外草虫唧唧，異常悽愴。

這悽愴的虫鳴聲突然斷折。

臥在神枱上的韓方幾乎同時躍起來，「霍」一個滾身，滾落在神枱下，原放在身邊的那把長刀經已緊握在左手中。

他着地一滾即起，躬身從神枱下走出，輕步走至門左側，長身一靠，貼着牆壁傾耳細聽。

門外脚步聲「悉索」响動，而且不是一個人的脚步聲。

如此深夜，那些人走來這裏幹甚麼？

× × ×

脚步聲倏的停下，一個聲音响起來：「就是這裏？」

另一個聲音應道：「不錯。」

「我們在附近監視已經三個時辰，並未有看見他離開。」這個聲音又不同。

「好，很好。」又一個聲音。

然後所有的聲音完全靜止！

韓方緊握長刀，一動也不一動。

霹靂一聲大喝刹那暴起：「韓方，出來！」

韓方沒有理會。

那個聲音稍停又喝道：「你不作聲也沒用，我們知道你躲在廟內。」

韓方仍然不應。

那個聲音接喝道：「再不走出來，我們衝進來的了。」

韓方無言冷笑，蹲下身子。

廟外也靜了下來。

良久，廟外猛一聲：「闖！」

兵刃「嗆啷」出鞘聲，衣袂破空聲旋即亂响。

× × ×

月光從東面牆壁的缺口射入，慘白而淒冷，忽然一暗。

三個黑衣人凌空飛來，「颼颼颼」，幾乎不分先後從缺口飛入。

西面牆壁那一道破爛不堪的窗戶同時碎裂，亦竄進兩個黑衣人。

廟內外人影飛閃，也有兩個黑衣人衝了進來。

韓方把握機會，長身揮刀。

寒光一閃，銳利的刀尖砍進了一個黑衣人的咽喉。

血還未標出，韓方的右脚巳疾踢在另一個黑衣人的小腹之上。

那個黑衣人怪叫一聲，連人帶刀被踢得飛了起來。

韓方左脚連隨一頓，身形飛射，從他們之間竄了出去。

衝進來的幾個黑衣人一眼瞥見，身形急收，一人大喝道：「那裏跑！」

另一人却高呼道：「截住他。」

語聲未落，韓方巳竄出廟門外。

四個黑衣人幽靈一般正站在廟門外，各握着兵器，如狼似虎。

飛蜂鈎，日月輪，天門棍，霸王盾，四個黑衣人手中的竟然全都是外門兵刄。

這四種兵器既難用，又兇毒，他們手底下毫無疑問，都有幾下子。

韓方的目光一落，心頭不禁一寒，去勢亦一頓。

闖進廟內那幾個黑衣人迅速追出。

韓方耳聽脚步聲响，咬牙悶哼一聲，向前繼續衝去。

站在廟前那四個黑衣人盯緊着韓方衝到，「轟」然齊喝一聲，四種八件兵器疾展，韓方大喝一聲，不顧一切的衝了過去，刀斬向手持日月輪的那個黑衣人。

那個黑衣人不等刀到，偏身向右迅速撲移五步，手持霸王盾的那個黑衣人身形同時左移，與手持日月輪的那個交錯走過，正好擋在韓方面前。

霸王盾也就是刀盾，圓如滿月，邊緣嵌滿了一支支月牙般的尖刄，護身固然好，傷敵亦不稍遜於任何兵刄。

「噹」一聲，韓方長刀斬在左方的那面霸王盾之上。

那個黑衣人嗞牙一笑，左右手及時一錯。

韓方那把刀錚的立刻被夾在雙盾的中間。

手持日月輪的那個黑衣人連隨折回，雙輪斜切向韓方的左腕。

韓方冷眼瞥見，却不鬆手，空起左脚，踢向那個黑衣人的胯下。

那個黑衣人也算眼利，偏身急閃。

手持霸王盾的那個黑衣人暴喝一聲：「脫手！」乘機一翻雙盾。

「吱」一聲，韓方那把刀的刀鋒被雙盾撲出了兩條白痕，終於把持不住，脫出左手。

左右兩條天門棍，一雙飛蜂鈎跟着襲到。

棍敲膝蓋，鈎鎖肩膀。

他們顯然都無意擊殺韓方。

因爲這是命令！

× × ×

鈎未到，棍未到，韓方就「哇」的一聲怪叫，整個身子蟒蛇般一翻，避開天門棍，撲向手持飛蜂鈎的那個黑衣人！

那雙飛蜂鈎「嗤嗤」的在韓方左右肩頭上劃開了兩道血口！

韓方彷如毫無感覺，箭矢般從中射入，左手一搖，揑住了那個人的咽喉！

「喀！」一聲實响，那個人的一對眼珠幾乎從眼眶內突出來，一條褲子刹那濕透，腥臭攻鼻！

他當場氣絕，身子連隨被韓方撞翻地上！

韓方亦收勢不住，撲倒在屍身之上，耳後風生，他不假思索，連隨滾身！

他雖然反應敏捷，手持一雙霸王盾的那個黑衣人也不慢，一轉一沉一壓，還是將韓方壓住雙盾之下！

一條天門棍連隨插落！

「砉」一聲，韓方左掌盡碎，骨碎從掌心穿出，鮮血染紅了附近的泥土！

那雙日月輪亦自向韓方 雙脚切落！

手持霸王盾的那個黑衣人急喝道：「住手！」

「大哥少管，讓我斬斷他的兩條腿！」口裏雖然這樣說，手持日月輪的那個黑衣人還是收住了勢子。

「大哥」冷笑道：「斷他那隻左手巳够了，再斷他雙脚，萬一禁受不住，當塲一命嗚呼，大爺面前，我們如何交待？」

「可是老三的仇……」

「大哥」目光落在手持飛蜂鈎那個黑衣人的屍體之上，截口道：「事了之後，只要我們開口，何愁大爺不將這廝交給我們兄弟處置？」

手持日月輪那個黑衣人一想，點頭道：「不錯！」

他跟着一個箭步撲到韓方頭前，冷笑道：「姓韓的，今夜暫且饒你一命，到我們拿住了沈勝衣，有你的好看。」

韓方一張臉巳因爲左掌碎裂痛得扭曲，却始終一聲不發。

他睜大眼睛，瞪着那個黑衣人，一直到他說完話，才冷冷的道：「你們是中州五絕門下的走狗！」

那個黑衣人手中日月輪一陣亂敲，道：「由得你怎樣說，日後總要你知道我們這些走狗的手段。」

韓方道：「大不了一死！」

那個黑衣人忽然一笑，道：「你可曾聽過我們大爺怎樣殺人？」

韓方不由自主的打了一個寒噤。

「大爺曾經足足化了七天七夜，才殺死一個人，我們跟了他那麼多年，多少都學到了一些，雖然沒有把握將你也殺上七天七夜，三天三夜大概還不成問題！」

韓方悶哼，掙扎欲起，壓在身上那雙霸王盾却有如千斤巨石！

霸王盾本來就是一種沉重的兵器，使這種兵器的人自然亦是膂力過人！

那個「大哥」看見韓方掙扎，雙手更用力，一面大喝道：「你們來幾個人，將他綑綁起來！」

幾個黑衣人立即奔前！

韓方嘶聲道：「有種的殺我！」

那個「大哥」冷笑道：「你以爲我們不想！」

韓方道：「想就殺！」

「大哥」道：「可惜我們都身不由己，可惜大爺有話在先——要活的！」

「孫杏雨在打什麼主意！」

「便是告訴你，你又能怎樣？」

說話間，韓方巳經被綑綁起來。

——其中一定有陰謀！

韓方五內俱焚，却又無可奈何。

即使知道，又能怎樣？

× × ×

雨送黃昏，烟雨。

孫杏雨杜飛雲並立在堂前石階之上，一面的落寞。

「這種雨不好。」杜飛雲忽然一聲歎息。

孫杏雨一笑道：「不好的是我們的心情。」

「巳經四天了，事情仍然一些進展也沒有。」

「或許巳經有很大的進展，只是消息還未傳到。」

「希望如此。」

「你可有見過老二。」

「午膳之際我們不是都在一起？」

「我是說午膳之後。」

「沒見過，大哥要找他？」

孫杏雨點頭，道：「不知是什麼原因，我忽然有一種不祥的感覺。」

「哦？」

「這種感覺我很久沒有的了。」

「三哥午後豈非也一樣不知所踪？」

「午膳後他一直在後院練斧。」

「三哥就是勤力。」

「所以他一直活得很好，所謂業精於勤荒於嬉，我們其實都應該學他那樣。」

「嗯。」杜飛雲目光一轉。「大哥，要知道二哥在那裏，盡可以找人一問。」

孫杏雨道：「正有此意。」

語聲未落，一個黑衣漢子巳然急步走來，手中捧着一隻信鴿。

孫杏雨一眼瞥見，道：「看來眞的有什麼消息的了。」

杜飛雲急不及待搶前兩步，道：「金八，是那裏來的消息？」

那個黑衣漢子正是負責消息傳遞的金八，應聲收步，說道：「勾魂四鬼那兒來的。」

杜飛雲說道：「是否巳經有了韓方的下落。」

金八微現錯愕之色，道：「他們巳經將韓方送到了悅來客棧。」

杜飛雲道：「他們是什麼時候找到韓方？」

「昨天夜裏。」

孫杏雨剔眉道：「我不是吩咐他們，一找到韓方馬上給我報告，怎麼現在才有消息回來？」

金八一怔，道：「今天早上他們巳經飛鴿傳書，來過一次報告的了。」

「什麼？」

「二爺難道沒有……」

孫杏雨截口說道：「你給我詳細說一次。」

金八道：「在今天早上，收到勾魂四鬼的飛鴿傳書，同時，霍定方面亦來了信鴿，我看過之後，正準備送進來給大爺過目，在外院花徑上就遇到了二爺。」

孫杏雨道：「於是你就將那兩份報告交給了二爺？」

金八道：「是二爺要我給他一看。」

「看後如何？」

「二爺吩咐我回去崗位，說自會拿給大爺。」

「他沒有拿給我。」

「這個……」金八又是詫異，又是驚慌。

孫杏雨淡然一笑，道：「這個也不能怪你。」

金八撲地跪倒，叩頭道：「小人失責，大爺饒命。」

孫杏雨無言片刻，揮手說道：「你起來。」

金八一再叩頭道：「謝大爺！」

孫杏雨輕叱道：「起來！」

金八慌忙爬起身子。

杜飛雲在旁邊忽問道：「霍定到底是什麼人？」

孫杏雨道：「是我派去負責打聽沈勝衣行踪的三個手下之一。」

杜飛雲道：「這是說他那邊巳經發現了沈勝衣的下落。」

孫杏雨目注金八道：「霍定那份報告你巳經看過了？」

金八急應道：「是！」

孫杏雨道：「報告上怎樣寫？」

「霍定他們巳經找到了沈勝衣。」

「人在那裏？」

「東平鎭。」

「這麼接近。」

「距離這裏，不過半天路程。」

「東平鎭什麼地方？」

「霍定發現他的時候，他正入鎭中吉祥客棧投宿。」

孫杏雨沉默了下去。

杜飛雲皺眉道：「二哥將那兩份報告留下，到底有何打算？」

孫杏雨緩緩的道：「他一心要留下的只是霍定那份報告！」

語聲一頓，霍地轉身，振吭呼道：「來人！」

兩個黑衣漢子慌忙從花叢中竄出來，拜伏道：「大爺有何吩咐？」

孫杏雨沉聲道：「準備馬匹水糧！六匹健馬！」

「是！」兩個黑衣漢子應聲急退下。

孫杏雨把手一揮，金八亦連忙退開。

杜飛雲忍不住又問道：「二哥何以要留下霍定那份報告？」

孫杏雨道：「因爲他認爲憑他的武功，巳可以擊殺沈勝衣。」

杜飛雲說道：「他獨自前去挑戰沈勝衣？」

孫杏雨道：「毫無疑問。」

杜飛雲頓足道：「這個如何是好。」

孫杏雨道：「他顯然早巳有這個打算，窺伺左右，否則不會這麼巧及時將金八截下。」

杜飛雲道：「他留起那份報告的目的無疑就是在不讓我們知道這件事，前去阻止他。」

孫杏雨哼道：「匹夫之勇，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杜飛雲道：「以大哥看，二哥這一次

挑戰沈勝衣……」

「九死一生！」

「……」杜飛雲無言，他並不懷疑孫杏雨的判斷。

孫杏雨也很少判斷錯誤。

「希聿聿」的一陣陣馬嘶聲即時劃空傳來。

孫杏雨目光一轉，道：「入去叫老三出來。」

杜飛雲道：「現在就動手！」

孫杏雨道：「不錯！」

杜飛雲說道：「咱們趕去東平鎮接應二哥。」

孫杏雨道：「不是。」

他冷冷接道：「今天早上他已經離開，沈勝衣若是仍然在，現在應該已分出勝負生死。」

杜飛雲道：「那麼……」

孫杏雨道：「我們趕去悅來客棧！」

杜飛雲奇怪道：「何以我們要趕得這麼急？」

孫杏雨道：「勾魂四鬼第一次飛鴿傳書亦在老二手中，萬一他眞的死在沈勝衣劍下，那份報告不難就落在沈勝衣手上，沈勝衣若是速隨動身，我們現在再不出發，給沈勝衣搶在前頭，將人救走，便會前功盡廢。」

杜飛雲面色一變，遽聲道：「不錯不錯！」一個轉身，急急奔向後堂。

孫杏雨也沒有再多說甚麼，手按着階旁柱子，冷眼天望。

天色陰沉，一如孫杏雨的面色。

× × ×

鞭聲呼嘯，馬蹄奔騰！

六騎健馬疾風般從孫家莊大門衝出，衝入迷濛烟雨中。

馬六匹，人只有三個。

孫杏雨白松風杜飛雲一手控韁，一手牽着一匹空馬，喝叱連聲，放馬狂奔。

對胯下坐騎他們都毫不憐惜。

跑折了這匹馬，還有一匹馬！

× × ×

正午。

雲淡如薄羅，陽光輕柔得就像是情人的眼波。

沈勝衣人雖然在吉祥客棧的飯堂內，仍然感受到這陽光的溫暖。

陽光從天窗的格子射進來，正照住他的面上。

周圍的桌子都早已坐滿了客人，他別無選擇，只有在廳堂當中這張桌子的旁邊坐下。

他並不在乎。

因爲他喜歡陽光。

陽光豈非也就是光明的象徵。

× × ×

吉祥客棧是東平鎮最大的一間客棧，房間舒適，飯菜精美。

茶葉也是用上好的茶葉。

這幾天，沈勝衣都是喝茶，滴酒也不沾唇。

他盡使自己處於最佳狀態之中，因爲任何的疏忽，都可以導致死亡。

雖然他並不認識中州五絕，死在中州五絕手下的他却不少認識。

他知道那些人的武力，這等如知道中州五絕的厲害。

中州五絕這時候應該已經採取行動的了。

× × ×

東平鎮距離孫家莊只有半天的路程，吉祥客棧之內應該有中州五絕的耳目，沈勝衣却仍然在這種地方出現。

這間客棧有這間客棧的好處，那就是中州五絕的所餘四絕即使一齊到來，也很難聯手對付他。

整間客棧只得飯堂有足夠的地方可以讓他們放開手脚。

沈勝衣留在飯堂內的時間却實在也不多。

客棧雖然是對着大街，其餘三面鱗次櫛比的都是屋子，以他的武功，要離開應該十分容易。

四絕也許會乘他在飯堂用膳的時候闖進來，可是他仍然優悠自在的在那兒用他的膳。

在他這亦已不是第一次。

也許這就是所謂——藝高人胆大。

話雖是這樣說，事實他看似優悠，對於周圍的情形始終一點也沒有疏忽。

所以他早已發覺今天的飯堂與昨天有異。

× × ×

客棧的掌櫃昨天本來是一個貌相慈祥的老人，今天已換了一個面容峻冷，目光閃縮的中年漢子。

那些店小二也完全是陌生的臉龐，沈勝衣幾乎以爲自己是進錯了客棧。

這間客棧就像是一夜之間換了主人。

正如一朝天子一朝臣，既換了主人，原來那些夥計就是完全解僱也不足爲奇。

只是這個轉變未免太突然。

突然得難以令人接受。

沈勝衣却恍如未覺，不動聲息。

× × ×

飯中無毒，餸中無毒。

沈勝衣這一餐與其說吃得優悠，毋寧說吃得小心。

杯中也無毒，茶中也無毒。

沈勝衣方呷了一口，門外人影一閃，走進來一個人。

這個人年已逾三旬，身形輕捷。

兩個店小二即迎上去。

沈勝衣立即發覺，立即一聲吆喝：「郭杰小心。」

語聲未落，兩個店小二的手中已各自多了一支七首，左右扎向那個中年人的雙脅。

那個中年人也就是郭杰。

「飛鴿」郭杰！

× × ×

郭杰並不是沈勝衣的朋友。

這個人也根本就沒有朋友，在他的眼中，只有錢一樣東西。

他是一個包打聽，專替人打聽消息。

這種工作並不容易做，可是他却一直幹得很出色。

他要的價錢當然也很高。

沈勝衣並沒有與他討價還價，因爲他知道這個人的確值得這個價錢。

這一次郭杰便是替沈勝衣打聽孫家莊之內的情形。

孫家莊不管龍潭虎穴，他又是否能够打聽出什麼來？

× × ×

沈勝衣那一聲吆喝方入耳，郭杰整個身子就拔了起來，那兩支七首正好從他脚下刺過。

他雙脚一縮一伸，連隨踹在那兩個店小二的額頭上！

那兩個店小二各自一聲驚呼，左右飛開。

郭杰腰一折，膝一曲，颯的一個「鷂子翻身」，向沈勝衣那邊射去。

他反應的敏銳，身手的矯捷，猶在一般江湖人之上。沒有這份本領他也不敢從事這種工作。

他的身形一射出，連串暗器就向他射來！

甩手箭，透骨釘，竟然有七種暗器之多。

郭杰雙手一翻，從袖裏撤出一對短刀，身形滾動，短刀飛舞，擋開了射來的暗器，仍然向沈勝衣那邊射落。

沈勝衣身旁無疑也就是整個客棧最安全的地方。

郭杰是一個聰明人。

× × ×

吆喝聲出口，沈勝衣身形便欲展開。

他看出郭杰的處境險惡。

可惜他雖然一心搶救郭杰，身形方動，屋頂那個天窗便碎裂，一大蓬暗器當頭洒下。

坐在他周圍的那些客人同時站起身子，雙手疾揚，暗器飛射！

一時間寒芒亂閃，破空聲大作。

那些暗器就像是一個大網，疾向沈勝衣罩落。

沈勝衣一聲暴喝，雙袖飛展，「霍霍霍」，盡將射來的暗器掃落，叮叮嘡嘡的散滿了周圍的地上。

他的衣袖佈滿了眞氣，竟有如一對鐵盾，却遠比一對鐵盾在手來得靈活。

衣袖一放下，郭杰的身形在他的身旁落下，連隨一栽。

沈勝衣右手一伸，扶住了郭杰，雙眉立時皺起來。

郭杰的腰背之上赫然嵌着十數夥黑黝黝的東西，鮮血淋漓，由鮮紅逐漸轉變成紫黑。

——毒藥暗器。

郭杰身形一栽一挺，突然回頭，道：「誰！」

那個掌櫃一步從櫃枱後面跨出，道：「我！」

他手中拿着一個漆黑閃亮的算盤，有四檔之上已然一顆算珠也沒有。

郭杰盯着他，說道：「我是問你的名字！」

「霍定！」那個掌櫃左手往算盤上一抹，「叮叮嘡嘡」的一時一陣金鐵聲响。

那把算盤無疑就是鐵打的。

郭杰冷笑道：「好！」轉望沈勝衣，道：「神拳郭長溪今天早上已離開孫家莊，中途與所屬會合，據說是已經知道你在這裏。」

沈勝衣道：「這顯然是事實。」

郭杰道：「所以我趕快來給你通知一聲。」

沈勝衣道：「可惜你來遲了一步。」

郭杰道：「我已經盡快。」

沈勝衣點頭。

郭杰凄然一笑道：「任何人都會有判斷錯誤的時候。」

沈勝衣說道：「你的傷勢恕我無能爲力。」

郭杰盯着沈勝衣道：「我其實應該交你這個朋友。」

沈勝衣無言。

郭杰沉聲接道：「中州四絕只來了一個郭長溪！」

沈勝衣目光一亮，道：「好！」

郭杰的身形即時倒翻，半空中怪叫一聲，猛撲向霍定！

霍定雖意外，反應仍不慢，「哼」一聲，手一抖，十餘顆算珠嗤嗤射出，射向郭杰的胸膛。

郭杰並沒有閃避。

「噗噗噗」的一陣異響，鮮血飛激，那些算珠都打在郭杰胸膛之上，却沒有將郭杰擊退！

郭杰身形旋卽落下，正落在霍定的面前，一雙短刀一齊刺出。

霍定鐵算盤一旋，「嘡」一聲，擋住刺來的雙刀，郭杰人亦被震跌地上。

一跌即起，雙刀再次刺出。

霍定實在想不到郭杰竟起得這麼快，右手鐵算盤急沉，仍然擋下了一刀。

還有一刀。

霍定也看出擋不住那一刀，身形已同時倒退。

後面是櫃枱。

霍定的後背撞上櫃枱，一怔，心胸已感覺一陣刺痛。

這亦是他最後的感覺。

郭杰瞪着霍定倒下，破聲大笑。

笑聲嘶啞，突然斷絕，他瘦長的身子同時枯木一樣倒在霍定的身旁，一張臉巳發黑，但仍露笑容。

滿足的笑容。

除了沈勝衣，所有人都呆住在當場，沈勝衣若是在這個時候離開，簡直易如反掌。

他沒有離開，因爲他沒有忘記郭杰那句說話。

——中州四絕只來了一個郭長溪。

× × ×

「殺！」霹靂一聲暴喝，突然震人心絃。

飛出這一聲暴喝的人毫無疑問內功高强。

喝聲猶在飯堂迴蕩，「嗆啷」之聲便自此起彼落。

六個店小二，三十四個客人，各自掣出了兵器。

除了霍定，還有誰能够使他們聽命。

只有郭長溪！

也只有郭長溪才能够發出如此驚人的喝聲。

人在何處。

沈勝衣目注門外，喝聲正是從門外傳來。

門外却沒有人。

他轉身舉步，一步還未跨出，喝叱聲

四起，衆人已手執兵器向他衝來。

「霍霍霍」，一上就是三把刀，兩支劍，竟然還有一對風火輪。

沈勝衣冷笑揮拳，雙拳連環擊出，刀劍尚未劈到來，那五人已各自捱了他一拳，跌倒了開去。

手執風火輪的那個人雖然沒有捱一拳，却捱了一脚。

沈勝衣只一脚就將那個人踢上了屋頂橫樑。

其他人大驚，但仍然衝了過來！

沈勝衣收拳拂袖，連人帶刀捲飛了三個大漢，左掌一翻，錚的拔出了腰掛的長劍。

店堂的空氣刹那間彷彿一寒，那些人的動作亦在這刹那完全停頓。

沈勝衣按劍四顧一眼，道：「我只說一次，若再動手我劍下絕不留情！」

語聲一落，他舉步往門口走去。

沒有人敢上前。

但沈勝衣才跨出第三步，一聲怪叫，一個人就握刀向他衝了過來！

沈勝衣瞪着他衝近。

那個人接觸沈勝衣的目光，心頭不禁一寒，可是仍然一刀砍下。

沈勝衣冷笑出劍，後發而先至。

寒光一閃，血光崩現。

那個人的右肩哧的出現了一個血洞，長刀嗆啷脫手墮地，愴惶急退。

這時候又有三人衝到！

沈勝衣脚步不停，左手劍一閃再閃三閃。

三人幾乎同時驚呼倒退，右手兵刄落地，右肩亦各多了一個血洞！

好快的劍！

其他人看在眼內，俱都由心裏寒了出來。

沈勝衣以指彈劍，嗡的沾在劍尖上的鮮血雨珠般彈飛。

「再來我的劍刺的就是咽喉！」這句話說完，沈勝衣已然步至門前。

左右四個店小二對望一眼，暗器突然出手。

喪門釘，透風鏢。

沈勝衣長劍一掄，一道劍光驚虹般繞身一轉，射來的暗器一接觸這道劍光，立時倒射回去！

那四個店小二驚呼急閃，一閃不開，紛紛倒地！

沈勝衣脚步不停，頭也不回，踏出店門外。

沒有人從後追來，沈勝衣繼續前行。

一步，兩步，三步！

「沙啦」一聲，一個奇大的繩網突然迎頭撒落，四面暗器同時飛到！

沈勝衣似乎早知有此一道，人劍差不多同時化成一道劍光冲天飛起！

繩網劍光中碎裂，沈勝衣穿網飛出，暗器從他的脚下射空！

四條人影連隨由瓦面上射向沈勝衣，人手一支長逾丈半的纓槍。

紅纓如血，槍鋒如雪，一齊向沈勝衣刺來！

沈勝衣半空翻身，劍一劃，刷一聲，斬斷刺來的一支纓槍，右手一抬，一槍立從脅下刺過，他的右手連隨一沉，一拍槍桿，身形又是一翻！

嗤嗤其餘兩槍貼衣刺空，沈勝衣右脚一曲一伸，一脚踹在一人的面門之上！

那個人的面門當場碎裂，連人帶槍飛回，撞碎了一片瓦面，飛入店內。

沈勝衣右肘跟着撞上另一人的咽喉！

那個人驚呼未絕，咽喉已被撞斷，氣絕當場，斜飛落地。

沈勝衣霍的再一個翻身，飄然落下長街。

那被他一拍槍桿，連人帶槍跌翻長街上的人這時候已躍起身子，一見沈勝衣落在面前，又背向着他，怎會錯過機會，大喝一聲，一槍刺去！

沈勝衣也不知是否腦後長了眼睛，突然偏身一劍。

刷一聲，那支纓槍尚未刺到沈勝衣身上，槍尖一尺的一截便已斷下！

那個人志在必得，一槍刺出，竟然是有去無回之勢，槍尖雖斷人仍然向前衝！

沈勝衣長劍連閃。

槍桿劍光中刷刷刷刷的寸寸斷去。

那個人居然能够及時縮手，他終於收住脚步，距離沈勝衣經已不足一尺。

他手中仍然握着一截槍桿，長却是不到一尺。

沈勝衣沒有再出劍，瞪着那個人，冷冷的一笑。

那個人心胆俱裂，怪叫一聲，將那截槍桿拋下，如箭般倒退。

一退三丈，「噗」的一屁股坐倒地上，滿頭汗落淋漓。

沈勝衣沒有理會，冷然站在長街的中央，一動也都不一動。

霹靂也似的一聲吆喝卽時暴响：「好身手！」

正是方才大喝「殺」的那一聲。

沈勝衣應聲緩緩轉過身子。

三丈外的長街正中，放着一張紫檀太師椅，一個矮胖而臃腫，皮光肉滑，一根鬍子也沒有的中年人獨個兒坐在那裏。

「神拳」郭長溪！

× × ×

午風輕柔，但仍然吹起了沈勝衣披肩的長髮。

劍並未入鞘，他的目光比劍光還要凌厲。

郭長溪的目光也是凌厲之極，却不像劍，只像獅，像豹，像虎狼。充滿了惡獸的殘忍。

沈勝衣上下打量了對方一眼，道：「郭長溪？」

郭長溪道：「正是！」

沈勝衣說道：「中州四絕只來了你一人？」

「一人已經足够。」

「其他三人以我所知這幾天都是在孫家莊之內。」

「是郭杰給你的消息？」

「郭杰的消息一向都非常可靠。」

「這一次也沒有例外。」

「何以他們三人不來？」

「因爲我將這消息截下，沒有讓他們過目。」

「目的何在？」

「孫杏雨曾說憑我一人，絕不是你的對手。」

「你懷疑他的說話。」

「所以我一個人到來。」

「郭杰已替我打聽清楚。」

「所以你敢胆出來會我！」

「不錯！」

郭長溪面露揶揄之色，道：「你是一個聰明人！」

沈勝衣道：「你却不是。」

郭長溪道：「現在未免言之過早。」

沈勝衣淡然道：「話雖然這樣說，你對於自己的武功其實並無多大信心。」

郭長溪道：「是麼？」

沈勝衣道：「所以你才吩咐手下先動手。」

郭長溪冷笑道：「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沈勝衣說道：「你現在已經有必勝把握？」

郭長溪道：「沒有。」

沈勝衣上下打量了一眼，忽然道：「想不到中州五絕之中竟然有一個你這樣的漢子。」

郭長溪道：「少說廢話。」

沈勝衣閉上嘴巴。

郭長溪那些手下這時候已紛紛湧出店子，埋伏於店外的亦紛紛現身，只等郭長溪一聲令下，羣起而攻之。

可是每個人的面上，多少都帶點恐懼的表情。

郭長溪目光一掃，突然揮手，道：「都給我退下！」

那些人倒是服從得很。

郭長溪目光轉回沈勝衣的面上，道：「郭杰呢？」

沈勝衣道：「在店內，與霍定同歸於盡。」

郭長溪道：「這個人倒是寧死不吃虧的。」

他冷笑接說道：「却不是一個成功探子。」

沈勝衣試探着問道：「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郭長溪道：「因爲他尚未探出另一件比這件更重要的事情。」

沈勝衣道：「何以見得。」

郭長溪道：「如果他已經探出，現在你應該就趕去一個地方。」

沈勝衣忙問道：「什麼地方？」

郭長溪冷笑不答。

沈勝衣追問道：「那又是爲了什麼事情。」

郭長溪只是冷笑。

沈勝衣不禁沉吟起來。

郭長溪卽時「颯的」站起身子。

那張紫檀太師椅幾乎同時片片碎裂！

沈勝衣目光一閃，脫口道：「好！」

郭長溪冷笑，大踏步跨前，走過之處，長街的青石板一塊塊碎裂。

——這個人好深厚的內功！

沈勝衣握劍左手不覺青筋蚓突！郭長溪跨出了十二步，突然停下，冷笑說道：「沈勝衣，你可敢與我赤手空拳一戰？」

沈勝衣毫不考慮的應道：「不敢！」

郭長溪大笑。

沈勝衣緩緩地接着道：「江湖中人誰不知你雙拳就是兵刄，裂石開碑，堅硬如鐵！」

郭長溪大笑說道：「你知道的實在不少。」

沈勝衣以指彈劍，道：「劍却是我的兵刄！」

郭長溪暴喝道：「出劍！」

「出」字出口，人就竄出，劍字出口，已然落在沈勝衣的面前，雙拳疾擊！

左七右八，一擊就是十五拳。

拳擊到一半，這十五拳已變成三十拳，將擊到沈勝衣的身上，三十拳已變成六十拳！

好快的出手！

沈勝衣也是第一次遇上了這麼快的出手！

他左手用劍雖然也是快得驚人，却沒有把握同時接下郭長溪的六十拳。

他用一支劍，郭長溪則是雙拳齊出。

郭長溪的左手絕對快不過他的左手，右手也一樣，但左右兩拳同時施展，却未必快不過他的左手一劍！

他臨敵經驗到底豐富，左手劍一劃，身形就同時倒退！

劍一劃之間已然是七七四十九劍，每一劍都刺在郭長溪的拳頭上！

郭長溪雙拳無損。

擋開了四十九拳，還有十一拳！

沈勝衣連退十步方才讓開那十一拳！

郭長溪喝叱連聲，雙拳連環不絕，接着又是九十拳！

拳風呼嘯，激起一地塵土！

沈勝衣再退二十步，退向店門！

擋在他後面的人慌忙散開。

沈勝衣退入店內，左手劍一勾，右手袖一掃，兩扇店門疾然關了起來，但連隨碎開！碎成了百數十片！

那麼堅實的門戶，捱不住郭長溪的兩拳。

沈勝衣人已不在門後，那刹那之間，已然掠上了店堂正中，一張桌子之上。

郭長溪奪門搶入，飛身直撲沈勝衣。

人到拳到！

「轟」一聲，那張桌子鐵拳下碎裂，沈勝衣人已凌空，反手揮劍，一片劍光迎頭洒下。

郭長溪偏身一閃，雙手一抄抄住了旁邊一張桌子，迎向那片劍光！

桌子在劍光中嗤的一裂爲二！

郭長溪雙手一翻一拍，竟就以那分成兩邊的桌子的桌面將沈勝衣那支劍夾在當中！

沈勝衣整個身子立時蜻蜓一樣倒豎半空。

郭長溪連隨雙手一揮一鬆，「呼」一聲，那兩張桌子疾飛了出去！

沈勝衣亦隨着飛了出去！

郭長溪跟着撲前！

那兩邊桌子一飛丈外，撞在一條柱子上，「隆」然一聲巨响，瓦碎柱斷！

一片屋瓦當場崩落，掀起一店飛塵！

那兩邊桌子才撞上柱子，沈勝衣便已凌空一個觔斗，倒翻開去！

郭長溪跟踪撲到，雙拳連環，左右交擊！

沈勝衣一劍千鋒，仍然被郭長溪雙拳

迫得連連後退！

兩人經過之處，桌椅盡碎！

× × ×

一退再退，沈勝衣已退至一面牆壁之前！

郭長溪看在眼內，大笑道：「我看你還能退到那裏！」

話口未完，沈勝衣後退的身子已抵住牆壁，突然拔高，壁虎一樣貼着牆壁向上急竄！

噗噗噗噗雙拳追擊！

郭長溪一陣亂响，牆壁迎拳多了十幾個洞！

有兩拳跟着便能够捶碎沈勝衣的雙脚，但仍然落空！

郭長溪又是急，又是怒，哮咆連聲，拳勢更狠勁！

「轟隆」一聲，老大一幅牆壁在郭長溪拳下倒塌，幾乎同時，「嘩啦」一响，沈勝衣撞穿了頭上一片瓦屋，飛了出去！

郭長溪看在眼內，雙脚一分，就從牆壁那個缺口跨出！

牆外是一條小巷。

× × ×

郭長溪人在巷中，沈勝衣人却在瓦面邊緣上！

兩人的目光一觸，天地間的殺氣便重一分，步一移，又重一分！

兩人同時移動脚步，向長街那邊奔了過去！

沒有說話。

也無需說話，這已經表示彼此同意長街之上決一死戰！

× × ×

郭長溪那些手下都留在客棧前，長街上，無不是一臉驚駭之色，他們雖然看不到客棧之內的情形，但柱折牆塌的聲响聽入耳，亦不難想像得到那一戰的激烈。

他們並不知道如何是好，就看見郭長溪飛步從巷子奔出來，不由得一聲歡呼。

這歡呼之聲刹那便自中斷。

因爲他們這刹那之間已看見沈勝衣。

× × ×

沈勝衣瓦面上飛身一掠三丈，飄然落下長街。

郭長溪立即撲前，揮拳！

沈勝衣霍然回身，出劍！

三尺長劍閃電般刺向郭長溪的咽喉！

郭長溪冷笑擊出的雙拳突然化爲雙掌，一翻一合，竟然將刺來的長劍夾在雙掌之中。

鮮血立即從他的指縫流下。

沈勝衣那一劍之中，最少有十四種變化。

可是郭長溪仍然能够將那支劍夾在雙掌之中。

他右脚立即踢出，踢向沈勝衣小腹要害！

練拳的人大都會同時練脚，郭長溪沒有例外，他雙脚雖然沒有雙掌那麼厲害，但一脚踢出，亦足以開碑裂石。

這一動，眞力便一分，劍鋒入肉更深，血流更多，可是劍仍然夾在他的雙掌之內。

沈勝衣這時候要將劍抽回並不困難，不過他顧得抽劍，就必然閃不開那一脚。

也只有棄劍才能够閃開那一脚。

沈勝衣沒有棄劍。

那刹那「崩」的一聲，那支劍突然中斷。

沈勝衣的身形立即恢復自由，間髮不差閃開來脚，手中斷劍同時一沉一送，從郭長溪雙臂中穿過，刺入了郭長溪咽喉。

郭長溪的反應也不可謂不快的了，一瞥見劍光，雙臂就閃靠，正好將沈勝衣的手腕夾在雙臂之內！

沈勝衣的手腕猛一陣酸痛。

這種酸痛的感覺迅速消失！

因爲血已經郭長溪的咽喉標出，他混身的氣力亦隨着消散！

並不是一下子消散盡！

他突然一聲悶哼，夾在雙掌之中的那截斷劍射向沈勝衣的面門，人同時倒退。

沈勝衣偏身一閃，那截斷劍從他的身旁射空。

郭長溪的咽喉同時脫出了劍鋒，身形倒翻了出去。

他的動作異常緩慢，這一翻，劍鋒便自上而下劃開了他的胸襟。

兩方白紙從他的胸襟之內飛出，蝴蝶般飛舞半空！

白紙猶在半空飛舞，郭長溪的身子已倒下。

沈勝衣吁了一口氣，抛下斷劍，探手一抓，抓住了那兩張白紙。

他看見白紙上寫有字。

——沈勝衣人在東平鎮吉祥客棧！

一張白紙之上寫着這件事。

沈勝衣淡然一笑，抛下這張白紙，目光落在第二張白紙之上，面色當場就是一寒。

——韓方已經被抓起來，現送往落馬鎭悅來客棧。

「原來韓方已經落在他們的手中？」

沈勝衣沉吟片刻，轉身舉步向客棧那邊走去。

那邊的一道木欄柱子上繫着好幾匹健馬！

木欄附近站在好幾個郭長溪的手下，一見沈勝衣走來，慌忙散開。

沈勝衣沒有理會他們，長劍一劃，斬斷兩匹健馬的轡繩，縱身掠上其中一匹的馬鞍，反手抄住了另外一匹的轡繩，一人兩馬，往外奔出。

沒有人敢胆阻攔，更無人胆敢隨後追去。

蛇無頭不行。

孫杏雨的判斷很小會出錯。

這一次沒有例外。

× × ×

又是正午。

三騎快馬箭一樣奔入落馬鎭。

孫杏雨一馬當先，汗流披面，一身衣服亦已被汗水濕透。

白松風杜飛雲緊跟着孫杏雨後面，杜飛雲汗落淋漓，白松風胸襟盡敞。

他們胯下的已不是原來的坐騎。

原來的坐騎早已累倒路上。

× × ×

入長街，遙見一塊招牌，上面的四個金字日光下閃閃生輝。

「悅來客棧」。

孫杏雨馬不停蹄，一直衝到客棧門前才將坐騎勒住。

三個黑衣人即時從屋簷的暗影之下竄出，一人背一對霸王盾，一人腰掛日月輪，還有一人的腰帶之上斜插着一對天門棍，正是勾魂四鬼死剩的董尙，馬方平，何冲。

孫杏雨目光一落，「刷」地縱身下馬，道：「董尙！」

董尙欠身道：「在。」

孫杏雨道：「張力何處？」

董尙道：「擒韓方之時，不愼死在韓方的手下。」

孫杏雨道：「韓方已終給你們拿起來了！」

「現在正鎖在後院。」

「可有事發生。」

「沒有。」

「附近可見可疑人。」

「不見。」

「給我引路。」

「請！」董尙把手一擺，轉身往店內走去。

孫杏雨跟在後面。

白松風杜飛雲亦已下馬，跟了進去，馬方平何冲走在最後。

暗影中連隨又走出了兩個黑衣人，將孫杏雨三人的坐騎牽走。

客棧門外立時又回復平靜，彷彿一些事情也沒有發生。

這間客棧本來就屬於「中州五絕」所有。

× × ×

客棧內住的也全都是中州五絕的人。

到處一片平靜，事實四伏殺機！

過前院，轉迴廊，衆人來到後院園牆的那道月洞門前。

一株芭蕉半掩着月洞門左側。

董尙將手按下遮住月洞門的一塊芭蕉葉，一步尙未踏進門內，就響起了一聲輕叱：「口令！」

「似風似雨！」董尙冷笑慢步。

那個聲音回應一聲：「輕暖輕寒！」

董尙脚步再展，一步上前，叱道：「你們眼睛瞎了，連我也認不出？」

四個黑衣漢子手捧弩箭，誠惶誠恐的從暗中走出，一見董尙身後跟着孫杏雨三人，慌忙拜伏地上。

孫杏雨揮手道：「不必多禮！」脚步不停。

董尙不敢怠慢，領先快步走到一個房間面前。

不等他開口，兩個黑衣漢子已在內將門打開。

× × ×

房間異常寬敞，對門那面牆壁之上嵌有四個鐵環，各拖着一條三尺長短的鐵鍊，相連着鎖鐐。

下面的兩條鐵鍊緊鎖着韓方的雙脚，上面的兩條却虛懸在那裏！

韓方的右臂已斷，右掌亦已被何冲的天門棍擊碎，鎖不鎖也是一樣的了。

還不到兩天，這個鐵漢已被折磨得不似人形，臉色更是蒼白得有如死人。

他顯然非常疲倦，斜臥在牆下。但聽到了開門聲，仍然勉强將眼睛睜開。

一瞥大驚，但連隨又回復正常，竟然還笑起來。

笑聲嘶啞而蒼涼。

× × ×

孫杏雨二人一踏入房間，董尙就親自替他們搬來三張椅子。

白松風開山巨斧在旁邊一頓，大馬金刀的坐下，杜飛雲亦自坐了下來，孫杏雨却筆直走到韓方的面前。

韓方大笑未絕，突然斷絕！

孫杏雨的目光就像是利劍，刺進了他的咽喉，封住了他的咽喉。

可是他仍然瞪大眼睛，瞪着孫杏雨。

「你就是韓方，是皖西雙義的老大韓方？」

韓方冷冷應道：「不錯。」

孫杏雨忽然一笑，道：「好漢子。」

韓方冷笑。

孫杏雨跟着問道：「殺柳孤月的是不是你？」

韓方道：「正是我！」

孫杏雨雙眉一軒，道：「以我所知你所用的兵器與賈奉一樣，都是刀！」

韓方道：「什麼兵器我都用。」

「劍也用？」

「我的話你沒有聽清楚！」

「無論你用刀抑或用劍，都不是柳孤月的對手，更沒有可能將他一劍刺殺！」

「只怕他武功雖然高强，當時實在喝了不少酒。」

「儘管如此，憑你們皖西雙義的武功，仍然是殺不了他。」

韓方冷笑道：「你的判斷絕對不會錯的，是不是？」

孫杏雨不由沉吟起來。

因爲柳孤月當時到底喝了多少酒，醉成怎樣子他完全不清楚。

韓方冷冷的接道：「以他當時那樣子，要殺他簡直易如反掌。」

杜飛雲嘴角一咧，道：「既然如此容易怎麼賈奉又命喪當場，你亦斷去了一條右臂？」

韓方閉上嘴巴。

孫杏雨接上說話，道：「根據我們所得到的資料，當時你與賈奉都只是腰掛一刀。」

韓方道：「你這資料一定沒有錯誤的了？」

孫杏雨捋鬚一笑，道：「我們先後曾經問過當時在柳堤上的三十六個遊人。」

韓方倒抽了一口冷氣。

——這中州五絕果然厲害？

孫杏雨接道：「不過你們雖然沒有劍，那個少女却有的。」

韓方連忙道：「她雖然有劍，可不懂用劍。」

「此地無銀三百兩？」

「混戰之下，我連刀帶臂被柳孤月斬下，只有用她那把劍。」韓方繼續分辯。

「你左手用劍反而能够一劍將柳孤月刺殺，就是沈勝衣，也得自愧不如了。」

韓方不由得一怔。

孫杏雨又是一笑，道：「殺柳孤月的若是沈勝衣你根不用替他遮瞞，憑你的本領，根本就殺不了柳孤月，那麼殺柳孤月的到底是誰？」

韓方截道：「除了我還有誰？」

「還有那個女孩子！」孫杏雨笑笑，「如果我沒有推測錯誤，那個女孩子必然也有一身武功，而且比你們皖西雙義還要高强！」

他沉吟接道：「當時她在見你被斬下右臂，自然就上前搶救，柳孤月冷不提防，便給他一劍穿透後背刺入，前胸穿出，嗚呼哀哉！」

韓方脫口嚷道：「胡說！」

孫杏雨沒有理會，無限婉惜的歎了一口氣，回顧白松風杜飛雲，道：「孤月這個人沒有什麼不好，就是太沉迷酒色，我早就叫他小心，否則遲早會有一天死在酒色之下。」

白松風亦自歎道：「不幸而言中。」

杜飛雲目光一閃，接口道：「那個女孩子必然非常美麗。」

孫杏雨道：「若非如此，孤月又豈會死在她劍下？」

韓方嘶聲道：「殺柳孤月的不是她，是我！」

孫杏雨目光回注韓方，道：「你說不是她，一定就是她！」

「豈有此理！」

「要不是，你怎會這樣緊張，慌不迭替她否認。」

「她……」

「她到底是什麼人？你與沈勝衣爲什麼這樣愛惜她？」

韓方又一怔：「沈勝衣……」

孫杏雨道：「已經公開承認，柳孤月是死在他的劍下！」

韓方聽說，不由自主的吁了一口氣，神情亦自一寬。

那畢竟證明了一件事——胭脂已經找到了沈勝衣！

他這個神情變化，又焉能逃得過孫杏雨的眼睛，雙眉不覺輕蹙了起來。

——那個女孩子必然是沈勝衣的什麼人？

——到底什麼人？

孫杏雨雙眉逐漸緊蹙，忽然以手加額，一旁坐下。

白松風杜飛雲看在眼內，一聲不發。

他們並不是第一次看見孫杏雨這樣。

每當孫杏雨這樣，他們就知道，孫杏雨必然已經發現了什麼綫索，正在嘗試抓住那條綫索。

韓方看見他們這樣，不禁担心起來！雖然他並不知道孫杏雨這個習慣，看見孫杏雨這個樣子，亦知道必然是有所發現。

——到底他發現了什麼？是否已知道那個女孩子就是胭脂？

韓方正在担心，孫杏雨忽然放下按在額上那隻手，笑笑。

這一笑說不出的邪惡，韓方看在眼中，一顆心幾乎跳了出來。

孫杏雨連隨站起身子，笑顧韓方道：「遠在沈勝衣初出道的時候，我們已考慮到有與他碰頭一天，所以有關他的資料我們也搜集了不少。」

韓方不明白這番話的用意。

孫杏雨接着道：「這個人雖然名滿天下，朋友並不多，值得他拚命的朋友更加少。」

一頓他又道：「柳孤月死後那幾天你到過什麼地方，我們都瞭如指掌，從你的行踪來看，我可以肯定說一句，你並非逃命，乃是在找人！」

韓方沒有作聲。

孫杏雨繼續說道：「能够與我們作對，胆敢與我們作對的人簡直就屈指可數，這種人而又是沈勝衣的朋友的，如果我們的資料沒有遺漏，只有三個人，他們之中這幾天之內曾經在那附近走動的，就只有一個！」

韓方脫口道：「誰？」

孫杏雨一字字的道：「龍飛！」

韓方立時就像被重重的抽了一下鞭子，不由的混身一震。

孫杏雨看在眼內，試探着問道：「那個女孩子莫非就是龍飛的獨生嬌女——胭脂？」

韓方斬釘截鐵的道：「不是！」

孫杏雨陰險已極的一笑，道：「不管是不是，我們都會找她一問！」

韓方掙扎着坐起身子，道：「你們不能够這樣！」

孫杏雨道：「除非你將眞相全都告訴我們！」

韓方倏的大笑起來，道：「你休想從我的口中知道是誰殺柳孤月，你們儘管去找龍飛的女兒胭脂，這個人怎樣，反正都與我毫無關係。」

孫杏雨沒有作聲，只是冷冷的望着韓方，彷彿要從韓方面上看出他是否說謊。

韓方眞給他望得混身都好像突起了鷄皮疙瘩。

這個人的眼睛不知何時已變得毒蛇一樣的陰險，野豹一樣的兇惡。

白松風杜飛雲也在望着韓方了，一個似猛虎，一個像豺狼！

韓方實在忍不住了，嘶聲大叫道：「人是我韓方殺的，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要殺要剮，只管下手！」

孫杏雨突然大笑。

這一次他的笑聲有如狼嘷。

不是在旁邊，相信誰也想不到，好像一個外表這樣溫文的人，竟然會發出這麼恐怖的笑聲。

× × ×

狼嘷一樣的笑聲未絕，韓方的慘叫聲就響起來，一聲比一聲悽厲，響徹後院，不忍卒聽。

慘叫聲中除了孫杏雨的狼笑外，還夾雜白松風杜飛雲的狂笑聲。

他們已開始逼供。

孫杏雨可以將一個人殺上七天七夜才將之殺死，在逼供方面是必然亦有過人之處。

韓方能否禁受得住？

事實就算他肯供，也沒有什麼可以供出來的了。

孫杏雨幾乎已推測得出整件事情的眞相，甚至已推測得出那個女孩子便是龍飛的女兒胭脂。

不過就只是推測。

在未能够證實之前，孫杏雨絕不會貿然採取行動。

龍飛一劍九飛環名震江湖，並不是個



容易對付的人，沒有必要，孫杏雨又豈會樹立這個强敵？

這所以他一定要迫韓方說出事情的眞相。

× × ×

慘叫聲繼續了半盞茶之久，由高而低，終於斷絕。

所有的聲音亦同時斷絕，整個客棧陷入了一種異常的靜寂中。

又過了半盞茶之久，一聲悶哼突然在房間之內響起，短促而特別。

房間的門戶旋即打開，孫杏雨白松風杜飛雲魚貫走出，却是向客棧後門走去。

× × ×

客棧後門之外是一條小巷，兩個店小二牽着三匹健馬已經等在那裏。

孫杏雨三人接過韁繩，連隨就牽馬走向巷外。

三人都木無表情。

一出了小巷，三人就縱身上馬，策馬急急向鎮外奔去。

他們走得這樣子匆忙，就像是已經從韓方的口中問出了事情的眞相。

何去何從？

韓方現在怎樣？

× × ×

午後。

陽光更加絢爛，東風如夢。

一騎快馬迎風奔來，停在悅來客棧門前，那騎士縱身方下馬，那匹馬便自悲嘶一聲，倒在地上。

那騎士目光一落，輕吁了一口氣，一拂袖，拂下了一身塵土，一臉的倦色亦在這一拂之中完全消散。

風吹起他的衣衫，也吹起他披肩的散髮。

他緩緩抬起頭來，瞪着「悅來客棧」那塊招牌，咧嘴忽一笑，那種神情既不羈，又灑脫。

然後他舉步走入客棧。

好一個沈勝衣！

× × ×

客棧門大開，裏面却冷冷清清，只有兩個店小二，一個掌櫃在櫃枱那邊閒聊。

他們看見沈勝衣闖進來，都齊皆一怔，兩個店小二連隨嘻開嘴臉迎前。

「這位客官……」

沈勝衣笑截道：「這兒就是悅來客棧麼？」

「正是。」

「整個落馬鎮就只有這麼一間悅來客棧？」

「不錯。」

「這我就找對地方了。」

「抱歉得很，我們這裏已經客滿。」

「不用抱歉，我並非來投宿。」

「那是……」

「來找人！」

「未知客官要找的是那一位？」

「韓方！」

那個店小二一怔，道：「我們這裏可沒有一位客人叫做韓方？」

另一個店小二接口道：「未知客官要找的那位韓方是什麼人？」

沈勝衣道：「是皖西雙義的老大，昨夜被你們的同伴抓到來這裏。」

兩個店小二又是一怔。

那個掌櫃插口道：「這位客官，我們實在不明白你說話的意思。」

沈勝衣笑問道：「你們難道不是中州五絕的人？」

二人仍然是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

沈勝衣接道：「我姓沈，沈勝衣！」

三人面色微變。

「這個名字你們應該不會陌生！」

話口未完，沈勝衣已探手一把揪住旁邊一個店小二的胸膛。

那個店小二面色大變。

掌櫃那邊連隨從櫃枱後面轉出，高聲道：「客官手下留情，有話好說。」

沈勝衣冷瞟一眼，道：「說！」

掌櫃雙手一攤，道：「我們實在不知道甚麼中州五絕，什麼皖西雙義。」

沈勝衣目光一寒，手一緊，眼一轉，回瞪着抓在手中那個店小二，沉聲道：「你來告訴我，韓方被關在什麼地方？」

那個店小二搖頭道：「我不知道你說什麼？」

沈勝衣語聲一厲，道：「再問你一次，韓方在那裏？」

那個店小二尙未開口，沈勝衣又道：「這一次你再說不知道，我就先斷你這雙臂。」

「我……」那個店小二一個「我」字出口，右手就多了一支匕首，猛插向沈勝衣的胸膛！

匕首才刺出一半，那個店小二的身子就飛出，飛上了樑上。

那個店小二不由魂飛魄散，雙手慌忙抱住了那條橫樑，想躍下，可是一看那條

橫樑離地有兩丈之高，兩條腿先就軟了。

另外一個店小二已匕首在手，但目睹沈勝衣只是手一揮，那個伙伴便飛起兩丈，亦不禁為之心寒。

他一個念頭還未轉過，眼前人影一閃，沈勝衣經已來到面前！

沈勝衣又是一把抓去！

那個店小二慌忙閃避，但身形才動，胸襟已一緊，被一把抓了起來！

他大叫出手，一匕首刺去。

那支匕首眼看就要刺在沈勝衣的胸膛之上，可是一到，竟變了從沈勝衣的身旁刺過，「奪」的刺入了一支柱子之內。

沈勝衣的左袖即時拂下！

那個店小二右腕一酸，握住匕首的五指不由自主鬆開，他旋即被沈勝衣推得連退半丈，「蓬」的撞在櫃枱上！

沈勝衣冷冷的道：「你來告訴我！」

沒有回答，那個店小二頭一偏，竟然昏迷過去。

沈勝衣一鬆手，由得那個店小二滑倒在地上，轉顧那個掌櫃，一笑道：「想不到我一撞之力竟然如此重！」

那個掌櫃只給沈勝衣笑得心胆俱寒。

沈勝衣接口又道：「現在只有我問你了。」

那個掌櫃「蹬蹬蹬」連退三步，挨在櫃枱上，顫聲道：「沈大俠饒命。」

沈勝衣笑道：「三個人之中，原來你還是最好說話。」

那個掌櫃混身都顫抖起來。

沈勝衣連隨問道：「韓方是不是囚在這裏？」

那個掌櫃面露猶疑之色。

沈勝衣一聲斷喝：「說！」

那個掌櫃慌忙道：「是囚在這裏。」

「這裏什麼地方？」

「後院。」

「有什麼人看守？」

「勾魂四鬼與及十二個弩箭手！」

「中州五絕沒有到來？」

「沒有。」

「我都找到來了，中州五絕沒有理由仍未見人，難道你們沒有給他們消息？」

「我們……我們……」那個掌櫃欲言又止。

沈勝衣厲聲道：「你們怎樣？」

掌櫃囁嚅道：「已放出了信鴿，照道理該收到，這時候亦應該趕到來的了。」

沈勝衣摸摸下巴，忽問道：「後院怎樣去？」

掌櫃抬手指着那邊道：「由那裏出去就是前院，轉廻廊，就見一道月洞門，月洞門之內就是後院。」

沈勝衣搖頭，道：「要經過這麼多地方嗎？」

掌櫃忙道：「不多不多。」

沈勝衣道：「我記性不大好，你最好與我走一趟。」

掌櫃一怔道：「我……」

沈勝衣截道：「不願意？」

掌櫃慌不迭點頭道：「願意願意。」

沈勝衣右手一擺，道：「請！」

那個掌櫃苦着臉轉身舉步。

沈勝衣連隨拂袖，一股勁風颯然捲出，橫樑上那個店小二冷不提防，立時給那股勁風捲得一個觔斗摔了下來。

他不由驚呼失聲。

驚呼方出口，沈勝衣已然接住他的身子，旋即封住了他的穴道。

掌櫃又嚇了一跳，脫口道：「請……請手下留情。」

「我只是封住他的穴道，省得他大呼小叫，驚動其他人。」沈勝衣一笑又道：「是了，這間客棧之內，共有多少人？」

掌櫃道：「大概有三十來個。」

「地方這麼大，以我看最少可以住上六七十人。」

掌櫃點頭道：「嗯。」

「其他人那裏去了。」

「還不是奉命到處打聽你的行踪。」

掌櫃苦笑了一笑。「他們其實大可以在此等候。」

沈勝衣笑道：「就連我也意料不到自己竟然會找到來這裏。」

掌櫃嘆了一口氣，道：「若不是勾魂四鬼抓了韓方回來，現在這兒只怕十個人也都沒有。」

沈勝衣道：「那些人之中，武功最高的相信也就是勾魂四鬼他們。」

「應該就是。」

「倒要見識一下。」

「可惜在圍捕韓方之際，四鬼已經被韓方砍倒二鬼。」

攢星雄箭骨　濺血濕弓衣

「很好！」

掌櫃苦笑。

轉廻廊，將進月洞門。

一聲輕叱劃空傳來：「口令！」

掌櫃慌忙應道：「似風似雨！」

「輕暖輕寒！」一個黑衣人從暗影中轉出，目光一落道：「原來馬掌櫃！」

掌櫃强笑道：「正是我。」舉步跨入了院內。

沈勝衣亦步亦趨。

三步、四步——馬掌櫃身形突然一倒，伏地猛一滾，嘶聲道：「殺掉他！」

他笨拙的身形突然竟變得如此矯活！

沈勝衣冷不提防，一把抓不住，一蓬弩箭已迎面射至！

施放這蓬弩箭的正是問他們口令的那個黑衣人。

馬掌櫃顯然方才已對他有所暗示，所以他能够及時出手。

沈勝衣跟在馬掌櫃後面，當然看不到馬掌櫃表情變化，可是他反應的敏銳却也非常人能及。

一把抓不住，他左手已然拔劍出鞘！

劍光一閃，迎面射來那蓬弩箭盡被擊落！機簧聲連隨又響！

沈勝衣一聲長嘶，頎長的身軀如箭般射入半空，飛蝗般的亂箭嗤嗤嗤的紛紛從他的脚下射過！

他身形一變，「天馬行空」，凌空一跨十七尺，急落在馬掌櫃的身旁五尺！

那些弩箭即時停下。

投鼠忌器！

馬掌櫃耳聽風聲，半身疾轉，雙手之中已然多了一對日月輪，「嗆啷」的一撞一分，斜切向沈勝衣的左右雙脅！

沈勝衣長劍一引，一招兩式，震開切來的日月輪，冷笑道：「以你的身手，做一個掌櫃實在太過委屈！」

馬掌櫃亦自冷笑，道：「這裏的掌櫃本來就不是我！」

說話間，日月輪已連攻了三十六招！

沈勝衣從容接下，道：「你莫非就是勾魂四鬼之一？」

馬掌櫃道：「正是！」

「高姓大名？」

「馬方平！」日月輪倏走偏鋒！

沈勝衣長劍一橫，便將日月輪射死，再一引，當中疾刺了過去！

馬方平驚呼急退，裂帛一聲，胸前衣襟已被劍劃破！

沈勝衣長劍追擊！

馬方平連退七步，險象環生，額上不覺已冒出冷汗！

沈勝衣劍勢不停，一面冷笑道：「方才你一番做作，就是要將我引來這裏！」

馬方平日月輪一連七式，再退三步，才有時間應一聲：「若換是別人，此刻已死在亂箭之下！」

沈勝衣問道：「勾魂四鬼只你一個在此？」

馬方平說道：「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

沈勝衣道：「不是的話，此時還不現身，尚待何時？」

馬方平道：「我也不心急，你心急什麼？」

沈勝衣道：「我看你並不像視死如歸的那種人。」

馬方平道：「這是什麼意思？」

沈勝衣道：「因為你最多只能再接我三招，三招之後，他就是現身出來也沒有用了！」

馬方平怒道：「你在吹什麼大氣！」

日月輪急展，連環十八擊！

沈勝衣身形飄忽，閃開日月輪，倏一聲：「第一招！」一劍飛虹般刺出！

馬方平日月輪飛舞，仍無法將劍封開，急退十三步，即時裂帛一聲，胸襟又裂開了一道口子！

沈勝衣劍勢一變，道：「第二招！」

劍尚未刺出，一般勁風已從旁壓至！

沈勝衣劍勢再變轉向旁劃去，叮一聲，劍竟然被撞回來！

一雙霸王盾繼續壓下！

沈勝衣急退半丈，脚一頓，道：「總算出現了！」

董尚那雙霸王盾左右一分，大笑道：「可惜你連我一招也敢接！」

沈勝衣目光一落，道：「你用的是霸王盾。」

董尚道：「連這種兵器你也沒有見過麼？」

沈勝衣道：「只是沒有接過。」

董尚道：「那麼就不要錯過這次的機會了。」霸王盾一揚，疾向沈勝衣衝去！

馬方平同時發動。

他們尚未衝至，一個黑衣人忽然從沈勝衣後面的花樹叢中竄出，猛一刀砍向沈勝衣的脖子！

沈勝衣即時一聲暴喝：「大胆！」一劍反手從脅下刺出！

那個黑衣人一刀尚未砍至，沈勝衣的劍已經刺入他的手腕！

血如箭射出，那個人怪叫一聲，刀脫手墮地，捧腕疾往後倒退！

日月輪霸王盾也就這下子左右攻至！

沈勝衣人劍合一，蝴蝶般飛舞在日月輪霸王盾中，猛一劍刺出！

馬方平立時一聲驚呼，倒翻了出去，左手日月輪嗆啷墮地，一道血口從小臂裂至虎口！

董尚亦嚇了一跳，沈勝衣長劍一轉，也就乘他身形這一慢之際從那雙霸王盾之間刺入！

劍未到，劍氣已寒迫眉睫！

董尚急退！

沈勝衣身形跟着展開，「燕子三抄水」，長劍追擊三丈！

董尚連退三丈，嘩啦啦撞斷一大片花樹，仍然未能够脫出沈勝衣長劍追擊！

馬方平那邊眼見危急，顧不得那許多，手一揚，月輪「嗚」一聲脫手飛出，旋轉向沈勝衣的腰背！

沈勝衣偏身急閃！

董尚乘機急掠開三丈，再一拔，躍上旁邊的那道高牆。

馬方平日月輪脫手，人亦掠上了高牆之上。

沈勝衣劍一收，道：「下來。」

董尚臉龐一陣紅，一陣青，馬方平亦鐵青着臉，道：「果然名不虛傳！」

沈勝衣道：「四鬼莫非眞的只剩你們二鬼？」

董尚道：「若非如此，今日管教你命喪黃泉！」

沈勝衣淡然一笑，道：「你們四鬼不就是聯手對付韓方？」

董尚面色又一變。

沈勝衣接口道：「結果你們却只剩下二鬼。」

董尚面色一變再變，握着霸王盾的雙手青筋怒突，轉望馬方平，道：「我們與這厮拚了。」

馬方平空着雙手，苦笑道：「不是拚，是送死。」

董尚閉上嘴巴。

沈勝衣又道：「你們不下來，我可要動手救人的了。」

董尚怒瞪着沈勝衣，霸王盾猛一撞，吆喝道：「兒郎們，上！」

十多個黑衣人應聲暗角中閃出，人手一把鋒利的長刀，將沈勝衣包圍在當中。

沈勝衣按劍環顧一眼，舉步向房間那邊走去。

那些黑衣人目光交投，又看着圍牆之上的董尚馬方平，才有人喝叱幾聲，却沒有一個上前。

沈勝衣沒有理會，脚步也不停。

擋住去路的兩個黑衣人慌忙倒退，倒退出半丈，相望一眼，揮刀一齊撲上！

其他黑衣人一見，亦揮刀撲前！

刀光亂閃！

沈勝衣脚步一頓，身形猛一轉，左手長劍驚虹般環身一繞！

亂閃的刀光霎時盡散！

七個黑衣人捧臉急退，手中已無刀！

刀在地上，另外四個黑衣人手中雖有

刀，却連人帶刀倒下來。

沒有受傷的其餘幾個黑衣人看見這樣，慌忙亦倒退。

董尙馬方平都看在眼內。

馬方平目注董尙，因爲董尙是老大。

董尙却怒瞪着沈勝衣，忽然大吼一聲，縱身圍牆上拔了起來。

馬方平面色大變，就連他也以爲董尙要撲下去拚命的了，誰知道董尙半空中身形一折，却是向牆外翻了出去。

馬方平一顆心這才放下來，身形一晃亦向外掠出，那份迅速絕不在董尙之下。

那些黑衣人看見，連忙都四散逃命。

武功他們雖然比不上董尙馬方平，但逃命起來，亦不比董尙兩人慢到那裏去。

×　×　×

片刻不到，那些黑衣人已不知所踪，偌大的後院，只剩沈勝衣一人。

沈勝衣緩步走到門前，一隻右手方按在門上，「噗」一聲，門扉就被一把鋒利的長刀刺穿！

那把長刀刺穿門板，直刺沈勝衣的胸膛！

沈勝衣按在門上的右手適時落下，揑住了那把長刀的刀脊，一抖，「喀」一聲，那把長刀就斷成兩截！

門內有人一聲驚呼。

沈勝衣手一反將斷刀擲掉，連隨起一脚「蓬」的將門踢開。

兩個黑衣人愴惶倒退，一人手中刀已斷，一人連隨將手中長刀架在靠牆而坐的那個人的脖子之上。

那個人衣衫破爛，血跡斑駁，面色蒼白，右臂已斷，胡亂用破布紮上，左臂被鐵鍊鎖着，鐵鍊長只三尺，他坐在地上，那隻手便吊在半空。

他一臉苦痛之色，眼半睜，神智却似乎不大清醒，看見那把刀落下，也沒有將頭偏開。

那個黑衣人連隨喝道：「再上前，我就將韓方一刀殺掉！」

語聲顫抖得很厲害，就連握刀的右手也顫抖起來。

他的胆子看來並不大。

沈勝衣不得不停下來，他實在担心那個黑衣人驚恐之下，手中刀失了分寸。

那個黑衣人見沈勝衣停下脚步，又喝道：「出去！」

沈勝衣冷冷的道：「你的刀絕對快不過我的劍，現在我還是全力出手，在你的刀砍入韓方頸子之前，也許我已經將你立斬劍下！」

那個黑衣人面色大變。

沈勝衣接道：「放下刀離開，我今天──饒你們一命！」

兩個黑衣人又喜又驚，半信半疑，相顧一眼，一人急問道：「這可是眞的？」

沈勝衣長劍入鞘，道：「你們再不走，就是假的了。」

說着他橫移三步。

兩個黑衣人又相顧一眼，然後一齊移動，心驚胆戰的從沈勝衣面前走過，出到門外才鬆一口氣，脚步也快了起來，一溜烟跑得不知所踪。

沈勝衣頭也不回，逕自走到牆下那個人的身前。

那個人好像現在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望着沈勝衣走來，勉强露出了絲笑容。

沈勝衣目光一落，道：「好漢子。」

那個人啞聲應道：「彼此。」

沈勝衣道：「我來得很算是時候。」

「辛苦沈兄。」

「胭脂已跟你說過我。」

「不錯，胭脂……」

「這之前你見過我的了。」

「沒有，但除了沈兄，還有誰敢胆子這樣闖進來？」

「反正都不清楚這裏的情形，倒不如就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即使他們已接到消息，也未必料得到我們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採取行動。」

「是了，沈兄怎會找到來這地方？」

「我是從郭長溪那裏得來的消息。」

「郭長溪怎會……」

「他已經給我殺掉！」

「原來如此。」

「我知道這件事，立即動身趕到來這裏，已經跑折了兩匹健馬，就是怕孫杏雨他們搶在前頭。」

「韓方一條賤命，何足如此……」韓方感動之極，語不成聲。

沈勝衣上上下下的打量了韓方一遍，道：「韓兄相信已吃了他們不少苦頭。」

「算得了什麼？」

沈勝衣隨即用脚挑起那把長刀，右手一探，正好接住，道：「韓兄請將左手貼着牆壁。」

然後他一刀砍下！

「鏗」一聲火星飛射，刀一斷爲二，那條鐵鍊亦斷成兩截。

韓方不覺吁了一口氣。

鐵箍仍然留在他的左腕上，連同半尺長的一截鍊子。

沈勝衣抛掉斷刀，道：「離開這裏我們再想辦法弄掉那個鐵箍。」

韓方道：「這個慢一步再說。」

沈勝衣問道：「韓兄行動方面……」

韓方掙扎着站起身子，道：「相信還不成問題。」

話口未完，身子已然一栽，沈勝衣忙伸手一把扶住，韓方却搖頭道：「只是筋骨太久沒有活動，血氣凝滯，一會就會恢復過來。」

沈勝衣沉吟道：「進來的時候我看見前院那邊馬廐養有好些馬，還有輛馬車，正好拿來代步。」

「最好不過。」韓方目光一轉，倏的問道：「沈兄進來之時，可曾遇見孫杏雨白松風他們？」

沈勝衣一怔，說道：「他們兩人已來了？」

韓方道：「還有杜飛雲！」

沈勝衣道：「馬方平却說他們還未到來。」

韓方皺眉道：「這其中只怕有詐。」

沈勝衣想想，道：「這一次救人雖則有驚，却是無險，馬方平兩人顯然都未盡全力，的確很值得懷疑，他們的動機到底何在？」

韓方道：「只怕是準備在你將我救出之後，才採取行動。」

沈勝衣「哦」的一聲。

韓方接道：「如此一來，因爲兼顧我，不能够盡展所長，孫杏雨三人若是同時出手，沈兄只怕未必就應付得來。」

沈勝衣點頭道：「不錯！」

韓方道：「所以一踏出這個房間，你我便分道揚鏢好了。」

沈勝衣道：「這是什麼說話？」

韓方道：「沈兄救我出這個房間，我已經感激不盡。」

沈勝衣截道：「救人救到底！」

韓方道：「倘使因爲我，至令沈兄有什麼……」

沈勝衣又截道：「我看你這個人也是一條硬漢，怎麼如此婆媽？」

韓方苦笑。

沈勝衣接道：「孫杏雨三人也許如你所料，也許有什麼事不得不暫時離開，究竟怎麼一回事，相信很快就會有一個解答，到時候，我們看情形如何再作打算。」

韓方惟有點頭。

沈勝衣又道：「這個落馬鎭東北西三面都有路可走，他們未必推測得到我們要走的是那一面。」

韓方皺眉道：「有件事情，我看必須一說。」

「請說。」

「孫杏雨方才曾經向我迫供，我雖然盡量掩飾，從我的說話之中，他已經推測得到殺柳孤月的不是我。」

「這個人據說實在有幾分小聰明。」

「嗯。」韓方歎了一口氣，道：「從我這幾天的行踪他甚至經已推測得到我要找的人就是龍飛，當日那個女孩子就是龍飛的女兒胭脂。」

沈勝衣雙眉一皺又放開，道：「我看他就只是推測，尙未敢肯定。」

韓方道：「聽他的說話，却顯然有意找胭脂問一個清楚明白。」

沈勝衣雙眉又皺起來。

韓方怪担憂的道：「以他的消息靈通，要找到胭脂姑娘，相信並不成問題。」

沈勝衣雙眉皺得更深。

韓方又說道：「萬一給他找到了，以他的狡猾，只怕不難問出事情的眞相。」

沈勝衣道：「這個可以肯定。」

韓方道：「所以我以爲沈兄最好盡快趕返胭脂姑娘身旁。」

沈勝衣不覺頷首道：「不錯。」

韓方道：「胭脂姑娘的所在無疑必然非常秘密，但中州五絕的耳目衆多，他們走得那麼匆忙，說不定已經掌握了什麼綫索。」

沈勝衣心頭一凜，道：「我們先離開這裏再說。」

語聲未落，身形一閃已掠出了房間。

×　×　×

陽光仍絢爛。

本來也頗爲熱鬧的長街不知何時已變得冷清清，一個行人也沒有。

風在吹，這如夢一般的東風彷彿已變得肅殺。

倏一聲馬嘶，一騎快馬箭一樣從悅來客棧之內奪門射出，奔向長街的東面。

馬鞍上伏着一個黑衣人，面目却藏在臂彎中。

蹄聲急激馬快如飛，瞬間奔至街口！

霹靂一聲突然街口那邊响起了震撼長空，一道閃電同時擊在那匹健馬之上！

那匹馬的頭立時齊頸飛了起來，馬上那個黑衣人的身子亦齊胸而斷，飛入了半空！血雨飛激！

沒有頭的馬馱着那個黑衣人的下半截身子仍然向前奔，猛撞在前面轉角那幅高牆之上！

一朶老大的血花「蓬」然在牆上濺開，馬倒下，半截死屍從馬鞍上飛了開去！

觸目驚心！閃電一擊落下，赫然是一柄奇大的開山利斧。

一個人手握斧柄，悍立在長街正中。

「鬼斧」白松風！

×　×　×

那匹健馬倒下，又一匹健馬從客棧衝出，却是向正對客棧大門那條橫街奔去。

馬鞍上亦伏着一個黑衣人。

蹄聲激急如驟雨亂打芭蕉，眨眼間，那一騎便已奔至街口。

街口那邊即時閃起了一蓬青芒。

那一騎衝入青芒之中，立刻就馬翻人仰，倒地不起。一個人連隨從一側緩緩的負手踱了出來。

暗器無敵孫杏雨！

×　×　×

沈勝衣都看在眼中，沉聲道：「果然現在才採取行動！」

韓方一旁歎息道：「既然如此，沈兄不要管我了。」

沈勝衣搖頭，道：「韓兄用不着這麼担心。」

韓方道：「以他們經驗的豐富，目光的銳利，縱然認不出那兩人乃是這間客棧的店小二，也應該看得出那個人絕非是我們。」

沈勝衣一聲不响。

韓方接道：「但他們仍然出手，而且毫不留情，這無疑表示，他們已決定寧枉毋縱，擊殺從這間客棧出去的任何人！」

沈勝衣忽然一笑，道：「他們守住了三條路的出口，不錯就封死了我們的去路，但如此一來，亦將實力分散了。」

韓方道：「應該就是了。」

韓方目光一亮，道：「不錯。」

沈衣勝目光一轉，道：「守在正面的是孫杏雨，東面是白松風，西面然就是杜飛。」

沈勝衣道：「孫杏雨暗器人稱無敵，白松風鬼斧裂石開碑，比較起來，似乎還是杜飛雲的一支劍容易應付。」

韓方笑笑。沈勝衣接道：「那我們就開車往西面闖！」

韓方點頭，左望一眼。

一輛兩馬馬車已準備好在那兒。

也就在此際，一聲夜梟也似的尖嘯在門外响起來。

尖嘯聲未落，西面街口人影一閃，杜飛雲仗劍一步跨出向客棧這邊進迫。

孫杏雨白松風亦同時舉起脚步。

韓方一眼瞥見，道：「他們不等下去了。」

沈勝衣輕叱道：「上車，」身形一縱，掠上車座，韓方不敢怠慢，跟着拔起身子，落在沈勝衣的身旁。

一聲吆喝，兩馬洒開四蹄，奪門衝出

去。

× × ×

車聲轔轔，輾破長街靜寂！

馬車一衝出客棧，疾向西衝去！

孫杏雨那邊看得眞切，一聲：「那裏走！」身形如大鵬一樣撲起，「噗噗噗」三個起落，已落在客棧門前。

他暗器成名，人稱無敵，輕功也登峯造極！

白松風身形亦同時開展，雙手握斧，放步疾走！

孫杏雨落在客棧門前之際，白松風距離孫杏雨的所在亦只丈許。

兩人身形不停，繼續向西追去！

這時候，馬車已衝到杜飛雲的身前！

杜飛雲一聲斷喝，身一偏，匹練也似的一道劍光右手飛出，一劍向一匹健馬的前脚斬去！

劍才斬到一半，一道寒芒就橫裏飛來，叮的擊在那支劍的劍尖之上！

那支劍立時被震開！

杜飛雲心頭一凜，衝口而出就一聲：「好！」

他向來自誇劍術超羣，倒在他劍下高手也有三十人之多，從來就沒有一支劍放在他眼內，能够使他叫「好」的也是只得現在這支劍！

這支劍只是一支普通的劍，他稱贊的其實並不是劍，是人！

沈勝衣！

× × ×

沈勝衣車座上連人帶劍射落，一劍震開了杜飛雲那一劍，腕一抖再三劍刺出！

這三劍刺到一半，已變成二十一劍！

杜飛雲長劍急擋，連接二十一劍，眼前人影「颯」一閃，已飛入半空！

他正想追擊，胸膛倏一涼，低頭望去，左胸之上的衣衫赫然裂開了一道口子，不由得面色一變。

「好！」他再聲叫好，欺前的身子不覺倒退。

再望去，沈勝衣人已經在七丈之外！

× × ×

二十一劍一刺出，沈勝衣人就倒翻，一翻兩丈，右手一落，已搭在向前奔馳那輛馬車車頂邊緣，身子再一縮，坐上了車頂。

馬車繼續向前奔馳，韓方左手控韁，青筋蚓突，指節發白，喝叱連聲。

沈勝衣竟然能够穩坐在車頂之上。

他甚至站起了身子，倒退兩步，斜刺裏一翻，落向車座坐回韓方身旁，接過韁繩。

韓方忙問道：「怎樣了。」

沈勝衣道：「除非前面再有人阻攔，否則他們相信暫時很難追及我們。」

韓方到現在面容才一寬，道：「他們三人之外，還有誰能够阻攔住沈兄你。」

沈勝衣淡然一笑，道：「但是我們要擺脫他們的追踪也並不容易。」

韓方皺眉道：「如此我們現在是不能够到胭脂姑娘那兒的了。」

沈勝衣道：「我們却又非去不可。」

韓方道：「哦？」

沈勝衣道：「在追踪我們的同時，他們必然亦在找尋胭脂，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韓方連連點頭。

沈勝衣仰天一聲歎息，道：「反正這件事始終要有一個了斷。」

韓方道：「可是沈兄一個人……」

沈勝衣道：「我們趕到之際，胭脂的父親龍飛也應該到了。」

韓方沉默了下來。

沈勝衣一聲暴喝「忽哨」的一鞭抽落，馬車的去勢更急。

風亦急。

風從東方吹來，馬車順風向西方奔馳而去。

× × ×

三天過去。

第三天的日落時份。

沈勝衣韓方在馬車之中，那輛馬車却已經不是原來的那輛馬車。

駕車的不是韓方，也不是沈勝衣，是一個車把式。

這是僱來的馬車。

沈勝衣韓方都在車廂之內休息。

第二天頭上，沈勝衣便已僱下這輛馬車，除了用膳的時間，倒頭就睡覺。

韓方不敢驚動他，也只有睡覺。

沈勝衣雖然沒有細說，但這樣，無疑已暗示胭脂就在附近，一場生死戰將快展開！

× × ×

日雖落，殘霞仍漫天。

天地間血紅一片。

馬車向可落處駛去。

官道上除了這輛馬車之外，就只有西來的一騎。

馬是灰黑色，鞍上騎着的却是一個白衣中年漢子。

這一騎從日落處奔來，飛快從馬車旁邊奔過。

車簾子適時掀開，沈勝衣探頭出來，高呼道：「金傑，金鏢師！」

那個白衣漢子應聲收韁，跨下健馬「希聿聿」一聲長嘶，前蹄奮起，紛紛收住去勢。

白衣漢子連隨勒轉馬頭，一面道：「誰呼金傑！」

話口未完，他已經看見探頭出車窗的沈勝衣，立時喜動形色，策馬回奔。

沈勝衣這時候已吩咐馬車停下。

金傑策馬奔至車旁，大笑道：「正要找沈大俠，不想在這裏遇上，好極了。」

沈勝衣急問道：「是不是龍姑娘那兒發生了什麼事。」

金傑搖頭道：「龍姑娘在鏢局中很平安。」

沈勝衣道：「然則什麼事找我找得這樣急？」

金傑道：「龍大俠與武女俠今天中午已經到了。」

沈勝衣大喜道：「到得正是時候！」

金傑道：「所以總鏢頭吩咐我立卽動身，追沈大俠回去。」

沈勝衣道：「幸好我看見你走過。」

金傑道：「否則我便白跑一趟東平鎭吉祥客棧。」

沈勝衣道：「那間客棧我早已住不下去了。」

金傑道：「莫非中州五絕已找到那裏了？」

「正是！」沈勝衣一笑道：「幸好只來了一個郭長溪。」

「神拳郭長溪？」

「此人的拳術的確已練至出神入化的地步。」

「沈大俠與他交過手了？」

「所以我才知道他雙拳那麼厲害。」

「那一戰勝的必然是沈大俠。」

「消息那麼快就傳到了！」

金傑搖頭笑笑道：「勝的倘若是郭長溪，現在便是仍然見到沈大俠，只怕也沒有現在這樣瀟洒。」

沈勝衣笑道：「我即使被人打敗，只要逃得出性命，也一樣開心。」

金傑道：「郭長溪相信沒這本領。」

「要殺他却也並不容易。」沈勝衣目光一轉又道：「來，我來給你介紹一位朋友！」

金傑道：「那一位？」

沈勝衣道：「皖西雙義的韓方！」

金傑失笑道：「不必了。」

沈勝衣奇怪道：「爲什麼？」

金傑道：「三年前我獨個兒走了一趟暗鏢，誰知道却走漏了消息，若不是遇上他們兩位，早就已埋骨荒山。」

沈勝衣道：「原來你們遠在三年前已經認識了。」

「他們是我救命恩人，」金傑連隨下馬，一面高聲呼道：「韓兄，可還記得金傑這朋友？」

語聲未落，沈勝衣突然怪叫一聲：「小心！」頎長的身子旋即從車窗飛出！

金傑那刹那亦已聽到身後破空聲響，偏身急閃，幾乎同時他聽到了「噗噗噗」的三下非常奇怪的聲響，然後他就感到了一陣錐心的痛苦，一個身子不由自主的倒了下去！

在他的後背之上赫然插着三支羽箭！

車廂後面那扇門適時打開，韓方縱身躍出，左臂一伸，扶住了金傑下倒的身子，狂呼道：「金兄，怎樣了？」

金傑勉强抬頭，一望，力歇嘶聲道：「你！」

一個「你」字才出口，人已經倒在韓方懷中。

「颼颼颼」即時又是三支羽箭射至，射的却是沈勝衣！

三支羽箭排成「品」字形，勢子之急勁實在少有。

沈勝衣左手已拔劍出鞘，劍光一閃，三支羽箭盡被擊落，箭鏃四分五裂，劍鋒上亦被箭鏃撞出了三個白點！

這三箭的力道實在驚人！

——甚麼人竟能够射出這樣的三箭？

沈勝衣目光轉向箭來之處，就看見了孫杏雨，白松風，杜飛雲，還有勾魂四鬼的馬方平，董尙。

五人騎着馬，在路旁一個山坡之上一字列開！孫杏雨左手握弓，右手中食無名尾指之間扣着三支羽箭！

——箭上弦，弓未張！

——原來是他！

沈勝衣心頭一凜。

孫杏雨暗器無敵，弓箭在他的手中使來，也竟是勢不可當！

× × ×

弓突張！

三箭怒射，「颼颼颼」，破空聲響，攝人心魄！

箭射出，孫杏雨一聲怪嘯，三騎一齊從山坡衝下！

沈勝衣一見，急喝道：「快上車！」

語聲未落，三箭已射至！

沈勝衣長劍急展，三劍劍光中斷成六截，身形往後一縱，已坐上車廂頂。

韓方應聲抱着金傑一退一縮，便縮進車廂內！

沈勝衣連隨一聲：「開車，快！」

那個車把式慌忙揮鞭，「忽哨」的用力抽下！

鞭落馬嘶，那輛馬車如箭駛出！

即時又三箭射至，沈勝衣長劍一沉，震飛了其中兩箭，還有一箭却射在那扇尙未關上的車門之上。

「叭」一聲，整道車門四分五裂，那支箭走勢未絕，穿門而入，「奪」的插在車壁上，箭桿猶自不停的顫抖！

沈勝衣聽在耳裏，倒抽了一口冷氣，脫口問道：「韓兄可有被箭射中？」

韓方的聲音從車廂內傳了出來：「沒有！」

「金傑怎樣了？」

「一箭正中要害，已經氣絕！」

沈勝衣不由一聲歎息。

歎息未已，又是三箭射來，三箭之後再三箭，又三箭！

一連九箭！

孫杏雨飛馬開弓，一射三箭，再射六箭，三射九箭，竟然無一支偏差！

這目光之銳利，出手之迅速，穩定，强勁，實在是駭人聽聞！

沈勝衣心頭一駭，整個身子車在廂上伏倒，右手緊抓，穩住身形，左劍飛舞，擊落射來八箭，突然右手一翻一抄，抄住那第九箭，再一抖，反射了回去！

這一箭當然沒有孫杏雨以强弓射的那些箭相比，但仍然飛射至孫杏雨那邊！

射的却不是人，是馬！

孫杏雨冷不提防有此一着，策馬閃避已遲，揮弓阻截亦已不及。

「哧」一聲，箭射入馬左眼，那匹馬痛極悲嘶，一旁衝出，撞向白松風那邊。

白松風忙將坐騎勒住，孫杏雨一騎即時衝過，只差半尺便撞個正着。

孫杏雨一聲悶哼，身形大鳥般從馬鞍上掠起，半空一折落下。

其他三人這時候亦已勒住了坐騎，杜飛雲連隨問道：「老大有沒有受傷？」

「沒有！」孫杏雨面色鐵青，一聲冷笑，道：「好一個沈勝衣，果然是名不虛傳！」

說話間，馬車已去遠。

白松風目光一轉，說道：「追不追下去？」

孫杏雨搖頭，道：「我們其實用不着追得他這樣急。」

「不錯！」杜飛雲大笑道：「無論他走到那裏都休想擺脫得掉我們。」

孫杏雨沉吟一下，道：「以我看，他似乎快到目的地了。」

杜飛雲道：「如此我們現在也該動身才是。」

孫杏雨忽然問道：「前面可有什麼地方？」

杜飛雲道：「這附近我不大熟悉。」

董尙插口道：「再過四里，有一個小鎭，好像就叫做桃花鎭。」

「桃花鎭再過！」

「就是徐州城！」

孫杏雨道：「我們不是也有人在徐州城？」

董尙不假思索道：「有七個。」

孫杏雨道：「放信鴿通知他們留意沈勝衣兩人的行踪。」

董尙道：「還有什麼吩咐？」

孫杏雨道：「沒有了。」

董尙翻身下馬，解下縛在鞍後的一個鳥籠，孫杏雨即時又問道：「桃花鎭那兒有馬車？」

董尙道：「應該有。」

孫杏雨道：「就算沒有，我們有四匹馬，也可以自行造一輛。」

白松風奇怪道：「騎馬不好？」

孫杏雨道：「不好，因爲我們由現在開始我看必須要有充份的休息才成。」

白松風明白孫杏雨的說話，手撫利斧道：「這件事也應該告一段落的了。」

孫杏雨無言點頭。

「拔刺」一聲響起，一隻信鴿從董尙手中飛出，迅速消失在殘霞光影之中。

× × ×

拂曉。

細雨飄飛，如烟似霧。

風甚急，吹起了滴水飛簷上斜插着的那支白布旗，上面以黑綫綉出一把摺扇，一支長劍。

扇劍交搭在一起，驟看來沒有什麼特別，但細看之下，却又與一般的扇劍不大相同。

飛簷下一塊橫匾，上面寫着四個金漆大字：「雙英鏢局」。

細雨中車聲轔轔，一輛馬車由東駛來，停在「雙英鏢局」的門前。

車把式一臉疲倦之色，只差點沒有從車座上摔下。

車廂後面扇門巳經碎裂，才停下，沈勝衣就抱着金傑的屍體從廂內跳下。

韓方亦跟着躍出車廂。

沈勝衣抬頭一望，道：「胭脂就是在這裏。」

韓方道：「這個地方以我看並不算秘密。」

沈勝衣道：「天下間本來就沒有一個眞正秘密的地方。」

韓方道：「爲什麼你放心將胭脂姑娘留在這個地方？」

沈勝衣道：「因爲這個地方的主人是我的朋友，也是一個血性漢子，絕對不會出賣胭脂。」

「其他的人呢？」

「也是！」

「難怪。」

「你沒有聽過這間『雙英鏢局』？」

「這雙英不知是否『奪魂劍』蕭半湖，『絕命扇』陶一山？」

「正是。」

「聞名巳久。」

「一會我給你引見，相信他們一定高興能够認識你。」

韓方笑笑。

沈勝衣說着擧步踏上門前石階，韓方緊跟在後面。

飛簷下高懸着兩個燈籠，燈火仍然在燃燒着。

凄冷的燈光下，韓方的臉龐更加蒼白，全無血色，白紙一樣。

可是他的脚步仍然很穩定。

九環三絕倒　雙劍萬里追

鏢局的正門大開，兩個鏢師守候在兩旁。聽到車馬聲，他們便巳經探頭外望，見是沈勝衣，一人忙回身入內通報，一人即迎前。

沈勝衣才走上石階，那個鏢師巳迎上來，一疊聲：「請！」將沈勝衣請進練武廳。

尙未坐下，蕭半湖陶一山巳聞報奔馬一樣奔出來。

蕭半湖年逾四旬，五綹長鬚，腰間一柄無鞘劍，劍脊中一字嵌着七個金鈴，行走間，金鈴叮叮噹噹的作响。

陶一山比較年輕，却亦巳年過三旬，一副文士裝束，領後斜插着一柄特長的鐵骨扇。

蕭半湖老遠便高呼道：「沈兄你回來了？」

陶一山接問道：「可曾遇見金傑。」

這句話出口，他們就看見沈勝衣懷中的金傑，蕭半湖失聲驚問道：「金傑怎樣了？」

沈勝衣一聲微喟，道：「昨天黃昏他在路上遇着我，孫杏雨白松風杜飛雲亦在那個時候追至，孫杏雨突放冷箭，他首當其衝，我搶救不及，就連中三箭！」

蕭半湖握拳道：「這厮好歹也是江湖上一個名人，竟然用這種下流的手段！」

陶一山冷笑道：「你莫忘了他本來就是一個下流的殺手！」

蕭半湖道：「我們兄弟少不得要跟他好好的一算這筆賬！」

陶一山道：「非算不可！」

蕭半湖回問沈勝衣道：「他們四人……」

沈勝衣道：「三人！」

蕭半湖說道：「郭長溪沒有跟他們一起？」

沈勝衣道：「東平鎭一戰，郭長溪巳死在我的劍下！」

蕭半湖目光一亮，撫掌笑道：「殺得好！」

陶一山接道：「這是說，中州四絕現在巳只剩三絕？」

沈勝衣道：「不錯！」

陶一山說道：「他們都追着沈兄到來了？」

沈勝衣道：「昨夜擺脫了他們的追擊之後，一路上都不見他們再出現，不過，以他們消息的靈通，相信很快就會找到這裏！」

陶一山道：「正好藉此機會，將他們一擧殲滅！」

沈勝衣道：「殊不容易。」

陶一山好奇問道：「以沈兄判斷，中州五絕的武功如何？」

沈勝衣沉吟道：「柳孤月我不知，其他四人，相信以杜飛雲武功最弱，白松風一柄鬼斧施展開來，威力顯然並不在郭長溪神拳之下，但比起孫杏雨，他們兩人却又遜了一籌。」

陶一山道：「莫非他們五人是以武功高底排名？」

沈勝衣道：「相信就是。」

蕭半湖插口問道：「孫杏雨的武功到底高到甚麼程度？」

沈勝衣道：「此人以暗器成名，出手非獨快、準、狠，而且腕力之强勁，實在是罕見。」

說着他緩緩反轉金傑的屍體，道：「你們看。」

三支羽箭仍然留在金傑的腰背之上！

蕭半湖仔細看了一會，道：「這種羽箭並沒有什麼特別。」

沈勝衣道：「他用的雖然是强弓，看來也沒有任何特別的地方。」

蕭半湖道：「連發三箭，竟然沒有一箭落空。」

沈勝衣說道：「這三支羽箭是同時射來！」

蕭半湖聳然動容，道：「一發就是三箭？」

沈勝衣頷首，道：「而且他當時是遠在十多丈之外。」

聽到這裏，就連陶一山也變了面色。

沈勝衣接道：「三箭射出了十多丈竟然還能够保持這個距離，別的不說，單就是這一點巳經够嚇人了。」

蕭半湖陶一山連連點頭。

沈勝衣又道：「孫杏雨無論與白松風抑或杜飛雲聯手，一身暗器必然就更加厲害，我實在想不出有誰能够應付得來。」

蕭半湖道：「就是沈兄……」

沈勝衣道：「也不例外。」

蕭半湖濃眉一皺但隨即開展，笑道：「幸好我們這邊的實力也不弱！」

沈勝衣接口問道：「龍兄巳來了。」

蕭半湖道：「還有武女俠，再加我們兄弟兩個，應該巳可以與他們一戰！」

陶一山道：「看來我們這方面似乎還稍佔優勢。」

沈勝衣輕歎一聲，道：「這一戰無論是勝是敗，可以肯定都必須付出相當大的代價。」

蕭半湖仰天大笑，說道：「只要能够擊殺這三個惡徒，就是拚了這條命又有何妨。」

沈勝衣笑笑點頭，道：「不錯，大丈夫有所不爲，有所必爲！」

韓方只聽得熱血沸騰，插口道：「莫忘了我這一份。」

蕭半湖目光一轉，道：「閣下莫非就是皖西雙義的韓方？」

韓方應聲：「正是！」

蕭半湖立即上前，一把摟住韓方的肩膀，大笑道：「好漢子，蕭某人交你這個朋友！」

韓方眞有些受寵若驚感覺，道：「韓某人殘缺之身，又如何高攀得起……」

蕭半湖截道：「你雖然只得一條手臂，比我們兩條手臂的却是英雄得多。」

陶一山接道：「敢胆與中州五絕作對的人實在少有，這種朋友不交，交那種朋友？」

三人相顧大笑。

蕭半湖連隨擺手道：「請坐。」

陶一山跟着高聲呼道：「來人呀，還不快奉上香茶！」

語聲未落，僕人巳經將茶點奉上。

一個雄勁的聲音聞時劃空傳來：「小沈可是在練武廳內。」

沈勝衣回首道：「正是！」

應聲未巳，一人巳大踏步跨進來，熊腰虎背，腰間一柄長劍，九枚飛環，不是龍飛是誰？

在龍飛的後面不遠，跟着一個青衣少女，貌美如花，天眞而活潑也就是胭脂。

一個藍衣中年美婦緊伴着胭脂，腰懸一對鴛鴦刀，不是別人，正是武三娘。

武三娘雖然沒有龍飛那麼有名，一對鴛鴦刀絕不在「鴛鴦雙絕」河西六娘子之下。

她本來是龍飛的表妹，在龍飛喪妻之後，一直照顧着龍飛，視胭脂有如自己女兒一樣。

龍飛對於她却一直就只有感激，從沒有動過其他念頭。

不過現在却巳經不止感激，龍飛巳有了續絃之念，對像也正就是她。

這亦是胭脂的主意。

× × ×

龍飛大踏步走到沈勝衣的身旁，伸手用力的一拍沈勝衣肩膀，道：「見到你，我的心才放下來。」

沈勝衣笑道：「你担心甚麼？」

龍飛道：「難道你完全沒有將孫杏雨他們放在心上？」

沈勝衣道：「怎會沒有。」

龍飛大笑道：「你攔途截下柳孤月的棺材，留名在棺材之上，果然能够引開他們的注意。」

沈勝衣笑道：「他們雖然也知道殺柳孤月的可能不是我，但我這一鬧，爲了他們中州五絕的威望，却又非找我不可。」

龍飛道：「聽說這中州五絕消息相當靈通，這幾天他們難道仍然找你不着？」

沈勝衣道：「我與他們四人巳經會過三次。」

龍飛上上下下打量沈勝衣一眼，道：「你看來沒有什麼不妥。」

沈勝衣道：「因爲一見他們人多勢衆，我就趕快開溜。」

龍飛大笑道：「你什麼時候變得這樣聰明？」

沈勝衣亦在笑道：「我本來就是個聰明人。」

龍飛目光倏地一落，道：「這不是金傑？」

沈勝衣笑容一歛，道：「昨天黃昏他遇到我之際孫杏雨一夥亦追到來，突施冷箭，將他射殺箭下。」

龍飛摸摸鬍子，道：「他們折了一個柳孤月，我們也失了一個金傑，兩方面倒是扯平了。」

蕭半湖大笑插口道：「那有這麼容易

的事。」

龍飛一怔道：「哦？」

蕭半湖說道：「郭長溪已伏屍沈兄劍下！」

龍飛放聲大笑，道：「小沈果然本領高强。」

沈勝衣正色道：「剩下來的三人却也並不容易應付，尤其是孫杏雨！」

龍飛道：「這小子聽說有一個綽號叫做『暗器無敵』，我就不相信他的暗器眞的有那麼厲害！」

沈勝衣將金傑的屍體在桌上放下，道：「暗器方面原比我高明，這是他從十多丈外射來的三箭，你看看如何？」

龍飛目光一落，面色激變，道：「這三支羽箭不成是他一次射出來的？」

沈勝衣道：「正是！」

說話間，武三娘和胭脂已然來到，胭脂老遠就叫了一聲：「沈大哥！」

沈勝衣側首一望，道：「這些日子過得好不好？」

「不好！」胭脂抿抿櫻唇：「整天足不出戶，再下去準要悶死了。」

沈勝衣一笑道：「若非如此，如何瞞得過中州五絕那些探子的耳目。」

胭脂撒嬌道：「我不管，這件事了結之後，你最少要使我到外面玩三個月。」

龍飛即時一聲輕叱道：「胭脂不要胡鬧。」

沈勝衣心頭一動，道：「龍兄莫非有什麼發現。」

龍飛道：「孫杏雨能夠將這三支羽箭射到十多丈外，可見他的膂力是如何驚人，三箭射到那麼遠仍然能夠保持這個距離，這種技巧已可謂登峯造極，只惜在力道方面並不均勻。」

沈勝衣道：「何以見得？」

龍飛道：「這三箭雖然一齊射至，射在金傑後背上之時，深淺便不一，有一支深了約莫半寸，有一支甚至深過了一寸之多！」

沈勝衣細看一眼，果然是一如龍飛所說，道：「也許是我們在路上一時不小心所至。」

龍飛道：「若非如此，這三箭便大有問題了，照道理三箭同一時同一弓射出，射到那麼遠仍然能夠保持這個距離，力道方面便是不均勻，也不應該有如此之大的差異。」

沈勝衣連連點頭道：「不錯不錯！」

龍飛道：「若不是其中一箭深入了那一寸之多……」

「如何？」

「金傑絕不會死！」

沈勝衣心頭突然一凜。

也就在這下子，胭脂已走到韓方身旁，輕聲問道：「韓大哥，你怎樣了？」

韓方似乎很疲倦，在胭脂進來之後，一直垂着頭。

胭脂雖然看不到他的臉龐，但那襲衣服，那條斷臂，在胭脂來說並不陌生。

她本來還有很多話跟沈勝衣說，可是沈勝衣却與她的父親龍飛討論起來，討論的又是她不感興趣的事情，所以她只有東張西望。

一見韓方就坐在一旁，自然走過去問候。

她是一個本性善良的女孩子，更絕不會忘恩負義。

雖然當日結果還是她一劍從後面刺殺柳孤月，救了韓方的性命，但若不是爲了她，韓方當日根本就絕不會惹上柳孤月，絕不會被柳孤月斬下一條右臂。

賈奉也絕不會死。

× × ×

韓方應聲抬頭。

胭脂一見韓方那張臉，猛一怔，脫口道：「你——」

一個「你」字才出口，一把鋒利的七首已然抵在她的咽喉之上！

韓方就在胭脂那一怔之際，離椅竄出，左手已同時從靴筒中抽出那把七首。

胭脂的武功本來不錯，臨敵的經驗可惜實在太少，那刹那竟然就呆站在那裏，不懂得閃避！

七首抵住胭脂的時候同時，韓方人亦已站在胭脂身前，神色在這眨眼間已變得惡毒之極。

衆人這時候亦已經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紛紛推椅站起來！

沈勝衣左手已握住劍柄，龍飛右手按劍，左手姆指已揑住一枚金環。

蕭半湖的右手亦落在劍柄之上，陶一山也伸手握住了後頸衣領插着的那柄大摺扇。

武三娘雙刀在握，甚至已一步跨前。

韓方即時以七首挑起了胭脂的下頷，冷顧衆人道：「你們若是再上前半步，我這把七首就刺進胭脂的咽喉。」

所有的動作立時完全停頓。

韓方冷笑接道：「以我現在這個殘缺之身，絕對打不過你們之中任何的一人，但我却可以肯定說一句，在我倒下之前，一定可以將這柄七首刺進去一寸！」

一頓又道：「一寸相信已經足够！」

武三娘面色一變，脫口一聲：「手下留情。」

韓方道：「這完全是在你們對我的表現。」

龍飛厲聲道：「你若敢傷害胭脂，我將你碎屍萬段。」

韓方笑笑道：「沒有必要我是絕對不會傷害胭脂的，因爲我也是一個非常愛惜生命的人。」

龍飛道：「你最好記穩我的說話。」

韓方道：「我有一句說話你最好也放在心上。」

龍飛斷喝道：「說！」

韓方道：「我這柄七首若是被迫得非刺出去不可，你就是將我碎屍萬斷，也不能得回一個活的胭脂！」

龍飛盯着韓方，悶哼。

沈勝衣亦自冷冷的盯着韓方，忽然道：「你絕對不是韓方。」

韓方道：「我事實不是。」

沈勝衣道：「那麼你到底是誰？」

韓方道：「何冲！」

蕭半湖插口問道：「勾魂四鬼中的何冲？」

「正是那一個何冲！」

沈勝衣道：「眞的韓方何在？」

何冲道：「已死在孫大爺手下，屍體

連隨被拋入後院的化骨池之內！」

沈勝衣切齒道：「孫杏雨果然是心狠手辣！」

何冲道：「孫大爺原是打算以他來牽制你的行動，半途傾全力一擊！」

沈勝衣道：「這其實是一個對付我很好的辦法。」

「辦法雖好，可惜因爲韓方殺了我們一個兄弟，在押解途中，馬方平老是拿他出氣，一個不小心，擊斷了他的右腿筋骨，令他連站也站不起來。」

「這不是更好？」

「但好像韓方那種硬漢，到時候一定寧死也不肯拖累你，他雖然斷了一手一脚，要死的話仍然有很多辦法尋死！」

「所以孫杏雨索性就殺掉他，叫你來冒充。」

「而且他索性讓你將我帶走，藉以找出殺柳四爺的眞正兇手！」

「難怪當日他們分三面迫來，原來是有意讓我帶你離開。」

「只恨那韓方天生一副騾子脾氣，雖然知道孫大爺的推測一些也沒有錯，寧死也否認，否則我們又何必多此一擧？」

聽到這裏，胭脂的眼淚再也忍不住。

龍飛亦不禁頓足長歎，說道：「好一條鐵漢，只恨他在生之日，我與他無緣一面！」

沈勝衣亦有同感。

蕭半湖也歎息道：「比起來，金傑幸運得多了。」

陶一山頷首接道：「他與韓方早已是朋友。」

沈勝衣目注何冲，道：「相信就是因爲金傑那一聲高呼，傳入孫杏雨耳中，惟恐你被他認出，不得不現身將他射殺！」

何冲道：「金傑的嗓門實在驚人！」

沈勝衣面色一寒，道：「孫杏雨那三箭却雖然遠達十多丈那麼遠，射入金傑的背後之時力道實在經已所餘無幾，並不足以將金傑射殺！」

何冲道：「再加上我的一按之力就足够有餘了！」

沈勝衣面色一寒，道：「好！」

何冲道：「金傑當時只是痛極昏迷，不久必會甦醒，其時必會揭露我的冒充韓方，功敗垂成尚是其次，我的生命亦成問題，不是他死，便是我亡，別無選擇！」

沈勝衣道：「我當時亦看出金傑的表情是有些奇怪，却意料不到問題是出在你的身上！」

何冲淡笑道：「主要是你根本不認識韓方！」

沈勝衣道：「在悅來客棧那裏我已經發覺馬方平他們未盡全力，不過你解釋得很有道理，而且看樣子，亦分明飽受了折磨。」

何冲聳聳肩膊，道：「孫大爺的確給了我一頓拳脚。」

沈勝衣冷笑一聲，道：「孫杏雨憑什麼來肯定我不認識韓方？」

「誰說他肯定了。」

「你好大的胆子。」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孫杏雨給了你什麼好處？」

「萬兩黃金！」

沈勝衣一呆，萬兩黃金並非一個小數目。

何冲笑笑，接道：「若非如此，我又怎肯將右臂砍下來？」

沈勝衣又是一呆。

各人亦甚感意外，龍飛冷嘲道：「爲了錢，命也不要了。」

何冲道：「萬兩黃金已可以讓一個人舒舒服服的渡過下半世，我平日那麼拚命，豈非就爲了下半世過得舒服些？」

龍飛道：「你難道就不怕沈勝衣與韓方是相識？」

何冲道：「怎麼不怕？我當時的心情相信與已經置身法場，等候斬首的犯人並無不同！」

沈勝衣冷笑。

何冲笑接道：「不過賭注既然已押下，只好就一搏自己的運氣了。」

沈勝衣轉聲問道：「現在你到底想怎樣？」

何冲道：「我也不知道應該怎樣。」

龍飛怒道：「簡直豈有此理！」

何冲笑笑道：「你們就是答應不殺我，由得我離開，以我現在這種情形，就是有一匹馬來代步，以你們的本領，要抓我回來易如反掌。」

龍飛道：「難道你就這樣與我們僵持下去？」

何冲笑道：「這樣下去，於我並無好處，老虎也有打瞌睡的時候，何況我並不是老虎，乃是虎視眈眈之下的一條弱小的傷狠？」

龍飛不耐煩的道：「你小子到底在打什麼主意，乾脆說出來。」

何冲道：「我實在全無主意，所以……所以……」

龍飛喝道：「所以怎樣？」

何冲道：「那只好等大爺他們到來再說了。」

龍飛心頭一凜，沈勝衣接口道：「孫杏雨到底怎樣吩咐你？」

何冲道：「他早已料到，一與殺柳孤月的眞正兇手碰頭，我的身份就會被揭露，是以吩咐我看準機會，如果能够就制服那個兇手！」

沈勝衣道：「否則如何？」

何冲笑道：「束手就擒，等候他們到來。」

沈勝衣道：「他有沒有考慮到我們一抓住你就殺掉。」

何冲說道：「這個倒沒有，却說過我即使落在你們的手中，你們也一定不會殺我！」

沈勝衣冷冷的道：「他當自己是什麼，敢這樣肯定。」

何冲道：「大爺的推測很少出錯。」

沈勝衣道：「是麼？」

何冲道：「我也相信即使事敗，只要我束手就擒，你們也不會下手殺我，因爲你們是俠客，一定不肯殺一個束手就擒的人。」

蕭半湖突然一聲冷笑，道：「你只管試試，看我們會不會殺你？」

何冲大笑道：「現在爲什麼我要冒這個險？」

蕭半湖忤視着他，一時間也不知該怎

樣說話。

沈勝衣接口道：「你相信孫杏雨一定會很快就到來？」

何冲道：「到這個地步，不相信也得相信的了。」

胭脂這時候忽然笑道：「你却也莫要得意。」

每說一個字，那把匕首就在她的頷下動一下，沈勝衣龍飛只瞧得心驚胆跳，武三娘那張臉亦不由得時白時青。

何冲笑問道：「爲什麼？」

胭脂道：「孫杏雨到來必然殺我，反正我都是死，現在死也是一樣！」

何冲淡然道：「有姑娘這樣的美人携手一齊下地獄，未嘗不是何冲的福氣。」

一頓忽一笑，道：「不過姑娘就這樣死去，令尊一定很傷心，很傷心！」

胭脂道：「遲早都是要傷心的，還是現在就傷心的好！」

她看似便要有所動作，沈勝衣急忙喝道：「胭脂你不要胡來。」

胭脂凄然笑道：「孫杏雨到來的時候，若是以我的生命繼續威脅你們，你們不能放手一戰，結果必然就傷亡慘重……」

沈勝衣截口道：「孫杏雨現在仍未到來！」

胭脂道：「沈大哥是說……」

沈勝衣道：「等他到來再行定奪！」

他的目光轉落在何冲面上，道：「由現在開始你小心了！」

目光劍一樣銳利，何冲不禁由心底寒了出來。

沈勝衣接道：「只要你稍爲疏忽，我的劍就會刺進你的咽喉！」

何冲道：「你只要一動……」

沈勝衣道：「沒有把握我絕不會妄動，一動就要你命喪當場，郭長溪也閃不開我的一劍，你能够！」

何冲的額上不覺冒出汗珠。

沈勝衣瞋目迫視着他，握劍的左手青筋怒突！

劍並未出鞘，劍氣却已經迫人眉睫！

何冲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倏的一擺頭，道：「這位姑娘，我們還是到廳門外等候的好。」

胭脂只當沒有聽到。

何冲斷喝道：「走！」匕首一托胭脂的下頷。

武三娘只看得心驚肉跳，忙道：「胭脂，聽他吩咐！」

沈勝衣亦點頭道：「跟他走！」

胭脂無奈舉起脚步。

何冲連隨吩咐道：「一步一步慢慢的走！」

胭脂冷笑。

沈勝衣那邊脚步亦自舉起，尚未跨出，何冲就喝道：「其他人留在原處！」

沈勝衣舉起的脚步只有放下。

何冲目光亂閃，左一瞟胭脂，右一瞟衆人，一步一步緩緩向堂外移去。

他只有兩隻眼睛，這兩隻眼睛並沒有空閒，往後瞟一瞟，即使有，目光也不能轉彎。

方才給沈勝衣引路的那個鏢師正貼身躲在堂口一條柱子後待機發動！

沈勝衣已經發現這個鏢師，所以才蓄勢待發。

龍飛亦經已發現，緩緩鬆開握着劍柄的右手，却移向腰間。

在他的腰間，一共有九枚金環！

× × ×

七步，八步，九步——

何冲已來至那條柱子之前。

那個鏢師的手心不覺冷汗濕透，他已經作好準備，只要何冲再退出兩步就從柱後撲出，將何冲撞倒！

他甚至已經準備挨何冲的一刀。

何冲只得一條左臂，傷痛尚未完全痊癒，一給撞倒，能否及時給對方一刀相信也都成問題。

況且沈勝衣龍飛一定不會給他那個機會。

× × ×

十步，十一步！

那個鏢師身形驟起！

颼颼颼即時三下破空聲响，三支羽箭閃電一般射至！

那個鏢師的身形才撲出一半，三支箭就射在他身上！

一聲慘叫，三股血雨！

那個鏢師的身形半空中突然停頓！

三支羽箭竟然盡皆穿透那個鏢師的身子，將他釘在那條柱子之上！

好快的三箭！好狠的三箭！好勁的三箭！

能够射出這樣的三箭的相信就只有一個人——

孫杏雨！

× • ×

破空聲慘叫聲來得實在太突然，沈勝衣龍飛全都嚇了一跳，何冲更大驚失色！

他手中匕首幾乎刺出，幸好在那刹那之間他已經明白是什麼回事！

——來得好！

何冲忍不住打了一個哈哈。

他一驚之下，手中匕首已不覺移開一寸，再來這一個哈哈，匕首又移開了寸二三！

嗚一聲一枚金環即時飛至，叮的正擊在那支匕首的中央！

龍飛看準機會，立即出手！

那份準確，勁强，同樣驚人！

何冲冷不提防，左手五指一陣痳痹，匕首立時脫手飛出！

他的反應並不慢，身一長，手一探，便又將那柄匕首抓回手中，一引，刺向胭脂！

匕首才刺出一半，他所有的動作就突然停頓！

一支長劍正從他的左頸刺入，右頸穿出！

他「呃」的一聲，嘶聲吼道：「沈勝衣？」

「正是！」沈勝衣冷然拔劍！

他同樣把握機會出手，只一劍，就刺殺何冲！

血怒激，何冲枯木般倒下！

也就在那刹那，又是三支羽箭閃電射來，射向胭脂！

胭脂驚魂未定。

三枚金環及時飛至，每一枚金環都正好擊在一支羽箭上！

環飛箭斷！

孫杏雨膂力驚人，龍飛的腕力一樣非同小可！

× × ×

「龍飛？」狠嗥也似的聲音在天外飛來。

「正是龍飛！」語聲未落，龍飛人已落在胭脂身旁。

武三娘蕭半湖陶一山同時一齊搶前，武三娘一把摟住胭脂，半邊身子橫擋在胭脂身前。

無論再多少箭飛來，即使龍飛擋不住，現在也要先將武三娘射倒，才能够射殺胭脂！

要過龍飛那一關已經不易，何况旁邊還有一個沈勝衣？

「金環果然不錯，再接我三箭如何！」狠嗥聲又响起。

龍飛尚未置答，三箭已然射來。

他金環正待出手，閃電般一道劍光已擋在他身前！

羽箭在劍光中兩斷落下！

沈勝衣橫劍在龍飛身前。

狠嗥聲怒道：「我要見識的是他龍飛的金環，不是你沈勝衣的三尺青鋒！」

沈勝衣大笑，道：「如此你得先將我射倒！」

「出來！」

沈勝衣應聲竄出堂外！

龍飛吩咐武三娘一聲：「小心胭脂！」身形亦掠了出去。

蕭半湖陶一山豈甘後人！

× × ×

東風滿院，纖雨烟飛。

雙英鏢局對着練武廳那邊大門滴水飛簷之上悍然立着五個人，風吹起了他們的衣袂，雨已經濕透衣裳，他們都沒理會。

因爲這種風雨絕不會傷人，更不會殺人。

孫杏雨背負箭壺，手握大弓，無論怎樣看，都已不像一個讀書人。

白松風本來就不像，開山巨斧已握在手，悍如豹，威如虎。

杜飛雲仙劍亦已出鞘。

董尙霸王盾左護心胸，右橫肩膂，馬方平日月輪齊腰，兩人都瞪着沈勝衣，既怒又驚！

他們目睹何冲倒在沈勝衣劍下！

何冲是他們的兄弟。

× × ×

箭壺中仍然有箭六支。

孫杏雨右手如飛，拔箭，射三箭，再拔最後三箭，盡射最後三箭！

六箭分射蕭半湖陶一山！

箭急如流星，破空聲懾人心魄！

× × ×

蕭半湖長劍一抖，「鈴鈴鈴」鈴聲急响！

鈴聲中劍光飛射，居然一劍擊下了射來三箭！

劍脊上的七枚金鈴却已只剩下四枚！

羽箭落地，金鈴落地！

蕭半湖面露驚駭之色，他雖然一劍擊下那三支羽箭，一隻右手已震得發痳。

× × ×

陶一山沒有硬擋，偏身一閃，快捷如飛鳥，而箭從他的左側射過，「奪奪」的整個箭鏃，竟然沒入石階之內。

還有一箭！

這一箭同時射到，却非擋不可！

陶一山那柄鐵骨摺扇及時刷的打開！

「篤」的一聲，箭射在其中一支扇骨之上，箭鏃裂開，那支扇骨亦斷成兩截！

陶一山摺扇一闔，箭叮的墮地！

× × ×

孫杏雨看在眼內，仰天打了一個哈哈道：「奪魂劍絕命扇不外如是。」

白松風亦是不屑一顧的表情。

杜飛雲沒有笑，眉心微微一攢。

董尙馬方平却大皺眉頭。

這一戰孫杏雨早就已擬好計劃，乃是他與杜飛雲合擊沈勝衣，白松風獨鬥龍飛，董尙馬方平則配合何冲暫時將其他人截下來。

現在何冲已死亡。

蕭半湖的奪魂劍陶一山的絕命扇顯然都絕非庸手可比，甚至比他們似乎猶勝一籌。

何况除了蕭半湖陶一山之外，還有武三娘與胭脂二人？

武三娘一對鴛鴦刀據說絕不在「鴛鴦雙絕」河西六娘子之下。

胭脂的一支劍更曾殺柳孤月！

縱使她當時從背後出手，但柳孤月乃是高手之中的高手。

要同時截下這四個人，董尙馬方平實在連一分把握也沒有。

× × ×

語聲甫落，孫杏雨就卸下背負箭壺。

箭壺落下瓦面，長弓亦落下，孫杏雨一拍雙手，目注蕭半湖陶一山，接道：「這件事與你們無關，立即退出，饒你們一命！」

蕭半湖大笑，忽問道：「金傑江雲是死在何人箭下！」

江雲就是方才被殺射那個鏢師。

孫杏雨笑道：「這不過兩條性命，雙英鏢局上下大小却還有一百二十七人！」

白松風接道：「你們若不乖乖的退下，一會就莫怪我們心狠手辣，殺你們這兒一個鷄犬不留！」

蕭半湖仰天大笑，道：「若非沈大俠，雙英鏢局三年前已經破强敵夷爲平地，不留鷄犬！」

陶一山亦自笑道：「想你孫杏雨平日據說要殺就殺，從未多說半句話，現在何以竟變得如此嚕嘛，莫不是多了我們，你們便自知不敵！」

孫杏雨一捋鬍子，道：「你們既執迷不悟，我們亦只好大開殺戒！」

中州五絕居然也有殺戒，蕭半湖陶一山不由得又失笑。

孫杏雨沒有理會，目注沈勝衣，道：「殺柳孤月的並不是你。」

沈勝衣道：「殺郭長溪的却是我。」

孫杏雨道：「此人誤我大事，自尋死路，死不足惜！」

一頓轉話問道：「殺柳孤月的到底是誰？」

龍飛應聲說道：「是我的女兒——胭脂！」

「此名甚美！」孫杏雨斷喝道：「此

人何在？」

胭脂那邊已移前半步，道：「我在這裏。」

孫杏雨早已知道站在那邊的女孩子必然是胭脂，却聞言目光才轉落，道：「人比名更美，怪不得柳孤月死在你劍下！」

「下」字甫出口，右手輕輕忽一動，兩點寒芒「嗤嗤」的從他的衣袖射出，飛擊胭脂的胸膛！

胭脂的劍尙未動，武三娘鴛鴦刀已擋在她的身前！

刀光一閃，寒芒落地！

孫杏雨目光一寒，道：「這位想必就是武三娘。」

武三娘道：「正是！」

孫杏雨笑道：「要殺胭脂看來得先殺你！」

武三娘道：「不錯！」

孫杏雨道：「你就算恨嫁龍飛已恨得發瘋，也不用如此賣命的。」

武三娘嬌臉一紅，龍飛一旁叱道：「姓孫的，你是來鬥口，還是來幹什麼？」

孫杏雨目光一轉，又道：「我是來殺人！」

龍飛道：「如此那來這許多廢話！」

孫杏雨哈哈一笑，忽然一揮手！

五個人一齊從飛簷之上躍下。

蕭半湖即時一拍雙手！

練武廳兩旁花樹泥土剎那突然盡皆飛了起來。

那些花樹赫然都是綁在二十多個大漢的身上。

二十多個大漢身上的衣服都是青綠黑褐交雜，伏在練武廳兩旁的土坑中，若非已知悉在先，根本就很難瞧得出來。

人手一支强弩，一起來就發射，嗤嗤破空聲暴响！

亂箭如飛蝗！

× × ×

孫杏雨人在半空，一瞥見那些花樹竟然藏人，心頭已砰然一震，再聽那破空聲响，更大吃一驚。

他暗器成名，號稱無敵，在暗器方面的認識已可說無人能出其右。

只聽這破空聲响，他已經知道，藏身那些人使的乃是「諸葛連環弩」！

諸葛連環弩據說乃是創自諸葛孔明，一發十二箭，既勁又急，霸道之極。

二十多具連環弩齊發，就是二百多支箭，在平地已經不易抵擋，何況是人在半空？

好一個孫杏雨，非獨暗器本領，輕功亦是非凡，那剎那之間，左脚尖一點右脚背，吸氣提身，下落身形猛然向上拔起！

一拔竟然有丈八，亂箭盡在他脚下射過！

× × ×

白松風同樣大吃一驚，他開山巨斧在手，身形下落比誰都快，箭未到，人已經着地！

他大驚之下仍然能够保持鎭定，開山巨斧猛一掄，一出手二十八斧！

那柄開山巨斧本來就簡直盾牌一樣，一開展，白松風身前就彷彿出現了一重光幕！

亂箭射在光幕上，叮叮噹噹一陣亂响，盡被震飛！

杜飛雲同時一劍千鋒，亦將向他射到的弩箭擊落。

向他射到的弩箭實在不多。

他的武功在中州五絕之中雖然是最弱，但頭腦之靈活，應變之迅速並不在孫杏雨之下，一瞥見花樹藏人，弩聲才入耳，半空中身形已然一側，斜飄至白松風的身後！

這等如白松風替他擋開了大半的弩箭，其餘的小半他自然能够從容擋開！

董尙馬方平既沒有孫杏雨白松風那種本領，即使有杜飛雲那個念頭，也沒有杜飛雲的身形那麽矯活！

射向他們的弩箭却絕不比射向孫杏雨三人的少。

董尙還好，因爲他手中那對霸王盾本來就是封擋箭弩的最佳兵器。

他人在半空，雙脚一縮，整個人已縮入那對霸王盾之內。

叮噹聲中，一下悶哼，人盾落地。

董尙連隨站起來，脚步却踉蹌，右腿上赫然釘着兩支弩箭！

馬方平手中一雙日月輪當然沒有董尙那對霸王盾那麽好用，護得了上身，護不了下身，才展開雙脚已連中三四支弩箭！

他痛極驚呼，身形一亂，立即被弩箭射成刺蝟，變成了一個血人！

觸目驚心！

× × ×

孫杏雨身形一拔一折又落下！

弩箭已停頓。

孫杏雨忤視蕭半湖，突喝道：「誰的主意？」

蕭半湖大笑道：「自然是我！」

孫杏雨怒道：「你這樣做算什麼英雄好漢？」

蕭半湖道：「對付你們這種人本就該不擇手段！」

孫杏雨一聲猥嗥，道：「好！」突然揮手，十五點寒星飛射蕭半湖！

那寒星既快又急，蕭半湖連那是什麼暗器也看不清楚，手中金鈴劍却一些也不敢怠慢！

鈴聲一响，劍光暴閃！

蕭半湖也知厲害，所以一出手就是四十七劍，可是仍然只擊下十三點寒星，還有兩點齊打在他的右臂上！

有兩支形狀一如半截斷劍，闊一指，厚一寸，長只一寸半的奇形暗器！

蕭半湖右臂一痛，金鈴劍「叮噹」落地！

孫杏雨剎那再次揮手，又是十五點寒星射出！

陶一山鐵扇刷地打開，急上前搶救，他身形未到，沈勝衣一劍已然撲飛而至，「叮叮叮」擊落那十五點寒星！

孫杏雨目光一寒，道：「沈勝衣！」

沈勝衣道：「我來會你！」

孫杏雨道：「過來這邊！」身形一閃，斜退兩丈！

沈勝衣應聲掠前！

孫杏雨身形一凝，正好停在杜飛雲身旁，一聲：「上！」方凝的身形又展開，凌空飛撲向沈勝衣！

身形方展開，他混身就閃起一蓬光！

碧綠色的光！

× × ×

沈勝衣一劍飛來，陶一山相應退後，因爲他知道經已不用出手。

他一把扶住蕭半湖。

蕭半湖却嗔目道：「不用管我，先殺那廝！」戟指向董尙！

陶一山這時已看出蕭半湖傷勢無礙，應聲掠前，摺扇一合，疾點董尙前胸！

董尙霸王盾一合一分，將摺扇封住外門，盾邊月牙也似的尖刀齊切向陶一山的右臂！

霸王盾重，董尙力雄！

陶一山兵器吃虧，不能够硬接，但身形輕捷，一錯步，已橫閃七尺！

董尙雙盾追擊，可是右脚兩箭入骨，一動便痛徹心脾，身形不由就一慢！

陶一山看準董尙弱點所在，輕身提縱術盡展，穿花蝴蝶般前後左右飛舞，一有空隙，鐵骨摺扇即攻進去！

董尙的身形立時被封死，雙盾急忙護住了全身上下！

兩人的武功本來就已經有距離，脚傷影响了身形，董尙更只有挨打。

陶一山奪命扇着着搶攻，片刻之間，連攻九九八十一扇！

幸好那兩面霸王盾够寬大，無需怎樣移動，已能够封住身上很多的地方，陶一山奪命扇雖然迅急，一時間仍然攻不了進去！

董尙如果只守不攻，陶一山除非另有妙着，攻進霸王雙盾之內，否則五百招之內，只怕也難將董尙如何。

陶一山一時間顯然並未能够想出什麼妙着，所以五百招之內，董尙生命絕無問題。

可惜董尙並沒有這個耐性，他也根本就不慣挨打。

一百招未到，他已經着惱，猛一聲暴喝，霸王盾左右一分，敞開了胸膛！

陶一山摺扇正向董尙胸膛點地！

霸王盾一分，摺扇就攻入，疾削在董尙胸膛之上！

哧一聲，一道血箭從董尙胸膛飛激，董尙即時雙手一攏，霸王雙盾急合！

「噹」一聲巨响震憾長空，陶一山身形雖快，那柄摺扇仍然被雙盾夾住！

董尙開聲吐氣，忍痛飛步標前，右盾連隨貼着扇骨滑上，盾緣月牙利刄撞削向陶一山的右臂！

陶一山摺扇被夾住在雙盾之中，只有棄扇才能够閃開削來的月牙利刄！

董尙已準備陶一山棄扇，只要陶一山一棄扇，他雙手霸王盾便脫手飛斬過去！

而這種情形之下，陶一山也實在非棄扇不可的了。

可是陶一山偏偏沒有棄扇，那殺那就握着扇柄，疾向後倒退！

「吱」一响，兩尺長的一把摺扇竟變了四尺！

扇骨之內另藏着扇骨，陶一山只是將藏在扇骨之內的扇骨抽出來！

這扇骨之內的扇骨每一支都是百煉精鋼打造，薄而尖，閃亮而鋒利！

陶一山一將這扇骨抽出就甩手飛出！

叠在一起的扇骨那剎那竟然一一散開，一一飛射，十二支扇骨就像是十二支利箭！

兩尺實在是一個很短的距離，陶一山一切顯然都是有計劃的行動！

他倒退，抽扇，甩手將扇骨飛出，所有的動作一氣呵成，簡直就無懈可擊！

董尙雙手霸王盾尙未飛出，十二支扇骨已然有七支射入了他的面門，一聲慘呼，仰天倒下！

陶一山眼瞪着董尙倒地，方自吁了一口氣。

白松風却在這個時候，咽下了他最後一口氣了。

× × ×

弩箭甫停下，白松風就長身撲出去，

向龍飛撲去！

開山巨斧急風烟雨中閃動着攝人心魄的寒芒。

才撲前兩丈，白松風的身形就突然一變，改撲向那些弩箭手？

那些弩箭手這個時候已經將弩箭放下，拔刀出鞘，一見白松風撲來，各自吆喝一聲，揮刀迎去。

龍飛那邊看見，急呼道：「快退！」連隨飛射向那邊。

那些弩箭手沒有退，一刀揮出，盡是有去無回之勢。

白松風迎向那些刀，霹靂猛一聲暴喝，開山巨斧劃起一道閃亮的弧光，疾斬向前！

驚呼聲立起，長刀亂飛，五個弩箭手迎斧攔腰斷成兩截！

血雨四射，開山巨斧連斧柄也都被濺紅！

白松風再聲霹靂，開山巨斧一旋，又是兩個弩箭手被他斬開兩截。

鮮血甚至已濺紅他的衣裳，他手起斧落，再斬一人於斧下。

其餘人幾曾見過如此兇悍的人，如此厲害的巨斧，驚呼失聲，愴惶倒退。

白松風殺得性起，一聲「那裏走！」正待殺前去，颼的破空聲響處，龍飛人劍已經飛虹般凌空射至。

破空聲刺耳之極，龍飛人在半空，一劍已化成十七劍，凌空飛刺白松風頭顱！

白松風身形適時一頓，斧一舉一擋，龍飛十七劍盡刺在巨斧上。

這面巨斧一近身，根本就已是一面防守最佳的盾牌，一離身，却是最霸道的兵器。

白松風連擋十七劍，一長臂，一振斧「霍」一聲，砍殺龍飛！

龍飛即時又一劍，刺在巨斧上。

這一劍當然擋不住白松風那柄開山巨斧？

「叮」一聲劍彈飛，龍飛猶在半空未落的身子亦向上彈起來，彈起兩丈之高！

白松風仰首上望，斧一旋，迅速頭上一圈，那刹那頭上彷彿就像是突然生出了一道奇大的光環。

龍飛的身形却未落下，半空中雙脚交替一划，竟然劃了一個弧。

白松風頭上那道光環消失之際，龍飛才落下，正落在斧勢盡處，劍奪隙刺入，刺向白松風眉心。

劍迅得如電閃。

白松風一瞥見劍光，身形已倒退，一退三丈。

龍飛緊迫三丈，三丈之內，經已連刺二百七十四劍。

他出手之迅速絕不在沈勝衣之下。

白松風先機一失，開山巨斧竟無法施展得開，一退再退。

再退三丈，已到了門旁高牆之前，白松風後退的身形陡然一急，開山巨斧同時從脅下倒穿！

人未到，斧先到，撞在高牆上。

「轟隆」一聲磚石橫飛，那道高牆硬硬被那柄開山巨斧撞開一個大洞，白松風連人帶斧穿洞而過！

身形未穩，斧已經回斬，勢如排山倒退。

龍飛若是穿洞追擊，不難就傷在這一斧之下。

白松風這片刻所有的動作無一不突然，出斧之迅速，更已到了人力的極限。

可惜龍飛並沒有穿過牆洞追來，白松風一從牆洞穿出，他的身形就斜裏拔起了兩丈，掠上牆頭。

白松風巨斧回斬之際，龍飛人已在牆頭之上，手一抖，兩枚金環射出，再一抖，又是兩枚金環。

後發先至，後兩枚金環竟不偏不倚撞在前兩枚金環之上。

叮叮兩聲，四枚金環半空中四射，一射白松風面門，一射白松風心胸，還有兩枚却分射白松風的握着斧柄的左右雙掌。

這一下暗器手法既狠且準，角度之詭異，更出人意料。

白松風巨斧回斬未收，金環連射至。

他一心出奇制勝，誰知道龍飛的追擊更出奇。

牆壁碎裂之聲蓋過了龍飛的衣被破空之聲，「叮叮」的兩響入耳，白松風才知龍飛在牆頭之上，那刹那金環經已射來。

白松風急一偏首，嗤一聲一枚金環眼前飛過，急風激得他雙眼一酸。

同時「奪」一聲，一枚金環打在他的胸膛之上，一蓬血雨四面濺開。

這枚金環打的本來是他的心房，但他一偏首之際，已就勢讓開心房要害。

亦幾乎同時，另外兩枚金環擊中他的左右雙掌。

鮮血飛濺中，左拳斷二指，右拳斷三指，左右雙拳不由得齊鬆，開山巨斧嗆啷的墮地！

龍飛人劍連隨凌空射落！

白松風既驚又怒，却沒有閃避，怪叫一聲，身子一偏，手一合，「叭」一聲雙掌互擊，竟恰巧朝龍飛那支劍夾在雙掌之中！

鮮血從他的掌緣流下，他却彷彿完全不覺得疼痛，左掌隨即前滑，右掌一相應後帶，一分一拗，「喀叮」的一响，硬將龍飛那支劍拗成兩截。

龍飛一驚，斷劍一挑，急刺白松風的咽喉！

白松風雙掌同時拳握，疾打了出去！

兩人的動作全部迅速之極，幾乎分不出先後，事實却是有先後。

龍飛斷劍先刺入白松風的咽喉，白松風的雙掌差不多同時打在龍飛的右胸左肩之上！

龍飛連人帶劍被打得飛開。

後面若是牆壁，一撞之下，龍飛勢必重傷，後面的牆壁却已被白松風開山巨斧撞穿了一個牆洞。

龍飛正好從牆洞飛了入去！

鮮血這時候才從白松風的咽喉標出！

白松風魁梧的身子一幌再幌，終於倒下。

× × ×

穿過牆洞，飛進後院，龍飛的身子風車般一轉，坐倒地上。

驚呼聲立時此起彼落，幾條人影疾掠了過來，先後扶起了龍飛。

沈勝衣是第一個，武三娘胭脂陶一山也不慢。

龍飛瞬眼一見沈勝衣，一笑道：「好厲害的白松風！」

沈勝衣急問：「你被他打傷何處？」

龍飛道：「一拳左肩，一拳右胸，幸好在他的拳頭打上之時，我的劍已刺入了他的咽喉！」

語聲未落，一口鮮血狂噴。

胭脂失聲驚呼道：「爹！」

沈勝衣忙道：「胭脂不用驚慌了，這口血吐出，反而沒有事。」

龍飛一舐嘴唇道：「想不到那厮死前一擊，竟然也如此厲害。」

沈勝衣笑道：「這中州五絕，本來就非同小可。」

龍飛目光一閃，突問道：「孫杏雨怎樣了？」

沈勝衣偏頭左顧，說道：「已被我刺殺了！」

孫杏雨的屍體正躺在那邊地上，一雙眼仍然圓睜，仍然充滿了憤怒！

事實他死難瞑目！

× × ×

任何人的身體都不會射出碧綠色的光芒。

孫杏雨只是一個人，當然也不會例外，那連從他的身體內閃出的碧綠光芒，只是暗器的光芒！

暗器從他衣領，頭巾，脅下，袖中，腕上，指縫，掌心，靴底射出！

九種一百四十四枚暗器！

他混身上下前後左右簡直就無處不藏有暗器，無處不能够射出暗器。

所以他才能够混身都閃光。

暗器練到他這個地步的人相信絕無僅有。

「暗器無敵」實在名不虛傳！

沈勝衣從未見過有人能够這樣施放暗器！

孫杏雨一生臨陣無數，也是第一次對敵人施展這種「滿天花雨」的暗器手法！

除了沈勝衣外，到現在爲止，事實上也沒有人迫得他非施展這式「滿天花雨」不可。

這一式「滿天花雨」一出，他全副精神，混身氣力都已集中在其中。

一擊不中，不堪設想！

但有誰能够封擋得住這滿天花雨？

——沈勝衣？

孫杏雨肯定沈勝衣必可以化解，必可以封擋，因爲他已經看過沈勝衣的出手，知道沈勝衣劍有多快！

因爲他知道，這一式「滿天花雨」並非無懈可擊，其中事實有一個漏洞。

他相信沈勝衣必然能够發現這個漏洞的所在！

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判斷很少有錯誤，就是他，對自己判斷也一向充滿了信心。

一個對自己也沒有信心的人根本就難以得到別人的信心。

是以他預先計劃妥當，約好了杜飛雲到時候全力堵住那個漏洞？

他肯定只要杜飛雲將那個漏洞堵住，這一式「滿天花雨」必能够擊殺沈勝衣。

現在也就是時候，他已經全力出擊！

「滿天花雨！」

在他這方面，一切都依照原定計劃進行，杜飛雲那方面又如何？

聽到那聲「上」，杜飛雲應該就同時衝上，仙劍追魂七七四十九劍全力施展，堵住「滿天花雨」那個漏洞，誰知道杜飛雲非獨不上，反而向後倒退！

一退兩丈，一拔三丈，竟然掠返門上滴水飛簷！

孫杏雨這時已經發覺杜飛雲沒有依照原定計劃，大驚失色！

「滿天花雨」却已經出手，已經是有去無回之勢！

× × ×

漏洞在左方！

孫杏雨自恃有杜飛雲仙劍堵住，這漏洞此際更加明顯！

沈勝衣立即察覺。

臨敵經驗他本就豐富之極，應變之迅速更是驚人，身形鬼魅般一閃，已欺入左方，左手劍同時撒出一道劍網！

劍光暴閃，四十五枚暗器被劍網擊落，還有九十九枚盡皆射空。

沈勝衣劍再刺出！

孫杏雨立時狠嗥一聲，一個身子冲天一拔三丈！

沈勝衣沒有追擊，劍低垂，劍尖在滴血！

孫杏雨的血！

血繼續從孫杏雨的咽喉射出，半空中描了一道血虹，洒落地上！

孫杏雨的身子旋即摔下，當塲氣絕，一雙眼却仍然瞪大。

眼中充滿了憤怒！

× × ×

看見孫杏雨的屍體，龍飛才放心，四顧一眼，連隨又問：「杜飛雲又如何？」

沈勝衣道：「孫杏雨撲向我之際，就掠上飛簷逃去了。」

龍飛大笑道：「這個人眞可謂胆小如鼠。」

沈勝衣道：「他的胆並不小，只是貪生怕死。」

龍飛道：「斬草不除根，只怕春風吹又生！」

沈勝衣頷首，說道：「要找他却也不難。」

龍飛道：「哦？」

「怕死的人大都貪財。」

「與找他有何關係？」

「中州五絕以孫杏雨爲首，一切行動據說都是由孫杏雨先行策劃，負責與僱主接洽的亦是孫杏雨，是以他賺的錢自然比其他四人爲多。」

「那些錢他自然存放在家中。」

「你以爲杜飛雲是否會不動那些錢的主意？」

「應該不會。」

「那麼我們應該到何處找他？」

「自然就是孫家莊！」

「不過此人亦甚機警，必然會考慮到孫家莊不可以久留，要找他，必須就馬不停蹄，縱使不能够搶在他之前，也得在他離開之際趕到去。」

龍飛歎了一口氣，道：「你這是叫我留在這兒養傷？」

沈勝衣道：「這件事我一個人相信已

應付得來。」

胭脂一旁插口道：「沈大哥，我也走一趟。」

沈勝衣尚未回答，龍飛已說道：「這件事由她而起，只管由她來了斷。」

胭脂牽着沈勝衣的衣袖道：「爺都答應了，沈大哥，就讓我走一趟好不好？」

沈勝衣看看胭脂，終於點點頭！

那邊蕭半湖連隨高呼道：「來人呀，備馬！」

沈勝衣目光徐徐從那幾個弩箭手的屍體轉到蕭半湖的面上，道：「蕭兄……」

蕭半湖知道沈勝衣要說什麼，截口道：「這一戰雙英鏢局雖然也有傷亡，但總算為武林正義盡了一點力，而且經過這一戰，綠林朋友對於雙英鏢局的鏢車也準得望而却步的了！」

陶一山笑接道：「無論如何，中州五絕的老大却是死在雙英鏢局內！」

保鏢本來就是一種危險的職業，他們終年有如在刀鋒之上打滾，對於生死早已看得很淡薄。可是他們的眼瞳之中，仍然透着深沉的哀痛。

他們與那些弩箭手向來就兄弟一樣。

沈勝衣無言輕歎。

陶一山一望蕭半湖，又道：「我也隨沈兄走一趟孫家莊如何？」

蕭半湖點頭道：「也好！」

沈勝衣一笑道：「我與胭脂已可以應付了。」

蕭半湖天生一副爽直性子，聞言道：「那麼兩位千萬要小心，所謂趕狗入窮巷，必定會反咬一口！」

沈勝衣道：「蕭兄放心，這種事我已經甚有經驗的了。」

蕭半湖大笑，道：「我們在這裏等你的好消息。」笑語聲未落，兩個鏢師已各自牽來一匹健馬。

× × ×

杜飛雲並不像一條被趕入窮巷的狗，他從容步出柳家莊大門，一面的笑容。

在他的左肩，負着老大的一個包袱。

孫杏雨珍藏的珠寶已盡在這個包袱之內，還有一疊數目鉅大的銀票。

他相信即使沈勝衣他們推測得到他必會逃來這裏，也一定無法及時趕至。

因為他相信那一戰孫杏雨白松風縱然都死在雙英鏢局之內，對方也必然要付出相當的代價。他甚至肯定沈勝衣他們現在正在雙英鏢局之內養傷，但為了安全設想，仍然盡快離開孫家莊。

好像這樣的一個人無疑可以說是一個聰明人，只不過還不夠聰明。

如果夠聰明，根本就不會再走來孫家莊。這也許是財迷心竅。

他忘了他並非孫杏雨。

就是孫杏雨，也有判斷錯誤的時候。

× × ×

已是黃昏。

杜飛雲才步下門前的石階，就聽見一陣清脆的鈴聲在頭上响起來。

他抬頭望去，兩隻信鴿正從後莊院之內飛出，急飛向日落之處。

莊院內的人對於他的行動已起疑，正與飛鴿傳訊的方式通知孫杏雨。

可是孫杏雨——

杜飛雲目送信鴿遠去，不由自主的笑了起來。笑聲未絕，笑容已經僵硬。

突然僵硬！

兩個人正從旁邊一株樹後轉出。

一個是散髮披肩，瀟洒之極的白衣青年，一個是美麗而嬌憨，天仙化人一樣的青衣少女。

對於這兩個人，杜飛雲都絕不陌生！

× × ×

「沈勝衣！」杜飛雲脫口一聲呻吟，一張臉龐已扭曲。

沈勝衣冷冷一笑，道：「我們來得總算是時候。」

杜飛雲呻吟着道：「為什麼你不肯放過我？」

沈勝衣道：「因為你也是中州五絕之一。」

胭脂輕聲接道：「我爹爹說，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

杜飛雲沉聲道：「我發誓從今以後，退出江湖。」

沈勝衣冷笑，道：「相信你也曾發誓，與其他四人同生共死！」

杜飛雲啞口無言。沈勝衣接道：「我這次到來，還有一件事，想問清楚你。」

杜飛雲道：「是不是孫杏雨叫「上」之際，我非獨不上，反而開溜？」

沈勝衣道：「你當時若是也上前，應該可以堵塞住孫杏雨左面那個漏洞。」

杜飛雲道：「他本來就與我約好，在他的暗器全力出擊之際，我便以仙劍追魂七七四十九劍堵住那個漏洞，也即是迫使你非要盡將他那式『滿天花雨』的暗器接下來不可。」

沈勝衣道：「但我未必接得下所有的暗器。」

杜飛雲道：「但是我却一定可以堵住那個漏洞，在路上，為了臨陣時能夠完全配合，先後我與他已經練習了十二次！」

「既然如此，何以你臨陣竟退縮？」

「兩個原因！」

「第一——」

「我曾經接受過你一劍，知道你的劍有多快！多狠！多準！」

「第二個原因？」

「在練習之時，我曾經問過孫杏雨一句話——在我們合力一擊之下，沈勝衣是否必死無疑？」

「孫杏雨怎樣回答？」

「未必！」杜飛雲一頓。「但他肯定能夠將你擊傷！」

沈勝衣道：「甚麼重傷？」

「縱使如此，你必然還能夠發出致命的攻擊。」

「所以你不敢冒險。」

杜飛雲笑笑，道：「孫杏雨一向就不做沒有把握的事情，明知道沒把握也做，必然已替自己想好了後路，你若是反擊，死的一定不是他！」

「可是你仍然裝出一副合作模樣。」

「因為如果我不合作，未進雙英鏢局之前，只怕已死在他暗器之下！」

「有人說你們情同手足。」

「這句只說對一半，我不是，孫杏雨也未必是！」

胭脂聽到這裏，頷首道：「難怪你完

全不問我們孫杏雨他們現在到底怎樣。」

杜飛雲道：「不問我也知道。」

胭脂道：「你是說如果他們仍然生存，我們根本就不會出現這裏？」

杜飛雲上下望了胭脂一眼，道：「你也是一個聰明的女孩子，而且很美麗，一個女孩子聰明無妨，但太過美麗，却不是一件好事。」

胭脂奇怪道：「為什麼？」

杜飛雲道：「天妒紅顏。」

胭脂沉默了下去，她雖然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一如別人所說的那麼美麗，但事實很多煩惱，都是因為這點美麗降臨到她頭上。

杜飛雲轉望沈勝衣，道：「聽說你左手劍之快，無人能及！」

沈勝衣道：「未必。」

杜飛雲冷笑，道：「你無須對我這樣謙虛。」

沈勝衣道：「那麼你要怎樣？」

杜飛雲緩緩卸下左肩包袱，道：「一鬥你那支快劍！」到這個地步，在他也就只有這一條生路！

沈勝衣淡然一笑，緩緩是橫移三步。

杜飛雲穩穩的盯着沈勝衣，忽然一聲歎息道：「我仙劍追魂，可惜就只得七七四十九式！」

沈勝衣點頭道：「劍若是迅速，四十九式所化的時間實在不多！」

杜飛雲忽然笑道：「但雖然絕無生望，這七七四十九式還是要出手的！」

因為他已經別無選擇。

「嗆啷」的一響，杜飛雲拔劍出鞘。

沈勝衣同時拔劍。

天地間霎時彷彿一暗！

輕叱聲突發，杜飛雲人劍飛射，勝沈衣無言拔劍相迎！剎那間飛砂走石！

杜飛雲劍勢急如電閃，七七四十九式一式接一式，一劍緊一劍！

砂石方飛起，就被劍氣摧成了粉碎！

仙劍忽而迅速，七七四十九式瞬眼間盡展！

沈勝衣見一劍破一劍，見一式破一式，猛一聲暴喝：「四十九！」

「叮」一聲漫天劍氣盡散，杜飛雲身形如飛鳥，冲天一飛丈八，落下！

劍先落，直入地半尺，「崩」一聲突然斷折，杜飛雲手握斷劍同時仆地！

血從他的咽喉箭一般射出！

沈勝衣的劍幾乎同時「崩」的齊中斷為兩截！胭脂急掠至沈勝衣身旁，驚問道：「沈大哥怎樣了？」

沈勝衣回頭一笑，汗落淋漓，只是道：「這支劍不能再用了。」

說着他連隨將劍抛下。

胭脂這時候才發現沈勝衣左手的虎口已迸裂，鮮血奔流。

沈勝衣雖然沒有說，她亦已想像得到那剎那之間的兇險。她慌忙抽出腰間一方絲巾，替沈勝衣縛住了左腕的傷口。

沈勝衣旋即又笑道：「這種劍却到處都可以買得到。」

胭脂亦不禁展顏一笑。

現在她已可以放心的笑了。

漫天殘霞也就在她的嬌笑聲中落下。

——完——

碎杯禦敵

賴嚴霜

清代的武林高手當中，有一名擅長內功的喇嘛叫做「黃布喇嘛」，他是清宮裏面重臣之一，一方面因為他的武功超著，另一方面因為他是西藏黃派喇嘛的領袖，雍正皇十分重視他，故此，多次邀請他到宮內密談，且隨時賜宴，跟他坐在一起喝酒。

雍正皇本身也是武功的高手，不過，黃布喇嘛的名氣遠遠的蓋過了他，他知道如果兩人一旦交手，固然不敵，還擔心對方受到甚麼親王的賄賂，乘機下毒手，一招可以殺人，故此他始終不敢輕舉妄動，跟黃布喇嘛合手，不但如此，夜間設宴之際，還派弓箭手在瓦面窺探，倘有不測，亂箭射下。

雍正皇如此多疑，實在是非常罕見的，不過，身為皇帝，仇人太多，有這種顧慮，不足為奇，特別是雍正皇，殺了十多個兄弟，然後登基，究竟心裏有數，知道早晚一定有刺客入宮，甚至他敬重的人也是非常嚴密監視的。

至於黃布喇嘛的武功，高到甚麼程度呢？年代太遠，難以追述，但有一件事情可以反映出來，證明他的武功絕非雍正皇所及。有一晚，兩人臉對臉的飲酒，不知如何，他忽然失慎，跌落一個酒杯，那時兩人所飲的杯子俱是非常珍貴的瓷器，由名窰特別製造，故此，失手跌下一個杯，那是不敬的，同時也是很罕見的，當時只見他俯頭下來，似乎想把地上跌碎了的瓷杯撿起來，料不到伏在瓦面的弓箭手發生誤會，以為他擲酒杯為號，有刺客出現，又想像到他俯身下來，並非撿取杯子，而是想從小腿下邊拔刀衝刺，企圖弒君，竟然亂箭射下。

不過，那些弓箭手只有機會發射一箭，便即連聲慘叫，從瓦面跌下來，至於黃布喇嘛，却沒有一箭射中他。事後看看，所有弓箭手的兩眼之間，在眉心揷着很細的碎片，它就是打碎了的茶杯所做成的瓷片。

雍正皇從未想像到一個武林高手對於暗器這一門竟然如此熟練的，不但霎時間預知亂箭射下，可以翻身躍出，沒有給亂箭射傷，而且雙手齊出，一塊塊瓷片變成了飛鏢，揷傷弓箭手，紛紛跌下來，事後他大驚失色，連忙賠罪。

經過這一種變化之後，雍正皇就不敢再跟黃布喇嘛獨酌了，總之，他的內心對這一位高僧有無法形容的畏懼。

能夠把拋碎了的杯子飛擲出去，打中幾個人的眉心，實在不容易，比較接近的一個人叫做陳子正，他是鷹爪門的掌門人，在霍元甲創辦精武體育會的時候，就請他主持，他的一手鷹爪固然卓絕，就算打爛茶杯把它飛擲出去，能夠擊中飛鳥，使牠由空中跌下來，這也是很難辦得到的，一句說話，手上有勁，眼快手快，兼且苦練多年的武林高手，碰着甚麼破碎的碰片，都可以變成暗器。

兩期完俠情奇詭中篇

東方雄風・文
盧　令・圖

白狼（上）

狼狠人更狠

狼是一種很令人厭惡的動物，因爲牠性殘忍，狡猾，險惡，而且兇猛無比。

狼和人一樣，同屬於哺乳類，所以牠的資質天性，也非常接近人，因此狼兼具了獸性的殘狠和人性的聰敏，使得牠更可怕！

人往往拿狼來做最毒惡，最狡詐的比喻，認爲一個人假如像狼的話，那眞是殘暴至極。

可見人對狼的厭惡與畏懼。

狼眞的是這般令人厭惡與畏懼嗎？而人就那樣仁慈與善良嗎？

其實不然！祇要看江湖上爭殺不息，一片血腥浩刦，人並不比狼好到那裏去。

江湖中人除了以武功爭强鬥勝以外，爲了一點點的恩仇，不惜費盡心機，使出許多詭計，陰險的手段，天涯追踪，必欲將對方趕盡殺絕而後快，那種弱肉强食，互相殘殺的情形，比狼更陰險，更惡毒！

江湖上，道消魔長，血腥浩刦何時了呢？

因此一些衞道的俠義之士，就倡議舉辦武林大會，純以武技競爭，選出一位武功最高的人，推爲武林盟主，來主持武林正義，消弭爭端，平息浩刦。

武林盟主以十年爲一期，每逢十年就在巫山神女峯上，舉行一次武林大會，推選武林盟主，能够獲得武林盟主的人，是一種武林最高的榮譽，統率武林，駕御天下。

武林盟主可以連選連任，可是江山代有英雄出，十年的變遷，不知又產生多少英雄人物，到現在已經是第九屆的武林盟主，却沒有一個人能够連任兩屆的武林盟主。

話雖如此，在第八屆却產生一位奇才異能的人，當選武林盟主，他本來最具潛力蟬連第九屆的武林盟主。

鏢毒心更毒

他就是刀神白滄波，不僅武功極高，手中一把刀更是出神入化，奇詭無比，從來沒有一個人，能在他刀下走過三十招。

白滄波不僅刀法神奇，爲人更是敦厚忠誠，武林中黑白兩道無不佩服欽仰，在他武林盟主的任期間，武林中可以說平靜無波，從來沒有發生一點瓜葛糾紛。

但不知道爲了什麼原因，在十年前，也就是第九屆武林盟主選拔的前一年，刀神白滄波突然消聲匿跡，從江湖消失了！

可是不到半載的時間，竟從西康的色隆拉山，傳來白滄波全家被人殺死的滅門禍事！

這消息，震驚武林，一些俠義中人踹印天下，遍尋兇跡，却也偵察不出什麼蛛絲馬跡。

其中以白滄波的拜弟江湖客月長風，最爲熱心，鍥而不捨的去偵察這件武林滅門懸案，他曾經發誓如不找到眞兇絕不甘休！

雖然如此，白滄波死了，十年一度的武林大會，還是如常的在第二年的端午節於巫山神女峯舉行。

武林盟主，人人寤寐求之，競爭的激烈可想而知，當時呼聲最高的是鬼影子席天雷，他以輕功稱絕天下，其他武技也都練得超凡入聖，白滄波一死，人人一致看好席天雷。

可是說也奇怪，端陽節武林大會那一天，鬼影子席天雷却沒是出現會場上，經過半個月激烈的競技比賽，神州一劍左非凡，仗着神奇無比的劍術，終於輕取第九屆的武林盟主，登上寶座。

光陰荏苒，歲月不居！

距離第九屆的武林盟主，又經過了九年，

然而武林中的爭殺糾紛，却是無日不有，掀起了一片血腥浩刦。

由此可見，神州一劍左非凡，並未盡到武林盟主的責任，消弭浩刦。

這樣一來，就更令人懷念刀神白滄波了！白滄波爲什麼會遠去西康色隆拉山？爲什麼會慘遭滅門禍事？一時，江湖上傳說紛紛，却沒有一個比較確實的說法。

其實西康的色隆拉山，是一處邊疆荒蠻，瘴氣迷漫的地方，而且狼羣出沒，人跡罕至，有什麼值得刀神白滄波遯居於此的價值呢！

時經十年，也就是第十屆武林大會競技比賽的前一年，色隆拉山却埋伏着一場危機，出現許多神秘的武林人物，也發生了許多異乎尋常的怪事！

色隆拉山峭壁絕崖，深林密佈，高山與高山間形成許多深長而神秘的山谷，這些山谷就成爲狼羣棲息的好地方。

餓狼谷，既深且長，其中還有無數的山洞，更是狼羣麕集，終日狼嗥不絕。

這一天，初春的季節，陽光溶化了山頭的積雪，餓狼谷裏現出一片煦和的春意，狼羣也都跑出山洞，沐浴在暖和的陽光下。

驀地，餓狼谷口，傳來一陣悽厲的嘶聲，狼羣驚惶萬分的朝谷內奔竄。

當中一匹雄壯的黑狼，負傷地忍痛率領羣狼奔向谷內。

餓狼谷內，遠處突現一縷人影，迅速的躍了過來。

那是一個人，不錯，是一位少年，赤裸着身，祇用一條藤葉圍住下部，古銅色的皮膚，顯得驃悍雄偉，臉色黧黑，兩道劍眉深入雲鬢，圓圓大大的雙目，露出烱烱的光芒，那份俊挺，格外顯得不凡。

奇怪那少年竟跟狡猾的狼雜居一處，似有很深的感情，黑狼領着羣狼，到了少年的眼前，黑狼受傷極重，倒在少年的脚下。

少年道：「壯壯！」撫摸着黑狼的背，又用下顎摩挲着牠的頭。

壯壯氣喘甚急，傷得頗重，少年抱起牠的身軀，走向一處石室，衆狼都圍繞在他的身旁，靜靜的流露出一份沉重而眞摯的感情。

少年仔細的在爲壯壯檢查傷處，突然發現臂部有一支六角菱形的暗器，心頭不禁一震！

因爲那暗器對他來說，實在太熟悉了，少年身上也有一支，不過形體較細罷了，滿腔積恨，在心中洶湧着！

但很快的少年克制住激動的情緒，對旁邊的狼，比了幾個手勢，刹時狼羣咬來了刀片，乾柴，火熠子，還有剛溶化的雪水。

少年升起火，把刀片放在火中燃燒消毒，準備替壯壯取出身上的毒鏢。

羣狼圍在他的身旁，屛住氣息，靜靜地在看。

石室裏，靜靜得沒有一點聲息，連一根針掉下去的聲音，都淸晳可聞。

忽然室外响起一陣急切的奔跑聲，羣狼刹時微微騷動，待看淸是一匹雪白的狼，才又靜下來。

少年已看到那匹狼，身上雪白如玉，沒有一根雜毛，白得可愛，不禁欣然色喜的喚道：「皓皓，是妳呀！」

皓皓跑過來，向少年擺一擺尾巴，就偎在壯壯的身旁，深情的舔一舔他的背脊。

原來，壯壯和皓皓是一對情侶，相戀很久了，皓皓剛才一聽壯壯受傷，馬上跑來看他。

皓皓皺鎖眉頭，雙目一眨也不眨注視着壯壯，深情欵欵中含有很深的憂鬱。

少年看出她的表情，便安慰她道：「別傷心，壯壯不會有事的！」

皓皓好像聽懂少年的話，裂一裂嘴，對他表示感激和友善。

少年取過燒紅的刀片，去挖壯壯的臂部，火紅的刀片，割在身上，當然非常痛楚，可是壯壯勇敢得沒有哼一聲，祗是咬緊牙齦，忍受着痛苦的煎熬。

難怪狼羣們推選壯壯爲首領，皓皓愛慕牠的勇敢與聰毅！

少年從壯壯的身上挖出一隻菱形的毒鏢，眼中充滿了怒火，他等待了十年，就是等待這隻菱鏢的主人，今天終於被他等着了。

少年取過沸騰的雪水，輕輕的替壯壯洗滌傷口的淤血和汚垢，然後再抹上狼羣咬來的野草，說道：「壯壯，你休養幾天就沒事了！」

壯壯感激的投射一瞥，斜躺在石板上。

周圍的狼羣，一看沒事了，才放心的四散走開。

少年向皓皓道：「皓皓，妳陪着壯壯，我要去找那個可惡的人！」

他拾起菱鏢，藏在腰間，一挪身，就像一片雲飄出了石室。

「小黑，你過來！」少年喊住一匹身軀墨色的小狼。

小黑三兩縱，竄到少年的身旁，仰起頭來，好像說道：「有什麼事嗎？」

少年撫摸一下他的頭，道：「剛才壯壯是不是遇到了獵人？」

小黑搖一搖頭，彷彿是說：「不是！」

少年十分納悶，可也十分欣喜，因爲在色隆拉山十年，好不容易給他碰上了。

菱鏢，這一隻使他身負血海深仇的暗器，終於又出現在他的眼前。

很顯然的，失踪的狼並不是遇到獵人，而是被江湖人所傷害，從壯壯的傷痕，更可肯定他的判斷。

少年道：「小黑，你帶我去看看。」

小黑挺身而起，箭一般的射向谷口。

少年一弓身，輕如花絮的飄去，緊跟在小黑的背後，那份輕功出色已極。

眨眼到了谷口，小黑卽停止不進，表示壯壯剛才就在這裏遇害。

谷口狹小，兩面頹立的山壁，高聳入雲，谷前是一片濃密蔽天的茂林。

這兒遍地亂石，大小相叠，所以很難從足跡去分辨。

少年看了半晌，瞧不出半點痕跡，抬眼一望，前面的密林，不由自主的騰身縱去。

樹林中，林蔭密佈，密得連陽光都洩不進來。

少年走進十餘步，忽然呀了一聲，發現兩匹狼橫屍在厚厚的落葉上。

小黑奔了過來，看見那匹狼，低低的哀鳴兩聲。

少年蹲下來看，這一看不禁劍眉聳動，原來那兩匹狼，已經死了，而且死得很慘，係被人用銳利的刀子，從胸前割開，挖開狼心，而將狼屍棄置在這裏。

少年含怒的道：「自命仁慈的人呀，竟然做出這樣殘忍毒辣的事來！」

他厭惡的啐了一聲，滿懷悲痛的抱起兩匹狼的屍體，緩緩的走回餓狼谷。

十年與狼相處，少年發覺狼並不如人所咀咒的那樣狡猾，那樣可怕，他發現狼也有合羣，尊長與勇敢的善良一面。

固然狼會殘忍的去捕食野兔，鹿子，甚至於人，但那是他們維生的一種方式。

自從少年來到了餓狼谷，他就設法去感化狼的野性，引導狼發揮善良的本性。

這些狼都把少年看成是朋友，少年也將狼看成親人，更何況在十年前，狼曾救了他一條

生命，從一羣喪心病狂的武林人物手中，挽救了一條小小的生命，那時候少年才僅僅八歲。

一幌十年，少年與狼爲伍，赤裸着身子生長在山谷中，養成他碩壯的體格，加上他幼年曾經從父親那兒習得上乘的吐納運功法，這十年來不斷的勤練，少年內功激增，輕功也練得驚人。

在餓狼谷中，少年日食狼乳，野菓，異草，使他長得更健壯，而且平日與狼相處，觀察狼的撲，躍，縱，騰等的形態，聰穎的少年，自創一種「狼形掌」，一共有一百零八招。

狼是聰明的，所以在縱躍之間，含有很深奧的招式，少年却比狼更聰明，十年來，一套狼形掌，已演練得十分精熟。

平常三，四十匹狼已不是他的敵手。

前年的多天，餓狼谷突然跑進一條巨大的青額老虎，吃了五匹狼，少年施展狼形掌，祇用了七招，就將那隻老虎，擊斃掌下，因此更獲得狼羣的擁戴與敬佩。

現在與他「相依爲命」的狼竟遭到人類的殘殺，使少年爲之悲憤萬分。

最可怕的是殺狼的人，顯然不是獵人，否則狼皮要比狼心值錢，他爲什麼祇剖去狼心，而將狼屍棄置在荒林之中？

少年忖道：「那人剖去狼心，到底要做什麼？要說是吃，狼心並不見得比狼肉好吃，唉！」他眞想不到。

但他已下定決心，一定要替狼報仇！

小黑跟隨在少年的身後，低聲哀鳴，好像一曲悲哀的輓歌。

不知不覺間，已經走返谷中。

少年輕輕的放下狼的屍體，這時他才發現四週已包圍着千百匹狼，個個垂喪着頭，低聲的哀鳴。

那是一幕動人的畫面，同類的悲哀，乃發自一種眞摯的情感。

若非親眼所見，誰也不肯相信，被人類視爲狡詐殘忍的狼，竟有這樣深厚的感情。

少年挖了一個深深的坑，將兩匹狼合葬在一起，並且立了一個石碑。

這時，四周響起一陣嘶號，天也爲他們的悲鳴，而遮住陽光，慘淡淡的飄過一片烏雲。

少年在石碑前，很虔誠的行了三個禮，像似在悼別老友的離去。

忽然皓皓焦急的奔來，在少年面前猖猖狂吠，又用頭頻頻的指向石室。

少年知道一定是壯壯的傷勢，起了惡化，連忙奔入石室，只見壯壯已經昏迷過去。

皓皓含着很深的悲哀，淚眼晶瑩地望着少年，像在哀求他，救一救壯壯。

少年道：「皓皓，別急，我會盡力救壯壯的……」

他這樣說，純粹是在安慰皓皓的，因爲他已用盡所有的辦法了。

少年雖然懂得一點醫療，却僅是皮毛而已，想用來療治壯壯的傷痕，還是不够的。

他摸出兩支麥鏢，一大一小，大的是他十年前，被仇家所傷留下來的，小的是剛從壯壯身上取下的，兩個形體一模一樣，顯然的現在的這隻毒鏢所淬的毒更深更厲害，所以才使壯壯昏迷過去。

少年懷着很深很濃的恨意，藏起麥鏢，準備留爲將來尋找兇嫌的綫索。

他劍眉深鎖，低下身子，撫抱着壯壯，却想不出救治他的方法。

皓皓悲慟地號叫，傷心到了極點，那種純潔的情愫，是一種偉大感情的表露。

少年道：「皓皓！別哭，壯壯有救了！」

皓皓的瞳子出現了喜悅的光芒，滾落兩顆激動的淚珠，十分感激的向着少年頻頻地點着頭。

少年抱起壯壯，才發覺他身上滾熱的，心知毒氣已浸蔓全身，再不施救的話，恐怕就沒命了。

他挺起矯健的身軀，奔出石室，眨眼來到餓狼谷東側的絕壁下，皓皓和七，八匹狼也都跟來。

那峭壁高有百丈，在半腰間生長着一株銀葉紫枝的小木，却結了一顆比拳頭略小的圓型金菓。

這個金菓是在五年前，無意中被少年發現的。

有一次，他爬上了高高的峭壁上玩耍，不小心跌落谷下，那時他的眞元和輕功，都沒有現在那樣好，跌落下來，全身都被擦傷，也受了很重的內傷，昏絕過去。

狼羣發現他時，祇賸一絲氣息，圍着他猖猖哀號，却一籌莫展。

少年跌落的位置，剛好是在金菓下面，驀然縷縷清涼的芬香沁入他的鼻孔中。

不到半個時辰，少年悠悠醒來，感到混身舒暢，百骸靈活，內傷竟然完全好了，祇剩下一些皮肉擦傷，休養幾天也就痊癒了。

此後，少年每天清晨，都到金菓下來調氣運息，吸取金菓散發出來的香味，果然覺得那清香能助他調元培氣，功力爲之大增。

此顆金菓，少年因其株長得似靈芝，菓又呈金黃色，所以就稱它金芝菓。

以後凡是狼有受傷，抱到此處，吸收金芝菓的異香，無不立刻即癒。所以狼對金芝菓視若神明，每天有十二匹狼，在此日夜守護，以防金芝菓受到侵害。

少年去到崖下，已聞一陣異香撲鼻，他緩緩將壯壯放下，靜靜的注視牠的變化。

約莫過了盞茶時刻，壯壯果然動了一下。

皓皓略展悄容，走到他的身旁照顧。

又過了片刻，壯壯睜開眼來，想要站起，皓皓却偎在牠的身後，彷彿在向牠說道：「你毒氣尚未全消，好好躺着休息吧。」

壯壯望一望皓皓的嬌臉，低鳴一聲，又躺着不動，祇是雙眼凝視，散發着欣喜的光。

少年走過來，問道：「壯壯，你還感到痛不痛？」

壯壯伏在地面，微微搖頭，投射過來感激的一瞥。

少年道：「金芝菓眞有效，幾次都能治百傷，清除巨毒。」

圍在四周的狼，看到壯壯醒來，都高興的縱跳起舞，搖弄着尾巴。

又經過一個時辰，壯壯氣色煥發，巳然恢復牠往日矯健的身子，牠再也躺不下去，躍身而起，加上他碩壯的身軀和一身黑得光澤的毛，看一眼就知道牠確是一匹好狼，是狼中的英雄。

皓皓高興的走過去，親親牠的臉頰，壯壯却害羞的垂下頸。

少年被牠們眞摯無邪的舉動，逗得笑了起來，接着問道：「壯壯，你有沒有看到傷你的人？」

壯壯搖一搖頭，表示沒有看清那人。

少年又道：「那人身手高明，你沒看清他的臉容嗎？」

壯壯點一下頭。

少年會意的道：「今後，我們要提高警覺，加强防備，我想那個人還會再來的。」

壯壯點點頭，表示贊同少年的意見。

少年道：「壯壯，你多休息幾天，把傷口養好，一切由我來安排好了。」

壯壯起初不肯，堅持要爲死去的兄弟報仇，但經不住少年的勸阻和皓皓的婉言相慰，才

答應休息兩天。

在皓皓的陪伴下，壯壯終於走進石室休養傷痕。

於是，防衛的責任，自然就落在少年的身上。

他安排二十四匹狼，分成兩班，埋伏在餓狼谷口隱蔽的地方，注意谷外的動靜，一旦發現可疑的人物，立即發出低沉的長吟警告谷內狼羣。

另外，在比較低的峭壁處，也設下暗樁監視。

因爲他知道，那些天然的山壁，是阻不住武功高强的武林高手的。

還有金芝菓，也要加强監視，少年特別增加了一倍的狼去防守。

其他健壯的狼都退到石室，或藏在隱蔽的地方，待機而動。

老弱的狼，則一律退藏到堅實而安全的石洞。

少年領着小黑，不時的來回巡視。

小黑是一匹很靈巧的狼，雖然長得並不高大，却特別機警，嗅覺也比其他的狼來得靈，跑起來的速度，也快得驚人。

在嚴密的防守下，過了三天，都非常平靜，沒有發現一個人影。

少年十分納悶，暗道：「難道我估計錯誤嗎？」他一向是非常自信的，預料那人一定會再來，所以防守的陣勢，始終不敢放鬆。

這一夜，是個無月無星的日子，蒼穹像潑了一層墨，黑黝黝的天色，還刮起呼嘯山風。

少年走出山洞，望一眼天色，暗道：「今晚，恐怕會有事了。」

他帶着小黑，在餓狼谷巡視一遍，當他將要轉到谷口的時候，忽然發現對面一處低矮的山壁，掠起一縷黑影。

雖然那點黑影，一閃而沒，可是少年的眼光銳利，已經看得一清二楚。

他立刻挪起身子，輕快的飄過去，宛如電光石火的躍到山壁之下，躲了起來，待了一會兒，並無動靜，才貼住山壁，揉身而上。

那山壁並不高，約有四，五十丈，少年以矯捷的身法，很快的就上了山壁，隱身在一顆大榕樹的後面。

月色很清淡，可是數十丈內的情景，完全逃不過少年的眼光。

待了很久，依然毫無動靜，少年懷疑的暗道：「莫不成是我看花了眼……」

一念未落，眼前二十丈外，已現出一個黑影，只見那黑影身子幌了幌，忽然仆倒不起！

當下已有四，五匹狼，快捷的衝上去。

少年心中有異，喝道：「慢着！」人也騰身躍了過去。

設非少年一喝，那人已成狼吻下的肉醬，四，五匹狼圍在四周，都不解少年的意思。

少年趨身一看，始看清楚，那人原是一少女，身着一襲黃色的衣裳，長長的秀髮，披在肩後，現出幾分的嬌媚和秀氣。

黃衣少女已經昏迷的斜倒在樹旁，少年將她抱起，一嗅她的鼻氣，就知道是中了瘴氣。

少年抱着她，縱落谷中，奔到金芝菓下，把黃衣少女平放地上。

陣陣的異香，沁入少女的鼻孔。

片刻，黃衣少女緩緩醒來，一見身旁一位半裸的健壯少年，還圍着數十匹狼，對她虎視耽耽，不禁嚇得驚叫起來。

少年道：「別怕，牠們不會傷害你的！」

黃衣少女坐起道：「你救了我嗎？」

少年笑道：「妳中了瘴氣，昏迷過去。」一笑，又道：「我叫白狼！」

五年來，他從未遇到一個人，現在見到這個黃衣少女，使他掩不住一股喜悅的心情。

黃衣少女發怔的道：「白狼？好奇怪的名字！」

白狼反問道：「妳叫什麼名字？」

少女彎彎的柳眉，襯上兩個大大明亮的眼眸，美得像會說話一般。

黃衣少女被白狼看得有些害羞，垂下頭，低聲的道：「我姓月，月冰冰！」

白狼道：「月冰冰，好冷好美的名字，妳怎麼到餓狼谷來，差一點被我誤爲殺狼的人。」他很坦誠的把前後原委說出。

月冰冰臉上浮起兩朵紅雲，幸虧在暗淡的夜色，才未被發現她的心虛，吶吶的道：「我到色隆拉山來找我爹，不想却迷了路，中了瘴氣。」

白狼道：「這兒瘴氣遍地，野獸出沒無常，妳一個女孩子，隻身到此，實在太危險。」

月冰冰問道：「我中了瘴氣，你用什麼藥替我解毒呢？」

白狼神秘的笑道：「妳沒有聞到一股異香嗎？」

月冰冰深深一吸氣，果覺一股異香從上飄來，抬眼望去，才見那半山腰間，一株銀葉奇樹上長了一顆金色的菓實。不禁驚奇的問道：「那是什麼菓實？」

白狼道：「我管它叫金芝菓，它的香氣解治百病，療奇毒。」

月冰冰道：「你就是用它的香味，來解去我身上的瘴毒嗎？」

白狼點點頭，道：「是的。」

月冰冰不禁又瞥了一眼金芝菓，芳心却卜卜的跳躍不止，她鎭靜的向四周望一望，但覺那些狼的形狀，十分可怖，像要把她呑噬一般，不禁臉色發白道：「這些狼，好恐怖呀！」

白狼道：「他們不會傷害妳的。」

月冰冰看看白狼碩壯的胸脯，芳心微微一動，問道：「你就和狼相處在一起嗎？」

白狼道：「是的，我住在這裏已經有十年了！」

月冰冰問道：「難道狼一點也不會傷害你嗎？聽說狼是最狡猾的……」

她的話還未說完，白狼却怒吼起來，大喝道：「我不許妳這樣誣蔑狼！」

月冰冰吃了一驚，怯怯地道：「對不起，原諒我是無心的，以後我再也不敢……」

那臉色充滿了懺悔，怯怯的，有一份楚楚動人的美。

白狼被那份脫俗的美以及眞摯的悔意所感動，不由自主地伸手去握一握她的玉手，道：「冰冰，狼也有善良的天性，祇要人們不去傷害牠，牠也絕不會去傷害人，有時候人類相殘，那種惡毒暴戾，要比狼更狠更毒呢！」

月冰冰想要縮回手，可是下意識的，手却不聽她的命令，祇感到白狼的一握，給了她無比的熱情，可聽了他的話，使她的腦海裏，浮現了一張猙獰的臉，那是一個婦人，一個醜陋婦人的臉！

她想着白狼的話：「有時候人比狼更狠更毒！」不是嗎？四周狼羣，雖然長相兇惡，却沒有絲毫傷害她的意思，比那些壞人要善良多了。

白狼關切的道：「夜已經很深了，我送妳去休息吧！」

月冰冰在白狼的引導下，走進一間雅緻的石室，他燃起一盞油燈，但見裏面打掃得一塵不染，有一張石床，也是光潔明亮，石桌上放了不少水果。

白狼道：「妳在這裏休息，離天亮還早，假如餓了隨意吃一點水果。」

月冰冰道聲謝謝時，白狼已經閃出石室外

面去了。

接着，一匹狼爲她啣來一條蘆葦編織的毯子，月冰冰感激的道：「眞太感謝你了！」

她善意的去撫一撫牠的背，狼也搖一搖尾巴，表示友善的走了。

月冰冰獨處石室，漸漸對狼產生了感情，她覺得牠們長相雖然猙獰醜陋，却那樣善良，比起那些人面獸心的人來，實有天淵之別！

她對狼發生了好感，心裏面却自責起來，喃喃自語道：「我不該來的，不該受風娘子的脅迫……」可是，她想到父親，又暗道：「我死了不要緊，爹是萬萬不能死的，我，我該怎麼辦呢？」

月冰冰內心充滿了矛盾，使她左右爲難，她不禁輕歎一聲，又自言自語道：「難道我能忘恩負義，幹下無情無義的事嗎？我難道比一匹狼還不如……」

但是，風娘子兇惡的臉，又浮現在她的眼前！

風娘子的話，又響在她的耳際：「月冰冰，假如妳不照我的話去做，不但妳會死，妳的爹爹也會沒命的……」

她想到她們父女相依爲命，骨肉情深，不禁痛苦地叫道：「不，不，不，妳不能殺害我爹！」

驀地，洞外傳來狼的號聲，嗥聲，狺聲，還有嘈雜的奔竄聲。

情況好像十分緊急，谷口響起一陣掌風相搏，人聲叱喝的聲音。

清夜裏，四處岑寂，搏鬥聲響，顯得特別清越響亮，入耳鏗鏘。

月冰冰連忙走出石室，只見所有的狼都奔到谷口去對付强敵，夜色暗淡，她突然閃起一個念頭：「這是一個最好的機會，祇有這樣才能救爹……」

此念一生，隨卽飄身而起，彷彿一縷黃烟，裊裊吹去！

這時，餓狼谷口出現一名肥胖的和尚，但見他身着一件灰色袈裟，年已五旬開外，長得一臉橫肉，不似出家人慈祥相貌，一看卽知是個不守清規的野和尚。

他凌厲的掌風，已斃了兩匹狼，白狼聞訊趕到，冷冷的喝阻道：「大師，出家之人，竟爾妄動殺機，豈不怕傷了上天好生之德。」

那和尚濃眉一揚，粗暴的道：「洒家空空，你是什麼人？竟跟這些狼混在一起？」

白狼一聽他報出法號，不覺心頭微動，他記得曾經聽父親談起，空空和尚原是少林門人，二十年前，祗爲了一心妄想稱霸武林，偸走了武林絕學「達摩易筋經」，隱居山村十年後復出，果然武功不凡，一舉成名。

他雖是出家人，出手却極狠毒，但因他武功奇絕，也沒有人敢捋他的虎鬚，少林派雖然曾經派人追捕他，一來他已練成七分「達摩易筋經」的功夫，武功之高，除了少林掌門人之外，已無人是他敵手，二來他十分狡猾機警，出沒無常，想要聯手追捕他，又談何容易！

今夜，却不知他爲何遠走色隆拉山，神秘的出現在餓狼谷？

白狼略知他的來歷，更不敢輕敵，嚴陣以待的道：「我叫白狼，你出家人來此何事？」

空空和尚縱橫江湖，常遇敵手，豈把一個野孩子放在眼中，獰笑道：「洒家聽說餓狼谷長有一顆大元菓，今夜特來取去！」

白狼道：「什麼大元菓？餓狼谷沒有這東西！」

空空和尚道：「大元菓乃是天生靈物，比那千年靈芝還要價値百倍，不僅能治奇難百病，練武之人服了大元菓，可增百年眞元，洒家眞氣不足，雖然習得達摩易筋經，但是眞氣不足，始終難以發揮到登峯造極的境界，假如你能將大元菓送給洒家，明年洒家登上第十屆武林盟主，洒家一高興，就把你收爲門徒！」

白狼怒道：「我才不稀罕你這個野和尚，知趣的快快滾開！」

空空和尚道：「洒家如得不到大元菓，是絕對不會離去的！」

白狼道：「你眞要撒賴，恐怕就難以走出餓狼谷！」

空空和尚狂笑道：「小娃兒，竟敢在洒家面前猖狂，今夜洒家誓必奪得大元菓。」

白狼道：「告訴你沒有什麼大元菓小元菓，你再不走，我就不客氣要攆你了！」

空空和尚完全不放在心上，說道：「來吧！洒家讓你先出招！」

白狼在餓狼谷裏，雖然自創一套「狼形掌」，可是從未與人動手，却不知威力如何？何況空空和尚在他心中，已有種勁敵的觀念，故不敢輕易動手，道：「你眞的非動手不可？」

空空和尚道：「你不給洒家大元菓，洒家就不走，祗好動手一搏了！」

白狼道：「想不到一個出家人，手段如此狠毒，近月來失踪了數十匹狼，前天又有兩匹狼被剖腹取心，料必都是你幹的了？」

空空和尚道：「洒家雖然葷素酒肉無忌，却怕取狼心狼肉，因爲太腥了！」

白狼一怔，問道：「眞不是你幹的嗎？」

空空和尚道：「洒家今夜才到餓狼谷，而且憑着洒家的聲譽，也沒有騙你的必要！」

前日剖腹取狼心的事，看來眞的不是空空和尚幹的，那麼是另有其人了！

白狼憂心忡忡，這些狼是他的恩人，也是他的好友，他絕不容許人來侵犯殺害的，怒道：「你再不走，我可要動手了！」

空空和尚一笑，道：「洒家正等着咧！」

夜很深了，蒼穹墨黑，山風吹拂得更大！

四面的狼，沉着的注視空空和尚的舉動，精靈的等待機會攻擊！

白狼已被逼得沒辦法不出手了，硬着頭皮，道：「注意！我要出手了！」

他抱着破釜沉舟的心理，揉身而上，雙臂已貫足勁力，奔雷閃電般的攻出一招。

空空和尚嘴唇含着一絲輕蔑的冷笑，陡地乍見白狼出手攻來，不禁驚駭，心念道：「那是什麼招式！」

因爲那一絕招，彷彿巨狼猛撲，含着奇詭奧秘，是空空和尚從未見過的招式，難怪他驚心。

心念中，一招已經正面襲來，空空和尚此時已不敢大意，揚起碩大的袈裟，反襲出一陣强勁的力道。

但是他做夢也沒有想到，白狼一招原是虛招，一衝一旋之下，不知何時，竟立在他的背後，徐徐的伸出左掌拍到。

如此快速的身法，使這位身經百戰的黑道巨魁空空和尚，嚇出一身冷汗。

因爲以他的身法，竟未能發現白狼是如何進身發招，怎能不使他驚駭不住。

不過，空空和尚到底是經歷過大風大浪的老江湖，見他一掌拍到，迅速絕倫反攻一掌。

這一招，完全是硬碰硬的幹上了，兩道强勁的掌風，在半空中一絞，剎時判出高低。

空空和尚氣浮身動，蹬蹬蹬地倒退出四，五步。

白狼却氣定神凝，形態雍容的，眉宇間現出一種不怒自威的神氣。

這下，可把空空和尚惹火了，口發一聲暴吼，袈裟揚起，迅速的搶攻三招。

白狼一招得手，早把畏懼之心，掃除殆盡，掄手而起，劈出一股强猛的勁力。

他的招式，完全模仿狼形，再加自己改進，與一般武技截然不同。

這使得空空和尚的達摩易筋經，都無法施展開來，不僅感到白狼招式怪異，而且勁道强得無與倫比。

一般武技雖然各派各門互異，却是一脈相傳，大同小異，然而白狼的招式，往往異乎各派武功，甚至於反其道而行，就更令人難以捉摸了。

兩人走過十幾招，空空和尚已亂了章法，被迫連連倒退。

白狼却越戰越勇，陡地探出右掌，就像一匹巨狼，靈巧的伸出前爪。

「嘶」地一聲，空空和尚的左肩袈裟，被白狼撕破，肩上也重重的挨了一掌。

空空和尚驚惶萬狀的，宛如破空敗絮，飄出十餘丈外，怒聲喝道：「好小子，洒家還會再來的！」

話聲甫落，人已疾如鷹隼的穿了密林。

羣狼一見他逃走，很快的追了過去！

白狼揚聲道：「別追了！」

那些狼，彷彿聽懂他的話，又很快的折身奔回。

羣狼歡擁在白狼的身旁，像對一位英雄式的歡迎，小黑更是高興得舞蹈起來。

白狼心頭却埋下一層隱憂，知道空空和尚一去，一定會有更强勁的敵手再來，餓狼谷昔日平靜無憂的日子，是難以再得了。

狼，單純的，絕沒有想到大禍的來臨。

白狼不忍掃他們的興緻，也笑了一笑，走回谷中。

忽然，他聽到「噗」地一聲，是一個物體重重跌落的聲音。

白狼疾躍過去，在夜色下，已見金芝菓下面，平臥着一個人，而且發出痛苦的呻吟！

那是月冰冰，一襲黃色的衣裳，白狼一眼就看出是她。

白狼趨近抱起她，問道：「妳一定摔得很重罷！」

月冰冰傷得不輕，但尙知人事，見到白狼關切表情，不禁羞愧萬分，許久答不上話來。

狼，都圍了上來，現出關心的神色。

白狼道：「我用眞元來替妳推拿一番！」

說着，將月冰冰平放在一處平坦的地方，以便讓她吸取金芝菓的香氣，一方面運起眞元，雙掌在她背部運氣推拿，却不禁皺起眉頭。

過了半晌，月冰冰痛楚全消，精神反而更旺盛，但她瞥見白狼正直英挺的臉容，眞是羞愧交加。

白狼問道：「好些嗎？」

月冰冰坐起，道：「我，我，我對不起你，更對不起這些狼！」嗚咽的哭着，雙手掩住臉龐。

白狼被她哭得莫明其妙，道：「冰冰，不要哭……」他笨拙得說不出話。

一個做錯事的人，別人越是不責備他，他的心理越是感到難過。

月冰冰這時的心理正是如此，抬起掛滿珠淚的臉，稚氣的道：「白狼，你爲什麼不責備我？不打我？這樣我的心裏會好過些。」

白狼道：「傻丫頭，我不怪妳！」衝着她，咧嘴笑了一笑！

月冰冰被他逗得噗嗤一笑，道：「你壞，你眞壞！」撒嬌的，一雙玉手落雨一般的打在白狼寬厚的胸膛。

白狼情不自禁地，將她摟在懷中。

一股强有力的勁道，電觸一股的使月冰冰沉醉在那滿足的一刹那。

月冰冰仰起頭，問道：「白狼，白狼，你知道我是爲了偸金芝菓，才摔傷的嗎？」

白狼點一點頭，臉色全無詫異的表情，顯然他是猜中月冰冰的心意了。

月冰冰道：「那你爲什麼不責備我呢？」

白狼道：「這不能怪妳！」

月冰冰問道：「爲什麼？」

白狼道：「因爲連空空和尚都禁不住想奪走金芝菓，何況妳是一個小女孩！」

一位少女被說成小女孩，當然會不高興的，月冰冰嘟起櫻唇老高老高，半晌才說道：「剛才是空空那個賊和尚嗎？」

白狼道：「他說要採去大元菓，結果被我打發走了！」

月冰冰道：「白狼，想不到你的武功這樣高，連空空和尚都敗在你的手中！」

白狼沒有欣喜，因爲他知道餓狼谷往後的日子，將難平靜了。

月冰冰指着金芝菓道：「其實它不叫做金芝菓，而是空空和尚所說的大元菓，眞可以生死人而肉白骨，更能增元培氣，武林中人，夢寐以求。」語氣一轉，又道：「我不該存心不良，來偸你的大元菓。」

白狼道：「我知道你是不得已的……」

月冰冰驚奇的道：「你早知道了嗎？」

白狼道：「不，我是剛剛才知道的，因爲在我運氣替妳治傷的時候，我發現妳體內有一種很奇異的毒氣，妳是想擷食大元菓來療治毒氣，人都有求生的慾望，我怎能忍心苛責妳的私心呢？」

月冰冰感激的道：「白狼，你太厚道了。」接着又道：「可是你猜錯了！」

白狼怔然問道：「難道妳不是爲了療毒才想摘食大元菓嗎？」

月冰冰道：「不，我不會那樣私心的，我是爲了救我爹爹。」

白狼又再追問道：「妳爹爹得了不治奇症嗎？」

月冰冰道：「不，」停了一下，她說出原委，道：「我們父女，被一個叫風娘子的婦人，脅迫服下一種奇毒的藥，假如三天之內，不服她的解藥，立卽肝腸斷裂而亡，風娘子拘禁了我爹，却要我到餓狼谷來偸大元菓，同去才給我們父女解藥，不意我來時，誤中瘴氣，幸虧爲你所救，本應感恩圖報，不再存覬覦之心，但是方才却趁你面臨强敵之際，私自跑來，偸摘大元菓，想不到因爲大元菓長得太高，我體內又有風娘子的巨毒，一時提不住氣，才摔落受傷。」

風娘子，白狼也曾經聽他父親提起，她是一位風騷淫蕩的婦人，艷名遠播，却身懷不凡的武功，尤善用毒，性狡詐陰險，不知有多少個男人死在她的石榴裙下。

白狼痛憤的道：「眞是太可惡了！但是若無大元菓又怎能救出令尊，解開你們父女身上巨毒呢？大元菓留此並無多大用處，待我來摘下給妳！」

月冰冰阻止，道：「我現在想開了，縱是將大元菓送給風娘子，她也不見就肯把解藥給我。」

白狼一怔，細想也對，像風娘子那種人，說話怎能算得準呢？但他一心却爲月冰冰父女而關懷，問道：「但你們父女的安危，也不能不顧呀！」

月冰冰站起，迎着山風，吹亂她的秀髮，道：「我想回去，趁其不備奪得解藥，救出我爹。」

白狼立在她的身後，長長的髮梢，揚拂在他的臉上，道：「我帮妳去制服風娘子！」

月冰冰轉臉道：「你對我太好了！」

白狼突問道：「你們父女爲何遠來色隆拉山呢？」

月冰冰道：「我們是來偵察一位世伯的滅門慘案。」

白狼愕然地，追問道：「妳一位世伯死在色隆拉山嗎？」

月冰冰道：「在十年前，那位世伯全家，突遭殺害，我爹追查了十年，一直找不到兇手，所以特地遠來色隆拉山，實地察訪，希望能偵察出一點綫索，却不料碰上了陰毒的風娘子，招來橫禍。」

白狼突然緊握着她的手，問道：「妳那位世伯，叫什麼名字？」

月冰冰道：「他叫白滄波，人稱神刀，是第八屆的武林盟主！」

白狼道：「冰冰，令尊是不是月長風，俠號江湖客呢？」

月冰冰詫異道：「你怎麼知道？」

白狼一臉肅穆的道：「冰冰，想不到我們今生今世，還能在此見面……」

月冰冰杏眼圓睜，道：「你，你是……」

白狼道：「我是小郎呀！妳是小娘嗎？」

那是十四年前的事了，那時候白狼才四歲，月冰冰也祇有三歲，兩人常常在一起伴家家酒，一個乳名小郎，一個小名小娘，就像天生一對的小寃家，在一起時常鬧彆扭，那是一段無邪而歡樂的童年。

月冰冰道：「小郎，眞是你呀！」

白狼摟住她的柳腰，道：「我的小娘子，讓我親一親……」

他飛快的在她嬌嫩的臉頰，吻了一下。甜甜的，不是在臉上，而是在月冰冰的心坎裏。

月冰冰嘴上却道：「你眞壞，再欺侮我，我就不跟你好了！」她學着兒語，心海盪起了漣漪！

夜色，溫煦的，沐浴着兩個有情人。

月冰冰問道：「你們全家怎麼被害？你又爲何跑到餓狼谷來，與狼相依呢？」

白狼追憶着那悲慘的一夜，道：「我爹當了九年的武林盟主，已看破江湖仇殺，厭倦那種恩怨相報的日子，所以就毅然的舉家遷居西康的色隆拉山，可是那批魔頭，却不放過我們，在一個黑夜裏，突然有數名幪面人，侵入我家，大肆屠殺，爹雖然刀術高强，終究敵不過他們聯手攻擊與陰險暗算，最後慘而被殺。」

月冰冰追問道：「那你爲什麼又能死裏逃生呢？」

白狼指着周圍的狼，道：「都是他們救了我，那些魔頭發現我，正要斬草除根，將我殺了，突然湧出一羣狼來，那些人畏懼而逃，也顧不得殺我了。」

月冰冰問道：「狼沒有吃了你？」其實她是多此一問，假如狼將他吃掉，還有今日白狼存在嗎？

白狼道：「大概是緣份罷！那些狼對我十分友善，就將我帶到餓狼谷，一幌眼就過了十年！」

月冰冰道：「你倒好，在這裏享福，可急壞了我爹，天涯追踪，始終找不到兇手！」

江湖客月長風的義氣干雲，不惜爲拜兄赴湯蹈火，偵察懸案，爲武林平添一件佳事。

白狼道：「月叔叔太好了，我們要趕快去將他老人家救出險境。」

一道白光，驀地射進谷中。

兩人微微一驚，抬眼望去，東方旭日已如金輪般的微微出現，不禁相視而笑。

天亮了，一夜折騰，却沒有使他們累倒，反而神采煥發的，聯袂要去救江湖客月長風。

白狼走進石室去看壯壯，傷勢已經好多了，傷口已逐漸收斂，也多虧皓皓整夜守候在身旁照料。

他告訴壯壯，要和月冰冰去救她的父親，大概要躭誤兩三天才能回來，希望壯壯能够嚴密的防守餓狼谷，告戒羣狼千萬不可出谷，以免慘遭殺害。

在羣狼依依的送別下，白狼和月冰冰走出餓狼谷。

白狼在餓狼谷住了十年之久，很少出谷，縱然有也僅在谷外十里以內的範圍，今天和月冰冰出谷，另懷一種異樣的感覺。

他心懸月長風的安危，因爲月長風和白滄波是八拜之交的至友，情逾兄弟，在白狼幼年時，也常受月長風的寵愛，因此月長風在白狼的心目中，乃是一位和藹慈祥的長者，何況月長風爲了偵察白家血案，罹此災難，白狼有責任去拯救他，同時也可共謀偵破白家被殺的懸案。

兩人穿過茂密叢林，蜿蜒而上一條荒山小徑，眼前盡是一些祟山峻嶺，山雲彷彿飄浮在眼前，碧空如洗，風景奇佳。

但兩人那有心情去欣賞眼前風光，月冰冰更惦記着父親，一路上急着趕路。

越過一處山峯，轉過去又是一片密林。

白狼道：「冰冰，可要小心瘴氣，千萬別中了毒！」

月冰冰笑道：「你放心，我已繞過那處瘴毒。」

原來在荒山之處，常有茂密森林，人跡罕至，落葉積得深厚，又經風吹雨淋日晒，年歲一久，發霉腐爛，就變成瘴氣，若不小心，一走入瘴氣的範圍，深則斃命，淺則成疾。

兩人走入叢林，樹高枝密，完全把陽光遮住，林蔭涼爽，脚程更速。

白狼的輕功已是一絕，月冰冰得女子身體輕盈之利，一身輕功，也是快得驚人。

走了半天，又來到了一座崠嵥的山峯，月冰冰說道：「風娘子就住在山峯那邊的一處山洞。」

白狼喊住她，道：「冰冰，等一下。」

月冰冰愕然止步，問道：「什麼事呀！白狼？」

祇見白狼躍身而起，身子拔高十餘丈，人已到半山腰，採下一個菓實，又翻身飄落，手上已多了一顆呈淡黃色的圓形菓實。

月冰冰問道：「你採這個菓子幹嗎？」

白狼微微一笑，反問道：「妳看它，像不像大元菓？」

月冰冰聰慧過人，笑道：「你是想拿它，來騙一騙風娘子嗎？」

白狼頷首道：「對付風娘子這個狐狸精，若不施點小計，恐怕很難得手。」

兩人商議已定，加緊脚程，不過一個時辰已轉過山峯，已見遠處有一個山洞。

月冰冰指一指山洞，道：「那就是風娘子棲息的地方。」

白狼止步道：「我們要小心，狐狸精是狡黠的。」當下挪身移到山壁隱蔽的地方，又道：「冰冰，妳帶着這個菓子進去，詐騙她的解藥和救出月叔叔，萬一被她識破了，我再來接應。」

月冰冰取了菓子，喜藏懷中，道：「好的！」隨卽從小徑走過去。

她力持鎭靜，表情放鬆的行到洞口，突然一縷陰沉的話聲，從洞中傳出：「丫頭，妳回來了嗎？」

月冰冰立在洞口，答：「回來了！」

那話聲又問道：「得手了？」

月冰冰道：「如不得手，我回來何用！」

洞裏揚起一片陰陽怪氣的笑聲，道：「好，丫頭進來吧！」

月冰冰緩步走進，不多時已見風娘子，坐

在一具石墩上，冷峻的注視着她。

風娘子已是徐娘半老，却梳着高高的髮髻，臉上一片紅，一片白，還掛着兩個耳墮子，身着細絹所做的衣裳，現出一身玲瓏剔透的曲綫，妖艷得很。

她淡淡的道：「丫頭，還不快快將大元菓給我！」

月冰冰道：「請妳先放了我爹再說！」

風娘子一楞，想不到月冰冰也不是好惹的，但她是老狐狸精了，更難纏，當下道：「天下沒有這種便宜的事，妳把大元菓給我，馬上放出老頭，否則，嘿嘿，休想！」

月冰冰冷冷的道：「妳的話，早巳使我失去信心，條件既然談不成，我走了！」說時，扭身徐徐向洞外走去。

風娘子喝道：「丫頭，止步！」

月冰冰停下身，轉臉問道：「妳多考慮，我是不會讓步的！」

風娘子痛恨的道：「丫頭，妳敢對我拿蹺，不怕我殺了妳嗎？」

月冰冰淡然的道：「妳縱然殺了我，也得不到大元菓。」

風娘子沒有辦法，讓了步道：「丫頭，我先給妳一顆解藥，妳把大元菓給了我，再放妳爹……」

月冰冰道：「不行！」

風娘子橫下心，道：「條件既然談不攏，丫頭，妳走好了，我也不希罕什麼大元菓。」

此話一出，眞是出乎月冰冰意料之外，當下神色一怔，呆了一呆。

她的舉動，完全落在風娘子的眼中，道：「丫頭，妳如不接受我的條件，落個玉石俱焚，何苦來哉？」

月冰冰暗想：「我如先解了毒，恢復功力，合白狼之力，不怕救不出爹來！」隨卽說道：「好罷！」一折身，又走向前七步。

風娘子右手一揚，抛出一點寒星，道：「接住！」

月冰冰反手一抄，接了過來，是一顆白色的藥丸，問道：「我怎麼知道妳給的是解藥，還是毒藥呢？」

她歷經數次刧難，心思越來越細了，尤其面對着老奸巨滑風娘子，更不能不小心應付。

風娘子道：「丫頭，祇要妳服下解藥，運功調息，片刻之後，自然知我是不是騙妳。」

月冰冰道：「那祇好等我解了毒，再把大元菓給妳了！」

風娘子莫可奈何，道：「隨便妳了！」

月冰冰服下白色藥丸，就坐在地面，垂目運功，調息元氣，刹時間，藥力生效，那原本受窒的穴脈，立感舒暢無比，心知風娘子並沒有騙她。

風娘子道：「丫頭，妳該相信我了？」

月冰冰毒氣已解，立起身道：「我把大元菓給妳，要立刻放出我爹，絕不食言！」

風娘子道：「那當然！」

月冰冰取出半途摘取的菓子抛了過去，風娘子揚手一接，瞥了一眼，勃然大怒，將那菓子反抛過去怒道：「丫頭，膽敢來詐騙我！」

隨着，身形暴起，如電一般射至。

月冰冰早有提防，閃開那粒菓子，人巳如巧燕般，穿出洞外。

可是，她快，風娘子比她更快，就像一陣疾風，挾着排山倒海的掌力，怒擊過來。

月冰冰人已到洞口，但是那股絕勁也同時捲至。

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從洞旁反撲一道掌風，奔雷閃電般的撞向風娘子的絕勁。

風娘子被那道掌風的絕猛力勁，反擊得雙臂感到痠疼，退了兩步，却又很快的衝出洞外，喝道：「什麼人？」

喝聲間，她已見到丈外，卓立一位赤裸的少年，一身碩健，那古銅色的肌膚，寬厚的胸膛，充分表露出一個男人的魅力，不覺心旌搖盪，起了邪念。

白狼衝着她一陣傻乎乎的笑，道：「我叫白狼，相識的，快把月叔叔放出來！」

風娘子痴癡的道：「白狼，你眞的野得像一匹狼，那樣可愛！」一雙眼睛骨碌碌的在白狼身上打量。

白狼喝道：「少廢話，妳放不放人？」

風娘子嗲聲道：「別這樣兇嘛！小兄弟，你說放人，我風娘子還敢說一聲不嗎？」

她挪動身子，擺出欵欵的蓮步，一襲紗衣，若隱若現的聳動乳峯，那股撩人遐思的妖冶，眞使人心旌不定，神思迷茫。

可是白狼久居餓狼谷，與狼羣相處，早巳養成一種很深的定力，風娘子誘之以美色，他却絲毫不爲動心。

再者，狼是很狡猾的，他撲殺兎子，並不直接去捕捉，常常要用一些心機，例如出其不意或者僞善親近，這些都是狼的天性，也是被人目爲狡詐的地方。

白狼平時觀察事物，極爲心細，對狼的狡猾心機，巳經看得多了，眼前對風娘子撩人的妖艷，反而起了很大的戒心。

貪小便宜是人性的弱點，狡猾的人就利用這個人性的弱點，施以詐術，所以祇要人不貪婪，做非份的慾求，絕不會墮進陷阱。

現在，風娘子也是利用男人貪慾好色的弱點爲餌，來釣取大魚！

風娘子趨步而上，身上散發出一縷撩人的異香，那是迷人而動心弦的香味。

白狼身子忽然一幌，栽倒下去。

月冰冰驚叫一聲，想去救他，風娘子却一掄右掌，拍出一道絕猛的勁度，使得她不得反身躍退。

風娘子淫笑道：「我以爲你像狼那樣狡猾，却也逃不出我的詭計，中了我身上飄散的迷魂香，哈哈……」瞥一眼，地上的白狼，她很滿意她的獵物，那是一個很具男性魅力的野少年。

祇要望一眼，他那健美的胸膛，就可以挑起無限甜蜜的遐思。

風娘子本是江湖上聞名的淫婦，這塊到口的肥肉，豈能輕輕的放過，她蹲下身子，伸手輕撫白狼的胸脯，感到無限的快慰。

驀地，風娘子那隻保養得凝脂玉肌似的手，突被人扣住手腕。

白狼朗聲大笑，躍了起來，道：「狐狸精終於上了狼的當！」

風娘子發覺時，巳經太慢了，白狼出手如電，快得使她不知如何出手，如何扣住腕脈，一隻玉手被扣得緊緊，力道之强，使她動彈不得，站了起來，用剩餘的左手，理一理被山風吹亂的雲髻，冷靜的道：「想不到你是一匹狡猾的狼！」

月冰冰很佩服白狼的機智，緩緩走上前。

白狼道：「我很早就聽說妳是一名最善於使毒的能手，不得不含有戒心。」

風娘子轉動媚眼，頻送秋波，道：「世人傳說，我有什麼辦法呢？」一副楚楚可憐的形態。

白狼道：「妳別再想動歪主意，否則是自討苦吃！」猛一用力。

風娘子被握得痛澈心痺，迷人的眼眶，現出晶瑩的淚光。

白狼道：「妳將月長風叔叔關閉在何處，快說！」

風娘子是一個知趣的人，她能屈能伸，知

道今天栽得很慘，我在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野少年，以往，不知有多少江湖上有頭有臉的人物，都給她玩弄在手掌中，像花和尚空空，鬼影子席天雷，關外的霸主長白雙雄，還有連武林盟主神州一劍左非凡都不例外。

可是，今天！唉！一切都反常，風娘子竟栽在一個毛小子，這件事要傳到江湖，豈不令人笑掉大牙。

風娘子不得不服輸，道：「月長風就在山洞裏，你自己去找好了！」

白狼道：「解藥？」

風娘子揣出一粒白色的藥丸，道：「拿去吧！」

白狼接過藥丸，遞給月冰冰。

風娘子盈盈一笑，道：「該放了我吧！」恍是隻狐狸精，永遠是那樣自然。

白狼爽朗一笑，放開了手。

風娘子手一脫開，迅速的揚起雙掌，可是她掌心還未向外吐的時候，臉現苦容，雙手緩緩落下。

白狼已自笑道：「妳已被我震斷一條細小的血脈，在三個月內，要好好的療養，千萬不要憤怒，運功吐氣，否則生命難保！」

風娘子知道他的話一點不假，剛才想要運氣出手，體內一處血脈痛楚欲裂，不得已收起手，眞是陰溝裏翻船，不覺將白狼恨之入骨，道：「我會記得你今天的大恩大德！」很快的拖着身子，急急離去。

月冰冰想要追去，白狼道：「給她一個自新的機會，我們還是去救月叔叔要緊。」

兩人走進山洞，穿過了彎彎曲曲的深洞，終於看到一團人影，蜷曲在一起。

月冰冰奔走過去，低嘆道：「爹爹！」

白狼撫一下他的身軀，惶急色變，道：「冰冰，不要動他！風娘子的心太毒太狠了！」

那人身着黑色長袍，一臉風霜，白狼認得出他就是月長風。

月冰冰楞了一楞，問道：「爲什麼？」

白狼道：「月叔叔的任、督兩脈，已被風娘子震斷了，恐怕……」

月冰冰傷心的滾下兩顆淚珠，道：「難道就眞的沒有救了嗎？」

白狼搖一搖頭，悲愴得說不出話。

月冰冰道：「比如大元菓……」

白狼嘆道：「來不及了，月叔叔恐怕掙扎不過半個時辰，此去餓狼谷至少也有半天的路程。」接着又憤怒的道：「我眞後悔剛才輕易的放過風娘子！」

月長風微弱的呻吟了一下，低沉的道：「冰冰嗎？」

月冰冰俯身上前，道：「爹，是我，冰冰，風娘子已被打跑了，爹，您看誰來了！」

白狼趨前，蹲在地上，道：「月叔叔，我是小郎呀！」

月長風已是氣息微弱，油盡燈枯，顫抖地舉起手，想去摸白狼，道：「你，你，你眞的是……是小郎嗎？」

白狼握住他的手，道：「月叔叔。」

月長風被他一握，彷彿精神好多了，睜開眼睛，喜道：「小郎，你爹娘呢？」

白狼噙着淚水，道：「爹娘在十年前，慘遭仇家殺害了！」遂把經過的情形，大略的說明一下。

月長風問道：「到底兇手是誰呀？有沒有綫索？」

白狼道：「他們都幪着臉，祗有一個人用菱鏢傷了我。」

月長風道：「菱鏢？你有沒有留下來？」

白狼從腰間取出那枝菱鏢，遞給他看，道：「月叔叔，您閱歷豐富，可知道這支菱鏢的主人嗎？」

月長風拿在手中，端詳許久，嘆了一口氣，道：「這種菱鏢，我從未見過有人使用。」

白狼一陣失望，本來想從月長風的口中，得到一點關於菱鏢的事，現在已成泡影，但一想及有人以菱鏢傷及壯壯，乃又取出那支菱鏢，道：「這支菱鏢是最近在餓狼谷出現的。」

月長風將兩支菱鏢比較一下，道：「兩支鏢，雖然形體大小不同，但可以看出是同一模樣，由此推知，這兩支鏢必有密切的關係，你可以從傷狼的人去追查……」

他話講得太多了，最後已經接不上氣。

月冰冰道：「我把風娘子的解藥給您。」

月長風搖手道：「不用了，爹的任督兩脈，已被風娘子震斷了，縱是華陀再世，也沒有用，不必多糟蹋藥了。」

月冰冰深情的道：「那麼爹，您就少說話，好好休息兒吧！」

月長風苦笑了笑，道：「我已是風燭殘年的人了，今天僥倖遇到小郎，如不把話說完，以後恐怕沒有機會了。」

月冰冰知道他的個性，也不再勸，祇是輕輕的替他揉背。

月長風又道：「小郎，天可見憐，白家還剩下你這條命根子，我是不行了，十年來始終沒有查出白家滅門血案的眞兇……」

他臉色已變，蒼白如紙，氣息也是越來越弱。

白狼道：「月叔叔，您已盡力了！」

月長風道：「現在這件事的責任，就要落在你的身子。」

白狼劍眉一揚，道：「我會辦到的，月叔叔，請您放心！」

月長風道：「那我就放心了，不過，還有一件事，我要託付你！」

白狼道：「什麼事？祇要我能辦到，一定盡力去做的，月叔叔。」

月長風拉着月冰冰的手和白狼的手，握在一起，道：「我把冰冰交給你……」

月冰冰含羞的垂下頭，白狼道：「月叔叔放心，我會好好照顧冰冰的……」

月長風道：「那……那……我……我就……就……放……放……放心……了！」嘴角掀起一縷淡淡的微笑，驀地偏下頭，氣絕而亡。

月冰冰不盡放聲大哭，骨肉親情，充分的流露。

白狼悲傷的流下兩行熱淚，滿臉戚容。半晌，白狼道：「冰冰，別哭了，我會替月叔叔報仇的。」

月冰冰臉頰掛滿了淚痕，悲慟已極。

白狼道：「我們還是先將月叔叔葬了，等以後再移到中原改葬。」

月冰冰同意他的話，兩人就在洞口，挖了一個坑，將月長風埋葬，還立了一個石碑，以便將來辨認。

兩人忙了半天，天色已晚，因爲恐怕在路上誤中瘴氣，所以決定留在山洞，爲月長風守靈一夜，明天一早再趕回餓狼谷。

當晚，兩人就睡在山洞裏，白狼很體貼的照顧月冰冰，兩人的感情更深了一層。

第二天，月冰冰醒來，天色甫亮，已見白狼在洞外練掌，就去採了幾個水菓，送上去道：「白狼，來吃早餐啦！」

白狼十年來與狼相處，從來沒有人服侍，現在看月冰冰替他送來鮮美的菓實，不禁高興得爽朗的笑了一笑，道：「謝謝妳，冰冰。」說完，出其不意的很快地吻了一下她的秀髮。

月冰冰嗔道：「你眞壞！」佯裝怒容，逗得白狼哈哈大笑！

吃過水菓，白狼心懸羣狼的安危，立刻動身回去。

臨去之前，兩人又在月長風的墓前，磕了三個頭，才依依別去。

過午的時刻，兩人已趕回餓狼谷。

白狼突然疾奔躍至谷口，原來橫臥着十來具狼屍，個個皆被剖腹取心。

狼見白狼回來了，谷內奔來幾百匹狼。

壯壯當先縱到，含着悲憤之色，比劃了兩下。

白狼問道：「昨夜遇到強敵來攻嗎？」

壯壯又用前脚，比了一比。

白狼道：「是上次用菱鏢傷你的人。」

壯壯點一點頭，躍起前腿，衝出谷外。

白狼心知有事，吩咐月冰冰道：「冰冰，妳先進谷休息，我去去就來。」說完，展起身子，跟在壯壯的後面跑去。

那是一片密林，落葉滿地。

壯壯停了一下，用牠長長的下顎指一指前面。

白狼走過去一看，原來是一處捕狼的陷阱，祗見一匹狼被絞進陷阱中，已經死了。

這情形，不禁使他看得悲憤已極，道：「是誰這樣狠心，設下這樣殘酷的陷阱。」

壯壯又帶着他，在茂林中，巡走一遍。

白狼算了一下，總共有十二處陷阱，有些有狼，有些並沒有捕到狼，但是狼祇要落到陷阱，都被斬斷頭顱慘死。

這手段太殘忍了，一般獵人，設陷阱祇是想活捉野獸，並不會一下子就將牠弄死。

但是這些陷阱却與一般不同，顯然設下陷阱的人，本意不在捕狼，而是在殺狼。

白狼仔細的分析，他判斷設下陷阱殺狼的人和用菱鏢傷狼剖心的人，可能不是同樣一批人。

他憤怒的道：「這批人太可惡了，連這羣與世無爭的狼，都不放過。」繼之一想：「他們的目的何在呢？難道是和空空和尚一樣，是爲了大元菓而來。」

可是再深入一層的分析，覺得不然，因爲如爲大元菓而來，殺狼還有話可說，剖取狼心却沒有道理。

一切都像謎，重重困擾了白狼。

白狼道：「壯壯，我們回去再說！」奔向餓狼谷而回，壯壯也跟了上來。

回來谷中，月冰冰迎上來問道：「發現了人沒有？」

白狼道：「有人設下十二處陷阱捕殺狼！」轉而又對壯壯，說道：「壯壯，你叫他們千萬不要出谷，以免又遭無辜殺害。」

壯壯點頭而去。

白狼悶悶不樂的走進石室，月冰冰隨在身旁，不敢去打擾他的情緒。

良久，月冰冰道：「我倒有一個辦法，可以碰見埋設陷阱的人。」

白狼問道：「什麼辦法？」

月冰冰道：「守株待兔。」隨而解釋道：「那批人埋設陷阱，一定會來察看，至少他們會把殺死的狼取出來，重新撥動機關，祇要我們躲在暗處，一定可以等到他們。」

白狼大喜道：「好！眞是好辦法，祇要被我碰上了，一掌就將他擊斃，爲狼報仇。」

兩人商議已定，白狼吩咐狼羣加强防備，尤其大元菓，更不能疏忽，無事不可出谷。

等到天色一暗，白狼和月冰冰就埋伏在谷外的密林中，守護一處已有狼被殺的陷阱。

兩人藏在一棵枝葉扶疏的巨大榕樹上，天色暗淡，祇有稀疏的星兒在天空閃爍。

等候多時，却不見有什麼動靜。

時已午夜，白狼道：「今夜，他們大概不會來……」

月冰冰低聲的噓了一聲，白狼連忙住口，已見一縷黑影，疾向陷阱奔來。

暗暗的星光下，祇見那人一襲黃色短襖，右手握着一柄亮晃晃的短刀，左手却抓住幾個狼心，留着短髮，年紀顯然不大，身手却十分矯捷，一挪身，輕巧的到了陷阱旁。

白狼一發現黃衣少年，怒目而視，就要躍身下去，却被月冰冰阻止，向他做了一個眼色，似乎要他靜靜的觀察。

黃衣少年突然自言自語的道：「不曉得是誰，積了陰德，設下這些陷阱，今晚使我省事多了，平白就得了七顆狼心。」

原來陷阱並不是他埋設的，他的目的祗爲了剖取狼心罷了！

白狼暗道：「幸虧剛才沒有孟浪現身。」接着一想：「但這少年，不知是不是用菱鏢傷狼的人？」

黃衣少年把狼心放一旁，躍入陷阱，扳開狼屍，又跳了起來，左手却抱着狼，驀地高舉短刀向狼腹剖去，右手一探，血淋淋的挖出心來。

這殘酷的一幕，看得白狼眦眶欲裂，十年來與狼相處，已建立深厚感情，黃衣少年那一刀，彷彿是刺在他的心窩一樣的痛楚。

白狼爲了看個究竟，才忍住心頭怒火。

黃衣少年很得意的抱起狼心，喃喃的道：「今晚很輕鬆的就得了八顆狼心，師父一定很高興，時間還早，我何不偷懶一下。」口中哼着小調，洋洋得意的走出密林。

白狼低低的道：「冰冰，妳先回去，我追下去看看這小子的師父，到底是誰？」

月冰冰道：「小心呀！」

白狼像一隻夜鷹，穿過林梢而去。

黃衣少年疾如彈丸的奔去，那份輕功高得驚人，比起白狼並不遜色多少。

白狼不敢大意，放脚追踪過去，緊緊的盯住他。

黃衣少年轉過一個山峯，又躍過一條狹狹的窄谷，從小徑而入，却懵然不覺後面有一個人在跟踪他。

突然，一陣淙淙的水聲。

小徑盡處，原來是山澗，泉水淙淙的流入澗裏，一泓清澈的泉水。

黃衣少年放下狼心，短刀，很快的脫掉短襖，嘩啦一聲，躍入山澗，游起水來。

白狼無可奈何的坐在旁邊等他，見他游得興起，在水中優哉悠哉的仰泳。

約莫過了一個時辰，黃衣少年才興盡而起，穿上短襖，抱起狼心，拿了刀，吹起口哨的走向山頂。

白狼伏身跟踪，不意碰到一塊石頭，滾落山澗，起了一陣很大的水聲。

黃衣少年喝道：「什麼人？」人已電閃而至。

白狼知道躲不過，便挺身而出，道：「是我！」

黃衣少年乍見白狼的形狀，好像一個小野人，不由微覺心驚，問道：「你是什麼人？半夜裏跟踪我，是什麼道理？」

白狼怒道：「我名叫白狼，你却叫什麼名字？」

黃衣少年道：「你家爺爺，姓褚名偉，我看你的樣子，八成不是好人！」

白狼道：「你才不是好人，剖取狼心，手段太殘忍了！」

褚偉磔磔怪笑，道：「狼最狡猾兇猛，我多殺幾匹狼，正是爲人類除害。」

白狼憤怒的喝道：「閉嘴！狼並沒有傷害了你……」

褚偉分辯道：「我也沒有殺狼呀！」

白狼道：「可是你剖了他們的心，是何用意？」

褚偉道：「這個並沒有告訴你的必要！」

白狼又問道：「數天前，用菱形的暗鏢傷狼的是不是你幹的。」

褚偉賭氣的道：「不知道！」

白狼問道：「你師父是誰？」

褚偉道：「不知道！」

白狼見他一問三不知，心頭怒火更熾，大喝道：「你是找死！」

褚偉道：「不知……」發覺說溜了口，改口道：「那倒未必見得！」

白狼道：「不妨試試！」

他知道如不給他一點顏色看看，他是不會說實話的。

剎時，右臂一掄，揉身而進，展開了狼形掌，快逾電光火石的攻至。

褚偉乍見他一出手，招式詭異，才大爲驚心，連忙拋開狼心，短刀半空中一橫。

但是白狼的狼形掌，完全脫出一般武技的窠臼，詭異中含有很深的玄妙，加以白狼含怒出手，攻出招式乃係狼形掌最厲害的招式。

褚偉見他掌影如幻，短刀一招落空，白狼却快速絕倫的移身到了身後，一股暗勁，從背後襲來。

這一招，奇詭之至。

褚偉連返身都來不及，但是他師出名門，身手不弱，急切間，俯衝而出。

白狼必欲教訓他一下，趨身上前，雙掌齊出，取他胸前。

可是，褚偉到底並非弱者，衝出兩步，身形一矮，短刀閃起一道白光，反射過來。

白狼冷不防他這一手，但是他久習狼性，在攻擊中，處處留有提防，祇見他一挫腰，閃過白光，左腿一踢，反而將褚偉的短刀，踢落山澗。

褚偉一驚，嚇出一身冷汗，才只三招，兵器就被踢落，不禁對白狼的武功，起了寒心，也顧不得戀戰，縱落山澗泉水中。

白狼也想跳下水中追去，突覺一點寒星迎面撲來，左手一抄，已抓住一隻暗器，一見之下，却見一隻菱形的鏢，不由怒道：「果然是他！」

再望水中，已不見褚偉的影子。

白狼心知他水性甚佳，一定閉氣藏在水中，但是澗水甚長，褚偉一定潛移下流，脫身而去。

夜色茫茫，實在無法發覺褚偉，白狼跺一跺脚，怒道：「下次再被我碰見，絕不饒了你！」悻悻的折回。

山風習習，深夜裏有幾份涼意。

白狼已習慣了這種氣候，也不覺得冷，繞過山峯，又到了茂林。

正待舉步入林，忽聞林中傳來話聲，道：「大師，你看這不是省事多了嗎？」聲如破鑼，聒燥耳根。

接着有人道：「賢昆仲眞是捕狼能手！」

後面答話的聲音，白狼立刻辨出是空空和尚的話聲，不由劍眉聳動，暗道：「想不到這個禿顱，還不死心，看來他是請了帮手，埋設陷阱捕殺狼來！」

又聽先前破鑼的話聲，道：「我們兄弟在長白山是捕貂的高手，這些狼算得了什麼？」

原來這人是來自關外長白山的，千里迢迢而來殺狼，眞是可惡。

另一人道：「大哥，快來看！」

被稱大哥的人，道：「韓崗，什麼事？」

原是那話聲破鑼般那人。

韓崗道：「你看狼被剖開了胸膛，挖走了狼心。」

一陣悉索的草聲，可能是那被稱「大哥」的人，以及空空和尚走上前察看狼屍，觸動長草。

被稱「大哥」的人，道：「這就怪了，蠻荒的色隆拉山，還有人居住……」

他話未說完，空空和尚打岔，道：「不是，韓岑兄，你不知道爲了大元菓，有幾撥厲害的武林人物，已經相繼到了色隆拉山。」

原來被稱「大哥」的人，名叫韓岑，係空空和尚邀來的帮手。

更令白狼驚心的，已有很多武林高手，到了色隆拉山，欲思染指大元菓，今後餓狼谷恐怕將有更多的浩刼了。

韓岑道：「那麼我們要趕快動手，千萬別讓旁的人，捷足先得了大元菓。」

韓崗接口道：「大哥，我們再增設十二處陷阱，加速捕殺這些野狼……」

空空和尚道：「洒家認爲狼並不可怕，那個與狼爲伍的野小子，武功之高，才眞是令人可怕。」

韓岑道：「大師莫長他人志氣，我們兄弟稱霸關外，多少魔頭梟雄，都敗在我們手中，一個野孩子，武功能高到那裏去……」

他話猶未說完，突見眼前站立一個赤裸的少年，目射精芒，烱烱有神的怒視着他。

韓岑大感驚駭，不知道這少年，什麼時候來的，連一點聲色都沒有，雖說夜色暗淡，但僅那份輕功，已够驚人了。

空空和尚道：「韓兄，他就是白狼！」

白狼眼前三人，除了空空和尚外，是兩名裝束怪異，頭紮黑巾的大漢，不管衣着，容貌……都極爲相似，顯然是一對孿生兄弟。

韓岑道：「小子，我看你還是乖乖的把大元菓給了我們，免得這些狼羣受到無辜的殺害吧。」

白狼冷冷的道：「看來十二處的陷阱，都是你埋設的了？」

韓岑道：「不錯，我們兄弟捕貂殺狼的能耐，堪稱天下一絕！」

白狼道：「你不覺手段太殘忍了些嗎？」

韓岑磔磔怪笑，道：「對兇殘的狼，還講究仁慈，豈不是天大的笑話！」

白狼怒道：「虧你是個人，却講出這般無理的話，今夜我誓必爲狼報仇！」

韓岑朗聲道：「好呀！我先將你殺了，那批狼就省事多了，大元菓垂手可得。」

白狼對他痛憤已極，揮掌而起，人已電閃而至。

茂林裏，夜色更暗更淡，祇覺人影一閃，一陣呼嘯的掌風，罩向韓岑身前。

韓岑驚覺時，已遲了一步，但他不愧爲關外高手，疾退三尺，霍地取出一個金環，半空中揮舞，幻起一片環影。

可是，白狼的招式完全出人意料之外，一招攻出繼之一招，並不把那片環影看在眼裏。

他那種猛攻猛打的方式，全部取於野狼暴戾奪人，給對方雷霆萬鈞之勢。

韓岑揚名關外，與韓崗並稱爲長白雙雄，兩人合練一套雷電雙環，稱絕武林。

現在，韓崗見韓岑被白狼奇詭招法，逼得走投無路，乃暴叫一聲，取出金環，道：「大哥，我來助你一臂。」人身閃至，金環從左邊攻去。

雷電雙環，顧名思義，就知道那雙環一發，宛如巨雷閃電，煞是兇猛。

一時間，林內環聲隆隆乍响，掃得一片樹葉。

空空和尚見那氣勢，也不禁退出數步，暗暗喝采。

白狼身子全被罩在一片環影之中，却沒有絲毫的驚懼，粗壯的雙臂，展開了狼形掌，迅猛絕倫的反搏過去。

狂風巨飆，捲起林中，長白雙雄一左一右圍攻白狼，已施出雷電雙環的凌厲攻勢，必欲置白狼於死地。

白狼大怒，雙掌一東一西施出，阻止了雙環的攻勢，驀地身子拔起，飛高數十丈。

長白雙雄一愕之間，已失掉白狼的影子，神情略爲之一愕。

就在這一愕，速度快得驚心，白狼雙腿一分，已如狼形，提起後腿踢到。

這一招不僅速度快，而且詭異難練，一個人在半空中能够提腿踢出，含勁奇猛，絕非一般武林中人所能做到。

長白雙雄連做夢也沒有想到，頭部分別中了一腿，頓時腦漿迸裂，死於非命。

空空和尚見狀，嚇出一身大汗，忙返身想逃。

白狼痛恨他出家人，六根不淨，妄生貪婪，暴射而至，喝道：「老禿顱，那裏走！」

人已擋在和尚的面前，一招奇詭的狼形掌攻出。

空空和尚駭於他的掌法，也施出達摩易筋經的絕學，寬大的衣袖，飄飄揚起。

白狼的掌風，又疾又快。

空空和尚的拳勢亦是不俗，他上次落敗，完全是太輕敵驚慌所致。

這一次，空空已力持鎮靜，把達易摩筋經的絕學，展出神髓之處。

奈以，空空和尚六根不淨，酒色過度，祇把達摩易筋經的絕學，習到五分罷了！

雖然如此，功力已是不凡，對於奇異的狼形掌，勉強可以封住銳厲的攻勢。

兩人在林中巨搏，過了二十幾招，空空和尚自覺漸漸不支，心想再不逃走，一定會落得長白雙雄的下場。

突地，空空和尚虛提一招，躍出丈外，道：「小子，再打下去，餓狼谷的狼，恐怕要全被毒死了！」

白狼欺身而上，道：「你休想嚇唬我，借機逃走！」

空空和尚硬接一招，五內一震，已知承受不了白狼重重一擊，受了內傷，一口血湧了上來，他仍然佯裝平靜道：「洒家向不打誑！」

白狼冷冷的凝視，正待出手攻去，突然餓狼谷裏，傳來幾縷尖銳的悲嗥，心知一定遭受意外，和尚的話，恐怕不假，轉口道：「今夜姑且放過你……」

人已騰起，一道匹鍊似地疾射而出。

眨眼穿出茂林，餓狼谷口數百匹惶恐萬分的狼奔來，一見白狼驚魂稍稍定了下來。

白狼見壯壯，道：「壯壯，餓狼谷來了強敵嗎？」

壯壯悲傷的劃一劃前腿。

白狼怔然，問道：「死了數百匹狼？」

壯壯落下淚來，點一點頭。

白狼問道：「是誰用心這樣殘酷，濫殺無辜？」

壯壯矯健的身軀，顯得很疲累，又搖一搖頭。

白狼欲必察個究竟，道：「走，我們去看看。」

他正想走，壯壯即攔住他的去路，前腿一直的搖動，意思是不讓他進餓狼谷。

白狼覺得突兀，可是又弄不清壯壯的意思，十分納罕，揚目一看谷口，陸陸續續的走出數百匹狼，不過神色却顯有點異樣。

其中小黑也跟着走上來，到了白狼的眼前，體力不支的仆倒。

白狼蹲下察看，道：「小黑，怎麼樣啦？受傷了嗎？」

小黑神智枯萎，一雙無神的眼光，定定的盯在白狼的臉上，口中却吐出一些泡沫，喘氣不止。

白狼訝然道：「小黑，你中毒了？」

小黑很勉強的點一點頭，無助乏力的臥在地面。

白狼再看其他的狼，都是同樣的有中毒的跡象，不過中毒的深淺而已。

他已知道及時逃出的狼，沒有被害，後來逃出的狼中了毒，不過深淺不一，尚無生命的危險，沒有逃出來的狼，想必都被害了。

白狼左右一看，問道：「月冰冰呢？」

旁的狼搖一搖頭，有一匹狼用嘴啜一啜餓狼谷內，意思是月冰冰還在谷中。

月冰冰沒有及時逃出，八成是被害了！

白狼心含悲痛，想要衝進谷中，却又爲壯壯阻止了。

餓狼谷中的毒氣未散，這一進去，不啻羊入虎口，白白喪命。

可是，白狼心懸冰冰的安危，那裏顧得了這些，躍身而起，縱過壯壯的阻攔，人已如電一般，很快的衝到了谷口。

他正想奔進，突見夜色中，一點寒星似的疾速的流了過來。

白狼喝道：「什麼人？」雙掌蓄勢待發，正想劈去，待看清時，連忙撤掌，喜道：「是妳，冰冰！」

月冰冰輕飄飄的來到跟前，道：「白狼……」忍不住悲愴，簌簌的流下晶瑩的淚珠。

白狼溫柔的半摟着她，道：「冰冰，有人在谷中放毒嗎？」

月冰冰悲道：「是的，數百匹狼都被毒死了！」

白狼道：「妳把詳細情形說一說！」

月冰冰道：「我折回餓狼谷中，要壯壯加強戒備，以防強敵，經過不久，忽聞異樣的香味，一時間狼羣起了騷動，悲慟，哀號，長嘯响徹雲霄，眞是悲雲慘霧，最先倒下幾匹狼慘死了，我才發覺有人放毒，立刻警告衆狼，立刻逃命，我惦念大元菓，要跑去看看，運起輕功，忽覺眞氣受阻，才知道也中了毒，渾身發軟，舉止艱難，就坐了下來，可是毒氣越來越深，幾乎瀕於昏迷的狀況，突然想起懷中一顆風娘子的白色解藥丸，當下已不及思考，就服了下去，調氣運息，片刻之後奇跡出現，完全將體內的毒氣逼出，這時衆狼已橫屍遍地，谷中已無一匹活狼，皓皓也因逃離不及，中毒死了……」

她說到這裏，白狼的臉上已罩了一層哀傷逾恆的戚容，這些狼跟他相處十年，感情深厚，現在慘遭橫禍，中毒而死，眞叫他肝腸寸斷，悲傷得難以形容。

白狼追問道：「後來呢？」

月冰冰接着道：「我想出谷告訴你，又突然想起大元菓，今夜下毒的人濫殺狼羣，無非爲了大元菓，豈能輕易讓他得逞，所以我就跑去守護大元菓，防備有人從較低的山崖蹤下，摘去大元菓，守護多時仍不見踪影，大元菓却瓜熟蒂落，掉了下來，我急忙接住，才未被摔壞……」

手中捧起大元菓，讓白狼過目。

白狼道：「妳見大元菓既然成熟落下，沒有守護的必要，就跑出谷來見我嗎？」

月冰冰道：「你想的不錯！」

白狼道：「正好，大元菓可以救治那些中了毒氣的狼羣，走！」

兩人急忙走來，百餘匹狼東倒西歪的臥躺在地面，喘着微弱的氣息。　（下期續完）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高皐・文
盧令・圖

臘鼓（一）

文弱書生病　嬌娃起沉疴

是春天了，枝頭還瞧不出半點春意。關東的氣候就是這樣，北國之春總是姍姍來遲的。

× × ×

南山城是清源縣以東的一個鎮集，位於哈達嶺的山麓，還有一條柳河通到這兒，山光水色，景物倒是不俗。

沿柳河往東，約莫四十餘里有一幢孤零零的房屋，宅後枕雄山，面臨溪流，頗得山明水秀之利，只是它太過破舊了，那些斷壁殘垣只能聊避風雨而已。

此時夜幕初臨，晚風已帶着料峭的寒氣，看情形，今晚哈達嶺可能會飄上一場春雪。

天色是如此的惡劣，那幢房屋又是這般破舊，由整個景象瞧看，就令人有一股落寞凄涼的感覺。

夜色逐漸加深了，晚風更顯得淒厲幾分，但在這般時辰，却有一條伶仃的人影向破屋急馳而來。

她是一位眉目如畫，滿臉英氣的姑娘，晚風有時掀起她的紫色長裙，外加一件錦緞狐裘披風，一雙纖纖小足，套着一對綉鳳連翹。

像這等風華絕代的姑娘，多半是名門閨秀，但她却背揹長劍，手提包裹，分明是一個武林中人。

而且她柳眉雙鎖，神色倉皇，滿面焦急之情，好像一個喪家之犬似的。

到達房屋，她向那緊閉的柴扉投下一暫，右脚剛剛踏上台階，她又迅速縮了回來。

夜色已深沉了，強勁的寒風吹得她的衣衫獵獵作响，她抬頭向天空瞧了一眼，終於鼓起勇氣走近柴扉。

「碰，碰，碰。」

她伸手向柴扉拍了三掌，然後呼叫道：「大爺：小女子迷途到此，希望聊避風寒，求得一宿。」

風聲很大，寒氣侵人，她的拍門聲幾乎全被風聲所掩蓋。

良久，柴扉終於呀然而開，一陣寒風急捲，使那開門之人連打兩個寒噤。

她踏進柴扉，歉咎的咳了一聲道：「對不起，大爺，讓你受寒了。」

屋主關上柴扉，淡淡道：「不要緊……咳，姑娘，在下……咳，老毛病妳請坐。」

她坐下之後，流目向屋裏打量一眼，第一個印象是屋主原是素封之家，現在已是家道中落，變成一個破落戶了。

因爲房屋很大，陳設却十分稀少，如果以「家徒四壁」來形容，那倒是恰當得很。

但那些稀少的陳設，却是件件名貴，祇可惜全都破爛不堪，不過將就着使用罷了。

第二個印象是房屋雖然破舊，却收拾得纖塵不染，可見屋主必是個勤儉之人。

勤能補拙，儉可養廉，屋主有此美德，何以會家道中落呢？

於是她目光一轉，向屋主打量過去。

他，年近三旬，病容滿面，穿着一件破舊的老羊皮襖，仍是一副不勝風寒的神態。

現在她有點明白了，久病床榻，不事生產，家道中落是必然的道理。

只有一點她不太明白，她如此向屋主注目一瞧，忽然感到心頭一緊，一張被寒風吹得發白的粉頰，無端端的竟印上一抹紅暈。

屋主沒有注意這些，只是微微一笑道：「寒夜來客，無物可以招待，待在下燒一壺熱茶，給姑娘暖一暖身子。」

紫衣姑娘道：「公子不要客氣，我自己來！」

第一次到別人家裏作客便自己動手，這不只是十分少見，紫衣姑娘也是破題兒第一遭。

不過紫衣姑娘曾經流目四顧，除了屋主，再也瞧不到半隻人影。

顯然，他是一個形單影隻，孤苦伶仃之人。

而且他還是一個病人，勞動病人，她似乎心有不安。

這是紫衣姑娘要自己動手的理由，實情也的確如此。

只是在紫衣姑娘的內心，却另有一股異常的感受，她覺得無論屋主要做什麼，她都應該代他去做，也許是因爲同情他，同情一個孤苦伶仃的病人，並沒有什麼不對。

只是這種意念十分模糊，但這模糊的意念却已支配她實際的行動。

她找到廚房，找到茶具，燒好了一壺熱茶端了出來。

他們飲完熱茶，身子的確暖了許多，屋主咳了一聲道：「右側房裏有現成的被褥，只是破了一點。」

紫衣姑娘道：「出門之人隨遇而安，公子不必客套。」

屋主道：「那麼姑娘就請歇息吧。」

紫衣姑娘道：「多謝公子。」

翌晨天剛破曉，紫衣姑娘便已醒來，她還未睜開雙眼，就已聽到一陣陣急劇的咳嗽之聲。

她急忙翻身下床，奔到屋主歇息之處，及舉目一瞥，不由大吃一驚。

敢情這一夜之間，屋主的病情竟然發生劇變，他不只是在發着高燒，而且已經陷入昏迷。

「公子……公子……」

她惶急的呼叫着，關切之情，溢於言表。

這並非紫衣姑娘對一個陌生之人過份熱情，因爲屋主病情轉劇，是由於昨夜受到風寒所引起，所謂我雖未殺伯仁，伯仁實因我而死，如若屋主有什麼三長兩短，她如何能够心安？

因此，她略作思忖，立即奔回房中，取出包裹裏面的一粒蠟封藥丸，揑破外壳，喂給屋主服用。

約莫頓飯之後，屋主終於醒來了，紫衣姑娘道：「都是我不好，讓公子受到風寒。」

屋主平淡的道：「我這是老毛病，姑娘勿須自責。」

紫衣姑娘道：「公子患的是什麼病？爲何不找醫生瞧瞧？」

屋主道：「在下患的是肺癆，寒家這點祖業，幾乎都花在醫藥之上，但藥醫不死病，佛渡有緣人，既然天不假年，在下也只得認命。」

他說話的語音十分微弱，語氣十分平淡，只是那翹首望天，嘴角微微的神情，顯示他決不是一個甘心認命的人。

窮困不能使他屈服，久病不能消磨他的鬬志，像他如此倔強的人，可以說十分少見。

紫衣姑娘目光烱烱的瞧着他，櫻唇含着輕盈的笑意，她覺得自己沒有做錯，那顆蠟丸密封的「百草再生丹」總算送對人了。

她以編貝似的玉齒咬着下唇，作了一個冒險而大胆的決定。

「公子：你這個病我能治。」

「哦，姑娘，妳是在說笑話吧？」

「不，咱們萍水相逢，我何須欺騙公子。」

「請恕在下失言，姑娘習過醫道？」

「沒有，但我有一種特殊方法。」

「請問……」

「公子只要早午晚打坐三次，你的病就會不藥而愈。」

「這是眞的？」

「公子不妨試試。」

「好，但我不懂如何打坐。」

「這很簡單，我教你。」

她當眞教了他一種打坐行功的方法，他也日夜不輟的勤奮學習。

至於燒飯洗衣，清潔打掃等家務事，紫衣姑娘一古腦兒接了下來，她說理家原是女人的責任，根本不容許屋主插手。

屋主是一個病人，雖是有點過意不去，也只好由她了。

春雪果然降了下來，滿山遍野白花花一遍。

這天晚餐之後，紫衣姑娘在廳堂中昇起了一堆火，她是在山上找來的樹根枯枝，火堆的四週用石塊圍着，就像一個簡易的火盒。

在天寒地凍之際，就火取暖，閒話家常，倒也是一件樂事。

屋主向紫衣姑娘瞧了一眼，口齒微動，像要說些什麼，祇不過時間過去半晌，他一個字也沒有說出。

紫衣姑娘微微一笑道：「公子，你想說什麼就說吧，不必顧慮什麼的。」

「這——咳，我只覺得人生竟是如此的微妙……」

「嗯，像我這麼一個陌生的姑娘家，怎麼會賴在這兒？」

「姑娘言重了，不過……」

「不過這的確有些意外，也有點令人難解。」

「不敢欺騙姑娘，在下確有如此一想法。」

「公子是不願收留我這麼一個來歷不明之人了？」

「姑娘不要誤會，一個家徒四壁，貧病交迫之人，怎麼會想到這些。」

「我相信公子說的是實話，因爲我留在此地，對公子並沒有絲毫不利，你說是

麼?公子。」

「是的，不過在下失禮得很，還不知道姑娘的芳名。」

「我叫韋娃，是西北人氏，公子呢?是……」

「在下姓舒，草字文照。」

「聽公子的口音，好像並不是關東之人?」

「在下原籍山東，先父母因避仇携在下寓居此地，五年前先父母去世，就只剩下在下孑然一身了。」

一夕懇談，他們距離似乎拉近了許多，但在舒文照來說，仍有不少難解之疑。

韋娃是西北人氏，迢迢萬里，她跑到關東來作什麼?

而且她年歲頗輕，依舒文照估計，决不會超過十八。

一個風姿卓約，綺年玉貌的少女，會一身隻劍，遠涉江湖，這份豪情，縱然是昂藏鬚眉，又有幾人能够?

這些，舒文照無法理解，他感到韋娃有一種說不出的神秘。

只是他不便追問，也不想追問，因爲韋娃說的不錯，她留在此地，對他是毫無妨害，又有利益。

因此，他們是在愉快的氣氛之下結束相談，然後分別就寢。

一幌近月，舒文照的病情大有起色，身體也日益健壯，於是他們開始春耕，在近屋的幾畝山田之中，種下了糧食種子。

最初韋娃是不許舒文照勞力的，後來他體力日健，她就不再反對了。

是一個月白風淸的夜晚，他們泡了一壺清茶，在院中間聊着。

「公子……」

「嗯……」

「你對武功有沒有興趣?」

「寒家耕讀傳家，我不喜歡習武。」

「習武可以强身，可以自衞，有什麼不好?」

「世間强橫霸道，好勇鬪狠之輩，大都因爲學了幾下武功，此等人物一多，豈不要天下大亂?因而在下不喜此道，也希望別人不要習武。」

「此話倒不盡然，如果人人都不習武，誰來抗拒外侮，平定遭患?」

「話是不錯，但一將成名萬骨枯，那無定河邊，不知埋葬了幾許無辜的白骨，人間悽慘之事，不過於此，咱們還是不說也罷。」

「人各有志，看來我是無法說服公子了。」

「請姑娘多多鑒諒。」

「可是我十分喜愛武功，公子會反對麼?」

「姑娘適才說過人各有志，我怎會反對妳習武。」

「不過我的武功不高，雖想追求高深的武學，却無法克服一項難關。」

「哦，是什麼難關?」

「其實，在公子來說，應該是易如反掌……」

「我又不會武功，又怎能說是易如反掌?」

「你識字麼?」

「識字?在下幼讀詩書，豈能不識?」舒文照說。

「那麼我對公子有一點請求，不知道你肯是不肯?」

「姑娘對在下有救命之恩，只要在下能力所及，姑娘儘管吩咐。」

「好，你瞧瞧這個。」

她由衣底愼重的取出一本絹册交給舒文照，雙目烱烱的瞧着他，粉頰之上是一片期待之色。

舒文照接過絹册，只見封面寫着幾個功力深厚的篆字「百敗秘笈」，及翻開一瞧，才知道裏面所載全是武功。

他闔上絹册，注目韋娃道：「姑娘，妳要我做什麼?」

韋娃道：「這本絹册，是神僧百敗和尚所遺留的武林絕學，神僧是三百年前的絕代奇人，他的武學稱得上冠蓋古今，我無意中得到了它，却無法理解它那深奧的文理。」

舒文照說道：「姑娘是要在下代妳解說?」

韋娃道：「這正是我的請求。」

舒文照道：「好吧，只是在下必須先作研究。」

韋娃道：「正該如此。」

他們離羣而居，除了耕種幾畝山田，本來無所事事，但如此一來，舒文照就不得不潛心在那本百敗秘笈之中了。

對一個義理深奧的文字，要了解它就必須深入研究，既已深入堂奧，就會對它由了解而喜愛，這是人之常情，也是很自然的發展。

舒文照經過兩個多月的研究，對百敗秘笈已能澈底領悟，於是開始向韋娃逐項解釋。

第一章是烟雲聚散輕功。

第二章是百敗掌法。

第三章是百敗劍法。

第四章是百敗神罡。

他解釋得十分清楚，想不到韋娃却愚笨得很，光解釋她還是不能領悟，必須舒文照以身示範，以動作配合講解她才能明白。

他們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才完成第二章百敗掌法，其實他們有此進展，已是難能可貴了。

這天早餐之後，他們正要到田裏去工作，韋娃一抬頭，忽然發現一名彪形大漢當門而立。

韋娃的面色微微一變，雙目之中突然湧起一股殺機，但那殺機一現即隱，並以毫不在意的神色對舒文照道：「有客人來了，你瞧。」

舒文照向那人瞧了一眼說道：「你找誰?」

彪形大漢說道：「我找你不行麼?朋友。」

舒文照一怔道：「找我?咱們素昧平生，你找我作什麼?」

彪形大漢道：「相逢何必曾相識，朋友這麼說豈不太過小家子氣。」

舒文照哈哈一笑道：「好，閣下尊姓大名?找在下有什麼指教?」

彪形大漢道：「朋友如果走江湖，就應該對南山虎冠鐵有過耳聞，至於找你麼，嘿嘿，祇不過受朋友之託罷了。」

舒文照道：「好一個响亮的名號，可惜在下從未走過江湖。」

南山虎冠鐵道：「那不要緊，我會叫你知道南山虎冠鐵是怎樣一個人物的。」

舒文照道：「怎麼，你想動武?」

南山虎冠鐵道：「我說過，今天要你知道南山虎冠鐵是怎麼樣一個人物。」

舒文照道：「對不起，比武過招，在下是外行，想動武你去找別人吧。」

南山虎冠鐵冷哼一聲道：「這可由你不得，出招吧。」

舒文照道：「我根本不會武功，出什麼招?」

南山虎冠鐵道：「裝得很像，可惜光棍眼裏不揉沙子，想欺騙冠某，嘿嘿，你只怕打錯了主意，接招。」

語音甫落，身形急幌，右臂陡的一伸，一掌拍向舒文照的左肩。

此人身形如箭，掌力帶風，足見他一身功力確是不凡。

舒文照估不到他說打就打，眼見對方一掌拍來，登時有點慌了手脚。

這也難怪，他年近三十，從未習過武功，與人鬥毆更是前所未有。

現在碰到這個存心找碴的南山虎，眞箇成了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淸了。

更何况南山虎身材高大，武功不凡，這一掌不只是快如閃電，力道之强，也足可裂石開碑，一旦被他擊中肩頭，縱然不死，可能也會變爲殘廢，他焉能不心頭大驚，而手忙脚亂呢?

不過人到險急之時，往往會出意想不到的神奇力量，眼看掌風就要擊上肩頭，他在匆忙之下一閃身，竟輕輕躲了過去。

南山虎冠鐵啊了一聲道：「好身法，再接一掌試試。」

其實天知道，舒文照那裏會什麼身法，在他認爲，適才祇不過是僥倖而已。

但南山虎却不管這個，他認定了舒文照會武功，說不定還是一位深藏不露的高人。

因此，他的掌勢忽然一變，展開了一套名震江湖的七星掌法。

這套掌法是脚踏七星，身如巧燕，但出掌却如鐵錘撼山，具有不可忽視威力。

南山虎冠鐵爲了逼迫舒文照出手，因而他每一招都指向舒文照的關節要害，招式毒辣巳極。

舒文照不會武功，縱然他會武功，甚至是一名武林高手，在七星掌瘋狂的攻擊之下，也會弄得手忙脚亂的。

果然，他一連躲過五招後，終於陷入險境，因爲南山虎瞧準了他躲避的方向，一記撥雲見天，正好迎上他送來的胸膛。

這一下可糟了，走勢未盡，他又不明白如何中途換力，除了將胸膛賣給對方，他就非出手不可。

出手麼，螳臂擋車，那還不是死路一條!

不過他現在想不到那麼多，自然而然的以食中二指向對方的脈門一劃。

他這兩根手指快得如同電光石火，輕輕向前一劃，他又像輕風一般飄退五尺。

令人想不到的奇蹟發生了，他的手指不只是劃中了南山虎的脈門，而且手指快如鋼刀，竟齊腕將對方的手掌劈了下來。

壯士斷腕，南山虎也算得是個壯士。

只是他並未想到他會斷腕，因而忍不住發出一聲慘嚎。

他狠狠的向舒文照瞥了一眼，便帶着一溜血雨轉身急馳而去。

一塲意外終於過去了，院中却留下一隻斷掌與斑斑血漬。

舒文照却呆呆的瞧着地上的戰果，不勝惶惑的說道：「韋姑娘，這……這怎麼會……」

韋娃緩緩走近他的身側，長長一吁道：「剛才實在叫我担心，總算沒有讓我失望。」

舒文照道：「韋姑娘，我不明白，我的手指……」

韋娃笑笑道：「你的手指很好，它替你打敗了强敵。」

舒文照瞧看他的手指，顯出一副大惑不解的神色。

的確，一個不會武功之人，縱然拳掌齊施，也不見得有什麼作用，何况對方還是一個武林高人。

再說，南山虎的手腕，决不會是豆腐做的，以兩隻手指就能劈斷他的手腕，豈不成了天下奇聞?

韋娃瞧着他那副神色，忍不住噗哧一笑道：「不要發呆了，公子，咱們最好拾奪一下。」

舒文照向地上的斷腕及血漬瞧了一眼道：「妳歇着吧，我來收拾。」

韋娃道：「我說的不是這個。」

舒文照道：「妳說的是什麼?」

韋娃拉着他坐到台階之上，神色忽然一肅。

她是一個美人，美人的一顰一笑，都會令人感到別有一番風韻。

只是他們相處一年多了，舒文照就從未瞧到過韋娃的神色如此嚴肅，因而忍不住咳了一聲道：「韋姑娘，今日的事很嚴重麼?」

韋娃投目長空，幽幽一嘆道：「是的，公子，我害了你了!」

舒文照微微一笑道：「先父母千里避仇，仍難免被人找上門來，所謂是禍躲不脫，躲脫不是禍，這怎能怪妳。」

韋娃道：「公子認爲那南山虎是令尊的仇人?」

舒文照說道：「否則他又怎會找到這兒?」

韋娃道：「不，他原來是找我的，只是見到你，他認爲……」

舒文照道：「找妳的?南山虎是跟妳有仇了。」

韋娃道：「也可以這麼說。」

舒文照道：「那……他必然誤會咱們是同黨了。」

韋娃道：「不是同黨，是……是……」

舒文照道：「妳是怎麼啦?韋姑娘，幹嗎要吞吞吐吐的?」

韋娃粉頰一紅，現出一股妞妮之態，她沒有解釋爲什麼吞吞吐吐的，螓首却反而垂了下去。

舒文照瞧得一呆，他覺得韋娃這一種嬌憨之態，實在動人已極，如非他是一個飽讀詩書的君子，幾乎要一把將她擁進懷

裏。

他既是一個君子，自然沒有將韋娃擁進懷裏，祇不過他的一雙目光，却說甚麼也收不回來。

現在是一個嬌羞得不敢仰視，一個傻呆呆的盯着別人傻瞧，如果闖來一個第三者，非逗得捧腹大笑不可。

可惜沒有第三者，因而環境十分寧靜，幾乎落針可聞。

這一下可將韋娃弄糊塗了，她不明白舒文照在做些什麼。

不明白就得瞧瞧，因而她忍不住抬頭一瞥。

他們相處一年多了，那一天彼此還不瞧過百遍千遍？

只是她抬頭一瞧，却決非往日可比，那不只是妙趣橫生，還有一種非言語所能形容的情意。

心有靈犀一點通，自不必用言語來描敍，不過他們相處一年了，浪擲了三百多天的寶貴光陰，豈不是一項罪過！

當韋娃抬頭一瞧之際，他們的臉色同時一紅，兩個人同時身形一轉，一個垂頭，一個瞧天，兩個火辣辣的心也同時在跳個不停。

又是一陣沉默，他們這才緩緩轉過身來。

舒文照是男人，他的性格又是爽朗的，於是他微微一笑道：「韋姑娘，妳，妳忘了……」

韋娃道：「公子，我忘了什麼了？」

舒文照道：「我問妳爲什麼要吞吞吐吐的，妳還沒有回答呢。」

韋娃道：「這個……咳，我是說那南山虎並非誤會咱們是同黨。」

舒文照說道：「妳說他誤會咱們是什麼？」

韋娃道：「是……是……夫妻。」

舒文照一怔道：「夫妻？那怎麼有可能！」

韋娃面色一變，一臉幽怨之色道：「爲什麼不可能？你說。」

舒文照道：「第一，我是一個窮小子，誰要是跟了我，在飢寒交迫之下，就只有牛衣對泣了，像妳如此美麗的姑娘，怎會嫁給一個窮小子？」

韋娃哼了一聲說道：「好理由，還有麼？」

舒文照道：「有，就拿年齡來說吧，我已經虛渡二十八個寒暑，快到而立之年了，妳不過還是一個孩子，一樹梨花壓海棠，咱們實在不配！」

韋娃櫻唇一噘道：「强詞奪理，一派胡言。」

舒文照說道：「哦，我說的那一點不對？」

韋娃道：「第一，你並非身無立錐，所謂窮，祇不過因爲你久病纏身，以致田園荒蕪，落入窘境罷了，這個窮字就不能成立。」

舒文照啊了一聲，不得不承認韋娃說的確屬實情。

韋娃道：「第二，你是讀書人，應該知道孔聖人說的話，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你二十八，我十八，男人原本就該比女人大過十歲，所以第二點也不能成立。」

舒文照估不到韋娃的詞鋒竟是如此的犀利，一時之間竟無詞以對。

韋娃幽怨的一嘆道：「莫非你認爲我輕賤，瞧不起我？」

舒文照急道：「不，不，韋姑娘，妳千萬不要誤會，我只是……只是自慚形穢而已。」

韋娃輕輕依到他的胸前，以幾乎只有她自己才能聽到的聲音道：「別這麼說，公子，我只是一個江湖兒女，並沒有什麼高貴的出身，只要你不嫌棄，今後……今後咱們就永不分離。」

舒文照健臂一圈，將她那嬌小的軀體擁得緊緊的，此時無言勝有言，他們實在不需要再說什麼。

良久……

「韋娃……」

「什麼事？文照。」

「那南山虎跟妳有什麼仇？」

「此事說來話長，待以後我慢慢的告訴你。」

「好吧，妳還說要收拾什麼？」

「那……我想遲幾天也不要緊。」

「我不明白，韋娃，妳快告訴我。」

「我是說南山虎既已找來，此地咱們就不能再待下去了，不過……不過……」

「不過什麼？韋娃。」

「我是想咱們用三天的時間，來增强咱們的功力，還有，咱們……過三天新……新婚的安樂時日。」

「什麼？韋娃，妳說咱們今天就得成婚嗎？」

「你不願？」

「誰說我不願了？祇不過咱們什麼也沒有準備。」

「不必準備什麼，三天之後，咱們只怕要浪跡江湖，過那驚濤駭浪生涯了。」

「此話當眞？」

「是的，你害怕？」

「不，只是我不會武功，也從來未走過江湖。」

「誰說你不會武功？那南山虎的手腕難道當眞是豆腐做的？至於江湖麼，你放心，有我在，你什麼也不必害怕。」

「咳，韋娃，說眞格的，我那兩根手指怎麼會劊斷南山虎的手腕的？難道說我當眞身具武功？」

「自然是了，總不會他自己拗斷他的手腕吧。」

「這……實在令人不敢相信。」

「應該相信的，咱們進屋去我告訴你吧。」

舒文照先將斷手及血漬處理好了，再回到屋裏聽韋娃解釋。

「你知道你的病是怎樣好的？」

「妳不是敎給我的打坐麼？這還用得問？」

「你錯了，打坐雖能强身，却不能像立竿見影般的治愈你的癆病。」

「哦，那就是怎麼好的？」

「我曾經喂給你一顆丸藥，那才是救命金丸。」

「當眞麼？是什麼金丸會如此靈驗神效？」

「百草再生丹，普通人服了可以却病

延年，練武的人可以增加半甲子以上的功力。」

「啊，妳是習武之人，妳爲什麼不服它呢？」

「我服過一顆了，剩下一顆正好救了你，意謂一飲一啄莫非前定，當眞勉强不得。」

「百草再生丹是什麼做的？爲什麼會有如此巨大的功效？」

「是什麼做的我不知道，只聽說百年前有一個神醫百草先生，他走遍三山五嶽，只煉成了三顆百草再生丹。」

「三顆咱們就得到兩顆，此種機緣實在難得。」

「是的，不過今後咱們天涯忘命，這兩顆百草再生丹應該負一半的責任。」

「此話怎講？」

「因爲我搶了別人的兩樣東西，百草再生丹是其中之一。」

「我明白了，失主不甘損失，必然要找咱們算賬。」

「不錯，祇不過百草再生丹並不是他們的，所謂一鹿在野，羣雄相逐，誰先得手就是誰的，他們自認是失主，無非是恃勢凌人罷了。」

「哦，他們是什麼人？」

「這個以後再告訴你，現在還是先說你怎樣身負武功吧。」

「好，妳說。」

「百敗秘笈你總該不會忘記吧？」

「自然不會。」

「你認爲我當眞目不識丁，當眞不能了解百敗秘笈的文義？」

「這麼說妳是故意要我熟讀百敗秘笈了？」

「而且還要你日夜苦思它每一個動作，然後教教我，所謂人之患好爲人師，你既然要教我，就必須先熟練它每一個動作，這不就練成了武功麼？」

「妳說的是，不過那只是武功的招式，用手指劈掉南山虎的手腕，決不是神妙的招式就能辦到的。」

「對，但百年再生丹再加上天山獨門心法，在一年苦練之後，運指斷腕並非奇蹟。」

「什麼天山獨門心法？」

「我教你每天打坐的法子就是天山的獨門心法。」

「啊，妳這是存心騙我學習武功了，爲什麼？」

「因爲……咱們有緣。」

「我不懂。」

「不懂不要緊，你該不會後悔吧？」

「韋娃，這麼說妳就是小看我了。」

「那就好，來，你先坐好運功，讓我助你打通任督二脈，其他的話以後再去說吧。」

舒文照不明白什麼叫任督二脈，爲什麼要打通它？但他相信韋娃此擧必有用意，也就按她的指示開始運起功來。

他感到一股熱力由脊心透入，立即與他的眞力相合，然後下達湧泉，上衝百會，在他的奇經八脈中往返遊走。

這股熱力在逐漸加强，直到兩個時辰之後，他感到的一聲巨震，幾乎使他暈了過去。

現在他感到眞力泉湧，百脈皆暢，身心有着無比的舒適，那股熱力也收回去。

他正待縱身躍起，耳旁却傳來一股微弱的聲音道：「不要動，繼續運功三週天才能起來。」

他不敢再動，又得遵照韋娃的囑咐，運功三週天然後起身，但韋娃尚在運功恢復損耗的眞力，他只得在一旁等待着。

半晌之後，韋娃運功醒來，立即嫣然一笑道：「恭喜你啦，文照，今後咱們可以聯袂江湖了。」

舒文照道：「妳是說我的武功已經很高了？」

韋娃道：「雖然不能說打遍天下無敵手，最少咱們已經創造了一項奇蹟。」

舒文照道：「什麼奇蹟。」

韋娃道：「一般練武之人，必須自幼開始，經年累月的苦練，這不一定有什麼成就，要是二十八歲才練武，祇不過强壯筋骨罷了。」

舒文照道：「可是我……」

韋娃道：「你的骨格清奇，智慧極高，這是創造奇蹟的原因之一，其次就要歸功於百草再生丹了，天材異寶，果然不同於凡物，不過……」

舒文照道：「不過什麼？」

韋娃道：「武學一道，深知浩海，窮個人畢生精力，未必能得到什之一二，所以說人上有人，天外有天，任何一個習武之人，都不可能保得終身不敗，譬如咱們現在吧，暗器收發，點穴解穴，你固然毫無所知，即臨敵經驗，各門各派的武功，你半點也不知道，須知任何一點都足以咱們尚待努力！」

舒文照道：「韋娃，你又是一個十八歲的丫頭，爲什麼知道得如此之多？」

韋娃笑笑口說道：「是常姥姥告訴我的。」

舒文照道：「常姥姥是誰？」

韋娃道：「以後再告訴你，現在時間已經不早了，我去炒點菜，你準備東西咱們拜堂。」

舒文照道：「咱們明天拜吧，韋娃，家裏什麼也沒有，我明兒起個早到鎭上去辦。」

韋娃道：「拜堂祇不過是一個儀式，只要兩心相許，何必講那些排塲。」

舒文照道：「好吧，那又是太委屈妳了。」

韋娃嫣然一笑，逕自奔進厨房。

× × ×

夜，悄悄的過去了，它像烟雲過眼一般，沒有留下絲毫痕跡。

只是，在舒文照韋娃來說，這一夜却使他們的人生有了極大的轉變，也使他們獲得無比的滿足。

翌晨日色已上三竿，他們才依依不捨的離開床榻。

早餐之後，韋娃立即督率練功，雖然她的行動似乎有點不便，但她半點也不肯含糊。

倒是舒文照覺得有點過意不去，走過去牽着她的玉手道：「歇一歇，韋娃，別累着了。」

他們在一處依偎着，韋娃忽然長長一嘆道：「文照，咱們的未來，將是驚濤駭

淚，危機四伏，現應盡可能充實自己。」

舒文照道：「向咱們找碴的到底是什麼人，竟使妳如此害怕。」

韋娃道：「沒有人知道他們是誰，我只曉得他們是一個神秘的帮派。」

舒文照道：「那妳又怎知是他們在尋仇？」

韋娃道：「你先別追根究底，以後我會告訴你的。」

舒文照道：「好，好，我不問。」

他說話之際，目光忽然落到她那雙纖纖玉足之上，回憶昨夜的情景，不由發出一聲會心的輕笑。

韋娃一怔道：「瞧你那副傻相，有甚麼好笑的？」

舒文照道：「我忽然想起杜牧的一首詩，所以忍不住笑了起來。」

韋娃道：「什麼詩？」

舒文照道：「鈿尺裁量減四分，纖纖玉筍裹輕雲，不知是什麼人發明要女子纏足，在人道上雖有幾分殘忍，却是男女情趣上的一大功臣。」

韋娃撇撇嘴道：「男人大都殘忍，文人更是無聊，不管女人纏足是如何的痛苦，你們倒詩呀詞呀的歌頌起來了。」

舒文照道：「妳可不能寃枉好人，那詩可不是我作的。」

他攀起她的一隻玉足，愛不釋手的撫摸着，同時以輕憐蜜愛的口吻問道：「如此小巧勻均，眞箇瘦不盈握，是誰替妳裹的？」

韋娃道：「常姥姥。」

舒文照道：「常姥姥必是妳奶娘？」

韋娃道：「這個麼……也可以這麼說，不過她沒有喂過我的奶，她管理的女孩也不只我一個。」

舒文照放下她的玉足，再將她摟進懷裏說道：「管理？難道常姥姥是一個女教師？」

韋娃幽幽一嘆道：「這些還是以後再說吧，咱們練功要緊。」

不管他是否同意，她便由他的懷裏掙起，一把拉着他便逼着練起功來。

舒文照覺得他這位嬌小的妻子，混身都是神秘，只是她不肯說他也無可奈何，只得抱着一個悶葫蘆跟着她練功。

一幌就是三天，他們除了飲食起居，以及夫婦間的輕憐蜜愛，整個時間幾乎都投入練功之上。

可是百敗劍法高深玄奧，三天苦練，他們只習會了一招。

其實，在一般習武之人來說，能够學會一招百敗劍法，就可終身受用不盡，但在舒文照夫婦就不然了，因爲他們要面對驚濤駭浪，與十分可怕的強敵。

因此，韋娃決定在此多留幾日，希望最少能習會三招百敗劍法。

在第四天的淩晨，他們做完早課之後，韋娃取出一個布袋，及一張銀票交給舒文照道：「咱們的糧食快用盡了，你到鎭上去買一袋麵粉，十斤玉米，及食鹽肉魚鷄蛋什麼的，就便瞧瞧有沒有外鄉人來到本鎭。」

舒文照道：「好的。」

距他們住處最近的鎭集是南山城，一來一往有九十多里，舒文照不敢躭擱，取過布袋銀票立即上道。

好在山道僻靜，不必担心驚世駭俗，因而舒文照已展開輕功，向南山城放步急馳。

約莫半個時辰，他已趕到南山城，此時鎭上商賈雲集，正是集會最熱鬧時候。

舒文照買完了所需的食物，一隻布袋裝得滿滿的，他怕韋娃在家中盼望，提着布袋就往回頭走。

忽然——

「舒公子，等一等。」

他心頭一怔，脚下自然停了下來。

在南山城他們舒家父子住了近二十年，鎭上的居民幾乎半數相識，有人叫他算不得什麼稀奇。

及舉目向來人一瞥，不由神色一呆。

來人身着長衫，手托鳥籠，一副油頭粉臉公子哥兒的打扮。

此人約莫三十出頭，姓富名德隆，是鎭長富長春的獨子。

舒文照與富德隆是素識，那也不過是點頭之交而已，現在姓富的居然向他招呼，他怎能不爲之一怔？

「原來竟是富公子，不知有什麼事指教？」

「文照老弟，咱們相識二十年了，可以說是從小一塊兒長大的，怎麼，你倒將我當作外人，跟我生份起來了。」

「啊，富公子請不要誤會，在下因爲家中有事，所以……」

「我知道你是孤家寡人一個，還會有什麼要事？咱們好不容易才見上一面，你好意思掉頭就走！小六子，快跟舒公子拿着東西，咱們到喜春樓去喝幾盅。」

富德隆不由分說拉着他就走，在盛情難却之下，他只好任由富德隆的小厮拿着布袋，隨着他們去到喜春樓。

南山城雖然只是一個山鎭，由於當地盛產高粱，因而一般民衆大都豐衣足食，連帶着商粱也繁盛起來了。

喜春樓是本鎭最大的一家酒館，除了供應酒菜，還有幾個明眸皓齒的女侍專門接待特殊的客人。

這是喜春樓的一大特色，所以富商地主，以及喜愛此道的公子哥兒無不趨之若鶩。

喜春樓果然名不虛傳，此時才不過巳初，樓上幾乎巳座無虛席。

好在富德隆是喜春樓的常客，鎭長公子人面大，一般人也得讓他三分。

因此，經店小二一陣張羅，終於替他們騰出一張空桌子。

富德隆好像是存心請客，一共兩個人他却叫來一大桌酒菜。

喜春樓的女侍，都是千中挑一的北國佳麗，其中最美的一個，却有一個不太好聽名字「小叫驢」。

小叫驢的名字雖是不雅，總比繡花破鞋要响亮一點，而這般女侍之中，偏偏就有一個名叫繡花破鞋的。

其實小叫驢，繡花破鞋正是喜春樓女侍中的魁首，此時正像蝴蝶穿花一般，在客人中忙個不停。

富德隆來了，她們立即奔了過來。

「啊，富公子，你可來了，先讓奴家敬你一杯。」

這是小叫驢，她首先纏上了鎭長的公子。

繡花破鞋也不甘後人，也膩上了舒文照。

「這位是舒公子吧？眞是稀客，公子爺，今後你老可得多照顧一點。」

鶯聲燕語，吹氣如蘭，這種場面，舒文照是前所未經。

尤以在大庭廣衆之中，繡花破鞋居然敢於投懷送抱，她固然是滿不在乎，舒文照却被她逗得面紅耳赤，恨不得立即逃下樓去。

雖然舒文照的性格是豪放的，也不太拘於小節，只是他是方正的，瞧不慣此等放蕩的行爲。

再說，曾經滄海難爲水，他有了韋娃那等天仙化人般的妻子，這些凡花俗草，怎當得他正眼一顧！

因此，繡花破鞋碰了釘子，他輕輕運掌一格，就將她震退幾步。

富德隆見狀一笑道：「這回砸了吧，繡花破鞋，須知咱們男人之中也有鐵錚錚的漢子。」

繡花破鞋趁勢喲了一聲道：「誰不知道兩位公子都是鐵錚錚的漢子，奴家祇不過想敬舒公子一杯罷了。」

富德隆道：「對，舒老弟，人家是一番好意，怎能拒人於千里，來，乾杯。」

舒文照是君子，君子可以欺其方，灌他幾杯酒，自然容易得多。

富德隆整天在酒色中打滾，舒文照在此之前是滴酒未沾，再加上小叫驢與繡花破鞋兩個帮腔的，舒文照那能不醉。

他的確有點醉了，頭腦暈沉沉的，好像比平時大了許多。

於是，在約莫五杯之後，他婉拒了富德隆的勸酒，並且起身雙拳一抱說道：「多謝富兄寵招，兄弟實在巳不勝酒力，我想……」

富德隆哈哈一笑道：「別忙，舒老弟，咱們相逢頗爲不易，照說今天應該不醉無歸才對，這樣吧，如果你當眞有事，咱們就再喝三杯，小叫驢，快斟酒。」

他說話之際，向着小叫驢暗施眼色，顯然，這位鎭長公子不只是心懷鬼胎，而且與小叫驢似有某種默契。

小叫驢的手脚十分敏捷，她由懷中掏出一個小瓷瓶，將一些白粉倒進舒文照的酒杯之內，刹那之間便巳完成她的傑作。

祇不過這是酒樓。

酒樓不只是人多，也是一個十分複雜的所在，無論小叫驢的手脚如何敏捷，難保不被明眼人瞧出。

那麼他們爲什麼敢如此胆大妄爲？很簡單，因爲富德隆是鎭長公子。

但天下事往往就有那麼多的邪門，有的人連皇帝老子都不怕，何在乎一個鎭長公子！

果然，當舒文照在情不可却，接受富德隆的最後三杯之時，小叫驢便笑嘻嘻將那杯藥酒端了起來，道：「這是第一杯，公子請。」

她以纖纖玉手將酒送到舒文照的唇邊，偏偏半路裏殺出來一個程咬金，一把扣着她的玉腕！

「慢一點，這事咱們得合計合計。」

這人是個小老頭兒，乾乾瘦瘦，其貌不揚，除了一對靈活的眸子，全身上下實在找不出點叫人瞧得順眼的地方。

可是他出手之快，却不得不令人佩服，扣手腕，奪酒杯，快得令人目不暇接，小叫驢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意外，他巳經捧酒杯退到三尺之外了。

不管怎麼說，小老頭兒是破壞了富德隆的好事，這豈不是太歲頭上動土，莫非他嫌活得命長？

因此富德隆在一呆之後，果然大光其火。

「這老囚徒竟敢當衆搶刦，小六子，給本公子將他廢了。」

公子爺下了命令，小六子怎敢不從，何況他原本就是一個狐假虎威的壞東西。

一聲暴吼，小六子撲了上去，斗大拳頭一揮，獵獵拳風直衝小老頭兒的胸口。

按小老頭兒那瘦小的身材，如何能當鐵拳一擊，要是這一拳當眞擊中胸口，他那幾根老骨頭不當塲折散才怪！

結果是怕什麼，小六子這一拳竟結結實實擊在小老頭兒的胸膛之上。

這當眞是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這一回小老頭兒焉有命在。

果然，拳頭着肉，立即响起一聲慘嚎，這一拳的確霸道以極。

只是慘嚎的並不是小老頭兒，而是那個狐假虎威的小六子。

好像小六子並非擊中小老頭兒，而是擊在鐵石之上，他的拳頭開了花，掌骨也有幾根斷折。

也許小六子的拳頭不够結實，否則怎會發生此怪事？

富德隆知道這決非怪事，分明小老頭兒是一位深藏不露的高人。

於是他面色一變，呼的一聲站起來。

「朋友，你這是什麼意思？」

「沒有什麼，只是這件事咱們應該合計合計。」

「這就怪了，咱們素不相識，有什麼要跟你合計的？」

「有，就拿這杯藥酒來說，你要是毒死了姓舒的，咱們豈不是沒有指望了！」

「你胡說，這不是毒酒。」

「當眞麼？好，你喝下去。」

「我爲什麼要聽你的？哼，朋友，你要是存心找碴，可能打錯了主意！」

「哦，因爲你是鎭長的兒子，南山城的地痞惡霸？告訴你，姓富的，老夫別的不行，剝地頭蛇的皮可是拿手得很，不信老夫就先拿你小子試試。」

富德隆是地頭蛇，可是他從未想到會有人敢剝他的皮。

而且小老頭兒那身功力瞧過了，如果當眞要剝他的皮並不是一件難事。

在南山城，富德隆是一個有頭有臉的人物，現在居然有人要剝他的皮，這個台他如何塌得起？

好在他五行有救，人叢中忽然响起一聲狂笑，總算將他由窘境中救了出來。

「我說朋友，地頭蛇的皮有什麼好剝的，咱們何不談談正事？」

說話的是一個彪形大漢，他雖是站在別人的身後，却比一般人都高了一個頭。

（未完）

拳技漫談

希華·文
盧令·圖

泰國拳膝撞揚威

喜歡練武的人，多數研究西洋拳或中國功夫，近幾年有人喜歡練習泰國拳，事實上泰國拳亦有獨到之處，最出色的就是「膝撞」，本來中國功夫也有膝撞之法，但却不是以膝撞爲主，只是兩人相鬥，到了貼身作戰的階段，必須分出勝負來，然後用膝猛撞，很少中國功夫剛剛交手就用膝撞這一招出擊的，泰國拳則不然，往往落場交手，立刻施展膝撞。

當然，想用膝撞之法取勝，首先就要對膝頭方面有很深的認識，知道如何打法，再其次然後把膝頭撞擊沙包，如果膝頭特別有勁的話，眞的可以代替拳或脚，更重要的是這一點。

苦練過膝撞法的人，有勇氣貼身打鬥，並不習慣於這一招的拳師，碰着對方如此搏鬥，未必能夠取勝，就因爲中國功夫並不特別注意膝頭的撞擊。

泰國拳往往突然之間用膝頭撞擊，而且剛剛交手就施展這一招，舉例言之，甲乙兩人相鬥，甲方已經發出右拳，而且打算對方接招就用脚出擊，換句話說，甲方的右拳只是虛招，實際上想飛脚踢向敵人軀幹的中部，如果乙方懂得膝撞的原理，不妨施展膝撞作爲招架，而且含有很强的攻勢。

乙方施展膝撞是把軀體略爲傾向左邊，然後提起右脚，用膝頭撞擊對方的，練習過膝撞的人，可以把全身氣力放在膝頭上面，甚至左脚僅用脚趾站立，整個人的高度增加了些，使右脚的膝蓋骨能夠向前推進得更遠。

爲了使膝撞特別出色，乙方不妨把身體變成弓形，上半身微向後傾，使膝頭的力量增加，而且向前伸展或向高伸展的時候，比較平時的氣勁更强。

如果乙方眞的把右拳虛幌一下，想踢出左脚來，對方用膝撞之法去破他，他就屈居下風，根本上那一脚踢不中敵人的，原因是相距太遠。

再者，他如果起脚，對方的膝撞落空，準可以順勢，向下踐踏，一脚踏在他的左脚上面，就把他的攻勢打消，並且一招分出勝負來。

如果用一條脚踐踏對方的脚背，只是發生痛楚，假如對方踢出一條腿來，在膝頭那一個部位給人踐踏，那種痛楚就犀利得多，故此，受擊之人，立刻失去戰鬥力，倒地呻吟，再者，膝撞之法，未必一定要那一次撞擊那時決勝，如果這一撞不過打擊對方，使他受到痛楚，準可以把膝頭沉低少許，左脚向前照樣繼續再撞，第二次，第三次，以至第六七次，直到對方受擊暈倒爲止。

這種膝撞在泰國拳這方面稱做「直衝膝撞」，表示它向前直衝，用膝頭撞擊，對方身體的中部，膝頭所撞之處，如果是胃部，那就使對方發生劇痛，撞上一點，那是胸部的人字骨，該處有一塊骨稱做劍突，他受擊不但發生劇痛，還有可能折斷，一旦折斷，勢必壓迫胸部兩邊的肺，以及中間的胃，三處地方同時發生劇痛，根本上無法再鬥，故此，泰國拳的直衝膝撞，具有很大的殺傷力，而且在攻勢中含有守勢，能夠避過對方的拳或脚，確是很厲害的一招。

泰國拳的膝撞有時會變化爲蹬脚的，換句話說，他想用一撞取勝，但因對方閃避，故此忽然改變主意，索性把膝撞屈曲起來的脚向前踢出，因爲這一脚當胸打出，有如穿心腿，在泰國拳這方面說，叫做蹬脚，那是別開生面的一種脚法。

擅長泰國脚的人，一旦發覺對方左右兩手齊出，中部空虛，便即施展蹬脚，假如兩人的身體比較接近，可以使用上述的「直衝膝撞」，要是兩個軀體較遠，便用蹬脚。

最理想的蹬脚場合就是對方剛剛整個軀體飛躍，想用高脚法踢來，在這一瞬間，因爲對方已經離地，無法變招，在對方

的飛脚還未踢出之前，一個蹬脚踢中對方身體的中部，便使對方受到很猛烈的撞擊一招就倒下來。

不過，施展這種蹬脚認眞要注意這一點，由於那一脚踢向對方身體的中部，相當犀利，要是自己的脚還未有很好的基礎，可能因此折斷，雖然使對方受傷，自己也受傷，那就太過不值得，爲了防患未然，應該要每天向沙包練習蹬脚，如果一個蹬脚能夠把沙包踢飛跌下來再踢第二脚，飛到空中有同樣的高度，那就反映出本人的蹬脚頗有份量，不愁踢中別人身體時，發生膝蓋骨脫臼或者小腿骨折斷之類的危險。

泰國拳的沙包比較特別，因爲它並非純然給練拳的人用拳或掌打擊，而且讓他用膝蓋骨去撞擊，故此沙包低垂到離地只有一尺，上面也比較長，一定要具有這樣的長度，然後適合施展各種膝撞。

泰國拳的另外一種膝撞方式叫做「斜衝膝」，即是打斜衝撞過去，或者用右脚撞擊對方的右邊肋骨，又或用右脚撞擊對方的左邊肋骨，看情形而定，大致上俱是如此，對方用右拳發招，自己閃側少許，便即用左脚傾斜撞擊他的右邊肋骨，原因是那一處空虛，反過來說，對方出左拳，就用右拳去撞擊他左邊的腰部或肋骨了，總之，有空位就施展這種膝撞，它稱做「斜衝膝撞」，名符其實。

練習泰國沙包的人，往往突然雙手抱住沙包，隨即施展右邊或左邊的斜衝膝撞，不是僅撞一次，而是連撞幾次，撞慣了之後，膝蓋堅如鐵石，往往下場交手，有機可乘，雙手齊出，抱住對方的身體，有如抱住沙包一樣，連續用膝撞去擊撞擊他，一招便可分出高下來。

根本上一個拳頭非常細小，遠比不上膝頭那麼粗壯，何況拳頭打出去的時候伸得太長，膝頭撞擊可以在較短的距離出擊呢？當然是膝撞比較更有份量，此外，還要談談人體的肋骨，如果用拳去打折對方肋骨，實在不容易，就算是第一級的拳師，也要苦練多年，同時要碰着非常適當的機會，然後有希望一招取勝，原因是兩個人相鬥之際，身體不斷的滾動，往往使拳頭落空，又或僅僅接觸，便即滑過，並非對準肋骨出擊，便保證一拳打中，膝撞則不然，根本上先行抱住對方的身體然後撞擊，由斜角打上去，很難防備，就算對方雙手齊出，想壓住那一個膝頭，也是辦不到的，何況膝撞之法，並非限定撞一次，往往撞六七次呢？只要其中有一次撞正肋骨，便有可能使對方三條肋骨應聲折斷，無論如何，膝撞的打擊比較用拳或掌的打擊厲害得多。

上述的斜衝膝撞，不止適合於泰國功夫，就算中國功夫或摔角，又或空手道，不妨練習它，作爲補充，碰着適當的時機，就施展這一招。

泰國拳的膝撞還有另外一招叫做「正中膝撞」。上述的直衝膝撞是採取攻勢的，至於正中膝撞却是守勢中的攻勢，它同樣的當胸打出，但却不是進馬發招，而是兩人纏着毆打之際，有機可乘，便立刻出擊。

施展這一招的時候，最好把左右兩手握拳保護中上門，免得對方乘虛而入，或者閃過膝撞，發拳橫衝直撞過來，打擊自己的上門。

上門包括咽喉，眼睛，鼻子等要害，一經打擊，發生劇痛，必然屈居下風，正中膝撞，施展之際，應該用兩隻手略爲向上，並把手踭屈曲，保護自己的中上門，有如西洋拳的招式一樣。

至於當中膝撞，最好把自己的身體略爲傾斜，然後撞出，假如那一次撞擊因爲距離比較遠，無法撞得到，立刻把那一條腿落地，改用另外一些招式出擊，切勿仍然保持單脚站立的姿勢，因爲這種姿勢只是適宜於急攻，很難守得住對方凌厲的攻勢的。總之，正中膝撞，一旦失敗，便即閃開一便，比較合算。

正中膝撞的一雙手並非只是保護自己的中上門，還可以把它變成掛捶或短拳，打擊對方中上門，特別是膝蓋落空，一脚踏下來的時候，剛剛脚踏實地，即可發力，由於兩個身體距離非常接近，用短拳打擊對方，不但有機會一招取勝，還可以借此保護自己，原因是對方受到急速而猛烈的短拳密襲攻擊時，不能不橫拳擋路，保護自己，暫時他無法反攻，用短拳急攻之後，向橫閃開一兩步後變招出擊，比較膝撞落空立刻閃開更加高明，原因是一輪急攻之後，對方暫採取守勢，難以反攻。

最後，談及這一點，懂得膝撞法的泰國拳師，必然懂得用脚踢人，不管橫踢直踢斜踢，抑或高空飛踢，總之，脚法跟膝撞法一齊施展，那就加倍有勁，換句話說，在很短的距離，便可施展膝撞，反之，距離較遠，不宜用膝撞，便以脚法出擊，如是者連環施出來，忽遠忽近，都有攻勢，那些攻勢是純然用脚出擊的，一雙手不過保護自己中上門而已，如此搏鬥，確是另創一格的，等閒之輩，不易招架得住。

學習泰國膝撞的人，必然兼學泰國脚，不過膝撞比較困難，故此先行理論而已，至於泰國脚，它看來雖然跟中國功夫的脚法相似，實際上是不相同的，最大的分別就是泰國脚剛剛出脚就連環打出，並非中國功夫的脚，跟拳掌相連，乘虛而入，踢完脚之後立刻用拳掌搶攻。

中國功夫有一句話是「拳打脚踢」，它可以反映出拳脚並重，泰國脚踢出之後，一變再變，俱是以脚出擊，那雙手只是貼胸保護自己，故此泰國脚並非俟機偷襲，剛剛發招就以脚爲主，希望連發幾脚打倒對方。

泰國脚所攻的對象由低至高，並無固定的位置，至於最高的一種脚法，叫做「飛蹴」，却是以對方額角或胸前正中作爲撲攻的對象，中國功夫認爲無故飛躍出擊，十分危險，可免則免，至於泰國拳師，都是很喜歡飛蹴的，因爲他們的飛身踢脚之後，落地向前疾走幾步，然後轉身再踢，故此不容易給對方乘機偷襲，只是這一脚，已經反映出中泰的脚法確有多少差異，並非說誰的脚法較佳，只是說各有各的特徵而已。

（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馮嘉·文
盧令·圖

天降煞星（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黎嘉企圖在從飛機降傘時自毀不成，被司馬洛與姬廸所救，姬廸對黎嘉表示了愛情，但司馬洛與姬廸爲了一宗任務，他倆救了黎嘉後要黎嘉爲他們冒一次險，黎嘉最初不想爲他們去冒險，但還是答應了他們去嘗試一下，於是黎嘉空降至一山頂，將傘繩解下——

爲英雄本色　冒險歷維艱

降傘自己飛掉了，冉冉飛下崖下的沙漠中。風是從山區向沙漠的方向吹的，黎嘉就伏在山頂向下望。

他用肉眼測着高度，這的確是相當危險的高度，不是太高，而是太矮，高度可能不够，他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從這山頂上跳傘下來，他能否及時使降傘張開，而讓自己安然落地呢？

他的背上另外還揹着一隻背包的，現在他就把這另一隻背包解下來，整理一番，這背包裏的就是一副降傘，他把這另一副降傘在背上縛好了。

這時，姬廸那架飛機又飛回來了，在很接近他的地方掠過，近到機翼似乎會碰着他似的。然後飛機又遠去了。

黎嘉腰間的一隻無綫電中傳出姬廸的聲音：「怎麼樣黎嘉？有什麼困難嗎？」

「沒有，」黎嘉說，「暫時情形看來是相當順利的，你到下面去等我吧！」

「好的！」姬廸說。

黎嘉就在那山頂上站着，看着姬廸的飛機在下面飛翔。終於，那飛機盤旋了二圈，在下面的沙漠上降落了。從這上面望下去，那飛機小如玩具。事實上小得就像是用橫直二根牙簽搭成的。

「我下來了！」黎嘉對着無綫電中叫道。

「來吧，」姬廸吃吃地笑着，「我等你！」

黎嘉深吸了一口氣，不知如何，他忽然感到胆怯起來了，從一架飛行中的飛機上跳下來是一件事，但是從一塊不動的石頭上跳下去，那却是另一件事情了，不知如何，那種跳傘的樂趣感總是不存在的。

但他也不能永遠留在這山頂上的，假如他不跳下去，他就得要爬下去了。面對於他，跳是比爬容易得多的。他已嘗試過爬下去，他已經深知那種滋味不敢再領教了。

於是他閉上眼睛，咬緊牙齒，雙脚一彈，人便直飛出去，開始向下墮，這之後，那飛機上跳傘的感覺又回來了，他很熟練地伸手執住拉帶，在最速的一剎那間把拉帶拉動，那第二副降傘便從背包中射出去。

他跌得很快，似乎一轉眼間，崖壁的高度便已跌了一半，而下面的沙漠十分快速地向他迎上來。降傘爲什麼不張開，再不張開就太遲了，他會跌死的。

這樣想着時，降傘便張開了，他覺得給猛力向上扯去，其實祇是下跌的速度猝然減低而已，不過他却覺得像扯了上去。

之後，黎嘉的身子便穩定下來了，那張開了的降傘罩住空氣，造成很大的阻力，使他的下墮慢到變爲飄揚的程度，但他也飄揚得不久，因爲此時，那度懸崖的高度巳經飄完了，沙地很快向他迎上來，他又要準備着地了。

他的雙脚伸直，運足氣力，但當脚底一着地時他便開始放鬆，很有層次地放鬆，就像兩條强力的彈簧似的，把那下跌之力消除了很大部份。

這之後，便是降傘飄落下來，由於這是風吹不到的地方，所以降傘就直接罩到他的頭上來了，把他整個罩住，在降傘罩住他之前，他看見姬廸已經下了飛機，正在向他跑過來。

黎嘉躺在那降傘之下，嘆了一口氣，並不急於把傘掀開，因爲躺在那下面他是不會死的。

他已經成功了，在那裏多躺一陣也無所謂。

跟着姬廸也來到了，幫着他把那降傘掀起來。

黎嘉對她露出一副笑臉。

「你還好吧？」姬廸問。

「假如我不好，我就不會有笑容了，是不是？」黎嘉說。

姬廸鑽了進來，爬到他的身邊，他們兩個人都被他那橙色的降傘罩住了。姬廸伏在黎嘉的身上，嘆口氣。

「這裏面眞舒服，黎嘉，」她說：「吻我吧！」

黎嘉輕輕吻她。但是她的嘴唇强而有力地吸住了他的咀唇，使他那個吻由輕吻化爲熱吻了。「唏！」黎嘉終於掙脫了她的嘴唇，抗議起來：「我們不能這樣的，這裏是公衆地方，光天化日之下——」

「誰會看見呢？」姬廸吃吃笑着，「我們有降傘遮着，而且，誰會到這種地方來了。」

「唔，」黎嘉被她的手挑動得改變了觀念了，「這裏倒是一個不錯的地方，但我不以爲我們應該脫下衣服的！」

「有什麼關係呢？」姬廸吃吃笑着，「祇要我們在走之前先穿上就行了。」

「你眞聰明，」黎嘉說着，也不再提出什麼抗議了。

現在，假如有人來到這附近的話，就祇會看到那橙色的降傘中間，有兩個古怪的東西在聳動着，有點像兩隻狗正在打架，不過那聲音却是人的聲音，一個人有時吃吃笑，有時則銷魂地呻吟着。

半小時後，黎嘉和姬廸從降傘裏爬出來了，身上那兩套飛行衣已經穿好了，不過却是歪歪斜斜的，姬廸溫情地挽住他的手臂，靠在他的肩上。

「時間已經不早了，」姬廸掠着頭髮，「我們也應該回去了。」

「是的，」黎嘉說，「來吧，幫幫手，替我把降傘收拾好吧！」

姬廸幫着他，兩個人把那副橙色的降傘摺成長條，再疊好，塞進了那隻布袋裏。然後黎嘉便揹着那隻布袋，跟他一起回到飛機去，那裏的沙是平坦而硬實的，可以作爲很好的機場。毫無困難地，姬廸便駕着飛機起飛了，回程而去。

「現在，你有什麼決定嗎？」姬廸在問。

黎嘉聳聳肩：「這件事原來也並不太難，做過了一次之後，就不怕再做第二次了。但是，我担心的倒是到了那地方之後，我可能不能勝任呢？到底，在打架的方面，我並不是一個專門人才。」

「這一點你是不用担心的，」姬廸說，「一切都已經完全安排好了，你祇要照做就行！」

黎嘉捏着下頷，尋思着，想着他這件任務。司馬洛說這是一件要冒生命危險的工作，這話是說得不錯的，司馬洛解釋，以及司馬洛所出示的圖片，都證明了這一點。

然而司馬洛說得對的，這是一個挑戰，每個男人都希望擊倒這一項挑戰。

他要去的地方是在一座高原上的一座堡壘。這座堡壘中有些不大受歡迎的人物，他們是一些什麼人物，司馬洛並沒有詳細告訴黎嘉。總之，他們是一些對社會有害的人物，這樣講起來，有點像在講故事了，但黎嘉是相信司馬洛的，司馬洛不像是一個壞人，姬廸也不像。

司馬洛祇是大致告訴了他，這些人在堡內是正在進行着一件很大的陰謀，這也是一件很複雜的陰謀，總之是對世界的安全有很嚴重的威脅的。黎嘉的任務就是空降在這堡壘，在堡壘內的一座保險箱中取出一份文件，然後逃走。只能由黎嘉做這件事，因爲那高原是無路可通的，堡內的人，也是祇能用直升機來去，而普通的直升機是不受歡迎的，那裏是一個私人的地方，他們有權向任何來犯的飛機開槍掃射的。

黎嘉要離開那裏，唯一的路就是從堡後的懸崖跳下去，這就需要一位跳傘專家才能辦得到了。黎嘉就是跳傘專家。

不錯，黎嘉是最適合的人選了，因爲他是一個跳傘的好手，別人的地方即使進了去，也逃不出來的，祇有黎嘉這樣一個人可以逃得掉。

當然，他進入了堡內之後，也並不是就可以予取予携的，因爲那裏面並不是沒有人，當然會制止他這樣做。但是在這方面，司馬洛也是早有準備的，他答應黎嘉，會讓黎嘉受到一些特殊的訓練，以使他能夠適應這任務的。此外，這一次的行動司馬洛也是早已有了精密的計劃，那座堡壘以前是屬於一位大富翁的，這位大富翁把它作爲隱居之所，後來這富翁死去了，他的後人覺得這座堡壘地處偏僻，交通太不方便了，沒有多大用處，便把它賣掉了，結果這座堡壘就落進了這帮可怕的人的手中，這帮人就用這座堡壘做他們的研究基地，因爲這個地方不是外界人物輕易能夠到達的，他們的工作因此也很難給偵察出來了。

不過，由於曾經轉手的關係，司馬洛有辦法把堡壘內部的形勢查得一清二楚，他找到了一個在堡壘中服務過二十年的老僕人，這個老僕人對於堡內的形勢當然是瞭如指掌的。他把他所知的都告訴了司馬洛，而司馬洛又曾駕駛飛機在附近以及在上空飛行過，用望遠鏡攝影機以不同的角度攝下了堡壘的外觀，因此對這座堡壘的形勢是更清楚了。

按照形勢，司馬洛已經訂下了一個很詳細的計劃，執行這個任務時，黎嘉是差不多等於一個傀儡，他祇要依足這個計劃行事，應用他帶去的設備，那麼他是差不多必然成功的，所差的祇是他的身手能否適應這個任務吧了。司馬洛準備給他受訓的時間是三個星期。司馬洛說，在三個星期受訓期滿之後，黎嘉就會成爲一個完全不同的人，可以應付任何危險，而且會有超越常人的身手。

「你在想什麼？」姬廸問他。

「我的妻子！」黎嘉說。他想着的雖然是那件任務，但其實，他的妻子的印象都一直在他的腦海之中，並沒有消失過。

「我本來應該吃醋的，」姬廸說，「但很奇怪，我却沒有，而且我同情你。」

「謝謝你！」黎嘉黯然地說。

不錯，這件任務，在心理上是與他的妻子有關的。他記得每當他與他的妻子一起談情的時候，她總是說希望他會成爲一位英雄人物，一個占士邦之類的人物，就像電影裏一樣，她說黎嘉的外表也像的——他是這樣英俊的一個男人！

是的，她說他的外型是完全像的，祇是心地太良善一點了。她不相信他做得出那種硬漢的事情，不過假如他做得到，那她倒是很高興的，她會很高興她有一位英雄丈夫。

每當她這樣說的時候，黎嘉就會表示

生氣地把胸一挺，神氣地說：他終有一天會這樣做給她看的，他會向她證明，他是一個眞正的男人！他其實也是很想這樣證明的，因爲他知道她實在很崇拜英雄，她是喜歡看那種小說的。

現在，他就有機會證明了。假如他眞的做了這件事，那麼他就是一個英雄了。她雖然不會活着看到，但她會知道的，假如眞有所謂九泉有知的話，他會證明給她看看是的，他會證明給她看的。

「我告訴你，姬迪，」黎嘉忽然激動地說，「我會把這件事情做得很好的！我會盡我的能力！」

「爲什麼你忽然有此感觸？」她問，

黎嘉微笑：「沒有爲什麼，我祇是忽然有此感觸吧了！」

姬迪把持着飛機，好一會才說：「是因爲你的太太，對嗎？」

「對了，」黎嘉點頭，「你猜得很對，正是因爲我的太太！」

× × ×

這天晚上，黎嘉不與司馬洛見面了。司馬洛對他的興奮表示滿意。

「很好，黎嘉，」司馬洛說，「我喜歡人做事有精神，有精神做事，事情總會做得好些的。現在，你既然已經決定了和我們合作，那麼，我就可以把事情的詳細細節告訴你了！」他拿出一本厚厚的檔案，交給黎嘉：「我還沒有告訴你的一切！你都可以在這裏看到的！」瞥一眼姬迪，「有任何疑問的話，姬迪也會向你解釋的，是嗎？你們還有一整晚的時間！」

黎嘉的臉有點紅了，但姬迪却很大方地挽着他的手臂，「來吧，我們走吧！我們去研究清楚這些資料。」

她拉着黎嘉走，出到房門口時，司馬洛又把他叫住：「等一等，黎嘉，還有一點我要提醒你的，就是今天晚上別太浪費精力，因爲明天你就要開始受訓了，那些訓練是十分吃力的！」

「你放心吧，」姬迪對他做了個鬼臉，「我不會讓他動得太多的！」她拉着黎嘉，出去了。

司馬洛望着門口，好一會，終於聳聳肩，低下頭來，繼續辦理他的文件，他的眉頭是皺着的，因爲他也知道，這會是一件危險的工作。他要黎嘉去做這件事，差不多是等於叫黎嘉去送死，實在有點過意不去，這種工作，有時是非硬着心腸不可的。

× × ×

黎嘉果然在第二天就開始接受訓練了，他接受的第一種訓練是搏擊的訓練，主要當然是柔道了。司馬洛主持訓練，不過實際任教的則是幾位此道的專家，黎嘉本來是一個傘兵，在從軍的時候，他是已經受過這種訓練的了，不過在太平盛世時沒有機會應用，所以就遺忘了而已，不過亦不是完全忘掉，祇是丟荒了吧了，記憶是仍然存放在腦子的深處的，現在再受訓練，祇要略提一提，他就可以心領神會了，整個白天，他們都在蓆上練習着，黎嘉漸漸爬回了昔日的水準，連那幾個專家要把他摔倒也不容易了，不過當然，他也不能摔倒他們的，專家到底就是專家！

黎嘉出了很多汗，他對司馬洛說，他相信他在這一天之內起碼瘦了五磅了。

「很好，」司馬洛說，「體重減低亦是一種好現象，這表示你能把多餘的脂肪減少了，當你減到完全在狀態中的時候，你就不會再減了！」

「不過我覺得舒服，」黎嘉說，「很多年沒有這樣舒服過，就像我已經成爲一個英雄了！」

「要試試嗎？」司馬洛問。

「很好，」黎嘉微笑，「來吧，你是把我引進這個陷阱的人，我倒不介意摔你幾交！」

司馬洛小心地踏步上前，忽然伸出左手要執住黎嘉的衣領，但黎嘉靈活地轉側身子，就要把他摔開，看來，司馬洛似乎要給他摔倒了，然而，在最後一刹間，司馬洛却一拳直擊出去，擊中了黎嘉的牙床，黎嘉簡直整個飛起來了，兩脚離地，跌到那塊蓆子的末端。

「唏！」他抗議地叫起來，「你不能這樣的，這不公平，這不是柔道！」

司馬洛咯咯笑起來。

「朋友，」司馬洛猙獰地說，「我派你去做的這件工作是一件眞正的工作，不是派你去玩遊戲。沒有人規定你用那種技擊的，祇要能打倒對方，就是勝利者了，明白嗎？」

黎嘉苦笑點頭：「對了，我似乎忘記了，這世界是很醜惡的，多數人做事都不愛守規矩的！」

司馬洛正色地點着頭：「這話是很眞實的，黎嘉，能明白這道理，那表示你是已經很進步了！」

「再來一次如何？」黎嘉擺好架式。

「好的，」司馬洛微笑，「我們再來試試吧！」他輕輕踏步上前，然後忽然發拳，向黎嘉的心窩擊過去。

黎嘉的臉上出現一個狡猾的微笑，忽然轉側身子，提起右臂，讓司馬洛的拳頭從他的腋下穿過去了，他的手臂又忽然夾緊，把司馬洛的手腕夾住，隨即，很快地，在司馬洛有機會做其他動作之前，他忽然急促地旋轉身子，司馬洛的手被他腋下夾緊了，不能不隨着他轉動，一面焦急地叫起來，但是沒有辦法；假如不屈服的話，手臂就可能折斷的，因此司馬洛祇有放鬆馬步，隨着他而轉動，轉到最急的時候，黎嘉忽然又遞起手臂，讓司馬洛的手從他的腋下脫出，於是，好像一隻斷綫風箏似的，司馬洛打着轉飛開了，一直飛到對面的牆邊，「隆」一聲撞在床上，使得整座大廳都微微震動。司馬洛呆在那裏，一時也爬不起身，黎嘉快步跑過去，拉着他的手，把他扶起來。

「唏，你怎麼了？」黎嘉問，「沒什麼吧？」

司馬洛爬起身來，臉上的笑容是一個苦笑。「幹得很好，黎嘉，我奇怪是你進步了抑或是我退步了？」

「對不起，」黎嘉說，「我不是有意這樣粗暴的，我的意思是，假如我能控制的話，我也會輕一點！」

「不，不要輕，」司馬洛擺擺手，「你做得完全對，你必須眞正地把我當做敵人，單單摔倒是不够的，明白嗎？一定要制服！敵人是一定要制服的！」

「你眞的沒有什麼損傷嗎？」黎嘉仍然關心地挽着他的手臂。

「當然沒有，」司馬洛仍然祇是苦笑，「也許我是已經老了，但我肯定我是還未老到這個程度的！好了，黎嘉，今天到此爲止了，明天再來一次，那你就算是畢業了！」

「這麼快？」黎嘉不禁沾沾自喜地微笑，「那豈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成爲一架打架的機器了？」

「倒不能這樣說，」司馬洛表情又變得嚴肅起來，「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有你這種資歷的，而且，普通人怎請得起這種專家做教練呢？現在，我們去找一個好一點的地方，好好地吃一頓晚飯吧，別讓小姐等了，」他指一指門口，原來姬迪已經站在那裏了。她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來的。

「噢，姬迪，對不起，」黎嘉說，「我不知道你來了！」

姬迪祇是呶着嘴看着他。

「你很幸運，」司馬洛附耳通知黎嘉，「剛才那一下她剛好看見了！」

「你去換衣服吧，」當黎嘉走到時姬迪推推他的胸，「我的肚子早已在抗議了，我和司馬洛在門外的車中等你吧！」

黎嘉向更衣室走去了，由於司馬洛是穿着普通衣服，一直都是以旁觀者的姿態出現的，所以他用不着去更衣。

他祇是先和姬迪一起到門外去。

走着的時候，姬迪懷疑地用眼睛斜睨着黎嘉：「你在攪什麼鬼了，司馬洛？你也會給摔倒？如果是這樣的話，你也不會活到現在了。那幾位專家也不一定是你的敵手呢！」

司馬洛難爲情地吃吃笑：「我祇是要增加他的信心吧了，這並沒有什麼害處的，是不是？當一個人充滿了信心的時候，他事情也一定會做得特別好的！」

「希望你不會弄得他變成過份自信！」姬迪呶着嘴。

「不會的，不會的，」司馬洛搖着頭，「其實黎嘉本身也不壞的！的確不壞，我相信他有能力應付任何危險！」

「假如他應付不來的時候，你要負全責！」姬迪恨恨地說。

「唏，」司馬洛詫異地看着她，「你怎麼了？你對他不是認眞的吧？這祇不過是一件工作而已！」

「我是認眞的，」姬迪在車子的旁邊停住了，嚴肅地說，「我是認眞的！」

「但——但——」司馬洛吶吶着說，「我並沒有叫你認眞，我祇是派你去負責說服黎嘉替我們工作吧了！」

「人是會改變主意的，」姬迪固執地說，「總之我現在就告訴你，我是認眞的，司馬洛，你得好好地爲我這個男人的生命設想一下，不然我會永遠恨你的！」

司馬洛爲難地搔着頭：「當你跟他上床時，我就知道有點不對了，因爲上床並不是你的份內工作，但，姬迪，你不應該對工作有私人感情作用，這是會影響我們的工作成就的。」

「別騙自己吧，」姬迪說，「每一個人對每一件事都有若干感情作用，決不會完全沒有的，祇是看多還是少吧了！」

司馬洛嘆口氣：「也許你是說得對的，姬迪，但是，請告訴我一件事，黎嘉有什麼地方勝過我的呢？我對你也是很感興趣的，然而你却好像當我不是個男人！」

「假如用計算機一算，」姬迪說，「你是每一方面都比黎嘉好的，你本事大，賺錢多，深明世故，溫柔體貼，在對女人的方面有着極豐富的經驗，但是，使你失敗的也正是那最後一點，你的女人太多了，我不喜歡多心的人的，而黎嘉却很專一，甚至現在他還是在愛着他的妻子！」

司馬洛聳聳肩。「但，多心是男人的特性，黎嘉又何曾不是如此呢？雖然他仍然愛着他的妻子，但他却還是接受了你！女人就是女人，當她喜歡一個男人的時候，她明明是錯了，她也認爲自己是錯得對的！」

「那是我的事情。」姬迪說。

「下一次，」司馬洛微笑，「也許我也得僞裝純潔了！」

「我們還是別再談這個問題吧，」姬迪嚴肅地說，「黎嘉出來了！」

「噢，黎嘉，」司馬洛苦笑，「一個我最羨慕的人！」

× × ×

黎嘉在那裏再受了一天訓練。當這一天訓練也結束了時，他已成爲了一個很可怕的人，普通六、七名大漢，也不會是他的對手了。跟着他就是接受化學的訓練。這一項訓練的主要目的就是讓他認識每一種化學藥品的性能，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炸藥。他們這一次的行動是需要動用很多種化學藥品和好幾種炸藥的。要從那堡壘中逃出來，黎嘉可不能單靠肉搏本領的。

這一種訓練，可就使黎嘉感到比較吃力了。他一向對化學都不感興趣，在唸書時他就已經是對化學藥品的化學性變化常常忘記的。這使担任助教的姬迪爲之氣結。好在他祇是用筆寫方程式回答問題，如果是用眞正的藥品去實驗的話，他已經炸死好多次了。

「黎嘉，你得用點心機，」她苦着臉說，「不要老顧看着我，我不想你在最後關頭炸死自己！」

黎嘉嘆一口氣：「我並不是不用心，你不能在短短幾天之內就使我變成一個十全十美的人的，這些課程，學生們學起來也要費幾年時間呢？」他丟下筆站起來，「我受够了，我討厭這裏，我得出去散散步！」

他出了屋子，走在雨中，因爲那是一個下着雨的下午，下的是毛毛雨。那間屋子是一間郊外別墅，座落在一個荒涼的地方。

也許應該說是一個遠僻的地方，不能算是荒涼，因爲那裏的風景是那麼優美，任何人都希望能退休在這裏，渡其餘生的。黎嘉通過了一片開滿了小黃花的草地，下了山坡，來到了海邊。那海水對他是很大的誘惑，反正這裏是一個人跡罕至的地方，沒有什麼所謂的，於是他把身上的衣服全都脫下來了，跳進水中，向海中心游出去。那水是清凉而適體的，而在陰雨之中游泳，別有一番情趣。他游到開始乏力時才停下來，就這樣仰臥着浮在那裏，讓上漲中的潮水把他向岸邊冲回來。

後來，他聽見身邊也有人在游泳的聲

音，抬起頭看看，發覺原來是姬迪來了。

姬迪也沒有穿着什麼，他隔着水面也可以看出。她游到他的身邊，說：「我還以爲你要逃走了！」

黎嘉笑起來：「以我這一身打扮，我逃得到什麼地方去呢?假如我在不對的地方登岸，馬上就要被警察拘捕了！」

「你不是有拒捕的本領嗎?」姬廸笑說。

黎嘉聳聳肩：「我不知道。我所受的訓練是用來對抗警察的嗎?」

「假如是在不對的地方，碰着不對的警察，」姬迪說，「這些警察就是你的敵人了！」

他們面對着面，在那裏踏着水，互相諦視着。黎嘉又嘆了口氣：「這些化學，眞的使我的腦子發漲了！可以不學嗎?」

「那不是我的主意，」姬迪委屈地說，「司馬洛認爲應該做的，就是應該做的了！」

黎嘉又嘆口氣：「好吧，讓我們再回去上課吧！」他轉身向岸邊游回去，感覺到姬迪就跟在他的後面。後來，到了水淺的地方時，黎嘉站起身，姬迪就碰碰他的手臂，問道：「還需要一點娛樂嗎?」

「什麼娛樂?」黎嘉有點天眞地問。

「我們——」姬迪詭惑地微笑，「並沒有穿着什麼。」

「噢！」黎嘉不由得抬頭望了望山上，「屋裏是還有人在的，你祇是副教授吧了。」

「那兩個老頭子嗎?」姬迪說，「他都是衞生家，下這一點雨，他們不肯出來的，他們不是問題！」

「那好吧！」黎嘉說着忽然把她一拖，他們兩個人就這樣倒進水中。

他們就在那淺水中打滾着，那裏雖然是淺水，不過躺下來却又似乎是太深一點，常常會沒頂，直至實在受不住，才再伸出頭來吸氣。他們也不知道是怎樣支持得這樣久的。

在這種半缺乏呼吸狀態之下，他們打滾着，浮沉着，直至最後，一陣樂極的痙攣把他們帶上了完全鬆弛的境界，然後，他們便互相擁抱攙扶着，涉着水登上了沙灘，就在沙灘上伏下來，像死了一樣。細雨繼續落下來，落在他們的背上，帶來一種冰涼的感覺——雨水通常總是比海水冷的。

他們這樣休息了幾分鐘，姬迪終於爬起來：「我們穿上衣服吧，該走了！」

他們在露天之中花了太多時間了，當他們把衣服穿回的時候，衣服已經被細雨淋得濕透了，穿了比不穿更糟。不過好在不是冷天，所以也沒有所謂了。姬迪挽着黎嘉的手臂，緊緊地依偎着他，他們就像一雙新婚夫婦。

「你沒有丈夫的嗎?」黎嘉問。

姬迪搖着頭：「沒有。像我這樣的人，怎能有丈夫呢。我們這種人是不能結婚的，至少在未改行之前不能！」

黎嘉同情地點着頭：「隨時都有生命危險，而且隨時都要獻身給別的男人！」

「什麼?」姬迪忽然一跳轉身，痛恨地瞪着他。

「對不起，」黎嘉的表情也是痛苦的，他並不是有意傷她的自尊心的，「我不該這樣說的——」

姬迪忽然用雙手掩着臉，半跑着向屋子衝回去。黎嘉祇是呆呆地站在那裏看着她。在這種情形之下，他是應該追上去安慰她的。他不是不懂，但他沒有這樣做。痛苦的往事仍然在嚙咬着他的腦子，他不願意有任何感情上的牽涉。

他終於又移動脚步，向屋子的方向走回去。當他到達的時候，姬迪已經換過了衣服。她的臉上沒有什麼特別的表情，祇是淡淡的。她溫和地說：「你也應該換一身衣服了，不然你會着涼的！」

黎嘉小心地看着她：「你剛才哭過，是嗎?」

姬迪聳聳肩：「我們這種人，怎會哭呢?我們是沒有眼淚的。」

黎嘉扶着她的肩：「對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祇是：：祇是不大懂得說話！」

「不要緊，」她聳聳肩，「我們還是別提吧！不要讓私人感情介入我們的公事！」推推他的胸，「現在，去換衣服吧！那些教師們在等着你呢！」

「好吧！」黎嘉點頭，「我走！」

黎嘉走進房裏，換過了衣服出來的時候，姬迪和那羣老頭子教授們已經在等着他了。黎嘉到外面那走一走，倒是對他很有好處的，起碼他的苦悶已經發洩，就精神一振了。他的學習進度亦有所改善了。忽然之間，那些化學知識又能够很快滲入他的腦海了。而且他也學得很快。到了晚上，他的成績已經使那幾位專家相當滿意。經過考試之後，他們認爲他初步及格，於是晚間，司馬洛便來了。

司馬洛的神色是凝重的，他看過了黎嘉的成績之後點點頭：「很好，現在我們要給你一次實際的考驗了。你要携帶一批化學炸藥去炸一個目標，你相信你做得到嗎?」

「我相信我做得到的，」黎嘉微笑，「給我一個機會，讓我試試吧！」

司馬洛招招手，那幾位專家便把一隻背包拿過來，放在桌上，另外，姬迪也拿過來了一套跳傘裝交給他。「穿上吧，」姬迪說，「你現在就要出發了。」她的表情也是一本正經，就像剛才的事已經完全忘記掉了。

黎嘉動手穿上那套降傘裝時，司馬洛便把墻壁上的一幅掛圖放下來。那掛圖上繪畫着的是一幅很簡單的地圖，事實上就是這間屋子的形勢圖。黎嘉拿起桌上的一根指揮棒，在掛圖上指點着。「這裏就是我們的屋子，」他說着，指揮棒又伸得遠一點，「而這裏則是你的目標了——這個紅色交叉的地方！你就是要拿這個背包，用背包裏的化學物作爲炸藥，把這個紅色的交叉點炸掉，如你所知，背包裏的化學物是要臨時調配，然後才引起爆炸的。這是爲了安全起見。假如是直接爆炸的話，當你跳傘降落的時候一震，就可能發生危險了！」

「我知道，」黎嘉點着頭，「課程上不是已經學過的了嗎?」他把那背包縳在背上，「現在，可以起程了！」

司馬洛看看錶：「你尙有半個鐘頭時間。」

「半個鐘頭時間?」黎嘉皺着眉頭，「一來一去已經差不多了，你以爲我是什麼?世運賽跑選手嗎?」

「當你祇有半個鐘頭時間的時候，你就非成爲世運選手不可了，」司馬洛嚴肅地說，「除非你不想活命！」

「好吧，我現在就去。」黎嘉說。

「不，不，」司馬洛又遞起手來制止他，「還有兩分鐘，你要搭正三十分鐘出發，那麼就應該在九時正回來了，現在，讓我們對一對時間吧！」

他們對了表，然後黎嘉就出發了。

他仍然覺得這半個鐘頭時間是很不够的，但是司馬洛是主事人，司馬洛說够，他就也祇好盡他的能力試試了。

黎嘉走出外面，天又已經晴朗起來了，外面的天空有星也有月。

黎嘉以不徐不疾的步伐向前跑着，專家說，這是最理想的跑法。跑得太快的話，氣就會接不上去，反而浪費精力和時間，祇有這樣從容地跑着，才能够持久而又快速。黎嘉的第一個障礙物就是一度乾涸了的山溝，那山溝的底是崎嶇的，亂石如柱，走在那裏，簡直無法快速。黎嘉在心裏暗暗咒罵着。司馬洛這簡直是有意跟他搗蛋，專揀最難走的地方讓他走，而祇給他半個小時的時間。

黎嘉終於通過了溝底的亂石，再爬上對岸，這時時間已經消耗了十分鐘，而精力也已消耗了不少了。他吃力地喘着氣，但並不値得高興；他不過征服了第一座障礙物而已，前頭是還有更大的障礙的。

他沿着那斜坡向前跑，最後忽然前無去路了。因爲前面的一片垂直的崖壁。並不太高，不過祇有十六七呎左右，但要爬上去却是要花一點工夫的。好在黎嘉有帶來設備。他解開背包，取出了一根繩子。繩子的末端是連着一隻三叉鈎子的。他把繩子一揮動，三叉鈎子便直飛上去，越過崖頂，繞過了那上面一棵樹的樹身，扣住了。黎嘉拉拉繩子，覺得够緊了，便拉着繩子爬上去。這樣爬，是並不太難的。他上到了崖頂，那裏是一片斜向上面的山坡。他匆匆把繩子收好了，便又繼續向上跑去。

走完了那片山坡，第三度障礙物又出現了。那是一座濃密的樹林，密到無法通過的。黎嘉從背包拔出一把與他的手臂差不多一半長的大刀，開始揮動，在林中劈開一條路。

又花了幾分鐘，他終於通過了那座樹林，到達了最後一個障礙物。那裏就是地圖上的交叉點了。

那是一座小石屋，而屋的門是用一副大鐵鎖鎖着的。黎嘉走到這座小石屋的門前。現在，他就有機會試驗他對那些炸藥的知識了。他從背包內取出了兩顆膠囊藥丸，一顆紅一顆黃。他把兩顆藥丸的膠囊都拆開了，其內的藥粉就洒在鎖上。然後他取出第三顆藥丸。這第三顆藥丸他則沒有拆開，祇是當作螺絲似的旋動了幾下，最後把藥丸放在鎖上。退後了兩步。三分鐘之後，輕輕的「匍」一聲，那顆膠囊藥丸便爆炸了，同時也引起那些藥粉爆炸，於是那把鎖便變成了一塊扭曲的金屬，彈開了。黎嘉亦不浪費時間，馬上就推開門踏進去。屋裏祇有一張桌子，桌上放着一隻籐籃，籐籃裏放着幾塊磚頭。這就是要炸掉的目標了。黎嘉再看看腕錶，便匆匆取出好些膠囊藥丸，開始行動了。他的確一點時間都沒有浪費，但時間還是不够的。他不可能在九點之前趕回去，現在已經祇剩下五分鐘時間了。但沒有辦法，祇有盡他之所能，難道趕不回去就要槍斃嗎?

他又匆匆從袋裏取出那各種的膠囊藥丸，拆開來，把膠囊內的藥粉或者藥液依次傾倒在那隻籐籃裏。次序方面是很重要的。那些是性能微妙的化學藥品，稍一不愼，先後的次序調亂了，也會引起爆炸。這樣調配着的時候，好幾次，黎嘉都迷惘地躊躇起來，不大能肯定是那一種先那一種後。不過，當他躊躇的時候他就暫停而沒有繼續下去。他不願意拿自己的生命來作過份的冒險。

終於，他順利地把那各種的藥品調配完成了。最後，他便加上了一隻那作爲信管用的膠囊藥丸，就像爆炸那門上的鎖的時候一樣做法。之後，他便把行李收拾好，離開了小石屋，從容地把門關上了，開始走回去。當爬下了那片山坡之後，脚下的地面忽然微震，使他幾乎失去了重心而仆在地上，跟着就是一聲震天價响的爆炸，使他的耳膜疼痛欲裂。他呆呆地回頭望過去，看見那座小屋子正在化成一隻橙色的火球，濃烟冲向天空，碎片也向天上冲上去。

之後就一切都沒有了，就祇有一團濃烟仍在上升，小屋子已經不存在了。

黎嘉不禁呆了好一會。這炸藥的殺傷力之強大，眞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假如他不愼配錯了，炸藥就在他的臉前爆炸呢?那眞是不堪設想了。

汗在全身冒了出來，使他整個人都濕了，就像是剛剛洗過澡似的。到現在，他才正式體味到他這件任務實在是多麼危險的，而他與死亡祇不過是相隔那麼一綫而已。

微微戰慄着，他繼續趕路回去。

當他到達時，他並沒有比預算之中遲了那麼多，祇是遲了四分鐘而已，那是因爲走時一路都是要向上爬，回來時則祇是向下而已，下來當然比上去要快得多。

他用不着敲門，門已經開了，姬迪捉住他的手，親熱地挨在他的懷中。「恭喜恭喜！」她說，「恭喜我們的英雄。」

「幹得不壞！」司馬洛也微笑，祇遲了四分鐘而已！」

「這倒是意外的反應，」黎嘉微笑，「我以爲四分鐘已經很嚴重，足以使你大發雷霆的了！」

「這是預算的問題而已，」司馬洛仍然冷靜地微笑着，「我預算你會過四十五分鐘的，但你祇過了四分鐘，我就沒有權生氣了，對嗎?」

黎嘉瞪着他：「十五分鐘?爲什麼你不早告訴我?」

「對不起，假如你覺得反感的話，」司馬洛微笑，「但我的用意不過是在考驗你的速度吧了，我並不是要捉弄你！」

「別生氣好嗎?」姬迪安慰地撫着黎嘉的肩。黎嘉深吸了一口氣，聳聳肩。

「算了吧，」他說着，有點委屈似的

，「反正我又不是主持這件事的人！」

「總之，」司馬洛說，「你今次幹得很好，明天再一天訓練，你就畢業了！」

「謝謝你，」黎嘉說，「現在，我猜我可以休息了吧？」

這一次的試驗，使他全身的筋骨都在隱隱作痛，他雖然並非一個不習慣運動的人，但這樣的運動，對他來說是太劇烈一點了。

「我開車送你回酒店去吧！」姬迪親熱地擁着他的肩。

司馬洛點點頭：「今天晚上你們享受吧，明天的訓練會更辛苦的！」他看看錶，「現在我得先走了，還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等着我做的！」

他轉身出了門口，登上了他開來的車子。那是一部很新型的跑車，車身低低矮矮的，能發揮很高的速度的性能。鮮紅色，車身流綫型，欵式奪目，是那種玩家跑車，那種愛車子，懂得車子又懂得享受生命的人才會用的車，因為與普通的汽車比較起來，這車的價錢貴了好幾倍，假如不懂得欣賞這車子的優越性能，就會認為是很不值得了。

司馬洛踏下了油門，馬達發出刺耳的怒吼，車子像一支箭的沿着公路向前直射。車中的司馬洛，現在的臉容是沉着的。雖然這是一部用以享受的車子，但很顯然他現在却並不是在享受的。

那車子沿着蜿蜒的公路前進，吞食着一哩復一哩的路程，很快便又回到了市區，駛進一個與這車子很不配合的地區——一個比較貧窮的地區。那裏的屋宇是殘舊的，街道是窄隘而陰暗的。司馬洛在一間三層高小樓的側面，橫巷的陰影裏停住了車子。在這條街的盡頭，他可以看到一個人正站在樓梯口吸着香烟。

他對司馬洛搖搖頭，似乎是表示司馬洛所找的人還沒有回來之類。司馬洛聳聳肩，舒服地在座位上靠好，拔出他插在腋下的手槍，檢驗槍的機件。這是一種本能的習慣了，也是一種好習慣。用槍的人能使槍的性能保持良好，就也能使自己經常保持安全無恙。

當他把槍拆開再砌回時，那個正在吸烟的人便揮動香烟，吸引他的注意力，並且點點頭。司馬洛把槍插回腋下，打開車門下了車，慢慢地走過去。

當他到了那個吸人的身邊時，那人把頭抬一抬，向前面示意。現在，司馬洛可以看到街的另一頭了。這個角度是剛才在車上所看不到的。他看見一層小樓的二樓已經亮了燈，那吸烟的人用咀角低聲說：

「他是一個人的！」便走開了。

司馬洛繼續向前走，到了那層小樓的樓梯口，便拾級而登，到了二樓那度大門的前面。他並沒有敲門，祇是貼耳在門上聽，聽了好一會，似有所得，便掏出一串鎖匙，揀了一條，插進匙孔，扭了兩下，不動，他再揀了另一條試試，這一次，門給打開了。他輕輕推開門，踏進去，又把門關上去。

那裏面是一間小客廳，左面有一度開着的門，就是睡房，睡房內沒有人。

右面是一度半掩着的門，門內是浴室，現在浴室內正傳出沙沙的水聲，顯然是有人正在那裏面洗着花洒淋浴。

「卡琳，」浴室裏一個男人的聲音在叫，「是你來了麼？」

司馬洛不禁微笑，這傢伙的耳朵是眞靈的，雖然是在花洒的水聲之中也聽得見他進來。他輕輕地把防盜鍊也搭上了。他不希望這個什麼卡琳在不適宜的時間撞進來。

「唏，卡琳，你在幹什麼？」裏面那人又叫着問。自然，他那很靈的耳朵也聽見了司馬洛把防盜鍊搭上的聲音。

司馬洛走過去，輕輕推開浴室的門，微笑：「對不起，朋友，我不知道你是正在等女朋友來！」

那個正在洗澡的男人僵住了，身上仍然滿是肥皂泡。一個雄健的男人，滿身都是黑毛，臉還算英俊，不過有一股很強烈的蠻氣。

「你是誰？」他吃驚地問。

司馬洛伸手進衣襟內。忽然之間，事情就發生得很快了。那人的右手一揮，一堆肥皂泡蒙住了司馬洛的眼睛，司馬洛的槍也沒有機會拔出來了。他快速一退退後，眼睛痛得像火燒一樣，跳出了門外，拉住門球，把門拉上了，整個人懸在門球上，把門墜着，使門不能再打開。一面，他就用肩上的衣服揩擦眼睛。

浴室內那人想把門拉開，但是辦不到。司馬洛也不怕他。這個人當然可能有槍，但是他不會把槍拿進浴室裏去的，尤其是他是一個人住而並無同居，他在浴室裏可能根本連衣服都沒有的。他祗要在司馬洛的眼睛復原之前出了來就行了。

那人的氣力並不弱，門一度拉開了差不多半呎，但結果還是給司馬洛拉回了原位。

跟着司馬洛眼目間的肥皂已經抹清了，清楚地見物了，於是他便放了手。門猝然一鬆，門內那人便身不由主地跌回進去，坐進了浴缸之中。司馬洛兩步跳前去，槍又指着他了。

「好了，」司馬洛得意地說：「就留在那裏吧，不要起來！」

那人在槍咀的威脅之下，祇好不動了。司馬洛好心地替他關掉了花洒。

「你想幹什麼？」那人問，眼睛像牛一樣瞪着司馬洛，顯然很不服氣受制於人，不過却也是無可奈何了。

「我聽說你是剛剛到過高來山堡壘去！」司馬洛說。

「你——你怎麼知道？」那人驚詫地問。

「我知道的，」司馬洛兇狠地微笑着，「我有我的情報路綫，我知道很多事情，我並且也知道你是做什麼生意的！」

「我做什麼生意呢？」那人問。

「你經營化學藥品的，」司馬洛說，「售賣不合法的化學藥品，這就是你的專業。最近，你就把一批細菌賣到了高來堡上！魯廸先生，這是犯法的勾當，你可知道嗎？」

這個叫魯廸的人深吸了一口氣：「朋友，究竟你是什麼人？」

「你用不着知道，」司馬洛吃吃笑着，「你要知道的祇是，我是一個可以毀了你的人！」

魯廸懷疑地瞇着眼睛看着司馬洛：「你不能證明的！你不能證明什麼！」

「我能證明的，」司馬洛說，「盧比博士是替你準備那些細菌的！我隨時可以把盧比博士抓起來，他一定會把你供出來的！」

魯廸的額上冒汗了。司馬洛說得出這些人名，證明他並非空言恫嚇的。

魯廸說：「那你——你究竟想要做什麼？」

「情報，」司馬洛說，「我要的是情報，魯廸先生。」

「但——但——」魯廸如坐針毡地，「我跟他們是沒有交情的，我不過是跟他們完成了一筆交易，如此而已。」

「正是因為這樣我才要找你，」司馬洛說，「因為你跟他們沒有交情，我就不怕你向他們告密了！」

「但——但——」魯廸又吶吶着，「我對他們的事情根本什麼都不知道，我也沒有什麼可以告訴你的！」

「你親自到過高來堡替他們培養那些細菌，」司馬洛說，「你到過堡內，你知道那裏面的情形的！」

「知道一點，」魯廸承認，「但他們不讓我看到什麼秘密的。我恐怕盡我所知道的告訴你，你也不會滿意的！」

「我並不要知道什麼秘密，」司馬洛說，「我不過是要知道那堡壘內的現況吧了！」

魯廸聳聳肩：「既然你對我這麼有信心，那麼我試試好了。」

「很好，」司馬洛說，「現在我們玩問答遊戲，我問問題，你來回答好了！」

魯廸恨恨地看着他：「一定要坐在浴缸裏面？先讓我穿上衣服也不行？」

「好吧，」司馬洛擺擺手中的槍，「起來穿衣服吧，祇要你不做也不行？」

「好吧，」司馬洛擺擺手中的槍，「起來穿衣服吧，祇要你不做什麼古怪！」

於是司馬洛退進廳中，然後又退進睡房裏，繳走了魯廸床上那堆衣服之上的槍袋裏的槍，之後他就坐在廳中等着，等魯廸穿衣服。

魯廸穿好了衣服出來，看着司馬洛，問道：「你要喝點什麼嗎？」

「我不在工作時候喝酒的！」司馬洛說。

「那麼對不起了。」魯廸說着，自己去斟了一大杯威士忌。

他在司馬洛的對面坐下來，然後司馬洛就開始提出問題了。在提出問題的同時，他並且拿出一張高來堡的圖則給魯廸看。司馬洛的用意是很明顯的。高來堡壘就是他要把黎嘉放下去的那座堡壘，他對於高來堡的情形雖然知道得相當清楚，但那到底是舊一點的資料了。他希望知道高來堡內有沒有最新的改變。既然魯廸剛剛進過去，魯廸是應該知道的。

魯廸也果然相當忠實地回答司馬洛的問題。他顯然深信司馬洛果然是一個能够毀掉他的人，所以就決定完全順司馬洛之意了。

當問題問完了之後，司馬洛很感滿意。他相信魯廸的確是已經盡了他的能力的。魯廸沒有說的，就是魯廸所不知道了。

最後，司馬洛過去從魯廸的酒櫃取出酒來，自己也倒了一杯，似乎現在工作已經做完，他就可以喝酒了。

「你知道高來堡上面這帮是什麼人物嗎？」他問魯廸。

魯廸聳聳肩：「跟我交易的，從來就不會是善男信女！」

「你知道這一點就好了。」司馬洛說，「因此你最好就告訴他們我今晚來過，忘記今天晚上的事情。」

「假如我答應你，你就肯信任我？」魯廸奇怪地看着他。

「你是一個聰明人，」司馬洛說，「你是非守秘不可的。你去向他們告密，對你一點好處都沒有。他們不會感激你，他們祇會怪你回答了我的問題。他們會殺死你的！」

魯廸低頭看着杯中的酒，沉默了一陣，點點頭：「我知道，但是，你也不會告訴他們的吧？」

「當然不會。」司馬洛說。

「多謝你了。」魯廸說。

司馬洛忽然微笑：「我知道你不是一個窮人，魯廸，所以我不會給你錢作報酬。我祇是會帮你一個忙！」

「帮我一個忙？」魯廸詫異和皺起眉頭，「你要帮我一個什麼忙？」

「我知道葛平方面對你不大好感。」司馬洛說。

魯廸吃驚地坐直了身子：「朋友，你知道得眞不少！」

「我知道得很不少，」司馬洛點頭承認，「這也就是為什麼我有資格負責最重要的工作。總之，葛平也欠我一個人情。我跟他講一聲，他會忘記你的。」

魯廸困惑地看着他：「你不是騙我的吧，朋友？」

「為什麼我要騙你這些事情？」司馬洛聳聳肩道。

「謝謝你，」魯廸伸出右手，「假如是這樣的話，那你就眞的是帮了我一個很大的忙了！」

司馬洛跟他握手：「我很喜歡你，魯廸，你雖然失敗也是很有君子風度。」

「我本來就是一個君子！」魯廸說，「現在你已經用完了我沒有？假如用完了，我希望快點放過我。正如你所知道，我是正在等一位女朋友的！」

「好吧，」司馬洛笑起來，「凡是眞正的男人都需要女性的滋潤的，我向來不會妨碍這種事情。再見！」

魯廸又和他握了一下手，迷惘道：「你沒有名字的嗎？」

司馬洛想了一想，告訴了他自己的名字，然後說：「魯廸，照我所知，你是並沒有什麼特別立場的，對嗎？」

「沒有，」魯廸搖頭，「我並沒有什麼立場，我一向都是站在錢那方面的！」

「那很好，」司馬洛點頭，「假如以後有機會，我會找你合作的！」

「祇要是出得起錢的事，我都樂意做！」魯廸說。

「讓我給你一點忠告吧，魯廸，世界上出得起的人多着，像你這樣的人才，應該有權選擇僱主的。不要替那些危險人物工作！像高來堡上的那些人物，你就不值

得爲他們工作了，明白嗎？」

魯廸聳聳肩：「我會記住你的忠告的，謝謝你！」

司馬洛離開了魯廸的屋子，回到街上，發覺他離開得也眞及時，因爲就在這個時候，剛巧就有一個女人上樓了。這顯然就是魯廸正在等待着的女朋友。司馬洛本能地細細打量了她一遍。不錯，很不錯，臉相不算絕對漂亮，但是那身裁，尤其是腿子，則是一流的。

那女人也懷疑地暼了他一眼，然後便轉了樓梯的轉角。

那個人仍然在街口吸着烟。在司馬洛上樓去了之後，他仍然担當着把風的重任。司馬洛對他點點頭，表示一切都好了，於是那人便把香烟丟在地上，用脚踏熄了，離開那裏。

司馬洛回到自己的車子，開動了，也離開那裏。

那個女人上了樓，來到魯廸的門外，掏出鎖匙。當她把鎖匙插進匙孔裏時，魯廸就在裏面叫道：「卡琳，是你嗎？」

「是的！」那女人回答着，便開了門踏進去。

魯廸衝過來，兩個人擁抱在一起。接着卡琳忽然皺起眉頭：「怎麼了？你這裏好像給人打了一拳！」那裏其實就是剛才掙扎的時候給撞了一下的。

「噢，沒有什麼，」魯廸聳聳肩，「我祇是剛才洗澡的時候滑脚摔了一交吧了！」他並不想提剛才那件事，即使對自己的愛人也是一樣的。

他們接吻，然後便把臂進入房中。

× × ×

司馬洛的車子在公路上飛馳着，離開了那一個區域，終於回到了他的酒店。這時時間已經不早了，所以姬廸和黎嘉是已經回來了。司馬洛很知趣，沒有直接闖到他們的房間去，祇是拿起內綫電話，通知姬廸他已經回來了。於是姬廸和黎嘉便一起過來。司馬洛已經斟好了酒。

「今天的訓練成績如何了？」司馬洛急問。

「很好，」姬廸說，「使我很滿意，比昨天好得多了！黎嘉是一個天才！」

司馬洛冷冷地暼了她一眼：「希望你不是爲了私人感情作用影响而作判斷！」

姬廸也瞪了他一眼，「我也希望你不是爲了私人感情作用影响而對我懷疑！」

司馬洛乾咳一聲。「我們還是別談這個問題吧！」

「你半夜三更把我們拉起來，希望不是祇爲了談這件事！」姬廸說。

「當然不是，」司馬洛說，「我祇是有一些新的資料要補充的！一些關於高來堡的新資料！我有了一些新發現！」

他又把那些照片及幻燈片等資料取出來，再在黎嘉的面前展覽一次，並且指出一些新的變動，就是他從魯廸那裏問到的。當他說完了之後，黎嘉的臉色很難看。

「司馬洛先生，」他說，「希望你這一次的資料是準確的！」他顯然有了一種受騙的感覺。這是難怪的，因爲，高來堡內的形勢原來有了一些新的變動，假如黎嘉照以前的資料行事，豈非一定碰釘？

司馬洛抬頭看着他，一點也不表示慚愧。「朋友，」他說，「你得明白，我們並不是小學生在上地理課，也未必就一切資料都是準確的，祇是已經盡了我的能力給你提供，你就應該滿足了！」

「但我的性命又如何？」黎嘉反感地說，「我的性命等於給你拿去做實驗！」

「這就是做情報工作的職業性危險了，」司馬洛的臉上是毫無表情的，「但，想一想你可能得到的享受吧，你就會認爲值得的了！」

「我要退出！」黎嘉憤然地站起來。

「你不能退出，」司馬洛仍然是木無表情地，「現在已經太遲了，如果你退出，我就槍斃你！」

「黎嘉，」姬廸一手按着他的手，「不要！」

黎嘉深吸一口氣，一轉身就跑回他的房間裏了。姬廸皺眉看着司馬洛：「你對他不能友善一點嗎？」

「你這說法就不大公平了，」司馬洛夷然地道，「我對他是很禮貌的，祇是他對我不禮貌吧了，難道你沒眼睛的嗎？」

姬廸深吸一口氣，搖搖頭。「你們男人，眞是！」她也轉身跑出房外了。

「等一等，」司馬洛叫住她。

她又停下來了，回頭看着司馬洛：「什麼事？」

「告訴黎嘉，保留一點精力，」司馬洛說，「因爲後天我們就要起程了。」

「這麼快？」姬廸皺眉。

「是的，要快一點，」司馬洛說，「情形有點變化，因此我們的計劃也要改變了！」

姬廸點點頭，出去了。

司馬洛自己斟了一杯酒，淺淺地呷着。他並不担心黎嘉會退出，他是一個很會判斷性格的人，他知道黎嘉是怎樣一個人，也知道在這種情形之下，黎嘉是不會急退出的。而且，黎嘉不幹這個，又幹什麼呢？

他呷乾了那杯酒之後，寂寞之感便油然而生了。幹這一行的人，寂寞是難免的，然而也沒有辦法了。他不想成家立室，而且亦不能成家立室。誰會願意嫁給一個隨時闖進鬼門關的人呢？

結果，司馬洛取出了一本黑色的小簿子，翻查起來。這就是能够替他解除寂寞的小簿子了。這裏面有許多女人的名字和電話號碼。這些都是美麗的女朋友。

司馬洛從其中挑選了一個號碼，然後拿起電話撥了。電話在那邊响了起來。响了很久都沒有人接聽。這時司馬洛就開始有點失望了。電話响了這麼久也沒有人接聽，就不是好兆頭了。當他正要掛斷時，那邊却有人接聽了。是一把女人的聲音，帶着忪惺的語氣：「喂？」

「蘇珊娜嗎？」司馬洛問。

「她在——她不在家。」那把女人的聲音回答。

「哦，」司馬洛嘆口氣，「謝謝你！」說完便放下了電話。他知道蘇珊娜一定是正和一個男人在一起，因爲他認得那接電話的聲音正是屬於蘇珊娜自己的，一如蘇珊娜亦會認得他的聲音。蘇珊娜自己接電話而說自己不在，那她的意思就是很明顯的了。司馬洛沒有表示反感。他已經好

久沒有去找過蘇珊娜了，他可不能禁止她另外有男人的。他祇能怪自己的運氣。近來，在女人方面，他的運氣似乎不大好。

他嘆一口氣，把小簿子再翻了幾頁，又找出了一個電話號碼。那是另一個女人的號碼，另一個美麗的女人。司馬洛又撥了那個號碼，希望這一次自己的運氣會好一點。但是這一次更糟了。這次是一個男人接電話，司馬洛一聲不响就把聽筒放回了。

那本黑皮小簿子中是還有其他電話號碼的，但司馬洛沒有再試了。他忽然失去了興趣。這種事情是要一鼓作氣才能做好的。一受到挫折時，興趣就要大打折扣。

司馬洛把那本黑色小簿子收起了，改爲取出手槍來，拆開了，把槍的機件檢驗一遍，又再裝好了，然後便離開了酒店。這一次，他雖然是去用槍，却並非去進行一件什麼任務。他祇是開着他那部新型跑車，駛到一處遙遠的海邊。那裏離市區很遠，也距離任何別墅都很遠。

司馬洛拔出槍來。

月光是很亮的，而在月光之下，他看見海面上許多小小的黑影在急竄着。那些並不是海鳥。在這個黑夜的時間，飛行的就不是海鳥而是蝙蝠了。在海邊的石頭的上空也有不少飛虫在飛着，而這些飛虫就是蝙蝠的食物了。

司馬洛擧槍微笑着，他知道蝙蝠是靠自己腦中的雷達飛行的，並沒有眼睛。牠們也是靠看雷達避開任何障碍物的碰撞。牠們的飛行又是那麼快，即使快如槍彈，要射中牠們也並非易事的。司馬洛小心地看着牠們的飛行，後來終於放槍了。一連串地他把槍中的子彈都放完了。但是並未有一隻蝙蝠掉下來。他知道假如是海鳥，他就已經射中了。但蝙蝠是不同的，蝙蝠是會閃避的，子彈一到牠們就已經閃避開去了。

司馬洛從身上取出一隻新的彈夾，再納進槍中，再試一次。這一次，他以最快的速度放槍，連續不斷地把槍中的子彈射完。這一次成績好一點了。有兩隻蝙蝠在槍聲過後掉下來了。很可能是受了連續的槍聲困擾，牠們的雷達也有點失靈了吧？

司馬洛滿意地棄掉了那一排空彈殼，再納進一夾新的子彈，再來一次。就這樣，在那裏，他放槍消磨了三個鐘頭的時光。這似乎是很無聊的玩意，但事實對他是相當有益處的。這使他的槍法能經常保持水準，而槍法有水準，對他這樣一個人是很重要的。雖然說他用槍的機會實在並不多。但總之，他這三個鐘頭的時間並沒有浪費。

× × ×

黎嘉的第三個課程的訓練就是槍法的訓練了。這是在出發的前一天了，因此他實在是沒有許多時間訓練的。不過好在黎嘉是一個軍人，而且是一個傘兵，槍法他是並不陌生的，雖然丟疏已久，但一經訓練就回來了。

司馬洛在這一門訓練上則是正式担任教授之職。他並不是什麼射擊專家，但他對槍法是別有心得的。他的槍法並不是那種死板的槍法，並不是那種練靶的槍法，而是靈活的槍法，現在黎嘉這項任務就是需要靈活的槍法的。當他用槍的時候，他就是要用槍以殲敵和防身，而不是表演，所以由司馬洛來教授，就比較適合了。

而司馬洛的教授方式也是相當靈活的。他並不是叫黎嘉去練靶或者什麼的，他祇是與黎嘉一起去行獵。黎嘉與他一起出發，携帶的武器便是手槍。用手槍去打獵，這倒是一件新鮮的事，因爲狩獵本來是另有用具的。狩獵的標準用具就是獵槍，而獵槍又是有許多種的。

用手槍去狩獵，則需要技術去補救用具之不足了。

他們這一次的狩獵成績並不差，因爲三個都是好手。他們兩個人之外，還有姬廸也跟隨着一起。她說害怕他們兩個人在行獵的時候會自相殘殺，彼此都把對方當作獵物轟一槍，所以她要在旁邊監視着了。雖然司馬洛和黎嘉都堅決保證不會有這種情形發生，她還是跟來了。當她聽不到的時候，司馬洛告訴黎嘉，很可能其實是姬廸自己很有興趣打獵，所以她來了吧了。反正，她在場也不會有什麼大障碍的，她可不是那種毛手毛脚，會自己撞到火綫上來的女人，所以司馬洛也沒有堅決反對她跟着來了。

總之，他們在日落歸去的時候，點算收獲，就發覺成績不壞。許多需要用獵槍打的鳥獸都給他們用手槍打下來了。

比較下來，司馬洛是理所當然的冠軍。無可否認，他的本領是高人一等的，不然的話，他也不會有資格主持這一項行動了。

他們所獲的獵物携帶回飛機去時，大家都不禁失笑，因爲竟有那麼大的一堆。

「你知道嗎？」司馬洛笑道：「我們其實用不着做別的生意的，只要開一間野味店，就已經很發達了。每天這一大堆野味，你知道可以賣多少錢嗎？」

「我們何不試試拿去賣呢？」姬廸提議。

「貪心的人！」黎嘉說。

姬廸在他的臉上一吻：「誰叫你的成績這麼好？」

「最好成績的是我！」司馬洛指出。

「黎嘉也不壞呀，」姬廸說，「怎麼樣，你認爲他及格嗎？」

「還好，」司馬洛說，「還好！」

「那即是說很好，」姬廸翻譯道，「司馬洛從來不說很好的。他說還好，這已經是最高的評價了！」

「謝謝你們！」黎嘉說。

「今天晚上，你還要做功課，」司馬洛嚴肅地說，「把你要做的事情全部唸熟，然後明天一整天睡覺，明天晚上我們就出發！」

「我知道，」黎嘉點頭，「明天晚上就是開赴屠塲的日子。」

「別那麼悲觀吧！」姬廸在他的臉上一吻勸道。

「不要緊，」黎嘉聳聳肩，「我並不怕死，假如能够死的話，那倒也是一件好事。我本來就是打算死的。」

「你的心中完全沒有我嗎？」姬廸問，「你死了我怎樣呢？」

「我是永遠記着你的。」黎嘉在她的臉頰上輕輕一吻。

（未完）



俠義奇情中篇

曹若冰・文
盧令・圖

劍胆琴心（五）

前文提要： 上回說至姬冷香捲土重來，要求師仁傑今後復出衞道，說罷與長孫伯儀飄然而去，師仁傑等人離江浦追踪三俠至來安，聞說馬車已南下，又追至張八嶺，遇見馬車向西馳去，師等追至山坡間，與二十四劍士劇門，馬車領隊巴坤詐死，突然車簾一挑，忽起爆炸，原來車內並無大俠三人，而是一車炸藥，幸師仁傑等人及早發覺，未有傷亡，巴坤趁機逃去，師騰雲及關浩然追至，不料出現大內侍衞領班諸葛天兆，一掌擊斃巴坤，使追踪綫索突告中斷，衆人回轉張八嶺，從一要飯化子口中得知三俠所乘馬車已過鳳陽——

鬼域施詭詐　正義受邪侵

師仁傑心中了然，說了聲「謝了。」轉身走出人羣。

關浩然跟着走出人羣，道：「恩主，有消息了？」

師仁傑點頭道：「他們已經過了『鳳陽』，看來我們是沒辦法歇息了，關大哥，麻煩你隨便買點吃的帶着，我們在路上吃吧。」

關浩然點頭轉身，快步走進了「萬福酒樓」。

孔翠娟笑道：「我想傑哥根本就沒有歇息的打算，在未救出夏大先生他三位之前，傑哥會寢不安枕，食難甘味！」

師仁傑揚眉一笑道：「這何只我一人，只怕我們人人均同此心！」

孔翠娟笑了笑，沒再說話。

片刻工夫，關浩然手裏提着一大包吃的由「萬福酒樓」走了出來。

不等關浩然走近，師仁傑立即說了聲：「走！」當先大步往西走去。

× × ×

蚌埠，在鳳陽縣西北，地瀕「淮河」南岸。

據傳古時嘗採蚌取珠於該地，故名「蚌埠集」，亦名「蚌步集」，形勢雄勝，爲縣之重鎮。

紅日銜山，暮色初垂時分。

師仁傑等一行男女老少六人，滿身風塵的到達了蚌埠鎮。

他六人剛一進鎮，一家飯館門旁屋簷下站起了個一手拖着打狗棒，一手拿着破碗的要飯化子直趨師仁傑近前，躬身哈腰伸出破碗，口中低聲說道：「師大俠，請往北走，他們折向北邊去了！」

師仁傑怔了怔，道：「他們什麼時候經過此地的？」

要飯化子道：「午前一刻時分。」

師仁傑道：「他們都是些什麼人？」

要飯化子道：「姬嫣紅，冉士杰和『邪毒雙煞』兄弟！」

師仁傑目中倏然異采一閃，深望了要飯化子一眼，道：「多謝閣下！」

話落轉身，領着孔翠娟等人走去。

走了不幾步，師仁傑忽然低聲說道：「關大哥，請留心那要飯化子！」

關浩然一怔，側臉利用眼角餘光向身後偷偷掃去，只見那個要飯化子已閃身隱入一條巷子中，連忙說道：「稟恩主，那要飯的已隱入一條巷子裏去了！」

師仁傑道：「跟着他，關大哥，我們好捉個大的！」

關浩然應了一聲，立即轉身折回。

他這裏轉身折回，師仁傑等人也跟着轉身跟了過去。

「鐵心婆婆」不由詫異地道：「師大俠，那化子眞有問題？」

師仁傑道：「大概錯不了！」

「鐵心婆婆」道：「您怎樣看得出來的？」

師仁傑道：「從他的衣袖手腕上。」

「鐵心婆婆」搖頭笑道：「我們已經有過一次經驗，我老婆子不以爲他們還會笨拙幼稚地再來這一套。」

師仁傑笑道：「我自信我的眼睛不會看錯，再說，他們再來那一套，也不能是算笨拙幼稚，反之應該稱之爲高明，他們看準了我們以爲他們必不敢冒險重施故技，才出乎意料的再來一次，這也就是在兵法中『虛虛實實』的用法之道。」

說話間，已走近巷口，抬眼望去，只見關浩然站立在那一頭的巷口向這邊招了招手，然後右拐不見。

師仁傑見狀，連忙領先閃出疾步跟了過去。

出了那一頭巷口，只見關浩然那高大魁梧的身影，利用牆壁拐角或可資掩蔽身形之處，一路躲躲閃閃向前跟去。

再往前看，隱約可見那要飯化子的背影在暮色中疾步匆匆前行，一路不斷地頻頻回首探視。

師仁傑笑說道：「侯婆婆，看見了麼，一副做賊心虛的樣子。」

「鐵心婆婆」哼了一聲，道：「待會兒要是讓我老婆子逮住，有他好受的。」

師仁傑笑道：「侯婆婆千萬忍耐，可別學那位諸葛領班！」

「鐵心婆婆」老臉不禁一紅，也不由爲之失笑。

關浩然跟着那要飯化子身後，師仁傑等人則跟在關浩然身後，一路閃閃躲躲的來到一處小村莊。

小村莊，人家不多，總共只有十來座小茅屋，顯然都是以耕種爲生的小農戶。

這時，天色已經漆黑。

那要飯化子走到一家茅屋門外，又回頭望了望身後，旋即身形一閃，鑽進那間茅屋內。

十來座小茅屋裏，雖然家家都點着燈，燈光隔着柴扉外透，但家家都關着窗戶掩上了門，唯獨那要飯化子鑽進去的那間茅屋，門兒雖也掩閉着，可是兩扇窗戶却向外挑開着。

隔着窗戶內望，茅屋裏的情景自是清楚可見。

茅屋中，陳設簡陋，牆上掛着一件簑衣，一頂斗笠，靠牆之處，擺着一張木桌，木桌上擺着一隻酒葫蘆，兩個碗和一包鹵菜。

一個捲着袖子，敞着胸襟，袒露着胸膛的黑衣壯漢，坐在那兒一脚蹺高踏在長板櫈上吃喝正香。

那要飯化子一進屋，立即扯下那身化子衣裳，用力一甩，丟在牆角地上，「呸！」地一聲吐了口唾沫，罵道：「他奶奶的，眞倒了八輩子的楣，甚麼事不好幹，偏要我披上這勞什子扮要飯化子，還得逢人便哈腰，裝出一副可憐像！」

說着，跨腿在另一張長板櫈上坐下。

那黑衣壯漢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嘿嘿一笑道：「那不好麼？要飯化子吃十方，可比悶在這兒強多了！」

扮要飯的漢子雙眼一瞪，道：「他奶奶的，我憋了一肚子的氣，你却在這兒說風涼話，要飯化子吃十方，你認爲好，下次再有這種差事，你幹去！」

黑衣壯漢伸手揀了塊鹵菜放進嘴裏，說道：「那可由不得我，頭兒瞧不上我，我想幹，頭兒還怕我不是材料，壞了大事呢，有什麼辦法。」

扮要飯的漢子又一瞪眼，還待再說什麼時，黑衣壯漢却接着說道：「他奶奶的閉上你的烏嘴少發牢騷吧，要讓頭兒聽見，保你吃不完兜着走，準得重回娘胎走一趟！」

這句話還是眞靈，扮要飯的漢子立刻閉上了嘴。

閉上嘴是閉上嘴，但心裏却有些不甘地哼了一聲，伸手拿起桌上的酒葫蘆，一搖幌，手立即一拍桌子罵道：「你他媽的可眞行，一葫蘆酒都快被你喝光了，灌那麼多也不怕被脹死！」

黑衣壯漢冷冷地道：「你鬼叫個什麼，誰知道你回來不回來，你他媽的要是一去不回頭，讓人家捏住脖子斷了氣，我也給你留着。」

「少廢話！」扮要飯的漢子叫道：「如今老子回來了，你給老子去打酒。」

「哈！」黑衣壯漢道：「你他媽的也不撒泡尿照照，要喝自己打去，我不是替你跑腿兒的，老實告訴你，頭兒待會兒還要來問信呢，你要是喝多了誤了事，有你娘的好瞧的。」

扮要飯的漢子不由微微一驚，道：「誰說頭兒還要來？」

黑衣壯漢一拍胸，道：「我說的！」

扮要飯的漢子神情一鬆，道：「你說的不算數！」

黑衣壯漢道：「如果是頭兒告訴我的，算不算數？」

扮要飯的漢子復又一驚！道：「你他娘的別嚇唬人，行不？」

黑衣壯漢「哈」地一聲，道：「你他奶奶的就這麼大個胆，我吃飽了沒事兒了，嚇唬你？我還沒有那麼好的心情呢，不信你就多喝點吧！」

扮要飯的漢子心裏有點發慌了，道：「邱七，說正經的，可是眞的？」

邱七道：「什麼蒸的煮的，我什麼時候騙過你丁小山了，話是我說的，信不信悉聽尊便！」

丁小山立刻軟了脾氣，道：「我可沒說不信你邱七哥！」

拿起酒葫蘆倒了半碗酒，「咕嘟」一口，吡吡牙，抬手抹了抹嘴，又道：「頭

兒什麼時候來？」

邱七愛答理不答理的淡淡道：「你沒聽我說麼？待會兒！」

丁小山道：「待會兒，我知道待多大會兒？」

邱七道：「就是待天大一會兒你他奶奶的也得等，想知道就別問我，你要是有種，就穿起衣裳，問頭兒去！」

丁小山心裏忍着氣，眨了眨眼睛，又道：「頭兒到那兒去了？」

邱七雙眼一横，冷冷地道：「你問我，我問誰去？頭兒到那兒去會告訴我？我敢問？」

丁小山挑了挑眉，兩眼一翻，似要冒火，但旋即又忍了下去，道：「少主他們什麼時候走的？」

邱七搖搖頭，道：「不知道！」

「不知道？」丁小山瞪眼冒火地道：「你在這兒幹什麼的？」

邱七也瞪眼道：「怎麼，知道非告訴你不可？你他娘的活得不耐煩了，我可還想要我這顆吃飯的傢伙多活幾年呢！我在這兒幹什麼？你倒是說說看，告訴你，上面的事，你少問！」

丁小山氣得幾乎眞想破口大罵：「邱七你這個混賬王八蛋……」

但，想只是想，結果還是忍下了！

氣無處可出，只好拿酒出氣，抬手拿起酒碗，一仰頸子，「咕嘟」又是一大口，抹抹嘴，抓起一塊鹵菜丢進嘴裏猛嚼，悶聲不响，不再說話！

他這裏悶聲不响不說話，邱七那裏却又開口說道：「怎麼？和老子賭氣了？」

丁小山瞪了邱七一眼，仍沒說話。

邱七忽然輕聲一笑，道：「算了，別賭氣了，說說你的事兒吧，那一夥怎麼樣了？」

這一下丁小山可抓着還以顏色的機會了，立即一翻眼，說道：「非告訴你不可麼？告訴你，上面的事，你少問！」

邱七哈哈一笑道：「他奶奶的，六月裏的債，你可還得眞快，丁小山，你不說我也知道，九成九，成了，對不對？」

丁小山沒好氣地道：「廢話，要是不成我會回來？」

邱七大笑道：「你他奶奶的畢竟還是說了！」

丁小山一怔！氣得瞪着眼，半晌沒說話。

驀地，一陣脚步聲傳了過來。

邱七與丁小山同時一驚！連忙站起了身子。

一條人影由東而至，推門進入茅屋，隨手掩上了門。

師仁傑等人遠隔十丈外凝目望去，只見那是個四十左右，身材瘦高，面目陰沉的青衣漢子。

邱七與丁小山一見青衣漢子進來，神色立時恭謹地哈腰躬下了身，像是耗子見着了貓兒！

青衣漢子陰沉的目光冷冷地一掃邱七與丁小山兩個，道：「這窗戶，是誰挑開的？」

邱七身子一抖索，脚下要動，要去關窗戶。

青衣漢子倏然輕喝道：「蠢東西，現在不用關了，早幹什麼的，家家戶戶關着窗，掩着門，單這一家開着窗，你是怕人家瞧不見你們，看不清楚？」

邱七低垂着頭，不敢啃氣。

青衣漢子那陰森的目光轉向了丁小山，問道：「事情怎麼樣？走了麼？」

丁小山滿臉諂笑，邀功地答道：「稟香主，成了，他們都往北去了！」

青衣漢子笑了笑，讚許地點點頭道：「嗯，不差，明兒個我當面稟明堂主，記你一功！」

丁小山腰哈得更低，更恭謹地說道：「謝香主恩典提拔！」

青衣漢子目光一瞥桌上的酒葫蘆，說道：「少喝點兒，早些兒睡，明天還有事兒派你辦呢！」

話落，轉過了身子，舉步走向屋門。

邱七與丁小山隨後恭送。

青衣漢子臉上浮現着一絲得意的笑容，伸手拉開了門。

但是，門一開，他臉上的笑容陡地凝住了，神情一震，霍然色變，呆怔住了！

門外，一個高大魁梧，威態若神的身影當門而立，攔住去路；正是「鐵面生死判」關浩然！

剎那之後，青衣漢子定過神來，倏然飛起一拳，直搗關浩然胸腹！

「砰！」的一聲，這一拳搗的非常實在！

挨的是關浩然，可是關浩然却卓立如山，身形未幌未動！

打人的是青衣漢子，但他却悶哼一聲抱腕疾退，那個拳頭頓時紅腫了起來！

邱七與丁小山跟着定過神來，他兩個差點嚇破了胆！

尤其是丁小山，身形一閃，便待有所行動！

關浩然突然一聲冷哼，喝道：「你兩個，誰敢動，我就打斷誰的腿！」

丁小山與邱七心頭全都不禁機伶一顫！站着沒敢動。

青衣漢子惡狠狠地瞪了丁小山一眼，丁小山立刻嚇白了臉，低垂下頭。

本來也是，剛才還說人家都往北去了，如今竟出現在門外！

適時，一陣脚步聲响動，師仁傑偕同孔翠娟等人走了過來，關浩然立即側身讓開一旁。

茅屋很小，容不下那麼多人，只有師仁傑帶着師騰雲走進了茅屋內。

師仁傑望着丁小山笑了笑，道：「總算我不太糊塗，沒上閣下的當往北去，否則不但多跑冤枉路，而且還躭誤時間！」

此刻，丁小山那敢開口說話。

師仁傑目光隨即轉向那青衣漢子，笑問道：「閣下怎麼稱呼？」

青衣漢子此際已沒有了適才對邱七與丁小山說話時的那種倨傲氣焰，左手捧着右腕，答道：「我姓巫，叫巫俊能。」

師仁傑點頭笑了笑，又道：「恕我眼拙，閣下是武林中那一路的英雄？」

巫俊能道：「九幽宮二十四支支外弟子。」

師仁傑淡淡地說道：「然則，適才他兩個口中那『香主』二字何解？」

巫俊能臉色一變！垂首不語。

他垂首不語，事情當然不能算完。

師仁傑接着又道：「閣下，爲你自己，最好老老實實地答我問話！」

巫俊能猶豫了一下，終於實話實說道：「我是大別山『黑虎寨』外三堂，『八公山』支堂中的一名香主！」

師仁傑目光一凝，道：「大別山『黑虎寨』，是『無敵金鐺』羅定遠？」

巫俊能點了點頭，沒說話。

師仁傑雙眉微微一皺道：「這倒很出我意料之外，羅定遠何時也投靠了『九幽宮』！」

巫俊能道：「這我就不知道了，不過，那不能叫『投靠』！」

「哦！」師仁傑揚眉一笑道：「不叫『投靠』叫什麼？可是叫『締盟』？」

巫俊能默然沒有開口，不知他是沒話說，還是不願深說。

師仁傑淡笑了笑，問道：「那姬嫣紅與冉士杰等如今那裏去了？」

巫俊能仍是默然沒有開口！

關浩然突然說道：「巫俊能，你是自找苦吃！」

話落，緩緩抬起了一隻右掌！

巫俊能心胆不由一顫！抬頭說道：「他們直奔河南去了！」

師仁傑道：「走的是那條路？」

「鳳台。」

「他們什麼時候經過鳳台的？」

「大概在日落之前。」

「帶着夏大先生袁鐵掌他們三位？」

「是帶着人沒錯，但是不是您說的夏大先生他們三位？我就不知道了！」

「既然帶着人就得用車，是用的什麼樣車？」

「四馬大車。」

「車馬大概都是你們『黑虎寨』的吧，對麼？」

事實也是，巫俊能不好不承認，點頭道：「車行裏雇車不大方便……」

師仁傑笑道：「只怕是怕被我們查問出來吧！」

巫俊能沒有接話，師仁傑已經說對了，他還有什麼話好接的。

師仁傑淡笑了笑，目光倏然一凝，又道：「告訴我，姬嫣紅她們此行可是經河南直奔祁連？」

巫俊能道：「正是如此。」

師仁傑道：「你這話實在？」

巫俊能道：「這麼多的我都說了，何在乎這一點，又何說謊！」

師仁傑點頭道：「這話說的也是！」

話鋒一落又起，問道：「有無可能中途再改道或者換車麼？」

巫俊能道：「這我就不知道了。」

師仁傑道：「你眞不知道？」

巫俊能搖了搖頭沒有接話。

師仁傑目光凝注，道：「閣下，我提醒你一句，你最好有一句說一句，倘若言不盡實，那對你可不會有什麼好處，我這個人雖然向來不喜歡用强，但絕不是不用，也不是絕對不用，你明白？」

巫俊能心神暗震了震，道：「師大俠明鑒，這種事別說我這個職位低卑的人不知，便是總寨主只怕也不例外！」

師仁傑雙眉微揚，道：「對同盟之人竟也如此不信任，如何還能與之共事？『黑虎寨』這個盟締的也太以不划算了！」

「鐵心婆婆」忽然接口說道：「以我老婆子看，『黑虎寨』那創之不易的雄偉基業，只怕要毀在羅定遠的手上了！」

師仁傑笑道：「希望侯婆婆這話不要不幸而言中！」

孔翠娟道：「大別山『黑虎寨』，聲威雖然不如武林各大門派，但却是當今各路綠林魁首，『九幽宮』控制了『黑虎寨』，也就等於掌握了天下各路綠林！」

師仁傑點頭道：「娟妹說的不錯，那也等於控制了半個武林，『九幽宮』這一手實在夠高明的！」

孔翠娟道：「傑哥，『黑虎寨』落入『九幽宮』之控制，委實令人觳觫，也委實令人扼腕，這件事，咱們……」

師仁傑笑道：「娟妹之意，可是要對『黑虎寨』伸伸手？」

孔翠娟美目一眨道：「傑哥難道認爲不該，難道要任由『九幽宮』控制他們，危害天下武林？」

師仁傑道：「事實上他們已經被『九幽宮』所控制，要不然……」

孔翠娟接口道：「現在可能只是剛開始，現在伸手也許還來得及！」

師仁傑道：「可是……娟妹應該知道，目下我們沒有時間，不能多躭擱！」

孔翠娟道：「這個我知道，但是急緩咱們該分個清楚，夏大先生他們三位雖然被擄，現正被送往祁連途中，但姬冷香已與咱們訂了三月之約，距離日期尚遠，而目前，『九幽宮』控制『黑虎寨』已等於控制了半個武林，這對天下武林危害至大，咱們如果不知則罷，既知焉有袖手不管不問之理！」

師仁傑眉鋒微皺地點頭道：「娟妹說的是理，只是……我躭心夏大先生他們三位……」

「傑哥放心！」孔翠娟含笑說道：「夏大先生他們三位縱或有驚，也必無險，姬冷香要是打算殺他三位，早就可以下手了，今天白天實在不必用那幾具木像，大可改用眞人爲餌，姬冷香之所以如此，意圖十分明顯，旨在誘咱們前往『九幽宮』一網打盡，三月之期未屆，在咱們未到『九幽宮』之前，姬冷香絕不會傷害他們三位的，因爲他三位是唯一誘咱們上鈎的餌，唯一的仗恃，傑哥想想看，對不對？」

師仁傑軒眉動容說道：「娟妹由來愧煞鬚眉，那有不對之理，只可惜慧茹師太和長孫谷主都沒和我們在一起，否則我們分爲兩處，一處都不落空，事情豈不是大妙！」

語聲一頓，倏然轉向巫俊能說道：「閣下，請實答我一問，羅定遠可是甘心和『九幽宮』締盟的？」

巫俊能囁嚅地道：「這個……」

師仁傑道：「事關你們『黑虎寨』之存亡，你最好不要顧忌什麼，實話實說，再說這兒也沒有一個外人！」

巫俊能吸了口氣，搖頭道：「師大俠，您恕罪，我實在無可奉告！」

關浩然長眉一挑，說道：「看來不給你點苦頭吃，你是不願說的了！」

右掌一抬，就要有所行動！

師仁傑連忙抬手一攔，道：「關大哥，別難爲他，讓他攷慮攷慮再說好了！」

「鐵心婆婆」忽然笑說道：「師大俠，以我老婆子看，您這是多此一問！」

師仁傑搖頭道：「我不以爲是，據我所知，羅定遠爲人極是正派，是個剛毅正直，義薄雲天，寧折不彎的綠林豪雄，絕不會甘心受『九幽宮』控制驅策，助紂爲虐，爲虎作倀，其中必有原因！」

「鐵心婆婆」道：「但那只是『據說』，而且只是從前，俗語說得好，『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此一時彼一時，世間事往往有令人意想不到的變化，羅定遠過去是那麼個人，很難說如今還是一成未變……」

師仁傑含笑說道：「侯婆婆說的雖是，但『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除非武林訛傳，人言不確，我不以爲羅定遠的爲人性情，會有什麼大的改變！」

「鐵心婆婆」沉吟地說：「如此，有可能他是身不由主……」

師仁傑點頭道：「雖非絕對可能，也並非全無可能！」

語聲一頓，倏又轉向巫俊能問道：「閣下，我猜料的對麼？」

巫俊能道：「師大俠您原諒，這問題，不是我不願說，而是我根本不知道，您最好當面問總寨主！」

師仁傑微一沉吟，道：「好吧，如此我就當面去問羅定遠好了！」

語聲一頓，目光一瞥邱七與丁小山二人，說道：「對於你們三個，我雖然不想難爲你們，但却不得不暫時委屈你們三個一下！」

話落，抬手一揚點出，巫俊能身子立即應指一仰，倒向地上！

師騰雲不待乃父吩咐，跟着出指飛點，邱七與丁小山二人也接着應指倒地，全被點了昏穴。

師仁傑轉向關浩然道：「關大哥，麻煩你跑一趟，把他三個交給丐帮弟子照顧幾天！」

關浩然點頭應聲騰身飛掠而去。

師仁傑隨即望着孔翠娟等人說道：「娟妹，侯婆婆，玫兒，大夥兒都進來歇忽兒吧，等關大哥回來了，我們再動身去『黑虎寨』看看！」

孔翠娟等人進了茅屋，兩條長板櫈恰好可坐四個人。

「鐵心婆婆」與荀玉玫姑娘合坐一張，師仁傑夫婦合坐一張，賸下師騰雲他只好往地上坐了。

但是，師仁傑都沒讓他坐下，說道：「雲兒，此處地方偏僻，雖然不可能會有什麼事情，但凡事總是小心些兒好，你到外面去找處適當地方歇着，順便守着些兒吧！」

師騰雲點頭應「是」，轉身邁步走出茅屋，師仁傑隨即抬手一揮，熄了燈！

× × ×

大別山，在安徽省霍丘縣西南，湖北省交界處。

「黑虎寨」，建於大別山腰，屋宇櫛比，高牆碉樓，形勢雄偉，矗立山腰，有若一座金湯城堡！

寨門外，一根高有五丈多的旗桿頂端，隨風飄揚着一面上書「黑虎寨」的三角大旗，大旗底下，懸掛着一隻水桶大的瓜形燈籠，燈籠上那個鮮紅的「羅」字，比斗還大！

申正時分。

師仁傑等一行六人到達了大別山下，脚步微停地仰頭朝山腰望了望，隨即邁步率先登上山道，直朝山腰「黑虎寨」大門走去！

師仁傑在前，師騰雲緊隨乃父身後，孔翠娟與「鐵心婆婆」和荀玉玫姑娘走在中間，關浩然則走在最後。

驀地，「黑虎寨」的門樓上傳來一個沙啞的聲音，沉喝道：「什麼人，擅闖黑虎寨？」

師仁傑脚步一停，揚聲說道：「江湖同道特地前來拜山！」

那沙啞的聲音說道：「黑虎寨十丈以內任何人未經許可不得擅入，既是江湖同道就該知道這個規矩，停身十丈以外叫寨，投上拜帖！」

「哦！」師仁傑淡然道：「原來有這麼大的規矩，以前怎麼沒聽說過？」

沙啞的聲音說道：「以前是以前，現在是現在！」

師仁傑道：「請問這規矩是什麼時候興的？」

沙啞的聲音道：「三個月前！」

師仁傑道：「如果是羅總寨主的朋友訪客也必須如此？」

沙啞的聲音說道：「閣下何前言不對後語，先說是江湖同道前來拜山，這會兒又說是總寨主的朋友訪客，閣下到底是幹什麼的？請即說明，以免發生不必要的誤會！」

師仁傑道：「那麼我告訴你閣下好了，我是你們黑虎寨的貴客！」

這「貴客」二字够唬人的，門樓上，聲音沙啞的那人心中暗震了震！說道：「既是『貴客』，那該當別論，請賜下名號，以便通報開放寨門迎迓！」

師仁傑回首目注關浩然，關浩然立即跨前一大步，揚聲說道：「請閣下代爲通報，就說『琴劍書生』師大俠夫婦與『鐵心婆婆』侯九姑偕同小師妹荀姑娘等人來訪！」

有道是「一名樹影」，「鐵心婆婆」威震武林，昔年人稱「女煞星」，「琴劍書生」更是宇內第一！

他二人的名頭實在都够震懾人的，按理，門樓上那人聞得報名，應該立刻大開寨門恭迎才是！

豈料，理雖如此，事却不然！

門樓上聞得報名竟然立時沉默了下來，片刻之後，門樓上响起另外一個聲音說道：「原來是師大俠賢伉儷與侯婆婆大駕蒞臨，黑虎寨本應立即大開寨門恭迎入寨，待以上賓之禮，奈何師大俠來得不巧，總寨主有事不在，無人待客，請改日光臨，失禮之處，尚祈賢伉儷與侯婆婆海涵勿罪！」

話，雖然說的很婉轉好聽，但却是個不折不扣的軟釘子！

事情眞有那麼巧？羅定遠當眞有事不在麼？……

這，師仁傑等人心裏都雪亮明白，這

分明是個藉口，拒絕他們入寨！

關浩然與師騰雲二人聞言剛自軒眉色變，「鐵心婆婆」已然笑說道：「我老婆子的面子也許太少，師大俠的身份可不能說低，一口拒人於千里之外，給人個軟釘子，可是大大的不該！」

師仁傑笑道：「師仁傑也光采不到那兒去……」

倏然轉向孔翠娟問道：「娟妹，以妳看呢？」

孔翠娟淡笑笑道：「傑哥，今日之羅定遠，只怕巳非當年之『無敵金鐺』了，如今他有仗恃，胆子自然也大得多了！」

師仁傑皺眉道：「我仍不以爲羅定遠敢這麼對我！」

孔翠娟道：「事實擺在眼前，人家拒絕的貴客，是你這位宇內第一的『琴劍書生』！」

師仁傑笑道：「娟妹，話可不是羅定遠自己說的！」

孔翠娟道：「那跟出自羅定遠之口有什麼兩樣？若是沒有羅定遠的授意，我不以爲他的屬下有這麼大的胆！」

師仁傑道：「也許，羅定遠他是身不由己，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了！」

「有可能。」孔翠娟點點頭道：「傑哥，如今咱們該怎麼辦？」

師仁傑笑了笑道：「娟妹向來高明，我正要請教？」

孔翠娟笑道：「你是主帥，我想先聽聽你的意見？」

師仁傑微一沉吟，道：「我這個人什麼都好，就是不識趣！」

「鐵心婆婆」突然笑說道：「可巧我們都是『霸王訪客』，今天是非見到羅定遠不可！」

關浩然未等師仁傑說話示意，便即大踏步直朝大寨門前走去！

門樓上倏揚沉喝道：「關大俠請止步，敝寨巳把話說明……」

師仁傑突然揚聲一笑，道：「麻煩閣下代我向羅總寨主請問一聲，倘若是『九幽宮』來人，他見不見？」

門樓上那人驚聲喝道：「敝寨不知什麼『九幽宮』不『九幽宮』，師大俠諸位如再不止步站住，那便是敵非友，請恕敝寨要斗胆得罪了！」

「鐵心婆婆」白眉突然一軒，說道：「怎麼，想打架？可以，我老婆子最喜歡打架了！」

門樓上忽地响起一個冰冷的聲音，說道：「侯九姑，妳想我們會那麼傻，會跟妳打架？」

「鐵心婆婆」道：「你不敢？」

那冰冷的聲音說道：「笑話，別說是妳，就是『雙聖』當面，我也沒有什麼不敢的！」

「鐵心婆婆」目射威稜地道：「你好大的口氣，別耍嘴皮子，是號人物，你就出來讓我老婆子秤秤你的斤兩？」

那冰冷的聲音道：「我巳經說過了，我不會那麼傻的！」

「鐵心婆婆」道：「這麼說，你還是不敢了！」

那冰冷的聲音說道：「不是不敢，只是不願開開寨門！」

「哦！」「鐵心婆婆」道：「你可是怕我們在你開門出來時，來個乘機一湧而入，對麼？」

那冰冷的聲音冷冷一笑，道：「不錯，我不能不防着點兒！」

「鐵心婆婆」挑了挑白眉，道：「那好辦，你由門樓上跳下來好了！」

那冰冷的聲音道：「好辦法，可惜，我突然懶得動了，如之奈何？」

「鐵心婆婆」冷笑道：「我老婆子認爲你這是藉詞，還是不敢！」

那冰冷的聲音道：「妳要是那麼想，也就只好由妳了！」

「鐵心婆婆」白眉倏又一挑，道：「你是何人？」

那冰冷的聲音淡淡說道：「有勞動問，我是本寨主五巡監之一！」

「鐵心婆婆」道：「你沒有姓名？」

那冰冷的聲音說道：「有，誰人無名無姓，我只是不願說而已！」

「鐵心婆婆」冷笑道：「現在且由你，稍時你再這麼說給我老婆子聽了，我老婆子就佩服你了！」

那冰冷的聲音道：「便是妳侯九姑站在我面前，我也要這麼說！」

「好！好！好！」「鐵心婆婆」哈哈大笑道：「你閣下的胆子實在不少，冲着你這個胆子，我老婆子稍時也要鬥鬥你，不過，我老婆子可要把話說在前頭，倘若你敢在暗中施弄什麼卑鄙手段，鬼域技倆，你就得有把握把我幾個擱倒這兒，否則就別怪我老婆子發起當年脾氣？翻臉無情了！」

那冰冷的話音竟然未再接話，不知是胆怯沒敢接話，還是怎地？

孔翠娟低聲說道：「傑哥，此人明知侯婆婆而仍敢這麼說話，委實大胆的可以，恐怕不是尋常武林人物無名之輩！」

師仁傑點頭道：「我也這麼想，娟妹，妳難道一點也未聽出什麼？」

孔翠娟茫然搖頭道：「傑哥聽出什麼了？」

師仁傑道：「娟妹難道不覺得此人的話聲很熟？」

孔翠娟眨了眨美目，矍然說道：「經傑哥這麼一提，我也感覺到了，只是就是想不起來是誰？」

師仁傑笑了笑，道：「我跟娟妹一樣，不過不要緊，稍時定會見他的！」

說話間，「鐵心婆婆」與關浩然二人已邁步當先，直朝大寨門前走去！

這回，門樓上再未聞有人出聲喝阻，也未見有什麼不友善的突襲！師仁傑等人正暗自詫異之際，突聞寨門內傳出一聲沉喝，道：「開門，請師大俠諸位入寨！」

只聽一陣「扎扎吱吱」聲响，那兩排巨木寨門緩緩向內打開。

師仁傑等人凝目內望，只見寨內丈許之處，一前兩後地站立着三個人。

前面的一個是個滿臉虬鬚，雙目精光灼灼，兩太陽穴高鼓，身材魁梧，四十開外的中年青衣大漢他身後那兩個也不差，是兩個身軀粗壯的黑衣大漢！

師仁傑邁步當先進了寨門，那青衣大漢立刻跨前一步抱拳拱手，說道：「在下恭迎師大俠！」

聽話聲，正是喝令開門的一個。

師仁傑也抱拳拱手道：「不敢當，閣下怎麼稱呼？」

青衣大漢道：「在下萬重培，承蒙總寨主抬愛，忝爲內三堂第三堂主……」

師仁傑道：「原來是萬堂主當面，我久仰閣下是位正直豪義的燕趙好漢！」

萬重培神情恭敬地道：「師大俠誇獎，萬重培何敢當師大俠這『好漢』二字，在宇內第一的『琴劍書生』面前……」

師仁傑含笑截口道：「萬堂主，現在不是客套的時候，我請問，貴寨先前拒人千里，如今却又開門納客，我不知道這是爲的？……」

萬重培神色忽地一黯，旋即强笑說道：「萬重培只是奉命行事，尙祈師大俠海涵！」

師仁傑神目如電，萬重培那一黯的神色已悉入他眼中，心中雖已明白了幾分，但表面上却不動聲色地淡然一笑，道：「萬堂主，我請教那姬嫣紅等人乘坐的車馬，可是貴寨的？」

萬重培臉上飛掠過一絲悲痛之色，點頭道：「不錯，正是敝寨的！」

神情突然一震！訝然凝目，道：「這，師大俠是怎麼知道的？」

師仁傑淡然一笑道：「萬堂主可知巫俊能此人？」

萬重培臉色一變，隨即恢復常態地點頭說道：「萬重培知道，此人隸屬外三堂，『八公山』支堂的一名香主！」

師仁傑道：「他是身不由主，莫可奈何，我請萬堂主莫要怪他！」

萬重培說道：「師大俠既然如此吩咐，萬重培敢不從命！」

師仁傑微微一笑道：「多謝萬堂主賞我薄面，我再請問，貴寨派了幾位兄弟隨車的？」

萬重培道：「四個。」

師仁傑目中異采一閃，道：「他四個都回來了麼？」

萬重培臉上倏又閃過一抹悲痛神色，點了點頭，道：「有勞動問，他四個都回來了！」

師仁傑道：「他四個現在何處？」

萬重培道：「師大俠要見他四個？」

師仁傑道：「我想和他四個談談。」

萬重培猶豫了一下，道：「他四個已無法回答師大俠任何問話了！」

師仁傑目光倏然凝注，道：「萬堂主此話怎麼講？」

萬重培臉上掠現一絲抽搐，吸了口氣，道：「他四個是活着出去，死着抬回來的？」

「鐵心婆婆」接口問道：「萬堂主可知道那是誰幹的？」

萬重培淡淡地道：「不知道。」

「鐵心婆婆」白眉一挑，冷笑說道：「萬堂主，我老婆子聽說你是個正義鬚眉，虎胆英豪！」

萬重培身軀微微一顫，道：「萬重培說的是句句實言！」

「鐵心婆婆」道：「非是我老婆子意存挑撥，萬堂主明知屬下兄弟死在何人之手，竟仍忍氣吞聲，含悲忍辱，我老婆子不以爲這是……」

萬重培臉色一變！啞聲說道：「侯前輩，請恕萬重培斗胆，這是『黑虎寨』的私事！」

「鐵心婆婆」雙目倏射威稜，旋倏斂態說道：「我老婆子明白這是你們『黑虎寨』的私事，我老婆子管不了，也不敢管，可是，萬堂主，你應該明白，倘若『黑虎寨』與『九幽宮』同流合污，助紂爲虐，危害天下武林，那就算不得是『私事』了，我老婆子不以爲你萬堂主是個不明大義之人！」

萬重培默然無語，緩緩垂下了頭。

「鐵心婆婆」深看了他一眼，又道：「萬堂主，我老婆子認爲你不該是個畏事之人，身爲人上，眼見手下兄弟無辜被殺竟是敢怒不敢言……」

萬重培猛然抬頭，雙眉上挑，兩眼圓睜，口齒啓動，欲言又止，但結果，終於還是閉上了嘴，一句話沒說！

「鐵心婆婆」白眉微皺了皺，又說道：「萬堂主，昂藏軀，鬚眉漢，有什麼值得顧忌的，什麼話不敢說，『琴劍書生』當面，自有他爲你做主！」

萬重培淡淡道：「多謝侯前輩，萬重培並沒有什麼顧忌，也沒有什麼話不敢說的！」

「鐵心婆婆」道：「那你爲何還含悲忍辱，隱諱不說？」

萬重培搖頭道：「那只是您侯前輩以爲，事實上我並未……」

「鐵心婆婆」挑眉截口道：「萬堂主，我老婆子敬你是個虎胆英豪！」

萬重培道：「萬重培是武林一個無名小卒，那當得這四字『虎胆英豪』，侯前輩太謬獎了！」

「鐵心婆婆」兩道白眉高挑，還要再說時。

師仁傑突然開口說道：「侯婆婆，且容我請教萬堂主幾件事！」

「鐵心婆婆」立即白眉一垂，閉口不言。

師仁傑望着萬重培，目光一凝，道：「萬堂主，我請教，據萬堂主所知，貴總寨主『無敵金鐺』羅定遠的爲人如何？是個怎麼樣的人物？」

萬重培不猶豫的答道：「總寨主爲人剛毅正直，義薄雲天，生性嫉惡如仇，是一位頂天立地的英豪，黑虎寨上千兄弟人人敬佩尊崇！」

師仁傑含笑道：「我所久仰的，也是這樣，不過……萬堂主，彼一時，此一時，世事白雲蒼狗，很難逆料，一個人的變化也很大……」

「不！」萬重培正容截口道：「總寨主當年如此，如今仍是如此，也永遠如此，絕不會有絲毫改變！」

師仁傑淡然一笑，道：「那麼，羅總寨主他投靠『九幽宮』，聽命驅策，危害武林，這作何解？」

萬重培臉色一變，旋即恢復常態地淡淡說道：「這，萬重培不願妄加置評！」

師仁傑道：「萬堂主，掩飾非過，諱言錯處，我以爲這不該是你我武林人物應有的態度，應有的做法！」

萬重培道：「師大俠錯怪我了，我既未掩過飾非，也未諱言錯處，羅總寨主他

至今仍是位不失絲毫剛毅正直，頂天立地的英豪！」

師仁傑道：「如此我又要請問了，他跟『九幽宮』勾結之事何解？」

萬重培道：「師大俠，這我已說過，我不願妄加置評！」

師仁傑道：「這麼說，你萬堂主是認爲他做得對了？」

萬重培道：「對與不對，我仍不願妄加置評！」

師仁傑淡笑了笑，道：「對萬堂主這一再的『不願妄加置評』，我突然想到了一個解釋！」

對於師仁傑突然想到了一個什麼「解釋」？萬重培沒有問，也沒有接話。

顯然，面對這位當代宇內第一，智高絕世的「琴劍書生」，他心理很爲顧忌，他怕稍一不愼說漏了嘴，那會落個害人害已連累很多人無辜喪命的大慘劇！

但是，他不問，事情自然絕不會因此算完！

關浩然却開口問道：「恩主，你想到了什麼解釋？」

師仁傑目光瞥視了萬重培一眼，道：「有可能羅總寨主他是身不由主，意難由心！」

萬重培霍然色變，身形一顫，不由自主地垂下了頭！

師仁傑目閃異采地道：「萬堂主，我說對了麼？」

萬重培抬起頭，臉色已恢復正常，說道：「我還是那句話，對師大俠，我也不願妄加置評！」

說來說去，他竟然老是這麼句話，這與一問三不知沒有什麼兩樣，實在够令人皺眉，心中冒火的！

可是，師仁傑他並未冒火，他有着高深的涵養，有着別人難及的耐心，要不然，他又怎配譽稱爲「宇內第一」？

只見師仁傑微微一笑，接着改了話題的說道：「萬堂主，你可知那姬嫣紅等一行，還帶着些什麼人嗎？」

萬重培道：「師大俠明教！」

師仁傑笑笑道：「萬堂主可曾聽說『武林三友』之首的夏大先生與『揚州五怪』中的井老三，還有一位『鐵掌開碑』袁友亮被『九幽宮』刧持，要送往祁連山『九幽宮』中，以爲引誘師仁傑等人之餌之事麼？」

萬重培略一猶豫，道：「這個我自然知道」

師仁傑含笑點了點頭道：「萬堂主既然知道，當能想得到『九幽宮』的野心意圖，此事我也就不多說了，不過……」

語聲一頓又起，正容說道：「另外有幾句話我却不得不說，『九幽宮』，『黑虎寨』爲當今天下綠林魁首，『九幽宮』控制了『黑虎寨』就等於掌握了半個武林，我素仰萬堂主是個深明大義，爲人剛直的燕趙豪雄，『黑虎寨』本身受害事小，天下蒼生遭受荼毒事大，如今萬堂主明知內情却隱諱不言，他日宇內蒼生遭受迫害，天下武林遭受荼毒，血流千里，屍橫遍野，我請問，你萬堂主這一輩子怎能心安？豈不要愧疚痛苦終生？」

這番話，大義凜然，尤其出之於這位宇內第一的「琴劍書生」之口，更有一股震懾人心弦，令人不敢仰視的浩然正氣！

萬重培身形不禁倏起輕顫，面有悲痛羞愧之色地緩緩垂下頭去！

俄而，他抬起了頭，臉上現露出一片堅毅果決之色！

就值此際，驀聞一個冰冷的話聲劃空傳了過來，說道：「總寨主已經候駕多時，貴客們何遲遲不進入大寨？」

萬重培臉色一變，那滿臉堅毅果決之色剎時消失不見！

隨聽那冰冷的話聲又道：「萬重培，還不趕快迎請貴客入寨，難道你要替總寨主接來個慢客之名，讓天下武林英雄譏笑麼？」

萬重培雙眉微挑，臉現憤慨之色，但旋即轉身低頭躬身說道：「屬下遵命，巡監請先行一步！」

那冰冷的話聲剛發出一聲冷笑，「鐵心婆婆」突然說道：「閣下可是適才那跟我老婆子說話之人？」

那冰冷的話聲說道：「年紀不小，耳朶倒還挺管用的，不錯是我！」

「鐵心婆婆」道：「你爲何躲在暗處發話，不敢露頭？」

「笑話！」那冰冷的話聲道：「稍時自會朝面，妳急的什麼？」

「鐵心婆婆」冷哼說道：「別要嘴皮子，你就是躲到天涯海角，我老婆子也能找到你！」

那冰冷的話聲寂然未再回話，顯然，人已經走了！

萬重培側身讓路，躬身肅客。

於是，師仁傑舉步當先，領着衆人往裏行走。

行進之間，「鐵心婆婆」轉望着萬重培問道：「萬堂主，適才那是何人？」

萬重培道：「敝寨五位巡監之一。」

「鐵心婆婆」道：「我問他姓名？」

萬重培搖頭道：「不知道，他們是總寨主聘請來的人，平日皆以黑巾覆面，令人難窺廬山眞面目，不知姓名，都以巡監呼之！」

「鐵心婆婆」冷笑說道：「這倒是奇聞，也少見，難道他們都見不得人？」

萬重培道：「這就非是我所能知了，不過，那想必有其理由！」

「鐵心婆婆」冷笑道：「他自然該有個理由，稍時朝了面，我老婆子倒要弄清楚是個什麼理由！」

說話間已抵達內寨「聚義廳」前，師仁傑等人抬眼望去，只見「聚義廳」上燈火輝煌，照耀如同白晝，廳前那七級高的石階之上，一前四後的站立着五個人！

前面的一人，身軀高大，穿着一襲錦袍，鬚髮如霜，虎頭燕額，獅鼻海口，狀至威猛，隱隱懾人，正是「黑虎寨」總寨主「無敵金鐺」羅定遠！

他身後，一字併肩站立着四個身材瘦高的黑衣人，全都是黑布罩頭，僅露兩眼，令人難窺廬山眞面目！

一見五人，萬重培立即神情一肅，急步趨前，恭謹躬身，但却顯得有點勉强地，說道：「稟總寨主，師大俠伉儷等諸位貴客到！」

意料中，羅定遠他該疾步下階相迎，

便是虛情假意，他也該做作一番才是！

可是，羅定遠竟站立階上未動，只輕「嗯」了一聲，神色冷漠地微一拱手，道：「羅某久仰『琴劍書生』大名，今天得迎俠駕，『黑虎寨』生輝不少，羅某何幸如之，諸位請入廳上奉茶！」

不歡迎之情露於形表，羅定遠實在太過份了！

師騰雲與關浩然二人覩狀聞言色變，「鐵心婆婆」冷「！」哼了一聲，剛要開口發話！

師仁傑那裏却已飛快地抱拳拱手，毫不介意地含笑說道：「豈敢，師仁傑久仰總寨主統率『黑虎寨』，爲當今天下綠林盟主，是個頂天立地，義薄雲天，人人尊崇的英豪，師仁傑等冒昧打擾，至感魯莽，尚請總寨主海涵！」

「豈敢！」羅定遠淡淡說道：「羅某有失遠迎，師大俠當面恕罪！」

師仁傑舉步泰然登階，師騰雲與關浩然等衆人緊隨在後。

進入「聚義廳」，分賓主落坐，坐定，師仁傑抬眼望了羅定遠身後那四個幪面黑衣人一眼，問道：「總寨主，這四位可是貴寨巡監？」

「不！」羅定遠道：「巡監共有五位，這是羅某的四位護法！」

師仁傑笑了笑道：「總寨主恕我唐突，他四位怎地吝於示人眞面目？」

羅定遠道：「他四人相貌奇醜，又天生怪癖，師大俠原諒！」

師仁傑淡淡地道：「不會是不願示見師仁傑等幾人吧？」

羅定遠與四護法身形俱都不禁微微一震！

羅定遠笑說道：「師大俠莫誤會，他四人平日也是這般打扮！」

師仁傑道：「這麼說，倒是師仁傑少見多怪，失言了！」

羅定遠道：「好說，師大俠要是不信，儘可問問全寨兄弟！」

師仁傑道：「總寨主言重了，師仁傑焉敢不信！」

羅定遠笑了笑，有意一改話題，道：「師大俠諸位突然聯袂降駕『黑虎寨』，不知對羅某有何教言？」

「鐵心婆婆」突然開口說道：「我老婆子請問，總寨主適才爲何託辭外出，拒不見客？」

羅定遠淡然一笑道：「供前輩誤會了，那並非託辭，也不敢拒不見客，適才羅某外出是眞！」

「鐵心婆婆」道：「總寨主是什麼時候回來的？」

羅定遠道：「就是適才之前。」

「鐵心婆婆」道：「這麼說，你總寨主回來的倒很巧，正是時候！」

羅定遠道：「這該是羅某的運氣不壞，要不然豈不得罪了諸位！」

「鐵心婆婆」冷笑道：「素稱剛烈正直的『無敵金鏞』，何時也學會了虛假這一套，你總寨主應該不是這種人！」

羅定遠淡淡地道：「羅某何敢在諸位面前玩弄虛假，我是句句實言，諸位不信，我莫可奈何！」

「鐵心婆婆」還要再說，師仁傑却已插口說道：「世間巧事多得很，師仁傑等不敢不信，總寨主要問師仁傑等來意，師仁傑便就放胆直言，請教總寨主爲何派出車馬給姬嫣紅等人使用？」

「哦！」羅定遠道：「諸位原來是爲此事而來，師大俠要問爲何，羅某不願多作解釋，只請師大俠爲黑虎寨想想！」

師仁傑淡淡說道：「師仁傑不懂，請總寨主明教！」

羅定遠道：「師大俠客氣，不怕師大俠笑話，『黑虎寨』實力雖然不弱，但無法與『九幽宮』抗衡，羅某個人生死事小，却不能連累全寨上千兄弟同遭殺戮之慘禍！」

師仁傑道：「這麼說，總寨主是被迫出於無奈的了？」

羅定遠臉上毫無表情地點頭道：「正是。」

師仁傑道：「如此，總寨主也並沒有與『九幽宮』締結盟約了？」

羅定遠神色木然，再次點頭道：「沒有。」

師仁傑道：「總寨主可知，那姬嫣紅他們帶着是些什麼人嗎？」

「知道。」羅定遠道：「是『武林三友』之首的夏大先生，『揚州五怪』中的井老三與袁鐵掌他們三位！」

師仁傑深望了羅定遠一眼，說道：「總寨主既然知道，又是因爲這種理由，師仁傑就不好再說什麼了！」

羅定遠道：「多謝師大俠曲諒，黑虎寨上下俱皆銘感！」

師仁傑淡笑了笑，又道：「那麼，我再請敎，貴寨兄弟爲何要假扮丐帮弟子謊傳消息，將師仁傑等人引入岐途，這又作何解？」

羅定遠道：「師大俠既知其一，應該不難再知其二！」

師仁傑道：「總寨主也是被迫，出於無奈？」

羅定遠點頭道：「事實如此，師大俠明鑒！」

師仁傑沉默了一下，道：「不知總寨主是否知道，貴寨隨同車馬派出去的四位弟兄，是活着出去，死了回來，全都遭人毒手殺害了！」

羅定遠道：「這羅某已得稟報，對此內心雖然極感悲痛，但羅某認爲這總比全寨上千兄弟悉數死難，多年基業毀於一旦要好得多！」

他所言都是理，不管怎麼說，他爲的是「黑虎寨」上千名兄弟的性命，令人不好難爲他，也不能拿他怎麼樣！

固然，他只顧他「黑虎寨」而不顧天下武林蒼生，不顧別人，他太自私，實在令人不齒！

可是，俗語說「人不自私天誅地滅」，由此可見世間不自私的人畢竟太少，况且他站在總寨主的立場，維護基業，維護弟兄，任誰也不能說他錯！

唯一令人皺眉遺憾的是：今天的「無敵金鏞」與昔日那嫉惡如仇，寧折不曲的性情全然不符，也許這正所謂是「此一時，彼一時」也，歲月已改變了他！

或者有可能，他那寧折不曲的性情，只是對他自己，如今對的是「黑虎寨」的基業與上千名弟兄的性命，他是不能「寧折不曲」，而是不得不「曲」！

師仁傑微一沉吟，道：「既然如此，師仁傑就更不好再說什麼了，不過，彼此同屬武林一脈，又是互相心儀已久，總寨主似乎不該對人那麼冷淡，這是否也是被迫出於無奈？」

羅定遠竟然出人意料地點頭道：「不錯，羅某身爲總寨主，爲的是『黑虎寨』基業與上千弟兄的性命，不敢跟師大俠過份親熱！」

（未完）

招式叢談

霍元甲擊敗金剛手

海雲

近代拳技最精的人就是霍元甲，相信各門派的高手都是對他極爲尊重的，不但是霍元甲本身的武功高强，還因他在精武體育會座鎮？敎授後起之秀。

現時開設武館敎授拳脚，非常之多，很少人突然走到鄰居踢盤的，但在霍元甲座鎮精武體育會敎授拳脚之際，那就不同．當時確有一部份拳師認爲他的年紀太輕，沒有資格在該地授武的，甚至有人闖進門來，迫他比武。

當時是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一〇年，十年之內，霍元甲崛起，先在上海打出名堂來，其中有些拳師看不過眼，渴望把他打倒，特別是姓祝，叫做祝得利的一個四川拳師更加不服，因爲他本人的拳脚認眞出色，打遍四川，綽號四川拳王，至於他的武功亦有特殊造詣，在拳脚當中有摔角的意味，且有特殊手法，有一個西藏高僧收他爲徒，敎他「天龍二十四掌」，以及金剛手，等閒之輩，當然不是他的對手，他在上海設館授徒，門人甚衆名氣响噹噹，但因精武會創辦之後，大部份門徒都改投精武體育館，跟霍元甲學習拳脚，他的聲望大減，同時收入也減少了許多，祝得利認爲這種演變有失體面，決心把霍元甲打倒，一雪心頭之恨。

有一日，霍元甲在精武體育會的會場之內敎授拳脚．祝得利突然闖進門來，聲勢洶洶，入門就伸出手指來，指責霍元甲奪去他的門徒，還說他的拳脚有限，一定要跟他當衆比武，見個高下。

他是個彪形大漢，指手劃脚，還沒有得到霍元甲點頭比武，已經搶攻，突然一個箭步，標馬上前，左手伸出五隻指頭來，向霍元甲兜頭抓落，右手護胸，這一招就是金剛手，希望抓住霍元甲的頭髮，向後一拋，使對方跌了一個痛快，殊不料霍元甲僅用左手，往上一揚，隨即閃身，雙手齊出，抓住他的右臂，向前一拉，要是他的馬步不穩，便會給霍元甲整個拉到，向前仆倒，有如餓狗搶屎。

霍元甲的拉力超過五百磅，照理一拉就可以把祝得利拉跌，但因祝得利發覺右手給人抓住，立刻用左手搶救，變成兩個人的手臂互相拉牢，一齊發力，雖然他勉强支持得來，但却一招就發覺到對方十分厲害，並非庸才，不敢怠慢。

霍元甲非常聰明，知道兩個人在一班門徒的面前互相拉拉扯扯，看不出高下來，索性趁着對方發力一拉之際，他立刻鬆手，站定馬步，於是，祝得利整個人向後連退七步，幾乎跌倒，憑着這一招，他就覺得對方攻勢雖然凌厲，但却太過呆鈍，放心了許多。

定眼看時，祝得利已經再度搶攻，施展關外拳法的「六路梅花」進擊，身形手法，快如閃電，左右兩臂，交义運用，有如雨點般向霍元甲要害出擊。

這種拳脚看來就像是梅花一樣，非常壯觀，一共有六路，變招極多，霍元甲看見他的拳風凌厲，手上有勁，不敢輕敵，立刻施展他最擅長的迷踪藝當中各種手法，包括搶，靠，拗，招，捲，提，彈，跨，擄，拿，擒．托，截，摔，擠，攔，共十六種變化，剛剛克制對方，兩人剛剛打個平手，看呆了他們兩派的門徒那雙眼。

一來一往，旗鼓相當，鬪了半個時辰，祝得利開始流汗，微有喘息，他知道自己的年事較高，苦纏下去，總是吃虧，求勝心切，不惜施展一招非常毒的「潛龍滅口」，打算一招擺命。

他這一招是如此施展出來的，連進兩步，一拳劈下，但却留力不發，只是劈了一半，便即由拳化掌，五指齊出，向對方咽喉揷去，他苦練過金剛手，那種功夫跟鐵砂掌，相似，眞的是五指如鐵，如果霍元甲閃避不來，給他五指抓住喉嚨，使勁一拉，喉骨盡碎，立刻窒息身亡，要是霍元甲向後閃避，他就進半步馬，鎖喉掌化爲掛捶，由臉骨打下，一拳就會把霍元甲的鼻子打扁，一招之變，可是，霍元甲的迷踪藝從來不是大門大路擋格的，不管對方採取怎樣的攻勢，如屬正面出擊，必然躲閃，一閃再閃，就閃到對方的背後，故此，潛龍滅口這一招仍然無法使祝得利得到最後勝利，反而使他發覺這一招落空，心裏更加焦躁，索性改用掃堂腿，蹲下半邊身猛掃霍元甲的下盤。

掃堂腿這一招雖然厲害，但與高手過招來說，却是不宜隨意使用的，因爲身體蹲下了半截，萬一掃不着對方，給人乘機出擊，一時無法站起來，便會吃虧，那時祝得利的處境就是如此，他一掃再掃，只見霍元甲跳開半步，忽然一招燕子凌波，飛躍到他背後來，他剛剛想站起身，霍元甲就使用迷踪藝的靠字訣，突然把身體緊貼在對方背後，用右肘的尖端向祝得利肋骨很沉重的撞擊，這一招稱做「金剛亮背」，只是一下就傷及內臟，祝得利登時口吐鮮血，跌倒在地，霍元甲立刻收手，叫他的弟子把祝得利挾着出門。這一次比武非常精彩，自此之後，沒有一個外籍的拳師斗膽再捋虎鬚了，不消說，霍元甲也就威震武林。霍元甲所學的迷踪藝是由他的父親霍恩第家傳下來的，聞說這種拳法是由宋代的燕青拳變成，故此含有靈巧閃避的意思，乘虛而入，一招取勝。

眞是可惜，霍元甲的迷踪藝至今未有正式傳授得到的門人，雖然別派亦有迷踪藝，却非霍元甲本人練習的那一種。

照武林中人估計，霍元甲的迷踪藝，似乎是誘敵發招進而閃擊的，喇嘛拳，就有這一手功夫，北方燕青拳有一派叫做「沾衣十八跌」，暗指對方的拳脚剛剛碰着他的衣角就會跌倒，這一類拳脚，就跟迷踪藝的原理相同。

新穎俠情中篇

古龍·文
盧令·圖

大地飛鷹（八）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小方卜鷹在回拉薩途中遇上陽光，結成朋友，帶他四處遊玩，欣賞布達拉宮的輝煌建築，途遇一個手裏拿着罐小虫的小孩，帶着小方往大招寺，經過羅刹女鬼神像前，小孩要小方發毒誓，不能出賣朋友，始能帶他往見一人，原來這個人就是獨孤痴，他對小方談論心劍合一，以氣馭劍之後，要小方守秘，並要小方代他十日內籌三百兩銀子送來，同時又要他殺一人，小方答應了，但要清楚他要錢的用途及殺誰人？豈料獨孤痴竟說出要他殺波娃——

是非判生死　心劍馭枯枝

（一）

▲殺搏

門外依舊有陽光遍地，屋簷下依舊有鳥語啁啾，可是生命呢？

生命是否眞的如此美好？生命中為什麼總是要有這麼多誰都無法避免的痛苦與矛盾？

小方慢慢的走出來，那孩子仍然站在屋簷下，痴痴的看着一個鳥籠，一隻鳥，也不知是山雀？還是畫眉？

「牠是我的朋友，」孩子沒有回頭看小方，這句話却無疑是對小方說的。

「我知道，」小方說：「我知道牠們都是你的朋友。」

小孩忽然嘆息，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裏忽然充滿成人的憂鬱。

「可是我對不起牠們。」

「為什麼？」

「因為我知道牠們遲早總有一天會全都死在獨孤痴的劍下，」小孩輕輕的說：「只要等到他的手可以握劍時，就一定會用牠們來試劍的。」

「你怎麼知道？」小方問。

「我父親要我養這些鳥，也是為了要用牠們來試劍的，」小孩道：「有一次他曾經一劍斬殺了十三隻飛鳥，那一天的晚上，他就死在獨孤痴的劍下。」

他雖然是個孩子，可是他的聲音裏却已有了一種無可奈何的悲傷。

這是不是因為他已瞭解，死，本來就是所有一切事的終結？

巔峯往往就是終點，一個劍客到了他的巔峯時，他的生命往往也到了終結。

這是他的幸運？還是他的不幸？

× × ×

風在樹梢，人在樹下。

小方沉默了很久，才慢慢的說：「牠們雖然是你的朋友，可是你說不定也有一天會用牠們來試劍的。」

小孩也沉默了很久，居然慢慢的點了點頭：「不錯，說不定我也會用牠們來試劍的。」

小方道：「你親眼看見他殺了你父親，明知他要殺你的朋友，你却還是收容了他。」

小孩道：「因為我也想做他們那樣的劍客。」

小方道：「總有一天，你一定也會成為他們那樣的劍客。」

小孩忽然回過頭，盯着小方道：「你呢？」

小方沒有回答。

他已走出了古樹的濃蔭，走到陽光下，他一直往前走，一直沒有回頭，因為他根本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二）

大招寺外的八角街上，有各式各樣的店鋪。

久已被油烟燻黑的陰黑店鋪裏，有來自四方，各式各樣的貨物。

豹皮，虎皮，黑貂皮，山貓皮，各種顏色的「卡契」和絲緞，高掛在貨架上，來自波斯天空的布匹和地毯，鋪滿櫃台。

從打箭爐來的茶磚堆積如山，從藏東來的麝香，從尼泊爾來的香料，藍靛，珊瑚，珍珠，銅器，從中土來的瓷器，珊瑚，琥珀，刺繡，大米，從蒙古來的皮貨和鞍貨，換定了各種此地的名產，換來了藏人的富足。

「鷹記」無疑是所有商號中最大的一家。

× × ×

——卜鷹就是貓盜？絕對是。

波娃是個魔女！從沒有任何男人能拒絕她！

——你既然已答應我，現在應該去替我殺了她！

× × ×

小方什麼都沒有想。

他既不能去問卜鷹，也不知道應該用什麼方法才能接近布達拉宮的中心，達賴活佛那所避寒的紅宮。

他只有先回到「鷹記」，他想問朱雲借三百兩銀子。

他相信朱雲一定不會拒絕。

但是朱雲還沒有等到他開口，就先告訴他：「有人在等你，已經等了很久。」

「什麼人？」小方問：「在那裏？」

「就在這裏。」

（三）

小方立刻就看見了這個人。

一個很年輕的人，臉色看來雖然有些憔悴，可是服飾華麗尊貴，態度莊重沉着，在他的族人中，他的地位無疑要比大多數人都高得多。

他是藏人，說的漢語艱澀而生硬，小方說一句，他才說一句。

「我姓方，我就是小方，」小方問：「你是不是來找我的？」

「是。」

「可是我不認得你。」

「我也不認得你，」這人盯着小方：「你也不認得我。」

小方又問：「你來找我幹什麼？」

這人忽然站起，走出了「鷹記」，走出後門才回頭：「你要知道我為什麼要找你，你就跟我來。」

× × ×

他站起來之後，小方才發覺他的身材很高大，比一般人都高得多。

外面就是拉薩最繁榮的街道，擠滿了各式各樣的行人。

他走到街道上，就像是一隻仙鶴走入了鷄羣，有很多人看見了他，臉上都立刻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向他恭敬行禮。

有些人甚至立刻就跪下去吻他的脚。

他完全沒有反應，顯然久已習慣接受別人對他的崇拜尊敬。

——這個人究竟是誰？

小方跟着他走了出來，剛走到一家販賣「酥油」和「葱泥」的食物店鋪外，剛嗅到那種也不知是香是臭，却絕對能引起人們食慾的異味時，就已經有二三十件致命的暗器，打向他的要害！

× × ×

是二十七件暗器，聽起來却只有一道風聲，看起來也只有三道光芒。

二十七件暗器，分別打向小方三處要害——咽喉，心口，腎囊。

暗器歹毒，出手更歹毒。

二十七件暗器，絕對是從同一個方向打過來的，就是從走在小方前面，那個裝飾華貴，態度高貴而且非常受人尊敬的年輕人手裏打出來的。

這麼樣高尚尊貴的人，為什麼要用如此陰狠歹毒的方法暗算一個素不相識的陌生人？

小方沒有問，也沒有被打倒。

他經歷過的兇險暗器已够多，他隨時都在保持着警覺。

暗器打來時，他已扯下剛才走過的一家店鋪門外掛着的一條波斯毛氈。

二十七件暗器，全都打在這條手工精細，織法緊密的毛氈上，沒有一件暗器能穿透毛氈。

走在小方前面的這個年輕人，既沒有回頭，也沒有停步。

小方也仍然不動聲色，回身將毛氈掛在原來的地方，又跟着這個人往前走。

兩個人繼續往前走，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 × ×

但是小方心裏並沒有他外表看來那麼平靜，因為他已看出這個人是高手，很可能就是他入藏以來，遇見的最可怕的一個對手，甚至比衞天鵬更可怕。

衞天鵬的刀雖然可怕，拔刀的動作雖然迅速正確，可是他在拔刀前，右肩總是難免要先聳起。

他的箭雖然可怕，可是他在發箭以前，一定要先彎弓。

縱然是武林中的絕頂高手，在他們發出致命的一擊前，通常都難免會有些難免會被人看出來的準備動作。

這個人却沒有。

他發出那二十七件致命的暗器時，他的頭沒有回過來，肩也沒有動，甚至連手都沒有揚起。

他手臂上的骨節，手腕上的關節，好像都能够隨意彎曲扭動，從任何人都很難想像到的部位，運用任何人都很難運用力量，發出致命的一擊，令人防不勝防。

（四）

天空澄藍，遠處積雪的山巔在藍天下隱約可見，他們已走過繁榮的街市，走入

了荒郊。

從小方現在站着的地方看過去，看不見別的人，也聽不見一點聲音。

小方唯一能看見的人，就是現在已停下來，轉過身，面對着他的人。

這個人正在用一雙充滿仇恨怨毒的眼睛盯着他，一個互相都不認得的陌生人，本來絕對不應該有這種眼色。

「我叫普松，」這個人忽然說出了自己的名字，小方從未聽過這個名字。

普松說出的第二句話更驚人。

「我來找你，」他說：「因爲我要你死！」

他說的漢語生硬冷澀，可是這個「死」字用這種口音說出來，却顯得更有決心，更有力量，更令人驚心，也更可怕。

小方嘆了口氣：「我知道你要我死，剛才我差一點就死在你手裏。」

「你是劍客，你應該明白，」普松道：「劍客要殺人，只要能殺死那個人就好，隨便用什麼手段都沒有關係。」

他用的詞句詞彙都很奇怪：「你是劍客，隨時都可以殺人，隨時都可以被人殺，你殺了人，你不會怪你自己，你被人殺，也不應該怪別人。」

小方苦笑。

「你怎麼知道我是劍客？」

「我不認得你，但是我聽人說過你，你是中土有名的劍客，」普松的態度嚴肅莊重，絕沒有絲毫輕佻譏削之意。

他慢慢的接着說：「你是劍客，劍客的劍，就像是人的手，每個人的手都應該在手上，每個劍客的劍都應該在身上，可是你沒有。」

劍客的劍，就像是人的手。

普松說的話雖然艱澀難懂，但是誰也不能不承認他說的很有道理。

「你練的是劍，你殺人用劍，」普松道：「我不練劍，我殺人不用劍，我用手就能殺人。」

他伸出了他的手。

他的手伸出來時，還是一隻很普通的手，忽然間他的手心就已變爲赤紅，紅如夕陽，紅如鮮血，紅如火焰。

普松慢慢的接着說：「我還有手，你却沒有劍，所以我不會死，我要你死！」

× × ×

小方從未聽過任何人能將這個「死」字說得如此尖酷沉鬱。

這是不是因爲他自己心裏已感覺到死的陰影？

他爲什麼要殺小方？

是他自己要殺小方？還是受別人派來的？

以他的武功和氣質，絕不可能做衞天鵬那些人的屬下。

他自己根本未見過小方，也不可能和小方有什麼勢必要用「死」來解決的恩怨仇恨。

這些問題小方都想不通，小方只看出了一點。

這個人的掌力雄厚邪異，如果不是傳說中「密宗大手印」那一類功夫，想必也很接近。

這種掌力絕不是小方能够用肉掌抵抗的。

他的劍不在他身邊，因爲他從未想到在這陌生的地方也有必需用劍的時候。

他能用什麼對付普松這一雙血掌？

（五）

陽光普照的大地，忽然充滿殺機，在死亡陰影下，連陽光都變得陰森黯淡了。

普松向小方進逼。

他的脚步緩慢而沉穩

有種人只要一下定決心開始行動，就沒有人能讓他停下來。

普松無疑是這種人。

他已下定決心，決心要小方死在他掌下，他心中的陰影只有「死」才能驅散。

× × ×

小方一步步向後退。

他無法對付普松的這一雙手掌，他只有退，退到無路可退時爲止。

現在他已無路可退。

他已退到一株枯樹下，枯樹阻斷了他的退路，樹已枯死，人也將死。

就在這一殺那間，他心裏忽然閃出了一絲靈機——在生死將分的這一刹那間，本就是人類思想最敏銳的時候。

他忽然想起了獨孤痴的話？

——你掌中縱然握有吹毛斷髮的利器，但是你的心中若是無劍，你掌中的利劍也只不過是塊廢鐵而已。

這是劍術中至高至深的道理，這道理如果用另一種方法解釋，也同樣可存在。

——你掌中雖然無劍，但是你的心中如果有劍，縱然是一塊廢鐵，也可以變成殺人的利器。

人已逼近。

× × ×

普松忽然發出低吼如獅，全身的衣衫忽然無風而動，震盪而起。

他已振起了全力，作致命的一擊。

他的血掌已擊出。

就在這一刹那間，小方忽然反手拗斷了一根枯枝，斜斜的刺了出去。

在這一刹那間，這根枯枝已不是枯枝，已經變成了一柄劍。

無堅不摧的殺人利劍。

因爲他心裏也沒有將這根枯枝當作枯枝，也已將它當作了一柄劍，全心全意的將它當作了一柄劍，他的全身精氣都已貫注在這柄劍上。

這一劍看來雖然空靈縹渺虛無，可是他一劍刺出，普松的血掌竟已被洞穿。

他的手乘勢往前一逆，他的「劍」又刺入了普松的眼。

普松的血掌竟被這一根枯枝釘在自己的眼睛上！

× × ×

鮮血飛濺，人已倒下，一倒下就不再動。

等到有風吹過的時候，小方才發覺自己的衣衫都已濕透。

他自己也想不到他這一柄劍有這樣的威力，因爲這一劍並不是用他的手刺出的，而是用心刺出的。

在這一劍刺出的那一刹那間，他的心，他的手，他的人，已完全和他的劍溶爲一體。

在這一刹那間，他的精氣貫通，人神

交會，他把握住這一刹那，刺出了必殺必勝的一劍。

這就是「心劍」的精義。

（六）

但是普松並沒有死。

小方忽然聽見他在喃喃自語，彷彿在呼喚着一個人的名字。

「波娃……波娃……」

小方的心抽緊，立刻俯下身來，用力抓起了普松的衣襟，問道：「是不是波娃要你來殺我的？」他的聲音嘶啞：「是不是？」

普松眼睛裏一片虛空，喃喃的說：「她要我帶你去見她，我不能帶你去見她，我寧可死。」

他用的詞句本來就很艱澀難解：「我不能要你死，我自己死，等我死了，你才能去見她，我活着的時候，誰也不能把他搶走。」

小方的手放鬆了。

他忽然瞭解普松心裏的陰影是怎麼會存在的。

只有最強烈痛苦的愛，才能帶來如此沉鬱的陰影。

同樣的痛苦，同樣的愛，同樣的強烈，使得小方忽然對這個人生出種說不出的憐憫哀傷。

普松忽然從心的最深處吐出口氣：「我已將死，你可以去了。」

他掙扎着，拉開剛才已經被小方抓鬆了的衣襟，露出了裏面的黃色袈裟。

直到此刻，小方看出他是個僧人。

看他的氣度和別人對他的尊敬，他無疑是位地位極尊重的喇嘛。

但是他也像其他那些凡俗的人一樣，也寧願爲一個女人而死。

——她不是女人，她是個魔女，沒有任何男人能拒絕她。

小方的心在刺痛。

「你要我到那裏去？」

普松從貼身的袈裟裏，拿出個金佛。

「你到布達拉宮去，帶着我的護身佛去，去求見『噶倫喇嘛』，就說我……我已經解脫了。」

× × ×

這就是他說的最後一句話。

他心中的陰影只有死才能驅散，他心中的痛苦只有死才能解脫。

——他是不是眞的已解脫了？他死時心中是否已眞的恢復了昔日的寧靜？

這問題有誰能回答？

× × ×

他把這問題留給了小方。（本章終）

▲高僧的賭約

（一）

「噶倫喇嘛」是在雄奇瑰麗的布達拉宮中，一個陰暗的禪房中接見小方的。

在這古老而神秘的宗教傳統中，噶倫喇嘛不僅是位深通佛理的高僧，也是治理萬民的大吏，他的地位僅次於他們的活佛達賴。

但是他的人却像是這間禪房一樣，顯得說不出陰暗衰老，暮氣沉沉。

小方想不到這麼容易就能見到他，更想不到他居然是個這麼樣的人。

他盤膝坐在一張古老破舊的禪床上，默默的接過了小方交給他的金佛，默默的聽小方說出了來意，滿佈皺紋的瘦臉上，始終帶着種正在深思的表情，却又彷彿全無表情，因他的思想已不能打動他的心。

「我明白你的意思。」等小方說完後，噶倫喇嘛才開口：「我也知道普松的痛苦只有死才能解脫。」

他的聲音衰弱緩慢遲鈍，說出的漢語却極流利準確：「我只問你，是不是你殺了他的？」

「是，」小方道：「我不能不殺他，當時我根本沒有選擇的餘地，他不死，我就要死。」

「我相信你，我看得出你是個誠實的人，」噶倫喇嘛道：「你還年輕，你當然不想死。」

他用一雙暗淡的眼睛凝視着小方，「所以你也不該來的。」

小方忍不住要問：「爲什麼？」

「你知不知道普松爲什麼要來？」

「他要我來見波娃。」

「你錯了，」噶倫喇嘛淡淡的說：「我們的教義和中土不同，我們不戒殺生，因爲不殺生就不能降魔，我們對付妖魔罪人叛徒仇敵的方法就只有一種，同樣的一種。」

「那一種？」

「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噶倫喇嘛的態度還是很平靜：「我們相信這是唯一的有效的一種方法，自古以來就只有這一種。」

他慢慢的接着道：「所以現在你已經應該明白，普松要你來，只不過因爲他知道我一定會殺了你替他復仇的。」

小方沉默。

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普松無論是死是活，都不願讓他見到波娃。

噶倫喇嘛仍在凝視着他，眼色還是那麼溫和，但却忽然說出了一句比刀鋒更尖銳的話。

× × ×

他忽然問小方：「你信不信我在舉手間就能殺了你？」

小方拒絕回答。

他不信，但是他已經歷過太多令人無法置信的事。

在這神秘而陌生的國土上，在這神秘而莊嚴的宮殿裏，面對着這麼樣一位神秘的高僧，有很多他本來絕不相信的事現在他已不能不信。

噶倫喇嘛又道：「牆上有劍，你不妨解下來。」

小方回過頭，就看到牆上懸掛着一柄塵封已久的古劍。

他解下了這柄劍。

形式奇古的長劍，份量極沉重，靑銅劍鍔和劍鞘呑口上已生綠銹，看來並不像是柄利器。

噶倫喇嘛道：「你爲什麼不拔出來看看？」

小方拔劍。

劍身彷彿也已銹住，第一次他竟沒有拔出來，第二次他再用力，忽然間，「嗆啷」一聲龍吟，長劍脫鞘而出，陰暗的禪房裏立刻佈滿森森劍氣，連噶倫喇嘛的鬢

眉都被映綠。

小方忍不住脫口而呼：「好劍！」

「這的確是柄好劍，」噶倫喇嘛道：「你能殺普松，練劍至少已有十年，應該能看出這是什麼劍？」

這是柄很奇怪的劍，份量本來極重，可是劍鋒離劍鞘後，握在手裏，又彷彿忽然變得極輕，劍鋒本來色如古松的樹幹，劍光却是碧綠色的，就像是青翠的松針。

小方試探着道：「這是不是春秋戰國時第一高人赤松子的佩劍？」

「是的，這柄劍就是赤松，」噶倫喇嘛道：「雖然沒有列入當世七柄名劍中，只因爲世人多半以爲它已被沉埋。」

「可是故老相傳，赤松的光芒本該紅如夕陽，現在爲什麼是碧綠色的？」

「因爲他已有十九年未飮人血了，」噶倫喇嘛道：「殺人無算的利器神兵，若是多年未飮人血，不但光芒會變色，而且會漸漸失去它的鋒芒，甚至會漸漸變爲凡鐵。」

「現在它是不是已經到了要渴飮人血的時候？」小方問。

「是的。」

「飮誰的血？」小方握緊劍柄。

「我的血，」噶倫喇嘛道：「佛祖能捨身喂鷹，爲了這種神兵利器，我爲何不能捨棄這副臭皮囊？」

他的聲音和態度都完全沒有變化，看來還是那麼衰弱溫和平靜。

小方握劍的手放鬆了：「你要我用這柄劍殺了你？」

「是的。」

「你本來要殺我的，」小方問：「現在爲什麼要我殺你？」

噶倫喇嘛淡淡的說：「我已是個老人，久已將生死看得很淡，我若殺了你，絕不會爲你悲傷，你若殺了我，我也不會怪你。」

他說的話中彷彿另有深意：「所以我不妨殺了你，你也不妨殺了我。」

小方又問：「你的意思是不是說，我能殺你，就不妨殺了你，不能殺你，就得死在你的手裏？」

噶倫喇嘛不再回答，這問題根本不必回答。

小方握劍的手又握緊。

噶倫喇嘛忽然嘆了口氣，喃喃道：「艮機一失，永不再來，再想回頭，就已萬刦不復了。」

說完了這句話，他就閉上了眼睛，連看都不再看小方一眼。

小方却不能不看他。

他的確已是個老人，的確已不再將生死放在心上，對他來說，死已不再是個悲劇，因爲世上已沒有任何事能傷害他，連死都不能。」

小方輕輕吐出口氣，一劍刺了出去！

× × ×

這一劍刺的是心臟。

小方確信自己的出手絕對準確，刺的絕對是在一刹那間就可也制人於死的部份，他不想讓這位高僧臨死前再受痛苦。

想不到他這一劍竟刺空了。

他明明看見噶倫喇嘛一直都靜靜的坐在那裏，明明已避不開他這一劍。

可是他這一劍偏偏刺空了！

（二）

噶倫喇嘛確實沒有動，絕對沒有動。

他的身子還是坐在原來的地方，兩條腿還是盤着膝，他的臉還是在那一片陰影裏，眼睛還是閉着的。

可是就在劍鋒刺來的這一刹那間，他的心臟的部位忽然移開了九寸。

他全身都沒有動，就只這一個部位忽然移開了九寸。

在這一刹那間，他身上這一部份就像是忽然跟他的身子脫離了。

劍鋒只差半寸就可以刺入他的心臟，可是這半寸就已遠隔人天，遠隔生死，雖然只差半寸，却已遠如千千萬萬里之外，可望而不可及的花樹雲山。

一劍刺空，小方的心也好像忽然一脚踏空，落入了萬刦不復的深淵。

噶倫喇嘛已伸出手，以姆指扣中指，以中指輕彈劍鋒。

「錚」的一聲，火星四激。

小方只覺得虎口一陣劇震，長劍已脫手飛出，「奪」的一聲，釘入了屋頂。

屋頂上有塵埃落下，落在他身上，一粒粒微塵，就像是一柄鐵錘。

他已被打得不能動。

噶倫喇嘛終於又張開眼，看着他，眼色還是同樣溫和陰暗。

他又問小方：「現在你是不是已經相信我在擧手間就能殺了你？」

小方已經不能不信。

他已發現這衰老的的僧人，才是他這一生中所遇見的第一高手，不但能隨意控制自己的精氣力量，連每一寸肌肉，每一處關節都能隨意變化控制。

小方竟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被一種什麼樣的武功所擊敗的。

神秘的民族，神秘的宗教，神秘的武功，小方還能說什麼？

他只能問：「你爲什麼不殺我？」

噶倫喇嘛的回答也和他的武功同樣玄秘。

「因爲我已經知道你的來意，」噶倫喇嘛道：「你不是來看那個女人的，你是來殺她的。」

「你怎麼知道？」

「因爲你有殺氣，」噶倫喇嘛道：「只有已決心要殺人的人，才有這種殺氣，你自己雖然看不見，可是你一走入此門，我就已感覺到。」

小方不能再開口。

他整個人都已被震驚。

噶倫喇嘛又接着說下去：「我不殺你，只因爲我要你去殺了她，」他的聲音忽然變得很沉重：「只有她死，你才能生，只有她死，普松的死才有代價。」

他衰老的雙眼中忽然射出精光，忽然厲聲作獅子吼：「拔下這柄劍，用這柄劍去殺了她！用那魔女的血來飮飽此劍！」

噶倫喇嘛厲聲道：「你一定要切切牢記，這次艮機再失，就眞的要永淪苦獄，萬刦不復了。」

× × ×

這不是要求，也不是命令，這是個賭約。

高僧的賭約。

——你能殺她，你才能生，否則你縱然活着，也與死無異。

這位神秘的高僧非但看出了小方的殺氣，也看透了小方的心。

所以他與小方訂下這個賭約，只有高僧才能訂下的賭約。

這也是一位高僧的苦心。

× × ×

小方是不是眞的有決心去殺波娃？能不能忍心下得了手？

（本章終）

▲愛恨生死一綫

（一）

小方是眞的已下了決心要來殺波娃。

獨孤痴和普松都絕對不是會說謊的人，說出來的話絕不會絲毫虛假。

他們已經證實了波娃是個什麼樣的女人，小方不能不信，所以也不能再讓她活下去，否則又不知有多少男人要毀在她手裏？

現在他已經面對波娃。

他的掌中有劍，劍鋒距離她的心臟並不遠，只要他一劍刺出，所有的愛憎恩怨煩惱痛苦就會全都結束了，就算他還是忘不了她，日子久了，也必將漸漸變得淡如烟雲，無迹可尋。

但是這一劍他偏偏刺不下去。

× × ×

日色已漸漸西沉。

波娃也像那神秘的高僧一樣，靜靜的坐在一片慘淡的陰影裏。

她看見小方進來，看見他手裏提着劍，她當然也能看得出他的來意。

殺氣雖然無聲無影無形，却是絕對沒法子可以隱藏的。

如果她還想分辯解說，還想用那種嬌楚柔弱的態度來挑起小方的舊情，小方這一劍必定早已刺了出去。

如果她一見小方就投懷送抱，宛轉承歡，小方也必定已經殺了她。

可是她沒有這麼做。

她只是靜靜的坐在那裏，凝視着小方，過了很久，才輕輕嘆了口氣。

「想不到你居然還沒有死。」

她第一句說的就是眞話：「我要普松去找你，並不是爲了要你來看我，而是爲了要你的命。」

小方踱着，等着她說下去。

眞話雖然傷人，却沒有被人欺騙時那種痛苦。

「我知道普松一定不會讓你來見我，一定會殺你，」波娃道：「如果他不能殺你，就必將死在你手裏。」

她淡淡的接着道：「他死了之後，你一定會來，噶倫喇嘛一定會殺了你替他報仇的，他們的關係，就像是父子一般的親密。」

這也是眞話。

她已將每一種可能都計算過，她的計劃本來是會成功的。

波娃又嘆了口氣：「現在我才知道，我還是算錯了一點。」波娃說：「噶倫喇嘛遠比我想像中更精明，更厲害，居然能看穿我的用心。」

她又解釋：「他平時從來沒有理會我和普松的事，所以我才會低估他，現在我才知道，他一直都痛恨在心，寧可放過你，也絕不會讓我稱心如願的。」

小方又沉默了很久才問：「你爲什麼要告訴我這些事？」

「因爲我不想再騙你了。」

她聲音裏忽然露出了一點淡淡的哀傷：「你也不必再問我對你究竟是眞是假，因爲你是我的仇敵，我只有殺了你。」

小方也記得說過同樣的話。

敵友之間，絕沒有選擇的餘地，不是朋友，就是敵人，不是你死，就是我死！

波娃又道：「所以你隨時都可以殺了我，我絕不怪你。」

× × ×

小方下不了手。

不是不忍下手，是根本不能下手！

因爲他根本不知道這件事究竟是誰對誰錯？誰是誰非？

如果卜鷹的是貓盜，如果波娃是爲了捕盜而做這些事的，有誰能說她錯？

爲了達到目的，卜鷹豈非也同樣做過一些不擇手段的事？

獨孤痴是劍客，劍客本無情，普松已出家爲僧，更不應該惹上了情孽，就算他們是被他欺騙了，也只能說他們是咎由自取。

小方沒有想到他自己。

每到這種生與死，是與非的重要分際着，他常常都會忘記他自己。

波娃凝視着他。

「你殺我也好，不殺我也好，我都不勉强你，」波娃道：「但是有一件事我一定要提醒你。」

「什麼事？」

「你不殺我，有人就要殺你，」波娃道：「我若不死，你一走出這間禪房，就必定死在噶倫的劍下。」

「我知道。」小方說。

說出了這三個字，他就頭也不回的走了出去。

× × ×

愛與恨，是與非，生與死，本來就像是刀鋒劍刄，在分別上，只不過在一綫間而已。

小方走出了禪房，就看見噶倫喇嘛已經在外面的小院中等着他。

（二）

日色漸暗，風漸冷。

噶倫喇嘛就站在一棵古樹下，風動古樹，大地不動。

這位高僧也沒有動。

他看來雖然還是那麼枯瘦衰弱，但是他的安忍已到靜如大地。

唯一的一點變化是，當他看到小方時，眼睛裏彷彿也露出一抹憐憫和哀傷。

這是不是因爲他早已算準小方是絕對下不了手的。

× × ×

小方掌中仍有劍，劍光仍然是碧綠色的。

噶倫喇嘛看着他手裏的劍，淡淡的說：「名劍如艮駒，艮駒擇主，劍也一樣，你不能善用它，它就不是你的。」

「這柄劍本來就不是我的，是你的。」小方說。

噶倫喇嘛慢慢的伸出手，「不是你的

，你就該還給我。」

小方絲毫沒有猶疑，就將這柄劍還給了他。

× × ×

這柄劍的鋒利，絕不在他的意料之下，如果他掌中握有這樣的利器，未必絕對不是噶倫的敵手。

但他却彷彿完全沒有想到這一點，完全沒有想到噶倫要他交還這柄劍，就是為了要用這柄劍殺他的。

他也沒有……

× × ×

夕陽已隱沒在高聳的城堡與連綿的雉堞後，只剩下慘碧色的劍光在暮色滄茫中閃動。

噶倫喇嘛忽然長長嘆息：「你本來也是個優秀的年青人，就好像普松一樣，只可惜現在你也死了，我縱然不殺你，你也已和死人全無分別。」

他抬起頭，凝視小方：「現在你還有什麼話好說？」

小方立刻道：「有，我還有話說，還有事要問你。」

噶倫道：「什麼事？」

小方逼視着他！一個字一個字的說：「你恨波娃，恨她毀了你最親近的人，你也恨你自己，就因為你完全不能阻止這件事。」

他忽然提高聲音，厲聲地問道：「你為什麼不阻止他們？為什麼還要把她留在這裏？為什麼不親手殺了她？你究竟怕什麼？」

噶倫喇嘛沒有回答，沒有開口，掌中的劍光却閃動得更劇烈。

難道他的手在抖？世上還有什麼事可以使這位高僧驚震顫抖？

小方的話鋒更逼人：「你明明可以阻止這件事發生的，那麼普松根本就不會死，你心裏一定隱藏着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所以非但不敢去殺波娃，甚至連見都不敢去見他。」

噶倫忽然開口。「你是不是要我去殺了她？」他問小方：「如果我要殺你，是不是應該去殺了她？」

「是，」小方的回答直接明確。

他並不想要波娃死，可是他自己也不想死，他出了個難題給噶倫。

他確信噶倫也跟他一樣，絕不會對波娃下手的，否則波娃早已死了無數次。

但是這次他又錯了。

他剛說了那個「是」字，噶倫瘦弱的身子已像是一陣清風般從他面前掠過去，掠入了那間禪房。

等他跟進去時，噶倫掌中那柄慘碧色的長劍，劍鋒已在波娃咽喉上。

（三）

劍光照綠了波娃的臉，她的臉上並沒有一點驚慌恐懼的表情。

她不信噶倫會下手。

「你想幹什麼？」波娃淡淡的問：「難道你想來殺我？難道你忘記了我是什麼人？忘記了我們之間之密約？」

「我沒有忘。」

「那麼你就該知道，你若殺了我，不但必將後悔終生，你的罪孽也永遠沒法子洗得清了。」

波娃說得很肯定，肯定得令人不能不吃驚。

她究竟是什麼人？

一個魔女和一個高僧間，會有什麼秘密的約定？約定的是什麼事？

小方想不通，也不能相信。

可是噶倫喇嘛自己並沒有否認。

「我知道我不能殺你的，但是我寧可永淪魔刦，也要殺了你。」

「為什麼？」

「因為普松是我的兒子，」噶倫道：「我二十八年前，也遇到過一個像你這樣的女人。」

× × ×

波娃的臉色變了。

她並不是因為聽見了這秘密而吃驚，而是因為她知道噶倫喇嘛既然肯將這秘密告訴她。就一定已經下了決心要置她於死地。

小方的臉色也變了。

他也看出了這一點，他不但驚訝，而且悔恨，因為噶倫的殺機，是被他逼出來的。

他絕不能眼看着波娃因他而死。

× × ×

這一劍還未刺下，小方已撲過去，右手猛切噶倫的後頸，左手急扣他握劍的手腕脈門。

噶倫沒有回頭。

他以左手握劍，他的右臂關節忽然扭曲反轉，反手打小方的腰。

任何人都絕對不能想到一個人的手臂竟能在這種部位扭轉，從這種方向打過來的。

小方也想不到。

他看見噶倫的手臂扭轉時，他的人已被擊倒。

劍鋒距離波娃的咽喉已不及兩寸。

噶倫這一劍刺得很慢，抑制多年的情感和愛心忽然湧發，他對波娃的仇恨也遠比別人恨得更深。

他要看着這個毀了他兒子的魔女慢慢的死在他的劍下。

現在已經再沒有人能挽回波娃的性命了。

小方幾乎已不忍再看，想不到就在這一剎那間，他忽然又看見了一道劍光閃電般飛來，直刺噶倫後頸上的大血管。

這一劍來得太快，刺得太準。

噶倫不得不救。

他的劍反手前去，迎上了這道凌空飛擊的劍光，雙劍相擊，聲如龍吟，飛激出的火星，就像是黑夜時放出的烟花。

接着，又是「奪」的一聲響，一柄劍斜斜的釘入了橫樑。

只有劍，沒有人。

這一劍竟是被人脫手飛擲出來的，人還在禪房外，脫手擲出一劍，竟有這種聲勢，這種速度，噶倫雖然還未見到這個人，已經知道他的可恨。

小方却已猜出這個人是誰了，雖然他從未想到這個人會來救波娃，但是他認得這柄劍。

斜挿在橫樑上的劍，赫然竟是他的「魔眼」。

（本章終・全文未完）

俠艷奇情中篇故事

司馬紫烟・文
盧令・圖

紅粉金剛（十九）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南宮俊和東方英帶着西門姣姣等人向徐州趕去，途中南宮俊為西門姣姣作導神歸本治療，快到徐州時，路上忽遇上一位老嫗跌在路中擋住了去路，原來此人乃瑯琊十八魔的頭子辛老大，瑯琊十八魔一行人是被紅粉金剛高價收買，僱來企圖殺死南宮俊和西門姣姣西門巧三人，目的想使東方英重歸紅粉金剛，瑯琊十八魔利用忘憂散把東方英等人迷住，南宮俊幸發覺得早，他連忙運用閉氣之法，迨恢復正常後南宮俊復出並迫李十八交出解藥，之後南宮俊和瑯琊十八魔的風七及馬十兒等人展開激烈的搏殺——

篷車遭困繞　獨力戰瑯琊

寒光乍斂，南宮俊又提着軟綿綿的劍對着風七。

風七已大驚失色，她看出南宮俊的武功太高，比她高出很多，若真要動手不出二十招，她也一定落敗，想想只有挺了道：「南宮俊，你再殺了我也救不了她們兩個。」

她的七首仍然抵在兩女的喉間，南宮俊笑笑道：「我並不想殺你，否則剛才就不會留下馬十兒？」

「什麼，馬十兒還沒有死？你沒殺了他？」

南宮俊一笑道：「我只削了他的頭髮，連皮都沒傷他一點，他是自己嚇昏過去了，你們身為殺手，還是很怕死。」

說着在馬十兒的脚心湧泉穴處輕輕地踢了一下，馬十兒一聲呻吟，慢慢地坐了起來，伸手摸摸自己的光頭道：「我……的頭還在脖子上，我這莫不是已得到了陰間。」

看來他真是絲毫無傷，這一來風七火就大了，破口大罵道：「媽的，馬十兒，你別躺在地上丟人了……」

就是說這句話的工夫，南宮俊輕輕一嘯，那兩匹通靈的寶駒及時作了反應，雙雙把牠們的長尾一捲一摔。

風七驟覺背後勁風掃來，以為有人偷襲，本能的用執拿七首的手刺向後面，身子也側了過來。

等她雙手刺去，發覺不對時，忙又回頭去看南宮俊，還好，南宮俊只是站在那兒沒過來，她心中一寬！

在她發覺突鬆的時候，腰上如受重挫，把她的人打得飛了起來，直向兩丈多外的山坡上落去！

雖然痛澈心骨，她居然還能咬牙撐住，在空中翻身雙脚落地，定眼看去，却氣得她差點沒吐血。

原來攻擊她的竟是南宮俊所騎的那匹大黑馬。

居然叫一頭畜牲給算了，風七實在難以忍下這口氣，厲叱一聲，作勢又要往黑馬衝去，可是兩匹馬都已慢慢地踱到南宮俊身邊去了，南宮俊把馬身上的每個人都看了一下，試試鼻息脈搏，然後以迅速無比的手法在每個人的口中塞下了兩粒解藥，才笑向風七道：「你別不服氣，我把人移下來，叫任何一頭馬再跟你鬥，你都勝不了。」

風七的腰眼上挨了的一腳已震動了氣血，尚在胸中翻騰不已；見狀自是不捨，但是又無法追去殺人了，無可奈何之下，只有把手中的七首擲了出去，襲向兩個女孩子。

這是個很惡毒的做法，因爲兩個人都還俯身伏在馬上，空出的背是很容易受攻擊的目標，她們自己無法行動，完全沒有抵抗的能力，而兩匹馬距離頗遠，南宮俊一個人救援不及，最多只能救下一個人！

風七是個很精於計算的人，而且往往是在緊急中能想出方法來，祇是這一次，她想出來的辦法實在是很不妙，因爲她的對手是南宮俊，是個比她高明的人，所以她的妙法也就不妙了！方法的妙與不妙，是根據對象而定的。

南宮俊一審定七首的去勢後，在兩匹馬的後股上各拍出一掌，這一掌拍得頗重，而且還有推送的力量，馬兒受擊之後，急躍而前。一下子就衝出了兩三丈，自然而然地避開了兩枚匕首，噹噹兩聲，匕首墮地作響，風七的反應的確够快，她擲出匕首的同時，身形已經挺起向下逃去。

三個起步，她估計最少已衝出了十來二十丈，才略略回頭看看情形，却看見了南宮俊就緊貼在她身後。

雖然又衝出了兩步，她很快就停下了，因爲她知道南宮俊的身法太快，她絕對無法逃得了的。

果然身形落定，南宮俊已經站在她伸手可及的地方，出乎本能的，她戳了兩指，襲向南宮俊的胸前。

南宮俊一伸手就抓住了她的手指，淡笑道：「妳還有兩個同伴在這兒，就想丟下他們走了！」

風七的眼珠轉了一轉，笑道：「我是個女人，女人多半很少講義氣的，在危急時往往先想到自己，只有對自己的丈夫或者子女，才會有不顧一切，拚命犧牲的勇氣，他們兩個人既不是我丈夫，又不是我兒子，我當然管不了。」

她一面說話，一面在尋思脫身或者偷襲的機會與方法，所以故意說了一大堆，想分散南宮俊的注意。

臨危而不亂，這女人的確是個狠角色，南宮俊却並沒有放鬆她的手指，笑笑道：「妳嫁了沒有？」

「我！十年前就嫁了，只是我那漢子死得早，害得我一個女人家，還要出來拋頭露面，替人當殺手。」

南宮俊笑道：「那還好，妳雖然已嫁，却是守寡的身份，因此妳斷了兩個手指，還不至於影響妳的終身。」

風七還沒聽清，略頓一頓後，倒是明白了，急叫道：「你要幹什麼？不行，你不能弄斷我的手指。」

她用力往後一奪，居然把手指由南宮俊的掌握中脫了出來，正自慶幸，却聽得南宮俊一笑道：「妳實在太惡毒了，照妳的心性而言，我眞該殺了妳，可是我本着上天好生之德，只取妳兩根手指，那已經够客氣的了！」

風七一聽話中有話，連忙舉起奪回的右手，搖動那兩根手指，雖然仍能够動，却顯得很僵硬，甚至於已經無法彎曲，不禁大驚失色，再搖了兩下，她才知道自己的右手已經報廢了，不僅無法再彎曲，而且也不能使勁了。

她的眼中射出了厲光，瞪視着南宮俊，半天，才跳着脚大聲叫駡道：「南宮俊，你不是人，你跟老娘有什麼過不去的，要這麼坑人法！」

因爲這是右手的食指與中指，也是最得用的兩根手指，缺了這兩根手指，雖不至於全殘，也都差不了太多了。

所以風七才如此傷心，南宮俊却笑道：「我只廢了妳兩根手指，使妳今後使用兵器及暗器時不太方便，減少你作惡殺人的本事，讓你安安份份地做人，說不定還可以好好地活到餘年，如果你們這樣作惡下去，總有一天會送掉性命的，望你善體我的這片心意，回去好好反省一下，勸勸你的同伴，改過自新，如果下次我再碰上你們不改舊業，對你們就絕不客氣了！」

風七縱然一千個不服，可是南宮俊的逼視下，也不敢再倔強了，她知道自己的武功還是差人一大截，對方既有放過自己的意思，就不必自己再去找死了。

南宮俊則已走向馬十兒去，他還在摸着自己的頭皮發怔，既不站起來，也沒做什麼，看見南宮俊過來，臉上立刻現出了恐懼之色，南宮俊笑笑道：「你放心，我如果要殺你，剛才就不會只取你的頭髮以代首了！」

馬十兒道：「少主這份人情，馬十兒記住就是。」

南宮俊一笑道：「我也不要你記住什麼人情，這份人情你立刻就可以還給我，不必留諸他日。」

馬十兒忙道：「少主如果是要我說出主使的人，那很抱歉，即使我以後不幹這一行了，我也不能壞了規矩。」

南宮俊道：「我不想知道那些，只有一件小事情要麻煩你，就是替我駕車子，把人送到徐州去。」

馬十兒道：「這是應該的，我們殺死了少主的車夫，理應爲少主效勞的，還有別的事嗎？」

「有的！你們殺了這個車夫，人已死了，而且你們也有一個人抵了命，我不再追究了，可是這輛車子，你到了徐州後，應該趕回原地，找到那個車夫的家人，還給他們，而且還要對他們以後的生活作個安排？」

馬十兒道：「這也可以做到的，少主可以放心？」

南宮俊道：「我沒有什麼不放心的，

我已經知道了你們瑯琊十八魔，以南宮世家的力量，絕對找得到你們的，如果你失了約，我再找到你時，那就很難說了！」

馬十兒道：「少主，那怕我們以後跟你仍然是敵人，你交付的這件事，我也一定做得到！」

南宮俊道：「好！我看你是條漢子，也不再多說了！」

他把西門姣姣，西門巧跟東方英都送到車上，自己騎了一匹馬，牽着東方英的霹靂火道：「我們走吧！」

風七忍着手痛，跑步要想解開李十八的穴道，却一直解不開，不禁叫道：「南宮俊，你把他解開了再走！」

南宮俊道：「你們兩人所以能不死，就因爲你們還能守着一點江湖道理，阻止了李十八對東方姑娘的無禮，至於那個傢伙，實在是死有餘辜的，不可原諒！」

風七道：「南宮俊，殺人不過頭點地，你認爲他該死，殺了他也沒話說，却不能叫他這麼不死不活，何況也沒有對東方英怎麼樣，這未免太過份了吧！」

南宮俊一笑道：「死罪雖恕，活罪難饒，叫他受一下罪吧，等馬十兒回來時，我會把解穴的手法敎給他！」

風七怔一道：「那要等多久？」

南宮俊笑道：「快則半天，最慢也不過是明天。」

風七道：「等到那個時候，穴道解了還來得及嗎？」

南宮俊道：「再等六個時辰也來得及，我用的手法是獨家的，別人解不了，所以我出手時，都會少留分寸，以防萬一不能及時施救時，不致有性命之虞。」

風七道：「這我知道，可是躭誤的時間一久，氣血淤塞，縱然解得穴道，也將引致肢體僵硬。」

南宮俊道「「那是必然的，就是現在解開他的穴道，他臂上的主脈已經受阻，可以像平時運轉，却不能過份用力，不能再掄刀使劍了。」

風七大驚道：「什麼，那不等於廢了他的武功了，南宮俊，你還不如一刀殺死他好得多呢！」

南宮俊沉聲道：「以這傢伙的存心以及行事的手段，我殺了他並不爲過，只是我本着好生之德，才留下他一條性命，而且我也沒有廢了他的武功，只是封住了他的穴道而已，他仍然有兩個方法可以恢復的！」

「什麼方法？」風七連忙問了，問完又覺得太傻，她想着南宮俊既然封了他的穴道，絕不會告訴解穴之法的。

那知道南宮俊居然說了道：「一個方法是從今天開始，每天靜坐四個時辰，不受任何打擾，徐徐以內氣叩穴，如此有二十年的光景，不僅阻穴可通，而且還能使功力倍增，因爲在靜坐的時間內，未受阻的經脈也得到了鍛鍊，在不知不覺中，功力大進！」

風七道：「二十年，每天靜坐四個時辰，那比什麼都要累，他除了打坐之外，什麼也別想做了！」

南宮俊道：「前十年如此，後十年成了習慣，不但不見累，而且坐後精神倍增，連睡覺都可以免了！」

「你怎麼知道的！」風七開口問，問完又覺得不妥，這種口氣，絕難得到回答的，可是南宮俊却仍然心平氣和地回答道：「我知道，因爲我試過，只不過我不必運氣衝穴，所以省了一半時間，十年而有成！」

風七道：「二十年後，他幾歲了，縱使功力倍增，又有什麼用，你這個方法分明是存心磨人！」

南宮俊道：「做下這二十年的功夫，很可能會作成他五十年的平安健康，若能從此息爭止殺，百歲可期，算了……這種道理，你們這種人不會懂的，你若是嫌長，有個快捷的方法，大概一年半載就可以恢復了！」

「什麼方法，這倒是可以一試，你……肯說嗎？」

南宮俊笑道：「我既然說了，自然無意藏私，第二個方法很簡單，就是找個練過武功，跟他差不多的人，每天用一個時辰，以內力助他衝穴，這樣連續一個月，約莫可以恢復一成，連續十個月，大概就行了……」

風七冷笑道：「一個月下來，那個助他行功的人，功力至少要減退一成到兩成，這個辦法更行不通！」

南宮俊笑道：「你們瑯琊十八魔中難道連這點交情都沒有，其實每人一個月，十個人十個月就行了，每人所損的功力，不過一成而已，這也不算什麼呀？」

說完他策着馬，吩咐馬十兒趕了車子，向山下行去，風七在後面連聲喊叫，他都不理了。

出了小路，又要上正路，南宮俊道：「馬十兒，我想了一下，覺得又於心不忍，你就在這兒停下來吧！」

馬十兒奇怪地道：「少主你又要幹什麼？」

南宮俊道：「我想想叫李十八終生不能再用武實在太過殘忍，要你們每個人犧牲一成功力去幫助他，我想你們是不會幹的，要他自己苦練二十年，也許別人容不得他！」

馬十兒道：「減弱我們做功夫去幫助他，確是有困難，我們都是憑武功混飯吃的，減弱一成功夫，就將平增許多危險，而且這危險很可能影響到我們全體！」

南宮俊道：「你們還打算幹這種行業下去？」

馬十兒道：「南宮少主，你是自己有家有業，不知道別人的處境，我們都有一個沉重的家要負擔，既無恆產，又無家計，不幹這一行，將何以維生。」

南宮俊道：「我不信除了殺人之外，就無法生活了。」

馬十兒微嘆了一口氣：「那當然不是，可是這一行可以有很好的收入，一年幹上幾票就可以在家中安享其成了，此其一，再者，有許多的原因也促使我們無法改行，請少主見諒，我只有設法勸告大家，以後接下生意時，打聽一下對象的底細，不是該死的人不接受，這樣做或可稍稍一

贖前愆，不敢說仗義，至少爲除奸盡點心力。」

南宮俊嘆道：「反正我好話已經說過了，以後再被我碰上你們有不義之行，我就不客氣了，至於那個李十八，你現在回去，解開了他的穴道，還可以保全他的一條左臂，右臂的武功，是無法在短時內恢復了！」

說着把解穴的手法與方法告訴了他，李十八倒是非常感激地走了，南宮俊只有把馬都繫在車後，自己去駕車。

行出里許，却見一排人阻路，男男女女十四個，正是瑯琊十八魔中的其餘十四個。

當頭兩個是一老一少，老者已近花甲，少者尚僅少艾，而且是那個少婦先開口道：「南宮少主，在前面沒找到你，奴家就想到你一定不會落班兒，遲早會追了去的，所以由得他們三個傢伙自作聰明者，正好拿他們做餌，把你這條大魚釣出來，現在果然沒有算錯！」

她向車子裏看看又笑道：「你眞有本事，居然把人都救了回來，那就說明我們的三個同伴沒有命了！」

南宮俊很沉穩地道：「芳駕排行第幾，怎麼稱呼！」

少婦笑道：「好叫少主得知，奴家姓花，花十七，這是奴家的漢子，陸十二，巧得很，他今年剛好六十二歲，而奴家才十七，這紅顏白髮，實在難以成匹……」

陸十二皺眉道：「渾家，妳別惹人笑話了，廿年前妳就十七歲，十年後妳還是十七歲……」

花十七瞪眼道：「死東西，賊骨頭，奴家的生日，你從沒記住過，倒是奴家的年紀，你一點都沒少算。就算是二十七又怎麼樣，還是比你差了一大截，一朵鮮花揷在牛糞上，這個你還能不承認！」

陸十二道：「好！好！我承認，我也知道你巴不得我早死，妳好改嫁！」

花十七跳脚道：「老殺才，你眞是沒良心，奴家嫁給你之後，還要自己拋頭露面，出來賺銀子替你養拖油瓶！」

南宮俊冷冷地道：「二位這一套肉麻當有趣的無聊把戲可以停止了，你們自己不覺得嘔心嗎？」

花十七一怔怒道：「南宮俊你不是閒事管得太多了嗎？我們夫妻倆吵架拌個嘴，關你什麼事！」

南宮俊冷冷地道：「本來是不關我的事，可是你們假意在此爭吵，吸引我的注意，然後在後面偷襲我的車子！這就跟我有關係了！所以我才叫你們可停止了。」

花十七一震道：「胡說，你看見了，我們十四個人都在此，誰也沒有跑過去，你難道沒長眼睛的？」

南宮俊道：「我本來沒有看見，是忖測之詞，可是現在聽妳這一說，倒是要看看了，我背後可沒有長眼睛……」

說着正要回頭，陸十二已經發動了攻勢，一擺手中的花槍，直刺而來，口中喝道：「小子，你認命吧！」

槍勢十分勁厲，南宮俊坐在車轅上，被他一連幾槍，逼得跳了下來，撤出了腰間的佩劍，才架開了他的另一槍「毒蛇出洞」。心中不僅微震，因爲這老兒的手勁太強了，那枝塗着紅漆的槍桿，竟是純鋼鑄就的。

一般的花槍乃爲取其輕巧，除了槍尖部份用鋼鐵外，槍身部門都是用輕巧而靱性的木桿，因爲花槍比正式的長槍要短，要輕，而槍式也變化多，出手詭異！

可是陸十二這兩枝花槍全爲純鋼鑄就，份量就在百斤之外，他執在手中盤弄飛舞，輕若無物，而且兼具了棍棒斧錘的招式與長處，一時倒眞不好應付。

陸十二的招式越來越緊，南宮俊舞劍招架，竟是處在被動的情況下，無法還手，花十七見狀叫道：「這小子不怎麼樣嘛，大家一起上，聯手快剁翻了他。」

不僅自己一擺雙刀上來，連她旁邊的兩個中年漢子，也都一個手持判官筆，一個手舞單鞭合攻上來。

多了三個敵人，南宮俊反而輕鬆了，他的一枝劍守緊門戶，還能反攻回擊，因爲這三個人加進來，反而擠着了陸十二，使他有些招式揮洒不開，碍手碍脚的！

因此十幾合之後，陸十二性起吼叫道：「下去！下去！媽的，你們這一攪和，等於是帮了他忙。」

其實不用他喊，別人也有了同感，花十七道：「好！好！看你一個人狠去，死老鬼，你要是叫人宰了，可別怪老娘不關心你，見死不救，那可是你自己找的！」

然後她轉向其餘二人道：「走！咱們攻車子去！」

她撲向了馬車，而後面原先埋伏在路旁的兩個人，原是慢慢地向前掩近的，這時也突然增快了速度。

他們撲向了左邊的門，花十七跟兩個人是撲向右邊的門，他們都很快，也很狠毒，連車帘都不撩，花刀、長劍就隔着車帘刺了進去，撤回兵刃時，他們才用力一帶，把車帘也帶了來。花十七還道：「裏面怎麼沒人！」

話還沒說完，兩邊車門處冒出兩條人影，西門姣姣在左，東方英在右，一刀一劍，急攻而出，這兩個人是恨透了，出手就是殺着，寒光過處，已有三個人倒了下去。

攻向西門姣姣的兩個漢子，雙雙倒地，都是一劍穿胸而過。他們的武功並不弱，甚至於比西門姣姣還略高一點，但是因爲過份大意，認爲車上的人絕無反抗能力，尤其想不到的是李十八已經把解藥給了南宮俊。

忘憂香迷性雖烈，却沒有毒性，迷住的人，睡上一個周天後，就會慢慢地清醒，因此一般中了迷的人，也不太需要解藥，尤其是南宮俊把人都裝在車上，自己駕車，空出兩匹駿馬跟在車後，這更使他們相信人沒清醒了。

西門姣姣是恨透了這批人，所以一出手毫不留情，暴起一劍，搠向左面一個漢子的心窩，右邊的漢子一驚一呆，正想有所行動，那知道車門處地方很窄，被自己的同伴擠住了，而西門姣姣的動作又快，抽出劍來，改搠向他的心窩，只是眨眼間的事，好像是她早已決定的行動，連思考都沒有，就接着了下一步行動了。

就是這樣，兩個好手糊里糊塗的送了命。

東方英那邊倒下的是使判官筆的漢子，花十七把車帘扯落時，東方英跟着竄出，手中的刀也劈出去，是這傢伙想先上來揀個便宜，剛好趕上了攔腰一刀。

這車中兩頭母老虎出了柙，使得對方大爲恐慌，而適時南宮俊劍光突緊，在槍桿上一削，陸十二大叫大吼，雙槍抛落地下，雙手鮮血淋漓，抛下的槍身旁邊，散了一堆手指，正好是八枚，雙手除了拇指還在，其餘八枚手指都被他一劍削落下來，所以他叫完之後，又呆呆地看着南宮俊，似乎還難以相信似的。

南宮俊按劍笑道：「陸十二，如果我就是那點本事，也不够資格繼承南宮世家了，你活了這一大把年紀，怎麼還是腦筋如此簡單，認爲憑你一個人的力量就能應付我了！」

陸十二一面運功止血，一面咬牙道：「小子！你好！那麼你說，你在我面前裝腔作勢是爲了什麼？」

南宮俊用手指指車子道：「爲了讓你們撲上車子去，她們服下了解藥已經清醒了，正是一肚子火的時候，難得你們這時候湊了上來，我若是對車子不聞不問，你們一定會想到有了準備，所以我必須對車子表示十分關切，然後又必須要裝着被你們絆住身子，所以我選了這個陸十二爲對象，你的花槍也着實了得，雙膀子的勁力更是驚人，讓他絆住我你們不會起疑！」

陸十二倒是沉得住氣的，冷冷地道：小子，你好算計，可是你也要放明白點，你的一劍沒削掉我的腦袋，只削斷我的八枚手指，這可是很不智的事！」

南宮俊道：「做生意有賺有賠，你既是受酬殺人的職業兇手，自然也有賠得起的度量！」

陸十二道：「今天老子認栽，可是以後你可得小心，陸老子這八根手指，要你付的代價可大了，我要加收十倍的利息回來，一根手指，一對胳臂！」

南宮俊道：「只可惜我只有兩條手臂，一起給了你，也不够給你的八枚手指的損失呀！」

陸十二道：「其餘的缺數，我會從你們南宮家的人身上取滿補償的，而且都是有點身價的人。」

南宮俊笑道：「南宮家的人個個都有身價。我倒不怕你取償，只怕你賠得更慘，我能一劍斬下你雙手的手指，這劍式你能够破解得了嗎？而我的劍法還是平平而已！」

陸十二神容黯淡，厲聲大叫道：「笑話，瑯琊十八魔又不是沒殺過你們南宮家的人，劍法神奇又有什麼用！」

南宮俊神色一寒，殺機已起。但是很快又淡了下去道：「陸十二，南宮家訓不准以私仇相報而殺人，所以我不計較你們殺過南宮家的人，但是以後只要給我知道了你們行不義之事，我就絕不輕恕，你雙手俱傷，退過一邊去吧！」

陸十二還待叫罵，却被花十七瞪了一眼道：「行了！陸老兒，瑯琊十八魔又不靠鬥嘴皮子取勝的，你往後挪一挪，把地位讓出來，別人好動手！」

陸十二悻然退下，花十七看看地下的三條殘屍，輕輕一嘆道：「瑯琊十八魔自出道以來，今天可算是栽足跟頭了，接連損失了將近一半的人，却連一文錢都還沒賺到了！」

南宮俊道：「妳們這個時候退下去，至少還可以保住一半的本，如果再要糾纏不清，恐怕要血本無歸了！」

花十七苦笑了一聲，輕嘆道：「你說得倒輕鬆，我們收了人家的定，就得付給事主所要的人頭，交不出去，就得交出我們自己的人頭，殺手是不得毀約的，所以我們明知不敵，也不能再退後了，只有一條路，拚到底。」

南宮俊愕然說道：「你們當眞至死不悟！」

花十七道：「不錯，規約如此，雖死無悔！」

東方英與西門姣姣突擊得手後，兩人一刀一劍，守住在他們車子的兩邊，已經不耐煩了，西門姣姣是不大開口說話的，可是殺性特重，要不是顧及車上還有一個瞎眼的西門巧，她早就衝出去殺人了。

東方英比較穩重，但是她今天也是蹩了一肚子氣，被人用迷香迷倒，她引爲奇恥大辱，只想痛痛快快地大砍大殺一陣，來洩心頭之火。因此忙道：「俊哥，這些都是比石頭還冥頑不靈的傢伙，跟他們沒什麼好說的！」

南宮俊道：「不教而誅是我們的不是，教而不悛，則是他們自取死途，所以話不能不說！」

東方英道：「那麼現在我們可以出去殺個痛快了？」

南宮俊道：「不行，現在妳們還不能出去！」

東方英說：「爲什麼呢，難道還沒教訓够！」

南宮俊道：「那倒不是，而是車子還有一個人，那個人恰巧也是他們要殺死的對象，而巧娘的武功太差，雙目失明，需要人保護，妳們一離開，對方立刻就會乘虛而入，這些殺人兇手是不懂得什麼武林道義的！」

西門巧立刻在車中道：「少主，你們不必管我，只是希望你們以後善待小姐，別再讓她走入歧途就好了！」

南宮俊忙道：「那怎麼可以，我們任何一個人都不能受損失，妳放心留在車上好了！」

東方英道：「可是我們不能這樣拖下去呀！」

南宮俊道：「不會的，你們守住兩邊的車門，我來開路，只要能轉上大路，就不怕他們人多。」

說着拾起陸十二掉在地上的花槍，拉着韁繩，牽馬拉車，向前徐行。

花十七領了其他的殺手們繼續採取了包圍的姿態，慢慢隨着移動，他們雖不甘心，却因爲先前連折了三個人，心懷戒意

，不敢貿然上前了。

走出了二十多丈後，一個漢子忍不住，一揮練子索，逼向了西門姣姣，跟她交纏上了。

這次因爲小心多了，不敢躁急求進，慢慢地試招，採取了游鬥的方式，纏住了西門姣姣，而另一個瘦削的漢子執鬼門刀却守伺在一邊，等候着只要一有空隙，就會欺進去攻殺西門巧。這是種很惡毒的戰法。

西門姣姣既要照顧自己，又要照顧門戶，而對方的索練槍又十分靈活，忽上忽下，她站在車門處，舉動十分不便，無可奈何之下，只得跳了下去。

這一來劍勢雖是運開了，却也使南宮俊無法再牽馬前進了，除非他能把西門姣姣放下，不理西門巧的死活！

這邊牽制住了，東方英那邊也開始有人上了，兩個手使護手鈎的漢子，一左一右，雙鈎並進。

東方英的刀式是夠潑烈的，但是她的刀吃虧在上面加了九個銅鐶，這些圓鐶並沒有什麼用，只有在抖動時，會瑯瑯直響，增加對方心理的威脅。

環裝在刀背上，每一個有小酒盅那麼大，也沒增加多少重量，更無不便之處，可是遇上這兩個使鈎的漢子，可就受累死了，鈎尖是彎的，一下子很輕易地就鈎住了刀上的圓鐶，也就陷住了她刀法的發揮，好不容易才擺脫了一個，第二柄鈎又來了，最後竟變成對方拚命用鈎子鈎她的刀環，而她則拚命地要脫出對方的拘束。

雙方陷入了膠着狀態後，使練索槍的那個漢子道：「這婆娘的劍法不怎麼樣嘛，先前商八商九兄弟死在她一招之下，實在太寃枉了。他們要是小心點，一個對一個，都能把這丫頭收拾下來，大家加點勁，不必再動什麼花招了，憑眞本事我們也足夠把點子料理下來了！」

花十七的雙刀一揚，笑向南宮俊道：「小伙子，看樣子我們也閒不住了，一起湊個熱鬧吧！」

仗刀逕進，却沒有其他兩起順利了，因爲南宮俊此刻使的是陸十二的花槍，比他的刀長出一倍有餘，而且全是鋼鐵所鑄，既重又韌，橫桿一架，就把雙刀盪開一邊，花十七只有仗着曼妙的輕功才能支持下來！

花十七攻出十幾招後，反被南宮俊逼得透不過氣，只有喘着叫道：「死漢子，老婆在跟人拚命，你却能夠在一邊看熱鬧，你心裏怎麼過意得去的？」

陸十二的手指才包紮好，伸出一對沒有指頭的手道：「娘子，我的手指都斷了，想要帮妳忙也帮不上！」

花十七怒道：「你的手指弄斷了，脚趾可沒斷吧！」

一句話提醒了陸十二連忙道：「是啊，我怎麼忘了呢，這是壓箱最拿手的功夫，怎麼不拿出來呢！」

說完身形一欺，躍進圈子，再度縱身時，雙脚齊出，一踢門面，一攻胸膛，勢子十分凌厲，而且在踢出時，他的靴尖上居然冒出一對尖刃，面對着這種奇異的身法，南宮俊倒也不敢大意，只有小心應付了！

九個人分成了三堆，都是二對一的場面，瑯琊十八魔却還有三個人守伺在一邊，不過，南宮俊已經漸漸挪近過來叫西門巧也下了車子，由三個人將她們圍在中間保護着。

這樣一來，西門姣姣雖然手下略遜，但是南宮俊還可以支援她一下，堪堪戰成個不相上下。

瑯琊十八魔的武功身手的確不弱，他們中間雖沒橫江一窩蜂的宇文雷那樣的高手，但至少有他們的二號卜天靈那等的造詣，比起其他的一些黃蜂殺手高明多了。

更絕的是他們的武功在單打獨鬥時是一套，聯手作戰時又是一套，叫人摸不透他們的路子，所以應付起來很頭痛，有些招式看他們用過了，再次使用時，居然又有變化，不是由實化虛，就是由虛化實，使人防不勝防。

幸好西門巧自己也會幾下子，她的眼睛雖然看不見，聽風辨位的能耐很高。偶而招呼不到的時候，她自己還能擋兩下，東方英的一柄刀使盡了威風，却仍是奈何對方不得，因爲跟她交手的兩個人，已經對她的刀法有了相當了解，她要發出殺手時，對方早就避過了，根本不跟她作全力接觸，除非她追殺過去，但那樣一來，對西門巧的保護就有了缺口。他們三個人背對背，是一個三角形，圍住了西門巧，已經是最省人力的陣形，絕不能再少一個。

南宮俊的花槍虎虎風生，不但封住了花十七的雙刀，而且還要防備陸十二的飛腿以及鞋具上的兩柄兵刃，也是頗爲吃力，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殺手不肯施展。

東方英道：「俊哥，這樣下去不是事兒！」

南宮俊道：「我知道，他們有人可以換班，我們却一直要拖下去，時間越長，對我們越不利！」

東方英道：「我也知道你的殺手沒有施展！」

「是的，有幾式兇狠凌殘的劍法，我如施展開來，可以把他們的人解決一半，另一半的人也討不了好去！」

「俊哥！我也知道那些劍式過於狠毒，施展開來，必將有人死傷，可是對敵人仁慈，就是對我自己的殘忍，你再不施展，我們就會支撐不住了！」

南宮俊嘆道：「我知道，可是我有不能施展的原因，瑯琊十八魔只是被人買出來的一批職業殺手，不是我們眞正的敵人，眞正的敵人還在一邊等着呢！」

東方英移目旁掠，果然看見有兩個黑衣人站在一邊，目不轉睛地看着他們，忙問道：「是那兩個黑衣人！」

「不錯，他們恐怕也就是買兇殺我們的事主！」

「那很好，連他們也一起解決了！」

「沒那麼容易，再說他們也不會參加戰鬥的，他們買動了這批兇手，主要的目的不是殺死我們，而是要殺死我，能夠成功固好，不能成功，他們也大有收穫！」

「收穫，什麼收穫？」東方英詫然地

問。

「了解我的劍招，他們的武功跟我同出一源，相差無幾，最擔心的就是幾手特殊變化的殺着，所以他們才不惜重金，雇用殺手來對付我，目的也是想要看一下我的特殊劍式，等他們把這些看了去加以研究後，就可以肆無忌憚，橫行天下，再無人能尅制他們了！」

東方英道：「不是多少問題，而是强弱的問題，一個對一個，我們或許强一點，一對二，勉强拉個平手，一對三，我們是必然會輸的。」

南宮俊道：「瑯琊十八魔，被我們拚得只剩下九個了，一個對六個都未能奈何我們，妳現在急些什麼。」

東方英嘆道：「我不急，我是在替你急，我知道你儘有自保脫身的辦法，可是西門姑娘她們若是受了殺害，對你今後的盛名，恐怕大有影響，難以再使江湖人信服了！」

南宮俊道：「南宮世家的名聲可不是靠勝利得來的，南宮家人死於非命的已有好幾個了，就是死在他們瑯琊十八魔手中的，也不是今天頭一囘了，可也沒有損及我南宮家的威名，因此，這實在不足以擔心！」

東方英急了道：「俊哥，我眞不明白，難道就是爲了怕被人看出你的劍招。你非要冒這麼大的險嗎？假若你一定要到了有人被殺的時候才肯出手，那現在時候就到了……。」

說着她突然撤囘刀來，拄地不動，而跟她兩個的交手漢子先前聽了她跟南宮俊的談話，也放鬆了攻勢，只是緊緊地把她圈住，不再急力以求竟功了！

不僅是這兩個如此，連另外四個搏擊者，也都是同樣的情況，他們可能也知道了委托他們的事主的身份，經南宮俊一說，才知道只是要他們來試探南宮俊的殺手劍招，心中自然是不太是滋味。雖然爲了行規，不能中途撤手，但是誰也不肯拚命去引出南宮俊的殺手來，因爲他們爲了燥急求進，已經折損了好些人，誰也不做傻瓜了。

東方英一驚道：「妳說那兩個是百花宮的！」

南宮俊道：「目前只有那一批的人才會有買兇殺我的理由，因爲我只跟他們一家有過節！」

東方英道：「那他們爲什麼又要留下我的性命呢？」

南宮俊道：「那雖然被三十六紅粉金剛除了名，但是慕容大姊還是跟你很好的，其他姊妹對妳的感情也不錯！」

東方英道：「大家雖非同胞，但是自小就在一起生活長大，感情之深尤勝手足，這也不足爲奇呀！」

「但是百花宮主跟妳姑姑同出一源，她們恐怕還要同創一番事業，自然不想太開罪紅粉姊妹！」

東方英不禁默然，南宮俊道：「不過那只是他們前先易於得手時的打算，現在的事態已經威脅到他們的安全了，對妳也不再會客氣了，妳千萬別掉以輕心！」

東方英道：「俊哥，我會小心的，可是我們這樣僵持下去也不是事，我們可拖不起，西門姑娘的內力不長！」

南宮俊笑笑道：「沒關係，她的內力很足，只是以前很少用劍動手，才顯得生疏，很難得有這種機會給她練習練習的，妳看，現在她不是已經從容很多了！」

西門姣姣是慢慢地在打鬥中體會到許多用劍之道，那一套靈蛇劍法，在她手中使來也漸見凝煉，跟她交手的兩個，已經不再佔到上風了，只不過他們以三敵六，總是件較爲吃力的事，東方英笑道：「俊哥！我們必須要設法突圍，否則遲早總會累倒的，以寡擊衆，最忌久鬥……」

南宮俊道：「現在對方只剩下了九個人，並不太多！」

所以儘管東方英停手不戰，那兩個漢子居然也止手不前，雙方變成了停頓對峙的場面，更妙的是這兒一停，圍攻西門姣姣的兩名漢子也停了下來，最後花十七也停了，只剩陸十二雙腿飛踢，不僅威力大減，轉到西門姣姣面前換式時，西門姣姣可不講什麼規矩，在背後也是一劍撩過，幸虧他聞風急躍及時，差點又丟了兩脚，因此他落地之後，立刻就叫道：「你們是怎麼回事，怎麼停手不戰了！」

花十七道：「你難道沒聽見南宮俊的話！」

陸十二道：「聽見了又如何呢？」

花十七道：「聽見了我們就犯不着做傻瓜，我們做的賣命的買賣不錯，但賣的是別人的命，可不是自己的命！」

陸十二道：「我是我們已經收了貨款，約期交貨！」

花十七道：「事主跟着來的，也看得很清楚，我們不是沒盡力，也折損了好些條人命了，這種買賣本來就沒有保證完成，萬無一失的，信得過我們就展延一下交貨期限，我們另外想法子交貨，信不過我們，就另請高明，我們最多放棄另一半的貨款而已！」

陸十二微微怔道：「妳的意思是要如何呢？」

花十七道：「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們大伙兒的主意，這次的行動失敗，撤腿走人！」

「這……事主方面怎麼交待呢？」

花十七道：「那是辛老大接頭招攬的，他的人已死了，還有什麼好交待的，事主的代表在這兒，他們也不是聾子，應該聽見我們的談話了！」

說完一聲招呼，把大家都叫過來，朝南宮俊一點頭道：「南宮少主，很對不起，打擾了半天，好在你們那邊並沒有損失，反倒是我們又送了三條命，加上了陸十二的八枚爪子，再算上先前的我們人數，我們的虧已經吃大了……因此你也不好意思再追究下去了，是不是？」

這個女的倒眞是能放能收，自己攔着人家大殺大砍一陣，看出佔不了便宜，居然若無其事地想收場了！

南宮俊未置可否，東方英已怒道：「那有這麼便宜！」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鶴高飛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桑羽青和小猴兒乘着小舟正在追踪白嬋，途中遇見法聲道士和宏心道士，但又找不出白嬋來，他們別了兩道士回上岸去，準備到樹林中尋他個下落，行至林中見一破廟，聽見有人呻吟聲，原來是廟中一老和尚給法聲道士傷害至死。而桑羽青和小猴兒各追兩道士無所獲，兩人又回舟中商量，忽見對面有一小舟駛來，直向宏心道士船旁靠近，小舟上一青年人上了宏心道士的大船，但見他們嗎嗎細語。小猴兒料想他們定是一黨的，絕不是好東西，趁他們還在船上，搶先要過去問問——

老道顯身手　功力兩難分

桑羽青搖頭道：「現在去有什麼用，我想在他們身上找出幾索來，如果逼他們太急，反而打草驚蛇！」

小猴兒沉不住氣道：「這麼乾耗着眞、難受，不如把那小道士抓來，一頓狠揍，看他說不說實話！」

桑羽青瞪了他一眼，氣笑不得的說道：「你眞能！」

小猴兒面上一紅，吸了一下鼻子不再說話。

桑羽青又道：「現在沒有什麼事，不到天黑你那裏也不能去！現在只要注意着他們，不讓他們逃脫就是了。」

說着入艙而去，隨着舟子開上了飯。

一個下午很平靜的過去，那邊船上的兩個道士也很少活動，尤其是法聲，只不過在艙口露了一下面。

晚飯桑羽青和小猴兒很早的用過了，天色漸漸昏沉下來。

舟子在艙中及船頭各燃了一盞燈，前面的船也掛上了燈，在黃昏薄霧之中，閃閃爍爍，很是好看。

桑羽青站了起來，說道：「咱們現在走吧，再晚一點就看不見他們了。」

小猴兒悶了一下午，早就等着這句話，聞言立時答道：「好啊！」

說着興冲冲的下了船，桑羽青見他一副孩子氣，也是無可奈何，叱道：「小心你的形跡！」

話才說完，小猴兒「颼！」的一聲，已經躲在了一株樹後，說道：「這樣可以吧？」

桑羽青不答，很快的越入林中，說道：「隨我來！」

由於天色尚未全黑，所以桑羽青及小猴兒很小心的掩着行藏，怕被對方看見而有所警惕。

寒林之中，風聲呼嘯，宿鳥爭鳴，有着一種特別的意味。

桑羽青借着重重林木，掩蔽着行藏，很快的向前移動，小猴兒則緊追在後。

那消片刻工夫，桑羽青已經來到宏心道士停船的對面林中，尋了一個隱秘之處坐了下來。

小猴兒壓低了嗓子道：「坐在這裏作什麼？」

桑羽青拉着小猴兒，使他也坐了下來，低聲道：「如果我猜得不錯，今天晚上他們定有行動，我們在這裏等着好了。」

小猴兒雖然有些不耐，也只好坐了下來。

天色漸沉，江風如刺，林中濕寒，很是不適，加上又起了霧，使人更是難耐。

小猴兒雙手抱着肩，口中唏哩唏哩的，又不敢出口大聲，連連的吸着鼻子，神態很是滑稽。

桑羽青則是一派安詳，靜靜的坐在那裏，目光籠罩着那隻小船。

又過了半晌，天色已經很夜了，霧也更濃，但是比起昨夜來則顯得淡薄一些。

這時船中才傳來宏心道士的聲音道：「船老大，開飯吧！」

划船的舟子答應了一聲，宏心又接着說道：「天這麼寒冷，我們吃過飯早些睡吧！」

又聽法聲的聲音道：「不！我還要看書。」

宏心又道：「你看書把燈撥小些，別擾我睡覺！」

說罷沉寂下來，小猴兒不禁吐舌頭道：「我的媽，他們現在才吃飯！」

桑羽青微微冷笑說道：「鬼把戲！你等着看吧！」

小猴兒不作聲，雙手抱着膝蓋，把下巴嵌在中間，不住的搖晃。

過不了一會工夫，一條濛濛的人影「刷！」的一聲輕响，由小船上縱落下來。

他站定之後，左右的打量着。

在船頭燈光的映照下，看清了正是宏心道士，他仍是一身道裝，但是肩頭上露着一節刀柄。

他左右望了一陣，立時很快的向左方的林子中撲去。

他似乎毫不隱藏身形，起落之間，帶起了很大的風響，入林之後，也是刷刷作聲！

小猴兒立時站了起來，却被桑羽青一把拉住，在他耳旁低聲道：「你跟他數十丈就回來，故意作些聲响出來！」

小猴兒明白桑羽青的心意，點頭道：「我知道啦！」

說完這句話，只見他身形一長，如同一隻怒箭般，射出了這片林子。

他行動之際，也帶起了一片風響，落地之時，發出輕微的足音。

小猴兒毫不遲疑，落地之後，極快的向宏心道士去處追去。

當他入林之際，亦是「刷！刷！」連響，好似很多人同時入林似的。

桑羽青嘴角含笑，忖道：「這小猴兒比我還精，表面裝糊塗！」

小猴兒去後，這一帶立時沉寂下來，大約不到片刻工夫，桑羽青只覺背後一片輕輕風聲，如果不是留意，幾乎查不出。

桑羽青知道小猴兒來了，他轉過了臉，果然是小猴兒。

小猴兒回來之後，用手向左處方指了指，桑羽青點頭不已。

就在這時，又是一個極淡的人影，由小船上落下，這人身手極輕，才一着地立時二次起身，疾如飛鳥般向石方折去。

桑羽青微微一笑，說道：「這才是正主兒！走！」

一語甫畢，身形微晃，猶如一陣清風也似，向右方折了出去，眞個是輕如鴻毛，簡直聽不出一絲聲音來。

小猴兒也是緊緊追上，他這一次行動，也是輕悄悄的，不似剛才那麼露形。

法聲小道士的輕功甚好，行走極爲神速，並且不住的左右顧盼，好似在防着有人跟踪。

他已然換上了一套勁裝，但是膀子上繫着一塊白布，顯然是白天中了桑羽青的「半月錢」。

桑羽青及小猴距離他約有三四十丈處，不疾不緩，盯住他的身影。

由於夜霧深濃，桑羽青及小猴兒處處掩飾，所以法聲好幾次回頭察看，都沒有發覺他們。

大約經過了一盞茶的時間，法聲沒有發覺絲毫異狀，所以把身法放慢了些。

桑羽青立時也慢了下來。

他一直打測地形，見這一帶乃是一塊斜地，法聲正向下坡奔去。

兩旁寒林如宿，乃是一個小山窪，遠處黑黑沉沉，看不見什麼特別的景物，所以也不知道法聲意欲何往。

但是轉過了這個斜坡，在另一脈坡脚下，却看見了一間小小的茅草房。

由於房中燃着一盞昏燈，所以可以依稀的看出來。

法聲很快的撲向那間小房，當他距着小房還有十餘丈時，突然停了下來，不住回頭觀望。

這時桑羽青與小猴兒早已由左方的宿林中掩向前去。

法聲打量了半天，發覺沒有異狀，這才很快的撲向了小茅屋。

他到了門首之後，房中立時傳出低沉的語聲，法聲在外面答應着。

由於兩下相隔很遠，他們談話的聲音又低，所以桑羽青聽不見他們說些什麼。

接着房門打開，燈光透出，桑羽青還來不及打量開門之人，法聲已經很快的進入房內，關上了門。

桑羽青對小猴兒道：「我們掩過去，室中不知是什麼人，不過絕非等閒之輩，你千萬小心，若是驚動了他們，再想打探什麼可就難了。」

小猴兒連連的點着頭說道：「我知道啦！」

於是，這兩個少年奇人，如同幽靈鬼魅一般，向這座小房屋掩了過去。

由於四週都是雜草樹木，所以他們一直掩到距離小屋七丈左右才停了下來。

室內燈光很弱，法聲的人影透在窗紙上，他似乎是很恭敬的站着。

談話的聲音也很低，嗎嗎濃濃，聽不見說些什麼。

過了一會，一個粗啞的聲音，提高了些，叱道：「弄了半天被人家纏住，還弄不清對方的來路，眞是該死！」

隨聽法聲低聲的答話，那粗啞的聲音又喝道：「混蛋，連他們姓什麼都不知道，我簡直白派你來了！」

法聲不語，那粗啞的聲音又道：「白姑娘呢？」

桑羽青心頭一震，全神聽去，可是法聲的語聲太低，一些也聽不見。

隨後聽那人又說道：「嗯——如果白姑娘請不到，別說是你，就是我也要受處分！」

桑羽青急於知道白嬋的消息，伏在小猴兒耳旁，低聲說道：「你在這兒候着，別亂動！」

說着身形一晃，已然失去了踪跡。

小猴兒吸了一下鼻子，自語道：「聽見白姑娘，魂都沒有了，眞沒出息……」

桑羽青繞到那間小屋的後方，他提氣輕身，緩緩的走到了後窗之下。

所謂藝高人胆大，加上桑羽青急於窺聽白姑娘的下落，他毫不猶豫的靠在了窗下。

那粗啞的聲音又道：「這件事關係多大，你知道麼？」

法聲答道：「我知道這是本門的大事，可是到底是什麼事還不知道，師父是否可以告訴我？」

桑羽青心中一驚，忖道：「原來是他師父來了。」

法聲小道士的師父答道：「別說你，除了道主之外，連我們五大長老也不太清楚，不過我可以告訴你，這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我所以派你來，就是要給你一個表現的機會，誰知道你這麼不爭氣，一開始就弄得一團糟！」

法聲答道：「弟子該死，還請師父指示！」

那人哼了一聲道：「照你說來這個黑衣的年輕人，行徑倒是怪異得很，你受了傷，可知道是什麼暗器？」

法聲說道：「是金錢鏢，我巳經拾到了！」

室內沉默了一下隨聽那人道：「啊！這不叫『金錢鏢』，這叫『半月鏢』！」

桑羽青心中一動，忖道：「這老道士見識倒是不少！」

隨聽老道人說道：「如此看來，那黑衣的孩子，倒是個端正派的人物了！」

法聲說道：「依弟子看來，他可能與我們沒什麼關係，大概只……只是驚於白姑娘的美色才跟踪的！」

老道士道：「但願如此，我可不願意在這時候，再與他們正派人物生事，你記住，以後只要他們不過份，用不着與他們鬥氣！」

法聲答應了一聲，老道士又用着詫異的口吻說道：「怪了，半月錢久巳無人使用，這孩子怎麼用這等暗器？」

法聲問道：「半月錢到底是那一派的暗器呢？」

老道士道：「說起來話就長了，數十年前，有一位天下奇人，武功之高不可思議，他名叫石塵子！」

桑羽青一驚，忖道：「他巳經提到師父了，可別把我的身世給猜出來！」

但是轉念又想：「師父收留我並無第二人知道的！」

想到這裏，老道又道：「此人縱橫江湖數十年，從無敵手，他所使用的暗器便是半月錢，只是他巳數十年不出江湖，算來也早該去世了，他生平未收徒，亦無子女，這『半月錢』不知怎麼傳了出來，想是別有門派吧！」

這時桑羽青移到窗前，把窗邊打了一個小洞，向內望去。

桑羽青的目光，正好望着一個白髮的老道士，他年約七旬，兩道又白又長的眉毛，壓在了眼皮上，雙目開闔之間，精光外露。

他的生相很是怪異，並且由他的外貌看來，有着一身絕頂的內外功夫。

桑羽青心中暗暗吃驚，忖道：「這倒是個很難對付的人物！」

老道士靠在一張椅子上，側面對着桑羽青，法聲則貼在老道士的面前。

老道士手中拿着桑羽青那枚「半月錢」，看來看去，道：「這枚『半月錢』打造得倒精巧異常，就留在我這裏好了！」

說着把那枚「半月錢」放在了自己的大口袋中，喝了一口茶，又道：「以你看，你可敵得過那個黑衣孩子？」

法聲道士遲疑了一下，說道：「大概可以拚一拚。」

老道士白眉一揚，說道：「法聲，這可不是逞强的事，你要據實而答！」

法聲面上一紅，說道：「我沒有與他動過手，輕功方面似乎與我差不多！」

老道士冷笑道：「你逃他不過，並且中了他的暗器，顯然你的功夫不如他，還有什麼說的？」

法聲好似很不服氣，正想往下說，老道士巳經喝止了他，道：「不必再說了，現在告訴我你這一路上來，確知沒有人跟踪？」

法聲連忙道：「師父，我一路上加倍小心，絕不會有人跟踪，弟子就是再無能，也不至於差到這個地步。」

老道士聞言笑了起來，說道：「不是我看不起你，實在這次任務重要，希望你多小心就是！」

桑羽青聞言暗笑，忖道：「我巳經到了窗下了！」

老道士說着站了起來，緩緩的走動着，他的人影，在窗紙上不住的幌動。

老道士來回走了兩趟，又道：「今天早上的事，就是你們不小心，害得兩個和尚都至死不吐，這事你準備怎麼辦？」

法聲連忙答道：「我想他們可能是眞的不知道，我準備今天天亮時，到廟裏去搜！」

老道士點了點頭，法聲又道：「我巳經派宏心去了，他一路上要拋開跟踪他的人，然後到廟裏守着。」

老道士白眉一揚說道：「若是他拋不開跟踪他的人呢？」

法聲一笑說道：「弟子巳經想到了，他若是拋不下他們，便叫他回船睡覺，明天一早我與師父同去搜廟！」

老道士點了點頭，思索了一下，又道：「本來我還有我的事，可是關心你，所以抽空趕了來，只能躭誤一天，明天搜廟之後，不論有無所得，都要離開此地。」

法聲道：「師父要到那裏去？」

老道士說道：「這你就不用管了，明天若無所得，你們最遲中午也要離開，把白姑娘請回來就開船，一路下去還會有門下弟子聯絡的。」

法聲必恭必敬的答道：「是，弟子遵命！」

這時窗外的桑羽青心中暗暗高興，他雖然不知道白嬋下落，但是最低限度，巳知道她要回到這條船上。

室中的兩個道士，竟是不提這事，話題一轉，提到武功方面。

法聲不住的向老道士討教，老道士也悉心的指點。

桑羽青聽了一下，忖道：「由此看來，這小道士的內功心法才入門呢！」

他思索了一下，拿不定主意是否離開此地。

室中談話告一段落，小道士又道：「師父，我們可要去見見白姑娘？」

桑羽青聞言立時精神大震，悉心地聽去。

老道士却搖頭道：「不必了！我現在還是先不露面的好，反正到了總舵自可會唔。」

法聲又道：「若是那黑衣小子一路糾纏白姑娘，我們是否可動手把他除了？」

道士略爲思忖，說道：「不必這麼急，白姑娘不是常人，她自己會應付的。」

小道士急道：「可是我們總不能讓他到總舵呀！」

老道笑道：「這是自然，再下去百十里，你二師兄便會接引，如果他還跟踪的話，你二師哥自會應付！」

法聲聞言這才不語。

桑羽青怕小猴兒等得時間太長，隨意走動，於是離開了窗下。

他轉到了房後，却見小猴兒鬼鬼祟祟的伏在前窗上，正在偷窺室內情形。

桑羽青不禁又氣又急，但是又不能出聲相喚，只有慢慢的走去。

才走了幾步，便聽老道說道：「法聲，眞沒有人跟踪麼？」

桑羽青心中一驚，小猴兒也聽出話頭不對，離開了窗下，老道止喝道：「人家巳到了窗下，你還作夢呢！」

這時桑羽青巳飛快的拉了小猴兒，身如一陣旋風般向林中撲去！

身後傳來一聲巨响，那老道士巳破窗追來！

法聲也跟着追了出來，叫道：「師父不用管，我去追他們！」

老道士身如利箭般的射出去了，叱道：「你差遠了，隨我來吧！」

小道士狠狠的咬着牙，拚命的追了上去。

或許是由於桑羽青一直到了窗下，才被老道士發覺，所以老道士很是憤怒，他大袖飄搖，拚命的追去。

小猴兒一邊跑，一邊氣道：「師哥，怕什麼？難道我們抵他不過？」

桑羽青一言不發，邊走邊想，小猴兒仍是氣憤異常，又道：「這兩個道士絕非好人，我們爲什麼不把他們捉回船去好好問一問？……」

桑羽青打斷了他的話，說道：「你少發狂了，方才我小心翼翼，才聽出點眉目，正想跟踪他們，把事情弄個明白，却被你弄糟了！」

小猴兒顯然很是不悅，說道：「我知道，你就想找白姑娘……」

桑羽青被他說得面上一紅，叱道：「少胡說！」

老道士在後面追得很猛，並且叫道：「朋友，既然來了，何不留步談談？」

這時桑羽青腦中巳轉過了好幾個念頭，他突然之間作了決定，對小猴兒說道：「好了，我們會會他們！」

小猴兒聞言大喜，說道：「對，早就應該這樣！」

桑羽青緊接說道：「不過無論任何情形下，不可傷了對方，更不可洩了自己的身份！」

小猴兒不住的點點頭說道：「我知道啦！」

於是，他們就在一片空曠之處，停了下來。

須臾工夫，老道士巳經追了上來，他看見桑羽青及小猴兒都在停身等待着他，似乎很感意外。

桑羽青一派鎮定，向老道士拱了拱手道：「道爺深夜相隨，莫非有所見教？」

這時由於深夜霧重，雖然相隔頗近，也看不淸對方的相貌。

老道士只覺得桑羽青身軀偉岸，雙目如星，心中不禁暗暗吃驚。

他啞笑了一聲，說道：「哈！你這話問得好，你先把名字告訴我！」

桑羽青朗聲答道：「我叫青燕！」

老道士似乎很詫異，說道：「倒是個響亮的名字！我叫玄善，可是江湖上一般都稱我馮道人，娃娃你可曾聽說過？」

桑羽青聞言心中一動，忖道：「這馮道人的名字，我好似聽見過……」

桑羽青想着便道：「久仰大名，有何見教？」

馮道人氣得「哼！」的一聲，還未說話，那法聲小道士巳趕了來。

馮道人回身道：「法聲，這兩位善士你認識麼？」

法聲陰陽怪氣的道：「見過一次！」

馮道人乾笑了兩聲，說道：「唔！這麼說來不是外人了！請二位隨我回房一談如何？」

桑羽青還未說話，小猴兒巳經大模大樣的說道：「這要看你們有什麼事情，你知道，我們是很忙的！……」

桑羽青瞪了他一眼，不禁又氣又笑。

法聲道士却發了怒，他用着怪異的嗓子說道：「你們剛在門外偷看什麼？我們又不是大姑娘……」

說到這裏，馮道人巳經叱道：「不許胡說！」

但是小猴兒巳經被他的話激怒，冷笑一聲，走到小道士身前，上下仔細的看了他一陣，說道：「誰說不是？我看你就有些母裏母氣！」

小道士大怒，罵道：「放屁！……」

小猴兒很快的接口道：「你吃！」

說着拍掌大笑起來，小道士氣得就想動手，却被馮道人一把拉開，寒着臉對桑羽青道：「我們出家人原是不與人爭，不過二位若是不說明來意，只怕出家人要有些得罪呢！」

桑羽青微微一笑道：「難道兩位道爺要開殺戒麼？」

桑羽青的話，把馮道人說得很不是味道。

但是他並沒有怎麼發作，沉聲道：「我看二位還是隨我回房一談的好！」

桑羽青道：「若不隨你去又如何？」

馮道人被桑羽青的話所激怒，冷笑着說道：「娃娃！你還是不要太狂的好。」

桑羽青毫不退讓，緊接着道：「我兄弟霧夜漫步，實不知有何得罪，道爺是出家人，莫非一定要無事生非不成？」

馮道人怒不可遏，發出了一陣深沉而又難聽的笑聲，說道：「如此說來，我倒是非請不可了！」

法聲在旁，仗着師父在側，又自恃一身武功，跨上了一步，說道：「師父，我來捉這個小的！」

說着他伸手向小猴兒胸前抓去，口還中道：「小傢伙，隨我……」

話未說完，面前人影一幌，小猴兒巳失踪跡！

緊接着，一般寒風撲面而來，小道士大驚，但是他過於大意，防備不及，所以只聽「拍！」的一聲脆响，臉上早挨了一

個嘴吧！

小猴兒這一掌並未用內力，但是力氣也不小，打得小道士身子一仰，退後了好幾步！

小道士大怒，怪叫連聲，迎目幌動着兩隻大袖，向小猴兒衝了過去！

小猴兒一邊笑謔道：「好小子，不怕死麼？」

秋夜寒林之中，這兩個少年奇人，就在濃霧中捉對厮殺，一下手就打得非常激烈！

那老道士望了幾眼，却沒有阻止法聲，顯然他想試一試小猴兒的功力。

不料桑羽青突然冷冷說道：「道長，我們怎麼辦呢？」

桑羽青問的這句話，倒是頗出馮道人意料之外，他望了桑羽青兩眼，笑道：「怎麼？你想與我過過招？」

桑羽青很平靜的道：「頗有此意！」

馮道人怔了一下，隨即搖頭道：「不！不！我絕不能與你這個後生晚輩動手，這是我數十年的規矩……」

話未說完，桑羽青已冷笑道：「哼！你焉知我的輩份比你小？」

這句話把馮道人說得怒不可遏，他連連的搓着一雙枯掌，說道：「如此說來，你是一定要逼我與你動手了？」

桑羽青最初原想避開他們，可是轉念之間，又想與馮道人動動手。

因為馮道人自稱是五大長老之一，桑羽青想看看他的功夫，以便測出他們的門派和實力。

所以他冷冷的說道：「你若是無此胆量，作罷可也！」

馮道人冷冷的笑了起來，說道：「娃娃！你不必激我，我絕不使你失望就是，嘿嘿……」

濃霧之中，馮道人如同個鬼魅一般，那一陣陣陰沉的冷笑，震人心弦！

雖然他看出了桑羽青有着一身奇技，但是他却沒有想到，這個年青人居然會如此大胆。

他回頭望了望法聲和小猴兒，見他們打得頗為激烈。

法聲攻得很猛，掌風赫赫，身上如電，顯示出他一身卓越高超的功夫。

小猴兒則是一味的閃躲，除了身法奇快外，看不有出什麼特殊之處。

馮道人緩緩的向左走去，一邊揮動着兩隻寬大的袖子，說道：「來！我們過來再談吧！」

桑羽青含笑，跟在他的身後，他們一直走出了十餘丈遠。

馮道人轉身道：「我這一生，除了授徒外，就不曾與後生晚輩動過手，今天因見你冷傲驕狂，想必有些驚人之技，所以破例陪你兩手。」

桑羽青一言不發，含笑望着他。

馮道人雙目四下張望了一下，繼又說道：「我可不願意像小孩子般的蠻幹！」

桑羽青含笑道：「道長有何高見？」

馮道人左右望了望，說道：「你看見這三株白楊樹沒有？」

桑羽青點頭道：「看見了！」

馮道人走出了幾步，說道：「這三顆樹生得恰好，彼此相間各有五丈，我們就在這三樹範圍之中過手，看你是可否接我三招？」

桑羽青微微一笑，說道：「憑你！」

馮道人又接着說道：「且慢！這三招並無限制，使用暗器亦可！」

桑羽青拱手道：「從命！」一語方出，身子猛然向前一撲，其快如電，偌大的一團黑影，向馮道人撲了過去。

馮道人料不到桑羽青這麼快就動手，不禁「喲！」一聲，身子慌忙向後撤去。

那知桑羽青足跟並未移動，他身子又向後撤，快似飄風一般，反而向後飛出了四五丈，落在一株白楊樹下。

他移動之際，挾着一聲朗笑，聲震寒林，驚起了一羣宿鳥，呱呱爭鳴！

馮道人無防之下，被他這麼一鬧，弄得心跳不已，漲紅了臉，冷笑道：「大胆的小子，居然敢戲弄我！」

桑羽青站在樹下，冷冷說道：「道長錯了，我從不戲耍人的！」

馮道人怒道：「好！你注意了！」說着大袖一擺，身如一片飛葉，到了西面那株白楊樹下。

他們二人相距雖然不過五丈，但是由於夜深霧重，所以只能依稀的望見一點影子。

桑羽青運用目力，雙目射出了寒光，注視在馮道人的身上。

可是轉瞬之間，馮道人的影子已然消失了！

桑羽青提高了警覺，算計着對方已經轉移了位置。

這時是桑羽青交換位置的機會，因為他望不見馮道人，而馮道人也未必望得見他！

桑羽青毫不遲疑，雙手扶着樹幹，他偌大的身子，竟像一朵彤雲也似，極快的向上升起。

不但如此，並且連一綫聲音也未發出，就連棲居在樹頂的寒禽也覺查不出。

桑羽青爬上了一丈多高，雙腿一盤，站在了樹幹上。

由於他是一身黑衣，所以絕難被人覺察出。

桑羽青棲在樹幹上，靜待發作，可是等了半天，仍然一絲動靜皆無。

桑羽青心中忖道：「這老道人倒是精怪得很！」

但是桑羽青絕不移動，就像釘在了樹上一樣。

馮道人隱去身形之後，便立在兩樹之間，全神貫注的聽了一陣，並沒有聽到絲毫聲音。

他知道他這一移動，桑羽青必然也跟着移動，但是他認為桑羽青只不過是改換了一下方位，因為桑羽青若是向別樹移動，衣履之聲一定可以聽見的。

馮道人却沒有想到，桑羽青早已爬到了樹上。

他緩緩的向桑羽青這顆木樹逼來，行動極是輕巧，使人無法發覺。

他暗自忖道：「這個孩子非比尋常，我不可露了形跡！」

依這時的情形，如果雙方距離在兩丈以內，身影便可以被對方很清楚的看見。

所以馮道人決定在丈內以外開始襲擊。

兩下又僵持了片刻工夫，小猴兒與法聲的撲打之聲，仍然一陣陣的傳了過來，居然還沒有分出高下來。

桑羽青耐心的等待着，突然之間，一條黑影比電還快，直撲到白楊樹下。

他雙掌前舉，來到樹下之後，發覺眼前無人，不禁霍然一驚，把發出的雙掌，又突然的收了回來！

這人正是奇襲的馮道人，發覺桑羽青已然不知去向，不禁大為驚詫，忖道：「這小子輕功居然……」

才想到這裏，頭頂一陣急風，一人喝道：「道長，我在這裏……」

馮道人大吃一驚，桑羽青的右足，已經快到他腦門上，勁風貫頂，這一驚可是非同小可。

但是他也有着一身絕技，自不會被桑羽青這一足踢中，他大叫道：「好厲害……小輩……」

身子如風車一般，向外閃出了五尺，還來不及回身時，耳旁風聲又起，桑羽青已然乘風而去，毫無踪影！

馮道人不禁驚怒交集，滿面漲紅，喝道：「小輩，我眞小看了你！」

桑羽青已經到了另一株樹下，說着：「第一招平手！」

馮道人聞言又是一陣羞怒，狠狠的咬牙說道：「小輩，你進第二招吧！」

才說完這句話，突聽遠處一聲驚呼，緊接着「砰！」的一聲大響，似是有人墜地之聲。

桑羽青及馮道人各是一驚，傾耳聽去，便聽得小猴兒笑着說道：「別害怕，哈……我不殺你！」

馮道人聞言大吃一驚，不禁脫口道：「啊！法聲……」

桑羽青打斷了他的話，說道：「不要緊，我們兄弟絕不無故傷人的！」

馮道人此時雖然心急，却也無可奈何，這時怒火上昇，心意已改，決心把桑羽青折於掌下。

他用着粗啞的嗓子喝道：「出來！不用什麼三招四招，我要你好好領教領教我的掌法！」

桑羽青却笑着說道：「不必了，我與你並無血海深仇，何需作殊死之拚？」

馮道人聽了桑羽青的話，不禁作聲不得，正自氣愕之際，一陣極強勁的掌風，由背後撲抵而來。

這股掌力大得出奇，帶出了一股極強勁的破空之聲！

馮道人不禁大驚失色，他萬萬想不到，這個年方二十的少年，竟有着這麼一身高超的功夫！

憑他自己的功力，談話之際，桑羽青到了背後他才知，簡直是有些不可思議！

桑羽青的掌來得又快又猛，眼看就要貼在了馮道人的背心上，就在這電光火石的一刹那，馮道人發出了一聲尖嘯，凌厲刺耳！

隨着這聲尖嘯，馮道人的身子，突然斜着向上飛起了五六尺，桑羽青這神奇的一掌，擦着數寸，自他腰旁滑過。

桑羽青正待收掌回身，不料馮道人在這種情況下，居然還能出招還擊！

只見他身如巨鳥，猛然一個大旋，已然接近了桑羽青，雙腿一展，如同一隻大剪般，向桑羽青的上半身夾到！

桑羽青無防之下，亦不禁吃了一驚，兩股極强靱的寒風，向自己湧了過來，方圓之內俱是勁風！

兩下相隔本近，馮道人奇招猛出，情形相當的危急，桑羽青已經沒有時間思索，足根用力，身子猛然向後退出，貼在了白楊樹上。

不料馮道人竟是「連環步」法，他又是一聲大喝，身子淩空追了過來，雙腿合併，以「流星趕月」的招式，向桑羽青的胸口踢到！

這一連環步法，眞個是又快又狠，刹那便到了桑羽青胸前。

桑羽青目光閃處，發出了一聲大喝，他肩骨之處，在樹上一頂，身子却向上迎來！

馮道人一見大喜，雙足一沉，踢了上來，可是桑羽青比他還快，就在這間不容髮的一刹那，身子猛然一扭，馮道人的雙足，差着三寸由他胸前滑過。

而桑羽青已然飛出數丈以外，叫道：「你三招已畢！」

馮道人落在樹前，心中懊惱，那知他才把身子站定，桑羽青又喝道：「接我三招！打！」

只見一團白茫茫的光華，迎面打了過來，比閃電還快，發出了「嗚嗚」的風響，直奔馮道人前腦！

馮道人來不及思索，本能的把身子一扭，讓開了去，那團白光打在了樹幹上，「拍！」的一聲脆響，竟爆炸開來，四下發射。

馮道人只覺手臉奇痛，嚇得魂都掉了，忖道：「罷了，我竟中了他的毒器……」

因為江湖之中，開炸的暗器，均是最狠，中之無救！

馮道人閉住血脈，連話也不敢說，怔怔的站在那裏。

耳聽得桑羽青道：「彼此三招已過，倒是不分勝負！」

馮道人心胆已寒，不言不動，因為他還弄不清中了什麼毒。

這時桑羽青緩緩的走了過來，看見馮道人這等模樣，不禁笑道：「道長不必駭怕，只不過是一枚鳥蛋而已！」

馮道人聞言好像還回了半個魂，但是他不敢輕信，怕桑羽青故意引他說話，那麼便是準死無救了。

桑羽青明白馮道人的心意，說道：「馮道長，我輩行道江湖，豈能靠毒物取勝，這只是一枚鳥蛋，道長摸摸便知。」

馮道人將信將疑，試着運了運血脈，果然毫無異狀，同時鼻端也聞得一陣蛋腥之氣，這才放了心。

可是剛才氣急之下，不禁出了一身汗，怒目望着桑羽青，一句也說不出來。

桑羽青仍然是文質彬彬，一派安閑的說道：「道長武功果然高妙絕倫，在下領教了！」

這時馮道人已經用袖子把臉上的污物拭盡，他用着氣得發抖的聲音說道：「娃娃！你把道爺的火打出來了，如今不只這三招的事了。」

說着就要動手，桑羽青向後退一步，

正色沉聲道：「道長，令徒已然落敗，若是我不過去，舍弟性子太燥，說不定有所傷害，我們原是較量武技，豈不惹出一般仇恨來。」

馮道人被這句話所動，同時半天沒聽見小道士的聲音，不知情形如何。

他咬了一下牙，狠聲道：「好！我們先看看他再說。」

說着與桑羽青一同離開了這三株白楊樹，向小猴兒與法聲動手之處走了過去。

桑羽青心中很奇怪，不知道小猴兒把法聲怎麼樣了，爲何半天沒有聽見聲音。

他們來到了之後，四下尋覓，却是不見二人蹤跡，馮道人不禁又急了，叫道：「好小子，他若是傷了我徒弟……」

桑羽青不答理他，轉頭叫道：「小猴兒，你在那裏？」

隨聽小猴兒的聲音，愉快的回答道：「師哥，我在這裏。」

那聲音由數十丈外傳來，弄得桑羽青很是詫異，說道：「小猴兒，你可不許胡作怪！若是傷了小道兒，我可不答應！」

小猴兒遙遙答道：「沒事，他一點事也沒有！」

桑羽青轉身答道：「道長放心，令徒無事！」

馮道人鐵青着臉，加快了步子向小猴兒發聲之處走去。

桑羽青跟在身後，二人才走了一半，便聽見一個極低的聲音，正在喁喁不已。

二人略一細聽，却是法聲的口音，不禁頗爲詫異，加快的走了過去，只見小猴兒與小道士併肩靠在一株大樹傍，席地而坐，小道士正在低聲說個不停，小猴兒則在全神貫注的聽着。

馮道人詫異道：「法聲，你們在講什麼？」

法聲見馮道人來了，低下了頭，嚅嚅說道：「我……我在講列國！」

桑羽青聞言又氣又笑，馮道人已然大聲罵道：「他媽的！你倒跟他打出交情來了，在這裏講故事呢？」

小猴兒已跳了起來，笑道：「師哥！這小道士說書說得眞不錯……」

馮道士沉着臉叱道：「還不起來！」

小道士低聲道：「我……我起不來，他點了我的穴道，不講故事他就要用刑罰了……」

桑羽青忍着笑，叱道：「小猴兒！你在攪什麼鬼？還不替他解開穴道？」

小猴兒笑道：「誰叫他不借書給我？」說着在小道士背上拍了一下。

小道士氣沖沖爬了起來，馮道人點了點頭狠聲道：「好！咱們改天見，走！」

說罷拉着法聲的手，如飛而去，刹那消失在濃霧之中！

小猴兒湊到桑羽青身邊道：「師哥！那小道士的功夫不錯呢！」

桑羽青點點頭，說道：「老道士的功夫也不錯，不過據今天交手的情形看來，這一派老道是不足爲患的。」

小猴兒也點頭道：「可不是，也還是他們派中五大長老之一呢！師哥，你剛可是打敗了他？」

桑羽青搖搖頭，說道：「剛才我們交手三招，並不算是正式比劃，不過這三招也沒讓他得什麼好去！」

小猴兒高興的笑了起來，說道：「我就是說嘛！憑他們那是咱們的對手。」

桑羽青微微冷笑道：「哼！你還沒碰見厲害的，到時候你就不會這麼狂了！」

小猴兒不語，二人一同出了這片林子，遙望那間小茅屋，燈光依舊。

小猴兒問道：「師哥，我們現在怎麼辦？」

桑羽青略爲沉吟，說道：「我倒要查明，他們要往廟中搜尋什麼？」

小猴兒很興奮的接口道：「我們可是要到廟裏去等他們！」

原來小猴兒生性好動，就怕桑羽青說回船睡覺。

桑羽青一笑道：「你先到廟裏伏着，我還要盯着他們！」

小猴兒道：「不！師哥，我跟你在一起！」

桑羽青氣道：「我又不是在這兒看戲，你跟着我作什麼？」

小猴兒這才不說話，停了一下，又高興的說道：「好！那小道士列國才講了一點，讓他再接着給我說書，哈！」

說着笑了一聲就要離去，却被桑羽青一把拉住，正色道：「小猴兒，我們跟踪他們，爲的是找綫索，並不是找架打，這一次絕不可被他們發現，知道了麼？」

小猴兒連連點頭，說道：「知道啦！我又不是小孩子！」

桑羽青氣笑不得，說道：「還有！如果你在廟中不見人去，三更以前就要回船，知道麼？」

小猴兒答道：「知道了。」

桑羽青這才鬆開了手，小猴兒立時一溜烟的跑開了去，刹那間不見踪影。

這小猴兒別看年紀小，一身功夫倒眞是江湖少見，所以桑羽青並不爲他担心。

他含笑自語道：「這些道士絕想不到吧。」

說完了這句話，身形一幌，已然消失在濃霧之中，如同是一隻夜鷹一般，但是夜鷹有拍翼之聲，桑羽青起落之間，却連一點聲息均無。

這時只見他身如幽靈，好像地面飛行一般，極快的向那間小茅屋撲去，一身輕功，確已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

那消片刻功夫，桑羽青已經到了那間小茅屋之前。

這一次桑羽青並未撲近，而選了一塊地方坐了下來，距離那間茅屋，約有七八丈遠近。

由於馮道人追逐桑羽青時，是破窗而出，所以他們在房中的一舉一動，桑羽青都看得很清楚。

只見馮道人在燈光之下，倒揹着手，來回的踱着步子，似在不斷的叱罵着小道士。

法聲垂手靜聽，一言不發。

桑羽青見狀，心中忖道：「馮道人的火氣都發在這小道士身上了！」

這時馮道人的聲音越來越大，桑羽青雖遠在七八丈外，但也聽得清清楚楚。

只聽馮道人粗啞的嗓子，喝叱着道：「我若不是爲了輩份關係，這兩個小輩今天就是死路一條！」

桑羽青聞言暗笑，忖道：「可惜小道士沒看見他剛才那副狼狽相！」

馮道人又接着叱道：「他媽的，你敗了不說，還給人家說故事，眞把我的臉丟完了！」

小道士喁喁說道：「他……他要用刑嘛！」

馮道人大叫道：「用刑？用刑你就怕了，我眞是敎了你這麼多年，連祖爺的臉都給你丟盡了！」

法聲道士只好緘口不語，桑羽青好笑不已，馮道人一直罵了好半天，什麼粗話都罵了出來。

這時天已二鼓，馮道人大概還有事情要作，所以才停止了喝罵，說道：「好了，咱們辦事去吧！」

法聲小道士答應了一聲，二人出得房來，法聲問道：「師父，我們現在可是到廟裏去？」

馮道人搖頭道：「不！我們先到白姑娘那裏去一下！」

桑羽青聞言驚喜交集，忖道：「啊！到底被我找出來了！」

這時法聲却說道：「師父！他們……他們還會不會守在這裏？」

桑羽青忖道：「這個小道士倒是精得很……」

念頭還未轉完，馮道人已經罵道：「還守在這裏作什麼？聽你講故事呀？」

法聲小道士氣得一言不發，馮老道左右看了看，喝道：「別發呆了，帶路！」

小道士萬般委曲的答應一聲，向左側如飛而去，馮老道緊緊的跟在身後。

由於這一帶地勢甚是曲折，所以桑羽青不敢遲緩，怕失去了他們的行踪，雙手輕輕一按坐着的那塊堅石，身子已然騰空而起。

他距離十丈左右，緊緊的綴着他們，馮道人果然沒有料到，桑羽青居然還跟踪着，所以他的行動毫不隱瞞。

桑羽青見地勢越來越低，似是一個山窪，心中很是奇怪，忖道：「這個姑娘到底是什麼人物，居然找到這等地方隱藏起來。」

又走了約有百二丈，叢林之中，傳來了一點昏黃的燈光閃閃爍爍，好似鬼魅的眼睛一般。

桑羽青忖道：「想不到這裏居然有這麼多小茅屋，眞是怪事！」

這時馮道人及法聲已經放慢了速度，只聽得法聲的聲音說道：「白姑娘就住在這兒，看樣子她還沒睡呢！」

馮道人嗯了一聲，說道：「你先去招呼一聲，深更半夜的，總有些不便！」

法聲答應了一聲，還未說話時，白嬋嬌脆的聲音，已經傳了出來道：「是法聲兄來了麼？」

馮道人低聲說道：「這姑娘好尖的耳朶！」

法聲連忙答應道：「是的，小道與師父來看妳。」

白嬋的聲音又傳了來，說道：「這麼晚了，有什麼要緊的事麼？」

她的聲音傳入了桑羽青的耳中，不禁一陣陣的心動，只覺得她聲音悅耳已極，恨不得立時能夠見到她。

這時馮道人乾咳了一聲說道：「姑娘若是不嫌打擾，貧道有些事想請敎……」

白姑娘很快的接口道：「好的，我就出來！」

她說話的意思，分明是不要這兩個道士進房，馮道人及法聲便在門外等着。

桑羽青隱在五六丈外的一株樹後，想聽聽這個姑娘與這些道士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不大會的工夫，房門推開了，白姑娘仍是一身白衣，走了出來。

燈光之下，桑羽青透着濃霧，由側面看去，只覺她美如天仙眞個是不可形容。

可惜白姑娘很快的就把門關上了，立時一片黑暗，除了她窈窕的身影外，已無法細細打量了。

白姑娘輕盈的身子，很快的走到了兩個道人之前，這老少兩個道人一齊稽首爲禮。

馮道人施着禮說道：「貧道玄善，深夜打擾姑娘安寢，實在罪過！」

白嬋含笑還禮，說道：「久仰馮道長的大名，不知有何見敎？」

馮道人略爲猶豫，說道：「貧道只想問一個人，不知姑娘可知道他的底細？」

白嬋很詫異的說道：「道長說出來看看！」

馮道人道：「就是泊舟江邊的那兩孩子，不知姑娘可認識他們麼？」

白嬋啊了一聲道：「啊！我在棲霞山時，曾與他們相晤，但也只是初識，那年青人叫青燕，別的則不知道了！」

馮道人皺着眉道：「他也與我這麼說，可是我想人生天地之間，那有沒有姓氏的道理？他隱埋姓氏，不知是何道理。」

白嬋笑道：「江湖之中，這類不願透露名姓的人多的是，道長又何必見怪？」

白嬋的話，說得馮道人一陣面紅，說道：「貧道見他一味跟踪，不知姑娘可知道他的來歷麼？」

白嬋笑着搖頭道：「我與他毫不相識，就算他有何心機，也斷斷不會告訴我的呀！」

馮道人又碰了個軟釘子，弄得很是掃興，怔了一下，又道：「或許他是爲姑娘而來……」

話未說完，白嬋已道：「在我來說，這類事情已不足爲奇，以往曾有過很多人跟踪糾纏，但是到後來知難而退了，關於這一點，道長不必過慮。」

馮道人連碰了好幾個釘子，氣得說不出話來，雙目睜睜的望着白嬋，忖道：「這個姑娘怎麼不知道好歹？」

桑羽青在旁聽着，心中暗笑，忖道：「這個姑娘也眞是難說話！」

馮道人已經說不出話來，白嬋突然問道：「道長，難道那青燕有什麼特殊的學動不成？」

馮道人乾咳了一聲，說道：「咳……只是剛才他追踪我們，被我發現了，我當他是姑娘的朋友，所以並未爲難他，放他走了！」

桑羽青聞言暗忖：「這個老道眞不要臉……」

這時白嬋已經說道：「哦？是他這麼說的麼？」

馮老道面上一紅，好在黑夜之中，無人看出，很快的接着說道：「他倒沒有這麼說，只是貧道謹慎，怕傷了姑娘的好朋友！」

白嬋含笑說道：「多謝道長，我與他只是數面之交，以後道長遇見他自管放手工作，與我是不相干的！」

桑羽靑在一旁聽見她這麼說，心中很不是滋味，但是事實也是如此，自己與她太陌生了。

這時馮老道沒有什麼話好說，便道：「姑娘請回休息吧！」

白嬋笑道：「多謝道長美意，明日何時啓程？」

馮道人說道：「明日午時，就請姑娘上船！」

白嬋稱謝道：「有勞道長，這我知道了！」

說罷轉身入房而去，神態之間，顯得很是冷漠。

馮老道在房下發了一下怔，對小道士道：「走吧！」

二人緩緩走了出來，向回折去。

桑羽靑很想與白嬋晤面，可是此時此境多有不便，同時他還要跟踪那兩個道士，只得離開了這裏。

這時馮道人及法聲小道士走得比以前慢得多了，桑羽靑遙遙跟在後面，聽他們邊走邊談。

只聽馮道人用着氣憤的口吻道：「媽的，這個女侄眞不知好歹，我看她早晚吃那小子的虧！」

小道士道：「那是她的事，我們何必管！」

馮道人哼了一聲，不再說話，少時又道：「時間不早了，我們快到廟裏去，若是天亮了，那兩個小子睡醒沒事，說不定又來惹麻煩！」

說着身形加快了許多，小道士追着道：「師父！他們若是再來，你就不必客氣了，把他們解決豈不省事？」

聽了小道士的話，馮老道悶了半天才說道：「當然，下一次我就不留情了！」

桑羽靑聞言直覺好笑，忖道：「下一次遇見，我才不留情呢！」

馮老道說過那句話後，或許是心中有愧，一路上沉默下來，加速前進，快得驚人。

法聲拚命的追着，顯得有些吃力，但是由此看來，他的輕功，內力也有着很深的造詣。

桑羽靑心中忖道：「小猴兒雖然一直功夫很不錯，怎會這麼快就點了法聲的穴道？」

他的心中很是詫異，因爲據他的觀察，小猴兒最少要數十招後才能勝過法聲。

不一刻的工夫，已經到了小廟的山脚下，馮道人把身子放慢了些，說道：「但願這一趟不要空跑！」

法聲接口道：「這大一座廟，到那裏找去？」

馮道人叱道：「這廟還叫大？」

二人邊說邊行，桑羽靑很希望由他們口中，獲知他們要找些什麼，可是他們似乎有所忌諱，絕口不提要找些什麼。

那座小廟，在褒月濃霧之中，死氣沉沉，顯得一片悽涼。

馮道人及法聲雙雙越牆而過，桑羽靑正要跟踪，小猴兒突然在牆角出現。

桑羽靑迎了過去，低聲道：「有什麼動靜沒有？」

小猴兒搖頭道：「什麼也沒有，除了風就是霧！」

桑羽靑又問道：「那個啞吧還在不在？若是碰見他們又是死路一條！」

小猴兒答道：「啞吧已經走了，這座廟空空的，連個老鼠也找不着。」

桑羽靑點點頭，說道：「很好，我們進去吧！」

當下二人各自一幌，已然輕飄飄的落在牆頭上，隱在門簷之下。

只見馮道人及法聲正在搜尋老和尚的房間，馮道人手中拿着火摺子，紅黃色的火苗搖幌不已。

小道士滿屋翻尋，過了一陣，馮道人道：「法聲，那盞油燈還能用麼？」

法聲點頭道：「可以用！」

只見馮道人湊了過去，把油燈點上，昏黃的燈光，在寒風吹襲下搖幌不定，但是比起剛才却光亮多了。

桑羽靑本想取個更進一點的位置，可是這時燈光一亮，很容易被對方察悉，所以便停了下來。

馮道人及法聲小道士，在室中尋找了半天，除了地沒挖起來以外，其他任何東西都找遍了。

法聲道：「師父，你找到了沒有？」

馮道人搖頭道：「沒有！媽的！這老禿驢卞知藏到那裏去了！」

他們在室中又逗留了一陣，馮道人說道：「我們到隔室去看看！」

他們又轉入了隔室，在室中也燃上了燈。

桑羽靑回頭對小猴兒輕聲道：「隨我來！」

他雙手輕輕一按門簷，身子如同一片羽毛一般，飄落在院中，落地無聲。

小猴兒也輕如雪花般落了下來，桑羽靑向小猴兒作了個手勢，很快的向前移動着。

原來在老和尚禪房之旁，有着大石堆成的井口，約有半人多高，桑羽靑及小猴兒很快的隱在後面。

這裏距馮道人和法聲不過二丈多遠，二人的言談及一擧一動，都淸晰的可聞可見。

桑羽靑擧起了左掌，二指輕輕一彈，那老和尚房中的昏燈，立時熄滅了！

馮道人及法聲還在隔壁房，毫無所覺，這邊油燈一熄，桑羽靑及小猴兒在黑霧之中，便極難被對万發覺了。

馮道人的聲音又傳了出來道：「沒有！看樣子這間房裏也沒有！」

法聲接口道：「我看可能根本就不在這廟裏。」

馮道人接口道：「不管在不在，我們總要找他一遍！」說着二人走出房來，突然發覺老和尚房中油燈已熄，不禁都是一怔。

法聲道：「咦！這燈我沒有熄呀！」

馮老道四下望了望，不見動靜，便道：「這大的風，還有吹不熄的道理？」

法聲想了想，也沒有什麼可疑之後，便不再提。

馮道人又道：「走！我們到大殿去！」說着匆匆的走入了正殿，不一刻的工夫，大殿內已被他們燃上了七八隻大蠟燭，顯得非常明亮。

桑羽靑心中很是憤怒，低聲罵道：「他媽的！這兩個作賊的如此大胆！……」

他伸出了右掌，和方才一樣，二指空談，剛才那間房中的油燈也熄滅了。

他們緊緊的綴着這兩個道士，一直把這間廟搜遍了，仍是毫無所得。

兩個道士都顯得很失望，站在天井中，馮道人說道：「看來是不在廟裏了！」

法聲問道：「師父，現在我們該怎麼辦？」

馮道人道：「少時你回去休息一下，今夜發生的事，不必告訴宏心，等白姑娘上船之後，立時開船，在前途自會有人接應！」

法聲答應了一聲，又問道：「如果那兩個小子再來找事呢？」

馮道人沉吟了一下，說道：「嗯……如果他們再來尋事，在接應未到之前，絕對要忍，你知道憑你絕不是他們對手！」

法聲聞言不語，馮道人再三囑咐道：「總之，在接應未到之前，絕不可輕擧妄動，如果有事，別說你，就是連我也担當不起！」

小猴兒正在靜聽，突覺桑羽靑拉了自己一下，回過了頭，桑羽靑低頭道：「我們回去吧！」

於是，在小道士還未動身時，桑羽靑及小猴兒，已經飛快的撤出了這座破落冷寂的小廟。

天邊有着些濛濛的昏白之色，天地之間．只當得「冷寂」兩個字，這兩個少年奇人，如流星殞石一般，在寒林奔馳着，不一刻的工夫，就回到了小船上。

二人回到艙中，天色尚未五鼓，桑羽靑道：「你好好睡覺，明天以後，就有勁敵出現了。」

小猴兒脫衣上炕，說道：「我才不怕什麼勁敵不勁敵！」說着鑽進了被窩，桑羽靑見他年靑不懂事，也無奈他何。

這小猴兒還是躺上就睡着，桑羽靑除去了外衣，盤膝坐在炕上，調息起來。

艮久——天色已亮，舟子們起來燒水，桑羽靑已經調息一個「週天」，只覺血脈暢通，混身舒適，疲勞睏乏一掃而盡。

桑羽靑穿好了衣服，見小猴兒沉睡未起，便推艙出來，一個舟子正在燒水，冷得縮着頸子，唏哩唏哩的吸着氣，見桑羽靑道：「小爺早！」

桑羽靑含笑應了一聲，放目望去，只見寒烟濛濛，江面上一片混濁，看不出多遠，他笑着道：「小哥！快下雪了吧！」

舟子道：「可不是！我看向前再走個三四天就見雪了！」

桑羽靑點點頭，忖道：「又是一個冬天！我還沒有訪着仇人的下落……」想到這裏，不禁一陣黯然。

十餘年悲慘的往事，淸晰地出現在他眼簾，滿門的慘禍，深深地印在他腦海中，桑羽靑俊目含淚，但是他強自忍着，這十餘年來，他沒流一滴淚，滿腹的悲苦，化成了一股絕大的力量，深藏他的心底。

他雙手緊緊的握在一處，目光在寒涼的江面上，口中喃喃的自語道：「快了！我就要找到仇人了……爹娘在天之靈，請多多保佑……」

寒風呼嘯，天地渾沌，這一刹那，變成了一個悲慘世界，對於桑羽靑來說，他一直是在這個世界中長大的，所以在他的生命中，除了「復仇」外，再沒有重要的事了。

但是，就在最近兩天，一個奇妙的女孩子，打入了他的心田，兩天來白嬋的影子，一直盤旋在他的腦中，揮之不去，連桑羽靑自己也有驚喜交集的感覺。

他痴想着，突然一曲美妙的簫音，由遠山寒林中傳了過來。

這曲簫音來得好突然，桑羽靑如同由夢中驚醒一般，詫然道：「啊？是誰在吹簫？」

那燒水的舟子，也詫異得很，說道：「咦——這大清早，那個在吹簫？」

桑羽靑搖頭不語，靜聽着那隨風而來，斷淡不絕的簫音。

簫音由很遠的地方傳來，婉轉嗚咽，很是悽涼。

桑羽靑心中一動，忖道：「莫非是白姑娘吹的簫？」

他分辨了一陣，斷定那簫聲來自白姑娘所居的小茅屋，心中不禁更爲詫異。他忖道：「簫聲如此悽涼，難道白姑娘也是傷心人麼？」

那絲竹之聲，不斷的傳入了桑羽靑的耳朵，嗚嗚咽咽，顯得非常的悲哀，可是悲悽之中，偶有高音，顯示出吹簫之人，有一種被壓抑的悲憤之情。

桑羽靑靜聽了艮久，心中有一種悲喜交集的情緒，忖道：「啊！如此看來，這個姑娘與我是同路人呢！」

這時簫聲已吹完了一個短曲，停了下來，大地一片寧靜，使人有一種悵然若失的感覺。

桑羽靑發怔似的站在船頭，不言不動，那燒水的舟子，也忘了行動，坐在船板上，這一陣突來的簫音，好似把他們帶入了幻境。

短暫的相隔之後，那簫音又隱隱傳出，這一次比上次顯得快疾得多。

曲調之間，充滿了悲憤和對人世的不平，如同一個備受欺凌的人，大聲的吶喊，抗議着他一切不幸的遭遇！

但是在曲調之間，沒有失望，沒有幻想，只是憤怒和反抗！

桑羽靑的心田似乎要爆炸開來，他雙手緊握着拳，心中的悲憤之情，不可遏止，幾乎要大叫起來。

那吹簫的人，似乎也無法抑止自己的情緒，才吹了一會，戛然而止！

桑羽靑眼望遠山寒林，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悲涼意味，但是又有着幾分驚奇和喜悅，因爲他發現了一個與他同樣命運的人。

簫音停止之後，便未再吹奏，桑羽靑心中忖道：「若是白嬋的話，她的命運恐怕與我也差不多呢！」

想到這裏，白嬋娟秀的影子，又浮上了他的腦際。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春秋筆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薛寒兄妹在聽到楚小楓和小紅姑娘的談話之後，欲想離去，但楚小楓却不給薛寒兄妹倆離去，薛寒提出和楚小楓比武之後若能取勝就給他離開，楚小楓也不肯，忽聽得有人嚷着說小紅姑娘被人暗害了，此時楚小楓心中已明白，原來薛寒是游三奇裝扮，瞞住薛寒的親妹來到這裏暗殺了小紅姑娘之後，游三奇想趁機溜掉，但被楚小楓識破，此時薛依娘大為驚愕，楚小楓和游三奇他們之間各用自家暗器激鬥了一番之後，游三奇對楚小楓說了三四句話就離開——

未雨綢繆計　先作狩獵行

楚小楓道：「他已經付了補償，由他走吧！」

他在這種人中，早已經建立了某種權威，何況，簡飛星也無法阻止，在場之人都有自知之明，誰也無法和簡飛星相比。

望着游三奇緩步而去的背影，楚小楓高聲說道：「游兄，如若你能够逃過死亡，我們歡迎你回來。」

游三奇回頭一笑，道：「我想，他們已經有了很好的殺我理由，不過，我還想賭一下自己的判斷。」

放快了脚步，疾奔而去。

簡飛星行了過來，道：「兄弟，為什麼要放他走去。」

田伯烈接道：「我們死了不少的人，保護的人，被他殺了。」

楚小楓道：「小紅的人，並沒有保護的價值，值得保護的是她胸中的隱密。」

田伯烈道：「至少，她已有了改過向善之心，但我們却無法使他得到安全。」

楚小楓道：「不用自責，我們已經盡到了最大的心力，游三奇的易容術，可以騙過了薛姑娘，我們很難防備。」

田伯烈道：「楚兄，就算不為小紅之死，我們也應該放過他。」

楚小楓道：「小紅之死，也只不過說出他胸中的一部份隱密，那對咱們的帮忙不大，咱們對那個神秘組合，知道的仍然不多，所以，必需要借重游三奇。」

胡逢春道：「楚小兄，你從他口中問到了什麼？」

楚小楓道：「他說話不多，但却都很重要。」

胡逢春道：「好！楚老弟，把內情告訴我們吧？」

楚小楓道：「胡老多原諒，我無法說出來。」

胡逢春道：「這又為什麼呢？」

譚志遠冷冷說道：「楚兄，目下處境，大家都是一條道上的人，為什麼我們不能知道。」

楚小楓道：「我答應了替他守密三日，三日之後，我不但會告訴你們，而且還要告訴更多的人，告訴整個武林同道。」

時英道：「以他的處境而言，大概不會和楚兄說條件吧！」

楚小楓道：「不是條件，我只是證明一件事。」

胡逢春道：「證明什麼？」

楚小楓道：「證明他在那個組合的身份？」

胡逢春道：「怎麼才能證明呢？」

楚小楓道：「他如是身份很高，那就不會為這種事，受到什麼懲罰，告訴我的，也不會是眞話。」

胡逢春點點頭。

楚小楓道：「如是他的身份不够高，必會受到很嚴厲的制裁。」

胡逢春道：「就算他受到制裁，咱們又怎會知道。」

楚小楓道：「他們如果殺了游三奇，必會把他的屍體給我們看看。」

胡逢春道：「老弟，現在，咱們應該如何？」

楚小楓笑一笑道：「目下的敵人，仍然隱於暗中，咱們除了嚴作戒備，準備應變之外，別無他法。」

田伯烈道：「這麼說來，咱們只坐以待敵了。」

譚志遠道：「萬一他們不再出現，那又如何是好。」

楚小楓道：「這個麼？諸位可以放心，就目下情勢而論，他們非要阻止我們不可。」

白眉大師一皺眉頭，道：「難道說，她這個神秘的組合，眞是和春秋筆有所關連麼？」

楚小楓道：「大師，你在武林中德高望重，對春秋筆的事，應該有一點——」

白眉大師點了點頭，接道：「這話是五年前的事，敝寺方丈，召集了本門僧俗兩家弟子，我們在討論這件事情，當時，本寺中一位最具智慧的長老，對於此事，頗表懷疑，只是，却又無法說出個所以然來。」

胡逢春道：「有這件事，江湖上知道的人，似乎不多。」

白眉大師道：「是，這只是本門中內部的會商，參與的僧俗兩家弟子，都是很有身份的人，而且，春秋筆在江湖上如日中天此事，萬萬不能傳揚於江湖之上。」

胡逢春道：「以後，貴寺就未再理會這件事了。」

白眉大師道：「說起來，這也是這江湖上一樁很大的隱密了，敝寺中長老會商決定了兩件事，一件是，求證春秋筆分佈的事，一件是找到春秋筆這個人，當時，就派出了八個人，四僧四俗，他們易裝改扮，混入江湖。」

這確實是江湖中一大隱密，聽得全場中人，個個目瞪口呆。

楚小楓道：「大師，以後呢？找到春秋筆沒有？」

白眉大師道：「八個人，分成了兩批，一批追查春秋筆公佈的事，他們有了回音！」

胡逢春道：「怎麼樣了。」

白眉大師道：「我們查到的結果，是件件都是眞實，證明了春秋筆的神通，也確定了他在江湖上的地位，他是個值得受人尊敬的人。」

楚小楓道：「貴寺花了多少時間，查證這些事情。」

白眉大師道：「費時四年，兩年前，他們才回到少林寺來，說明查證的經過，所以，少林派對春秋筆在江湖上的事，决無懷疑。」

楚小楓說道：「追查春秋筆的那些人呢？」

白眉大師道：「那四個人，有如投在大海中的砂石一樣，迄今仍無消息。」

楚小楓道：「他們沒有和貴寺連絡過麼？。」

白眉大師道：「本來，每年一次，要和本門秘密連絡一次，除了第一年，他連絡一次之外，以後，就未再見過他們。」

簡飛星道：「會不會是遇上了什麼凶險？」

白眉大師道：「唉！十之七八如此，至少，他們的處境，實在無法和我們連絡的了。」

胡逢春道：「諸位這麼一說，老朽倒也想起一件事了。」

白眉大師道：「什麼事？」

胡逢春道：「三年，老朽在黃山採藥，遇上了一個垂死的人，……」

白眉大師急道：「可是少林門下弟子，他叫什麼名字。」

胡逢春道：「他沒有說出他的姓名，那時，他說話已經很為難，用手在地上寫了少林兩個字，就氣絕而逝。」

白眉大師道：「哦！」

胡逢春道：「老朽看得出，他還想要寫下去，但他却力難從心。」

白眉大師道：「他有多大年齡？」

胡逢春沉吟了好一陣，道：「五十多歲。」

楚小楓說道：「胡老沒有再追查下去麼？」

胡逢春道：「我想，當時我如以眞氣貫注他命門穴道，或可使他迴光反照一下，說出一些隱密，只可惜，老朽當時有一點誤會。」

白眉大師道：「誤會什麼？」

胡逢春道：「他當時是一身樵夫裝束，寫出了少林兩個字，我誤認他是傷在少林弟子手中，少林弟子要殺的人，自然不是好人了，所以老朽就有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沒有再理他，就走了。」

楚小楓道：「胡老的運氣不錯。」

胡逢春道：「怎麼說？」

楚小楓道：「如若胡老出手救他，也許可以得到一點隱密，不過，胡老無法把它帶出黃山。」

在場之人，都是老江湖了，任何人都會聽得出楚小楓言外之意。

胡逢春輕輕歎息一聲，道：「老弟，你是說，他們還有人在暗中監視。」

楚小楓道：「絕對有，但你並沒有引起他們的懷疑，可能的是，那個人還認識你，你既然沒有把隱密帶出黃山，他就放了你一馬。」

胡逢春點點頭，道：「這話倒也有理，老朽事後，一直覺着有人暗中跟踪，一直到了蘆州，才消失這種感覺。」

楚小楓道：「胡老，那不是一種感覺，而是很眞實的一件事，眞眞正正的還有人在跟踪你。」

胡逢春又點點頭。

楚小楓心知再談下去，很可能使胡逢春陷入了尷尬的境界，立刻改變話題，道：「胡老，目下最重要的事是，如何要把這一批人，聚合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和他們對抗。」

田伯烈道：「這件事，只怕是不太容易，這羣人中，大部份都是一般的江湖武師，要他們和那神秘組合中人，展開一次對抗，那只是要他們送命罷了。」

楚小楓道：「田兄，這裏能够有多少人可以派上用場。」

田伯烈道：「時英，何浩波，譚志遠，我們已經計算過了，我們這四組人馬，加起來，也不過八九個人可以勉强派上用場。」

胡逢春道：「只有這幾個人？」

田伯烈道：「咱們的人，看起來不少，但眞正能够行動的，並不太多。」

回顧了楚小楓一眼，接道：「你那些人，大概都可以出手了。」

楚小楓說道：「他們的武功都不錯，最重要的是，他們都有以身殉道的勇氣，就算遇上比他們武功高上十倍的人，他們也敢出手。」

白眉大師道：「還有老衲帶來的十二名弟子，他們身手都還過得去，可以聽憑調度。」

楚小楓道：「我的十幾位同件，十二位少林高僧，再加上簡大哥，胡老，譚兄，何兄，時兄，白眉大師，選出來的八九個高手，可以對付了。」

薛依娘道：「別忘了，還有我。」

楚小楓微微一笑道：「對！再加上薛姑娘。」

田伯烈道：「除了我們之外，還有六十多位，楚兄要如何安排。」

楚小楓道：「無法要他離開，只要讓他們從旁助威了。」

簡飛星道：「楚兄弟，這些人，既然趕上了這場麻煩，是他們的運氣不好，只要能脫過這次大刧，至少讓他們覺着有點收穫。」

楚小楓笑一笑，道：「大哥要成全他們？」

簡飛星道：「用刀的，我傳他們之招法，這三招很凌厲，也很易學，是我自己創出來的，有此三招，也可以使他增强一些自保的能力，用劍的，那就要麻煩你兄弟，傳他們三招劍法了。」

楚小楓道：「好吧！兄弟當然盡力而爲。」

白眉大師道：「老衲傳他們三招拳法，這是少林寺中的金剛拳中的精華，非少林弟子，無法學到，老衲今日破例了。」

胡逢春道：「好極了，這必然會激起一股高昂的士氣。」

白眉大師道：「老衲覺着，要有行動，就得快。」

田伯烈道：「胡老，還有一件事，咱們也得未雨綢繆。」

胡逢春道：「什麼事？」

田伯烈道：「準備食粮，這多人一天進食不少，敵人的手段陰險，能在水中下毒，更何況食用之物。」

楚小楓道：「對，這倒是一件很大的麻煩事！」

田伯烈道：「兄弟已經想到了一個法子，不知道是否可行？」

胡逢春道：「好！你說說看。」

田伯烈道：「在下之意，出動人手，獵取一些山豬山兎等野味，用火燒熟，製成肉乾，以備需用。」

胡逢春哈哈一笑，道：「好辦法，這要立刻行動。」

簡飛星道：「辦法是不錯，但要有一個很完美的計劃才好。」

楚小楓道：「對！也許他們會在咱們獵取山豬時，分別格殺。」

田伯烈道：「對！這一點在下也曾想到，所以，這一次行獵，必需要有個很週密的計劃。」

楚小楓道：「田兄有何妙算？」

田伯烈道：「在下覺着，把所有的人手，分成兩批，集中行動，白眉大師和少林寺諸位大師，守在此地，負責警衞四週，留下大部份人，斬木生火，楚兄帶一批人，追獵走獸，希望能在極短的時間內，獵到足够山豬，野兎，作乾粮。」

楚小楓道：「田兄的設計很好，咱們立刻行動。」

田伯烈提出狩獵人的名單。

借旭日光輝，羣豪出動。

計劃的很精密，狩獵的也很圓滿，大半日內工夫，打了十五條山豬，四十八隻山兎，加上百隻的飛禽。

出人意外的是，這一日中，無人再來侵犯。

簡飛星、楚小楓、白眉大師，也在這段時間，分傳了刀法，劍法，拳法。

有了幾日的可食乾粮，使得羣豪精神一振。

薛依娘一直和楚小楓走在一處，臉上是一片淡淡的幽愁。

她好像極力在克制着內心中的痛苦，但仍掩不住流露出來的一些悲傷。

她是個很美的女孩子，輕愁籠眉，粉腮含幽，更是顯得楚楚動人。

她一直緊隨在楚小楓的身後，似乎是離開了楚小楓，這世界上就再無她容身之處。

簡飛星輕輕吁一口氣，低聲說道：「楚兄弟，你該問問薛姑娘啊！她要如何自處？」

這是關心，也是提醒，楚小楓立刻生出了警惕，回目一笑，道：「薛姑娘，這邊坐吧！」

緩步向山坡下一塊大石上行去。

薛依娘跟了過去，無限溫柔的在楚小楓的身旁坐下。

楚小楓道：「姑娘，可有個打算？」

薛依娘搖搖頭，道：「沒有，一個父母雙亡，孤伶無依的女孩子，會有什麼打算？」

楚小楓笑了笑，道：「姑娘，令兄是不是和姑娘一起出來的。」

薛依娘道：「爹爹被擄那天，我正感六神無主，他却突然回來，帶我同行，去找爹爹，就這樣，我們走在了一處。」

楚小楓道：「令兄的眞假，難道姑娘就認不出來麼？」

薛依娘道：「薛寒常年在外面走動，而且，在江湖上闖出了一點名氣，我們雖是兄妹，但見面的機會不多，……」

輕輕吁一口氣，接道：「那人的易容術又相當的高明，我根本無法認出來，就我記憶而言，他實在很像。」

楚小楓道：「姑娘，難道他的聲音，也完全一樣麼？」

薛依娘道：「很像，很像，我實在聽不出來……」

吁了口氣，接道：「使我懷疑的，就是他有一夜忽然對我動起手來，那天，他喝了一些酒，事後，我心中雖然有些懷疑，但又被他蒙哄過去。」

楚小楓微微一笑道：「可憐啊！兄妹相見不相識，唉，說起來，也實在叫人難信！」

薛依娘道：「楚少兄，你是不是有些不相信我？」

楚小楓道：「姑娘，這件事，實在叫人難以相信。」

薛依娘緩緩站了起來，道：「我明白了，你擔心我也是他的人，我走了。」

轉身向前而去。

楚小楓道：「站住。」

薛依娘停下脚步，緩緩回過頭來，道：「楚小楓，是不是要我留下來，你才放心。」

楚小楓道：「薛姑娘，他們會不會放過妳？」

薛依娘道：「不知道。」

楚小楓站起身子，說道：「我送妳一程。」

薛依娘道：「多謝楚公子。」緩緩向前行去。

兩個人很快的被一片樹林，遮住了身子。

胡逢春急急說道：「簡兄，咱們要不要趕去接迎。」

簡飛星道：「不用急，他帶來的人，早巳經過去了，希望由那丫頭身上，引出他們的人。」

胡逢春領導下的這一批臨時湊合的人手，經過了幾番刧難之後，忽然間變的十分團結，堅强，原本是一盤散砂，現在却凝結在一起。

這裏大部份的人，都是江湖上一般的普通武師，但現在，他們都學到了幾招很高明的武功，有劍法，有刀法也有拳法。

雖然只有幾招，但却使他們有了很强的拒敵信心。

薛依娘轉過了兩片樹叢，抬頭望望將落西山的太陽，笑一笑，道：「楚兄，送君千里，終須一別，請留步吧！」

楚小楓道：「姑娘一點也不害怕。」

薛依娘道：「怕，但我沒有另一個選擇。」

楚小楓淡淡一笑，道：「姑娘，妳雖然裝作的很像，仍然有破綻。」

薛依娘道：「楚兄，我巳經是無依了，不要再折磨我？」

楚小楓說道：「看來姑娘裝作的天才，比那位假冒薛寒的游三奇，還要高明一些。」

薛依娘怒道：「楚小楓，你不肯收留我死也罷了，何必還要咄咄逼人，折磨於我。」

楚小楓道：「姑娘，要不要我說出來，你露出的破綻。」

薛依娘道：「好，你請說？」

楚小楓道：「第一，你變的太快，當眞是見機而作，再說，游三奇打出的一把暗器，也不是對着你姑娘打的，我那一劍，如若擊不落他全部暗器，中暗器的是我，不是姑娘。」

薛依娘冷笑一聲，道：「這說法，很難叫人信服。」

楚小楓道：「好！再說一件，你可知道游三奇離開時，告訴我一句什麼話？」

薛依娘說道：「他不會和他是一伙的吧！」

楚小楓道：「那倒沒有，但他告訴我說，最好別讓妳離開。」

薛依娘道：「爲什麼？」

楚小楓道：「爲什麼，姑娘應該比我清楚了。」

薛依娘道：「他胡說。」

楚小楓肅然說道：「姑娘，我沒有在很多人面前揭穿妳，妳可知道爲什麼？」

薛依娘道：「不知道。」

楚小楓道：「因爲，我一旦揭穿了，妳就不能生離此地。」

薛依娘道：「這麼說，你倒是憐香惜玉了。」

楚小楓道：「那倒不敢，只是我覺得，殺你不如放了妳。」

薛依娘道：「你也無法確實證明我不是薛依娘！」

楚小楓道：「姑娘，這似乎是不用再作什麼證明了，同胞兄弟，怎麼能相處不相識，再說，令尊被擄的事，聽起來太簡

單，太容易，所以，無法叫人相信。」

薛依娘嫣然一笑，道：「楚小楓，你早就動疑了！」

楚小楓道：「我們懷疑薛寒時，同時也懷疑到你，薛寒的露出了狐狸尾巴！却妄想把妳留下，姑娘，我楚某就算是初出茅廬，可是這裏，有不少是老江湖啊！」

薛依娘道：「原來如此。」

楚小楓道：「姑娘的膽子也够大，舉止也很小心，我們忍了大半天，沒有揭發你姑娘，妳也就裝作得很認眞。」

薛依娘道：「楚小楓，看來，你是一隻小狐狸，不是初生之犢？」

楚小楓道：「姑娘誇獎。」

薛依娘道：「不論你是否眞的認識了我的身份，或是你事後的巧辯，不過，我却要讚你一聲很聰明。」

楚小楓說道：「姑娘也不用太過拾愛了。」

薛依娘道：「現在，你已經很清楚了，是不是準備留下來。」

楚小楓道：「那倒不是，不過，在下請姑娘帶個信……」

薛依娘道：「帶給誰？」

楚小楓道：「你們那邊，能够作主的人！」

薛依娘道：「說什麼？」

楚小楓道：「告訴他，狐狸既然已經露出了尾巴，似乎是用不着再裝作下去，我們渴望和他一見，作個了斷。」

薛依娘沉吟了一陣，道：「好！我會把你的口信帶到，不過，楚小楓沒有什麼致用的？」

楚小楓道：「爲什麼？」

薛依娘道：「你認爲，我能見到眞正的主人麼？」

楚小楓道：「難道你也只是聽命行事的小卒。」

薛依娘道：「我的身份高一些，所以，我們還保有了本來的面目。」

楚小楓道：「當眞是可怕的很……」

語聲一頓，接道：「使我想不通的是，你們爲什麼甘心爲他所用？」

薛依娘說道：「這也不全是威迫，利誘所能做到，而是，他們有一套統馭的方法。」

楚小楓道：「那我們也只好碰碰運氣了，姑娘還是將口信帶過去，就說我楚某人向他挑戰。」

薛依娘微微一笑，道：「向誰呢？」

楚小楓呆了一呆，道：「這個……這個……」

薛依娘歎息一聲，道：「楚兄，有一件事，不知道，你自己是否明白？」

楚小楓道：「什麼事？」

薛依娘道：「妳雖然精明的有些使人可恨，但你仍然留給女孩子很多憶念，我就是其中之一。」

楚小楓道：「這一個麼？在下倒不覺得，不過，姑娘，妳冰雪聰明，我相信，你心中早已有了是非之分，只是你沒有勇氣，去承認，是麼？」

薛依娘道：「我！我還有沒有去分辨是非，也不應該我去分辨，我只知道我應該辦的事？」

楚小楓道：「姑娘，妳要辦什麼？」

薛依娘道：「你三番四次，破壞了我們的行動，已引起了大先生的關心……」

楚小楓急急接道：「大先生是誰？」

薛依娘雙目深注楚小楓，點點頭，道：「楚兄，大先生只是一個稱呼，他是誰，我並不知道。」

楚小楓道：「姑娘，也許你眞的不知道大先生是誰，不過，我還是明白了，他是你們那個組合中最高的首腦人物。」

薛依娘道：「大先生包羅的很廣。」

楚小楓道：「我明白，大先生是一個階層，先生是一個階層，未被毀容的，大概在你們這個組合中，都有相當的地位，唉！說到此處，我倒不能不佩服他這些安排了。」

薛依娘道：「你佩服什麼？」

楚小楓道：「他捨棄了教主，門主等一類稱呼，而以先生稱之，聽起來很平實，但却給一人呼之欲出，却又視而難見的感覺，不過，再神秘的人，只要他不斷爲惡，總有被揭穿的一天，如若狐狸已露出了尾巴，眞象全現，爲時不會過遠了。」

薛依娘道：「我很佩服你，你年紀輕輕，有如此擔當，而且，很快有這樣的成就，實在是一樁異數，不過，楚小楓，你不會成功的，沒有人能够勝過大先生。」

楚小楓肅然說道：「姑娘，和大先生比併鬥法，不是我楚小楓，我楚某人不論智慧，經驗，都還不配。」

薛依娘道：「不是你，是什麼人？」

楚小楓道：「整個江湖上維護正義的人，千百年來，江湖上的道統，都賴這些人維護推行。」

薛依娘冷哼一聲，道：「楚小楓，你可是認爲我們還沒有摸清楚你麼？支持你的是丐幫和排教，大先生對他們相當的容忍，却想不到，他們竟然會捧出你來，和我們作對，你看着吧！三個月之內，排教和丐幫，就會嚐試到報應。」

楚小楓道：「如若世上眞有報應，得到報應的應該是你們那位大先生。」

薛依娘道：「道不同難相爲謀，話不投機難爲繼，小妹告辭了。」

楚小楓道：「姑娘只要說出一件事，你就可以去了。」

薛依娘道：「不要過份，楚小楓，難道你眞的想逼我一拚。」

楚小楓笑一笑，道：「將人比己，如是楚小楓落在你們控制的形勢中，你們會怎麼對我？」

薛依娘沉吟了一陣，道：「好吧！你問吧，不過，別太存企望，我不能說的，不會說，不知道的，無法說。」

楚小楓道：「妳一定知道，就是妳，究竟是誰？」

薛依娘怔了一怔，道：「薛依娘，眞眞正正的薛依娘。」

楚小楓道：「薛寒呢？爲什麼要游三奇假扮令兄。」

薛依娘道：「因爲他是我丈夫，你明白了吧？」

（未完）







